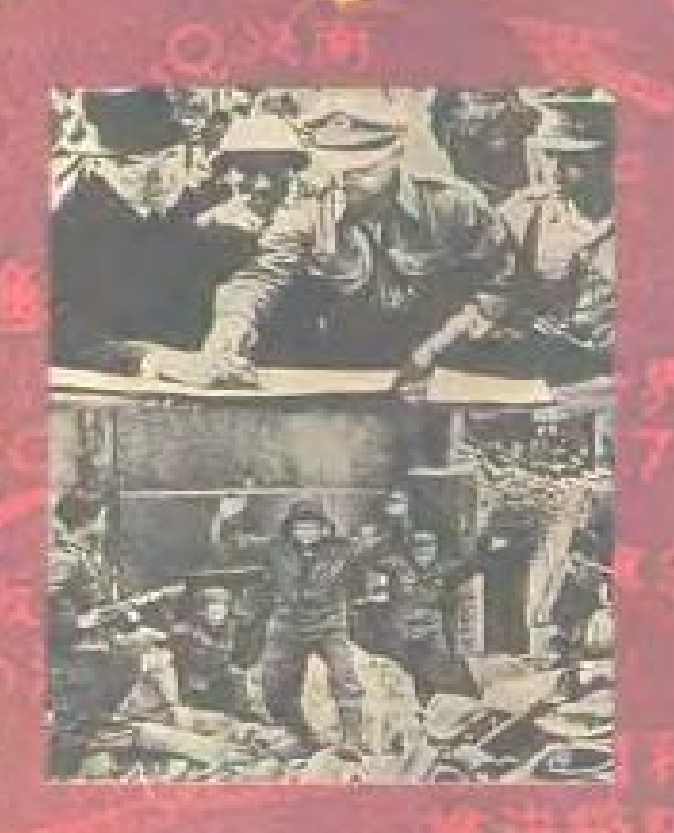
朝鮮戰爭

揭秘



沈志華

本書是海外近年僅見的專門分析朝鮮戰爭起源的著作。它以充分的論據，揭示了蘇聯怎樣支持和幫助北朝鮮進行戰爭策劃；美國爲甚麼捲入戰爭並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聯合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北進的決策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中國迫不得已派兵跨過鴨綠江的眞正考慮是甚麼等一系列世人關注的問題。



朝鮮戰爭





沈志華

朝鮮戰爭揭秘・沈志華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五年・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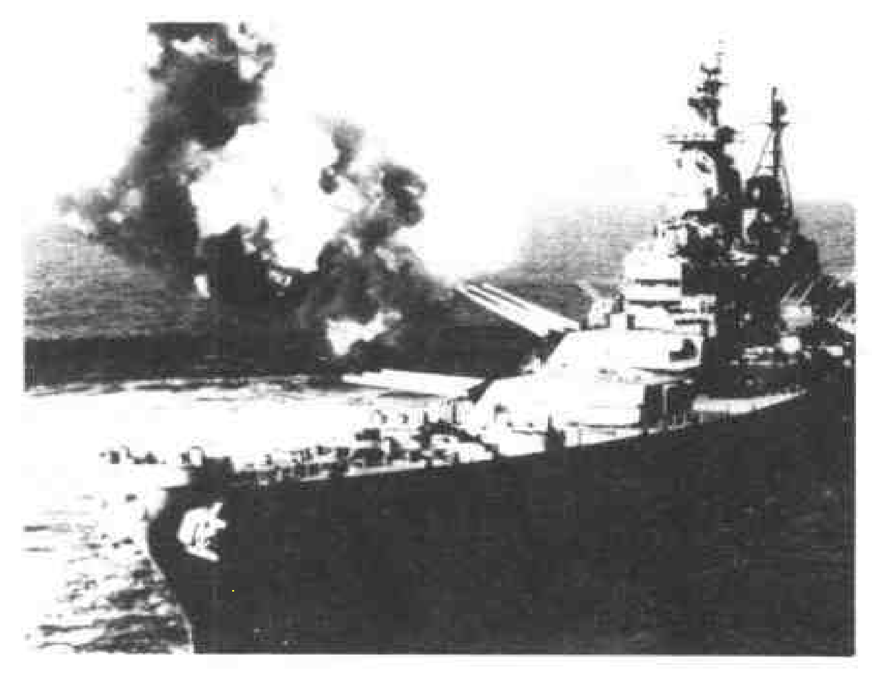
戰爭爆發前夕，杜勒斯（右三）與南韓國防部長申性模（右二）、美軍顧問團團長羅伯茨准將（右一）前往三八線視察。



美國捲入戰爭後，先遣部隊迎著南逃的韓國婦女和兒童北進。



1950年7月8日，金日成發表廣播演說，號召朝鮮人民展開民族解放運動。



1950年9月15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



仁川登陸後，美國軍艦密蘇里號炮擊距西伯利亞邊境29英里的清津。



美軍越過三八線後，杜魯門在威克島會晤麥克阿瑟，商討下一步行動。



麥克阿瑟（右一）、李奇微（右三）和惠特尼（右四）等美軍高級將領視察前線。



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後續部隊一起越過三八線。



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彭德懷與金日成在朝鮮戰場。



1951年6月初金日成訪問北京，與毛澤東就朝鮮戰爭問題進行商談。



蘇軍代表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移交軍事援助裝備。



參加停戰談判的美軍代表。

前言

關於朝鮮戰爭的起因是四十多年來各國歷史、外交和軍事的研究者爭論不休的問題。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和蘇聯及後來的俄羅斯分別公開和披露出大量檔案材料，非常有助於對這一問題的深入了解，並做出公正的和客觀的結論。

本書正是利用了大量檔案材料，包括新近披露的斯大林給蘇聯駐朝大使、私人軍事代表和毛澤東的密電，以及許多當事人的回憶錄、訪談記錄、電報、信函等原始資料，對朝鮮戰爭的起因做了比較全面和客觀的分析。本書系統考察了戰後美蘇兩國遠東政策的變化，朝鮮半島分裂和對抗局面的形成，北朝鮮對戰爭的準備和策劃，美國全面介入朝鮮戰爭，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以及中國決定出兵朝鮮的歷史過程，進而分析了朝鮮戰爭從南北雙方軍事衝突直至成爲一場大規模國際性戰爭這一全過程形成的歷史原因。

作爲一部歷史著作，本書以充分的論據，說明了蘇聯怎樣支持和幫助北朝鮮進行戰爭策劃，美國爲什麼捲入戰爭並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的決策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中國迫不得已派兵跨過鴨綠江的眞正考慮是什麼等一系列世人關注的問題。最後，本書還從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角度對戰爭與和平發展問題進行了反思。

ΛΛR77.54



沈志華　1950年4月出生。1979年就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專攻世界現代史專業。現為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作者曾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雜誌發表學術論文14篇，譯文3篇。作者已出版的學術著作有《歷史的啟示》、《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的道路》等。作者還參與主編了《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鑑〉》等古籍今譯叢書。

目錄

響，對中國、美國和蘇聯的對外政策走向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也不僅是因爲引發這場戰爭的基礎，即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大國首腦和南北雙方的領導人還在爲朝鮮統一問題奔走呼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作爲一個歷史性的研究課題，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直到今天，關於朝鮮戰爭仍然存在着許多未解之謎，其中既有各國各派研究者爭論不休的問題，也有令人迷惑不解、尚無法找到確切答案的疑團。譬如：

朝鮮戰爭的最終對手是中國和美國，然而對於雙方來講，這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時間和意想不到的地點，發生的一場意想不到的戰爭。那麼，中國和美國爲什麼又都要介入這場戰爭？

誰先打的第一槍？是金日成，還是李承晚？是蘇聯鼓動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還是美國慫恿了大韓民國？這是四十多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各種說法似乎都有自己的根據或證據。那麼，到底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

台灣與朝鮮半島的爭端本無瓜葛，然而，美國的決策者在尚未決定是否在戰火紛飛的沙場投入作戰部隊之前，卻首先命令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這又是一個令人莫名其妙的問題。

中國事先是否知道這場戰爭？是否支持金日成的軍事行動？如果知道，中國爲什麼沒有絲毫準備？如果不知道，爲什麼又把朝鮮籍士兵送回國加入人民軍？

麥克阿瑟與杜魯門之爭也是朝鮮戰爭研究中的熱門話題。他們之間的爭端究竟是個人恩怨，還是國策之爭？是政治家與軍事家的分歧，還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立？

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直搗鴨綠江邊，究竟是誰的責任？是麥克阿瑟的驕橫，還是杜魯門

第一次是在七十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國杜魯門圖書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朝鮮戰爭二十五周年之際召開了一次大型討論會，出席會議的除弗朗西斯·赫勒、羅納德·卡里迪、羅伯特·西蒙斯、羅伯特·費雷爾、勞倫斯·卡普蘭等一批歷史學家外，還有許多當時參與美國決策的軍人和政客，如第八集團軍司令官馬修·李奇微、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歐內斯特·格羅斯、杜魯門的特別顧問埃夫里爾·哈里曼、美國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美國駐韓國大使約翰·穆喬等等。會後編輯出版了《朝鮮戰爭：二十五年後的觀察》一書，引起了人們對朝鮮戰爭研究的再次關注和興趣。同時，從六十年代起美國國務院分年分卷陸續發表的《美國外交關係文件》，到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公佈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特別是在《一九五〇年第六卷，遠東和太平洋》和《一九五〇年第七卷，朝鮮》中，載有大量的「絕密」、「機密」和「秘密」文件，使人們對戰爭期間美國的決策內幕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爲研究者提供了可靠依據。英國外交檔案也根據保密三十年的規定而陸續開放。於是，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西方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活動便隨之升溫，陸續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僅一九八一年便出版了四部頗具影響的專著。至一九八四年美國有關檔案全部出齊，西方國家掀起了一場不小的朝鮮戰爭研究熱。①

① 羅斯瑪麗·福特在《解開朝鮮戰爭之謎：近十年來關於朝鮮戰爭的政治分析》一文中，十分詳細地介紹了美、英、韓等國的研究狀況和發展趨勢。見書目一一七。書目序號即本書附錄「參考文獻和書目」序號。下同。

第二次是在九十年代初。在「公開性」的社會氛圍中，前蘇聯和俄羅斯很多報刊雜誌不斷披露出一些有關朝鮮戰爭的蘇聯黨和政府的內部情況，①一些研究機構和檔案館、圖書館也開始爲外國學者提供資料，更有很多當事人在公開場合談論朝鮮戰爭眞相。例如韓國國際學院副教授、美國匹茲堡大學李奇微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學者金澈凡編輯的《朝鮮戰爭眞相：四十年後的證據》一書，就比較集中地引用了這些材料，其中包括對前蘇聯學者的訪談錄，一些參與朝鮮戰爭的蘇聯軍人的回憶錄，以及一些流亡蘇聯的前北朝鮮高級官員的回憶文章等。一九九三年美國出版的由謝爾蓋·岡察洛夫、約翰·路易斯和薛立台合作撰寫的《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一書，大量引用了對朝鮮戰爭各方當事人或參與者的訪談記錄，內容十分豐富。有些論者則直接發表了部分開放的蘇聯檔案。如一九九三年第二十六期《星火》雜誌刊登的俄羅斯著名軍事史學家德米特里·沃爾科格諾夫的專題論文，就披露了一些有關朝鮮戰爭的函電，很有研究價值。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副教授凱瑟琳·威瑟斯比在《美國與東亞關係雜誌》一九九三年冬季號發表的題爲「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的文獻綜述性文章，則轉錄和譯載了十幾分有關朝鮮戰爭的絕密檔案。這是作者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兩次前往莫斯科發掘和研究的結果。文件包括斯大林與金日成、蘇聯駐朝大使什

① 關於前蘇聯檔案披露的情況介紹，可參見書目二二，第四二六—四二七頁。

特科夫、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軍事顧問馬特維耶夫之間的往來電報和信件，以及一九六六年蘇聯外交部爲最高領導人編寫的《關於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台灣台北大學研究人員靑石在《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上發表的文章，也是利用最近披露出來的蘇聯檔案材料寫成的。①這些蘇聯檔案和當事人回憶錄的發表，大大彌補了以往研究中對蘇聯政府決策內幕不淸楚的缺陷，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

美國和蘇聯檔案的披露，必將有助於人們解開以往研究中的許多未解之謎和疑團。當然，作爲主要參戰國的中國、韓國和朝鮮的檔案開放，更是各國研究者關注和期待的事情。近年來，中國關於朝鮮戰爭的著述也開始增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出現了衆多的回憶錄和回憶文章，如楊得志的《爲了和平》、杜平的《在志願軍總部》、洪學智的《抗美援朝戰爭回憶》、楊成武的《新的使命》等，都對戰爭的過程有所追述。此外，彭德懷、師哲、伍修權、雷英夫等人的回憶記述了更爲廣泛的戰爭背景。這對於了解當時中國方面的情況頗有益處。已經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獻是毛澤東、彭德懷關於朝鮮戰爭的電報、信函、講話，以及陸續發表的毛澤東會見外國領導人的有關談話記錄。非常值得注意的研究著作是華慶昭先生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

① 據了解，一九九四年六月韓國總統金泳三到俄羅斯訪問時，葉利欽親手交給他一批有關朝鮮戰爭的蘇聯檔案。韓國《朝鮮日報》七月二十日開始陸續發表了這批文件中經過編輯的一些內容，日本報紙很快進行了轉載。

《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一九四五—一九五三）》一書，儘管該書不是專門研究朝鮮戰爭的著作，但是作者在英國和美國查閱了大量的檔案，有關兩國外交政策的原始材料在書中得以廣泛引用，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與朝鮮戰爭有關的。所以，這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研究著作。隨着時間的推移，相信還會有更多的檔案材料公佈出來，而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工作也必將逐步深入下去。

二、關於戰爭起因的不同觀點

本書的目的主要在於分析朝鮮戰爭的起因，而這個問題是有關朝鮮戰爭專題研究中著述評論最多，也是分歧意見最大的題目。

關於戰爭爆發當天的實際情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中國、蘇聯政府的官方聲明和新聞報道的說法如下：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十一時左右（朝鮮時間），朝鮮政府內務部首先發佈了第一條有關戰爭的新聞。這條新聞說：「南朝鮮偽政權的所謂國防軍，於六月二十五日拂曉，在整個三八線地區向三八線以北地區開始了出其不意的進攻。發動意外進攻的敵人，在海州西部、金川方面、鐵原方面，侵入到以北地區一公里乃至二公里。……現在共和國警備隊正開展激烈的防禦戰來抵抗敵人。共和國警備隊已擊退了從襄陽方面侵入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敵人。朝鮮民主主

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已指令共和國內務部警告南朝鮮僞政府當局，假若南朝鮮僞政府當局不立即停止對三八線以北地域的冒險的戰爭行爲，則即採取堅決的辦法壓制敵人，同時敵人須負因這一冒險的戰爭行爲而引起的嚴重後果的一切責任。」十三時二十分，朝鮮政府還發表公報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於六月二十五日召開了非常會議。內閣非常會議討論了有關南朝鮮傀儡政府的所謂國防軍於六月二十五日拂曉向三八線以北地區出其不意的進攻而在三八線造成緊張事態的問題，並採取了各種對策。」①

蘇聯政府支持北朝鮮的說法，在六月二十七日給美國政府要求其制止北朝鮮進攻的照會的覆函中，蘇聯明確表示：「根據蘇聯政府所證實的事實，朝鮮爆發的事件，是由南朝鮮當局的軍隊向北朝鮮的邊境地區進攻而挑起來的，所以這一事件的責任是南朝鮮當局和在背後支持它的人。」②

中國政府在戰爭爆發後兩天之內對此沒有正式發表的官方聲明。戰爭的消息，中國領導人當天便知道了。據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回憶，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毛澤東對他說：「昨天夜裏看到了巴黎的報道，朝鮮戰爭爆發了。」③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

① 參見書目五五，第五一—五二頁；書目七〇，第六二二—六二三頁。
② 書目七四，第八四頁。
③ 書目九九，第八五頁。

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嚴正譴責「美國對亞洲的侵略」，但沒有專門談到朝鮮的戰爭。①同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的行動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指責「美國政府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傀儡軍隊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進攻，乃是美國的一個預定步驟」。②

另一方面是韓國政府發佈並得到美國政府確認的報告：

美國東部時間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一時（朝鮮時間二十五日十一時），美聯社總社收到駐南韓記者第一份報道朝鮮爆發戰爭的急電，稱北朝鮮軍隊發動「進攻」、「已在甕津半島滲入三至四公里」，「開城已告失守」。③二十一時二十六分，美國國務院收到駐韓國大使穆喬發來的轉呈聯合國秘書長的正式報告，稱「據南韓軍隊報告（此項報告已部分地為朝鮮軍事顧問團戰地觀察的報告所證實），北朝鮮部隊今天凌晨向大韓民國領域的好幾個據點進犯」。開始行動的時間，大約在四時，甕津地區遭到北朝鮮炮火的轟擊。六時左右，北朝鮮的步兵開始在甕津、開城和春川等地區越過三八線。報告還說：「從進攻的性質和發動的方式來看，似乎已構

① 書目三，第四二三頁。
② 書目五，第一八—一九頁。
③ 書目九四，第九〇頁。

成一次對大韓民國的全面進攻。」①

朝鮮時間二十五日十三時三十分，韓國政府外交部長正式通知聯合國朝鮮委員會說，他的國家遭到侵略，江陵、開城和東海岸的最後一座城市注文津據稱已陷落。另據韓國國防部的報告，北朝鮮的進攻是在凌晨四時至五時發起的，兩個小時的密集炮火轟擊之後，北朝鮮部隊越過甕津、開城和春川附近的分界線，並從江陵南北兩面的海上登陸。②

聯合國及其朝鮮委員會接受了美國和韓國的報告。

從官方的正式聲明和報告看，這是兩種針鋒相對的說法。而事後研究者們的分析和看法則是五花八門的，大體說來有以下幾種：

（一）李承晚政府在美國的支持和慫恿下向北朝鮮發動突然襲擊，挑起了朝鮮戰爭。這是朝鮮、蘇聯和中國研究者的傳統看法，也是多年沒有發生變化的正統觀點。一九八二年在平壤出版的英文版《朝鮮評論》還認爲：「美帝國主義者按照其詳細的計劃，煽動李承晚傀儡政權，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動了侵略戰爭。」俄羅斯歷史學家扎尼金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眞理報》發表文章，仍然特別強調這種觀點。還有少數西方研究者也認爲是美國和韓國策劃並發動了這場戰爭。這方面的代表作是斯通的《朝鮮戰爭

---

① 書目一九，第一二五—一二六頁。另見書目四一，第三九五頁。

② 書目七〇，第六二二—六二三頁。

內幕》①，以及大衛．霍沃維茲的《從雅爾塔到越南：冷戰中的美國外交政策》（一九六七年）等。此外，印度研究者古普塔在一九七二年第五十二期《中國季刊》發表文章，也聲稱是南方首先發動了進攻，希勃澤．施勒普在《當代史中戰時代的朝鮮戰爭》（一九六五年）一書中則認爲朝鮮戰爭是由李承晚引起的，後來金日成把防禦戰變爲進攻戰，進而發動了統一朝鮮的戰爭。

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許多前蘇聯和俄羅斯學者改變了看法，或至少是對以前的看法產生了懷疑。如前蘇聯社會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朝鮮問題研究的負責人瓦寧在接受日本學者訪談時，就表露了這種看法。②歷史學家鮑里斯．斯拉文斯基還在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遠東問題》雜誌發表了專題論文，對朝鮮戰爭進行了重新思考。③中國研究者的看法也有變化，不過，公開出版的研究論著對此都採取不直接評論的態度。比較典型的是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戰爭》一書的提法：「從一九五〇年起，朝鮮的緊張局勢日趨嚴重。六月二十五日，朝鮮終於爆

① 斯通是美國記者，很早就開始反對杜魯門的冷戰政策和麥卡錫主義。他的這部著作於一九五二年出版後，由於與美國官方觀點直接抵觸，曾被查禁；一九七一年再版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可參見一九七九年中譯本的幾個前言。

② 參見書目九七，第一一一－一一二頁。

③ 參見書目一〇八。

的起源》等。①

（五）李承晚處心積慮要以武力統一朝鮮，但苦於得不到美國支持，於是引誘和刺激北朝鮮發動戰爭，以便把美國拉入戰爭，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西方修正學派六十年代後期提出的觀點，八十年代以來被西方左翼派別和激進學者所接受。喬伊斯·科爾克和加布里埃爾·科爾克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權力的界限：世界與美國對外政策（一九四五—一九五四）》一書中，就表露了這種觀點。修正學派的觀點雖然承認可能是北朝鮮發動戰爭，但把對南韓的入侵歸咎於由美國和李承晚政權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所建立起來的有利於南韓的軍事不平衡。沃爾科格諾夫的說法也近似於此。在八十年代，美國學者中出現了後修正學派，其看法又有進一步發展。②

（六）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誰打第一槍並不重要，問題的關鍵在於把朝鮮一分為二的美蘇兩大勢力，因此，雙方都有責任。③

上述種種關於朝鮮戰爭起因的說法出於不同年代，隨着有關檔案和回憶錄的不斷發表，有些看法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但不管怎樣，人們對於戰爭起因的看法，始終存在着種種分歧。

① 日本學者伊豆見元就特別提到這種看法，並加以反駁。詳見書目一〇五，第一〇〇—一〇一頁。
② 參見書目一一七，第四一二頁，及書目八八的書評；書目九七，第一二頁。
③ 參見書目九八，第七頁；書目五九，第二〇四頁；書目九七，第九頁

這裏除了受到原始材料的限制以外，還有一個如何認識和分析的方法論問題。譬如說，在研究戰爭起因時，是僅僅抓住「第一槍」問題不放，還是應該對戰爭的全過程進行考察？是帶着意識形態的偏見去看問題，還是應該站在尊重客觀事實的立場上進行分析？是僅僅分析表面的軍事行動，還是應該看到政治上的戰略意圖？這裏，就有必要談一下本書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角度和出發點。

三、分析的方法和角度

首先，應該對「第一槍」的概念有個界定。人們常常使用「第一槍」這個詞，實際上這裏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從戰術上講的，就是說實際行動中的第一槍是誰放的。一個是從戰略上講的，就是說是誰策劃並實施了戰略進攻的計劃。對於研究人員來說，前者的確不重要。事實上在軍事衝突中究竟是誰先打了第一槍，往往是說不清的問題。因爲在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開始時，發動戰爭的一方一般總是會尋找藉口或製造藉口，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所以，人們完全沒有必要花費精力去搞清究竟是誰先打了戰術上的「第一槍」。但是從戰略上講的「第一槍」問題是必須搞清楚的，也是完全能夠搞清楚的。從軍事力量對比、軍事戰略的謀劃、戰爭的準備狀態以及戰爭的進程等等方面進行分析，只要具備可靠的材料，確定戰爭的發動者是不難的。我們正是要從這些方面展開分析。

其次應該說明「侵略」一詞的使用問題。在朝鮮戰爭以及對戰爭的研究中，「侵略」一詞曾被廣泛使用。美國和南韓指控北朝鮮越過三八線是侵略行爲，蘇聯和中國指責美國侵略了朝鮮和台灣，聯合國又作出決議把中國說成是「侵略者」。然而，「侵略」這一概念在當時並沒有明確的和公認的法律上的界定。在十九世紀，西文中「侵略」只是一個中性詞，其含義僅僅是技術性的，一般是指一國的軍隊對另一國的軍事襲擊。當時，戰爭仍然被認爲是爲謀求合法權益所採取的正當的最後手段。任何破壞現狀、騷擾別國公民或傷害別國榮譽感的行爲都可以成爲宣戰的理由，也就是說都可以進行「侵略」。後來，隨着對戰爭看法的改變，「侵略」的概念也發生了變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侵略」已成爲貶意詞，意指不合法的軍事襲擊，而且在一九一九年國際聯盟盟約以及凡爾賽條約中使用了「侵略」一詞，但這時的「侵略」仍然沒有明確的法律含義。人們仍然習慣於從道德上判斷問題，即先發制人並對別國利益發生重大損害的宣戰行爲往往被指責爲侵略。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講，問題的實質仍然在於搞清我們在前面所談到的問題，即誰是戰爭的發動者。「侵略」一詞由於過多的政治和道德色彩而更多地用於各國的外交和宣傳之中，在朝鮮戰爭期間，聯合國開始討論「侵略」一詞的定義問題，並相繼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問題討論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聯合國才給「侵略」一詞下了定義：「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或以與聯合國憲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此外，聯合國安理會還可以根據憲章的規定自由地確定其他侵略行

爲。①即使如此，以現在的概念來判斷四十多年前的朝鮮戰爭，使用「侵略」一詞仍然會陷入糾纏不休的法律之爭。有鑒於此，爲了便於敘述，在這本小冊子中只談「發動進攻」和「介入」戰爭的問題，而避免使用「侵略」這一概念。

再次，在討論朝鮮戰爭起因問題之前，還必須明確一點，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朝鮮半島在法律上是否已經成爲一個單一的國家。如果說朝鮮是一個單一的國家，那麼南北朝鮮之間的軍事衝突就屬於一場內戰，而純粹是朝鮮民族內部使用何種手段解決民族統一的問題。這樣，是否越過三八線就不是一件值得世人注意的問題了，如同中國內戰時解放軍過長江的情況一樣。那麼對於戰爭起因的分析就不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課題，同時也簡單得多了。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無論理論動機和法律意義如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確定的通過託管建立統一、獨立的朝鮮國家的目標相反，事實上朝鮮半島在戰後已經被分割成南北兩個部分：這裏既有經國際協定確認的美蘇兩國的佔領區——其分界線由美蘇兩國劃定的三八線做保證；也有後來南北雙方分別建立起來的兩個互相排斥和對抗的政權——儘管雙方都聲稱自己是代表整個朝鮮的唯一合法政府；更有美蘇兩個大國在南北雙方背後的支持——因爲那裏已被它們視爲各自的勢力範圍。所以，不能簡單地說朝鮮戰爭起因於統一朝鮮的內戰，而應該也必須把問題

① 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可參見書目八三，第四四二—四四五頁；書目八一，第五二一頁。

重要內容。如果北朝鮮不大舉越過三八線，戰爭就不會在這個時候爆發；如果美國不捲入戰爭，朝鮮半島發生的充其量是一場短暫的區域性軍事衝突；如果美軍不向三八線以北進攻，戰爭早在三個月時就以三年後的結果停止了；如果中國不出兵，這場戰爭也就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朝鮮戰爭了。所以，我們對於戰爭起因的分析，除了戰前的背景以外，還不得不對直到中國出兵時的戰爭發展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

第二章　這裏是被冷戰遺忘的角落？

——分析戰後朝鮮及遠東局勢的變化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朝鮮這個曾在某種程度上依附於中國的王國便受到了日本的統治。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國主義吞併朝鮮，使它正式成爲其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盟國首腦在商議戰後國際安排時也談到了朝鮮的命運。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蔣介石和邱吉爾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對朝鮮問題是這樣說的：「我三大國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①在緊接着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又與斯大林討論了朝鮮的前途問題。斯大林說他看到了〈開羅宣言〉，並說朝鮮應該獲得獨立。他還同意在朝鮮能獲得完全獨立以前，需要有那麼一段準備時間，也許需要四十年。②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再次談到朝鮮問題。二月八日羅斯福與斯大林舉行會晤，在兩人談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以後，羅斯福提出討論領土托管問題，並向斯大林提出，

① 書目七，第四〇七頁。
② 書目四一，第三七四頁。〈開羅宣言〉是在徵得斯大林認可後於十二月一日發表的。

在朝鮮人民做好自治的準備之前，「朝鮮要由一個蘇聯代表、一個美國代表和一個中國代表實行託管」，「託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鑒於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曾拒絕過美國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提出的戰後對朝鮮和印度支那進行託管的方案，羅斯福認爲「沒有必要邀請英國參加朝鮮的託管」。斯大林同意託管的方案，但他建議還是應該邀請英國參加託管。於是，戰後由中、美、蘇、英四國對朝鮮實行臨時託管的方案便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下來。但會議文件並未具體談到託管朝鮮的問題，只是在提到對哪些領土將實行託管時說，「這將是有待以後達成協議的事情」。①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後，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見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沒有改變四國託管朝鮮的政策。②

然而，由於日本投降引起了遠東局勢的突然變化，在四大國尚未就朝鮮的託管問題達成具體協議前，又加入了美國和蘇聯分別對朝鮮半島的軍事佔領因素。這就是三八線的劃分問題。

一、三八線的劃定及其作用

北緯三十八度線原本是一條自然的和地理的劃線，雖然在朝鮮境內的這條長達三百公里的

① 書目八，第一六三—一六四頁，第二二五頁。
② 書目四一，第三七五頁。

無形的劃綫將朝鮮半島分爲面積大體相等的兩部分，但是其本身並沒有任何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意義。人爲地從軍事或政治上利用這條分界線，最早是由日本和沙皇俄國提出來的。一八九六年日俄密謀瓜分朝鮮，日本曾向沙俄秘密提出以三八線爲分界線。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前夕，沙皇也曾做出決定，俄國只控制三八線以北，聽憑日本在三八線以南任何地方登陸。但這兩次劃分均因雙方利害衝突而未能實現。

眞正使三八線成爲從軍事角度利用的分界線，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朝鮮駐軍的兵力部署進行調整時實現的。一九四五年二月，日本把部署在朝鮮半島的日軍以三八線爲界劃分爲兩部分，北部的軍隊歸關東軍指揮，南部的軍隊爲大本營所屬。後來，針對蘇聯可能參加對日作戰的情況，日本大本營提出了把全部駐朝日軍劃歸關東軍指揮，並由朝鮮總督兼任關東軍總司令官的方案。但五月七日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帶着這個方案去見裕仁天皇時，遭到天皇拒絕。①這樣，三八線在實際上就爲後來蘇聯在中國東北和北朝鮮對日本關東軍作戰，而美國則在南朝鮮和日本列島與大本營直接指揮的日軍作戰提供了客觀依據。

然而，三八線事實上被美蘇兩國加以利用，又有其突然性和偶然性。在蘇聯出兵對日作戰之前，美蘇兩國沒有就各自的作戰區域進行明確劃分。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會議上，美

① 參見書目一〇七。

英蘇三國軍事首腦曾同意，在蘇聯參加對日作戰以後，應當在朝鮮整個地區就美蘇兩國的空軍和海軍的作戰範圍劃一條界線。其目的顯然在於避免在戰爭中發生誤會而混淆各自承擔的責任。至於在地面上的作戰或佔領區域問題，則根本沒有討論。對於美國來講，太平洋戰爭的核心是解決日本問題。因此，儘管當時的三軍參謀長馬歇爾要求杜魯門授權麥克阿瑟在戰爭結束後的短時間內，派一個師在釜山登陸，此外還應佔領漢城和淸津，但那都是在結束對日作戰之後的事。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軍總參謀長告訴馬歇爾，蘇聯在對日宣戰後將進攻朝鮮，並問美軍是否可以爲配合這次進攻，在朝鮮海岸實施軍事行動。馬歇爾明確回答，在日本未被摧毀，日本在朝鮮南部的軍事力量未被消滅以前，美國不準備對朝鮮實施兩棲作戰。①據杜魯門回憶，那是因爲當時沒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國的或者是蘇聯的地面部隊，會在短期內進入朝鮮。杜魯門確信，國際會議上從來沒有討論過以三八線作爲在朝鮮的分界線這個題目。②

蘇聯突然宣佈對日作戰和與此同時日本天皇決定無條件投降這兩件事，使情況發生了急促變化。當蘇聯軍隊向滿洲和朝鮮的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時，距離朝鮮最近的美國地面部隊還遠

---

① 書目七八，第九頁。

② 書目四一，第三七五頁。約瑟夫·格登提到，美國的軍事顧問曾在波茨坦會議期間向馬歇爾提出沿三八線劃分作戰的界線，因爲這條線大致上把這個國家一分爲二（見書目七三，第九頁）。但顯然美國未曾向蘇聯提出過這個問題，其原因大概就是杜魯門提到的情況。

在六百英里以外的沖繩島。因而日本戰爭機構的突然崩潰，在朝鮮半島造成了眞空局面。正是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美國方面才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蘇雙方分別佔領朝鮮和接受日軍投降的具體分界線問題。

至於把三八線作爲分界線問題的提出，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韓國外交協會會員金基兆提供的情況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凌晨六時左右，美國竊聽到日本大本營發出的電報，電文內容是日本御前會議決定接受無條件投降宣言。不久又截獲駐朝日軍司令官發給大本營的電報，電文說：「蘇聯軍隊正大批進入朝鮮。如果美軍進入這個地區，全體日本軍隊就可能向美軍投降。」馬歇爾獲知這些情況後，立即召見作戰局長赫爾和林肯准將，命令他們劃出一條蘇聯在朝鮮南下的界線，並指示美軍也要即刻制訂進軍南朝鮮的計劃。據說林肯准將接受命令後回到辦公室，偶然地從《紐約時報》上得到了劃定三八線的啓示。因爲，《紐約時報》在報道蘇軍進攻情況時刊登的那幅地圖，只畫出了三八線以北的地區。於是，美國軍官這個偶然的發現，便成爲美國提出以三八線爲界的根據。①

施納貝爾提供了另一種情況：日本突然投降促使美國迅速起草關於投降程序的「總命令第一號」，而這個命令的第一段便涉及到受降區域的劃分問題，陸軍部作戰局爲盡快搞出一份文

① 參見書目一〇七。

件，一直工作到八月十日深夜。討論的結果是盟國應在遠東分幾個區域受降，並且明確規定這些區域地理上的界線。政策組的負責人博尼斯蒂爾上校只有三十分鐘來起草第一段，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正在急切地等待。最初，博尼斯蒂爾曾設想按朝鮮的行政區域來劃分受降界線，但身邊一時沒有資料。後來他注意到北緯三十八度線差不多從朝鮮中部穿過，而且漢城及其附近的集中營都在三八線以南，於是他決定用三八線作爲受降區域的分界線。①

還有一種說法是：在得知日本決定投降和蘇軍已對日宣戰並準備大舉「湧進」朝鮮半島的消息後，八月十日深夜，美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在五角大樓舉行緊急會議。主要議題是在朝鮮的受降問還。出席會議的有助理國務卿鄧恩、陸軍部助理部長約翰·麥克洛伊和海軍部高級官員巴德等五人。會上，鄧恩提出美國軍隊應趕到盡可能北面的地區去受降。但馬歇爾的一位年輕參謀人員迪安·臘斯克上校指出，軍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時間和空間的因素，美國軍隊在蘇軍進入朝鮮北部地區之前抵達北部縱深地區有困難。這時，麥克洛伊便請臘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爾斯·博尼斯蒂爾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們搞出「一條盡可能向北推進」，但又不致「被蘇聯拒絕」的界線。於是，三八線就這樣在一次會議

① 書目七八，第一〇一一一頁。

蘇聯遠東軍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國政府大本營和駐日本本土及其周圍諸島以及駐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的韓國、琉球列島等地的日本軍高級指揮官以及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美國太平洋地區陸軍最高司令官投降。」①

就這樣，三八線作爲美蘇兩國在朝鮮受降和實行軍事佔領的分界線便被明確地規定下來。受降命令傳到戰地時，分兵進擊的蘇聯軍隊已經越過三八線，正沿着公路向漢城運動。但他們一接到關於分界線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線以北。②九月八日，首批抵達朝鮮的美國軍隊第七步兵師在仁川登陸。這是美蘇兩國在朝鮮半島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名副其實的合作。

這條約三百公里長的分界線斜穿朝鮮半島，它截斷了七十五條小溪和十二條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過崇山峻嶺，穿過一百八十一條小路、一百零四條鄉村土路、十五條道際公路和八條高級公路，以及六條南北鐵路線。③顯然，對於行政管理、經濟發展來說，以及從地理上的角度來看，三八線都是一條極不合理的分界線。但是，這並不表明匆忙劃出的這條分界線沒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美蘇兩國軍隊進駐朝鮮半島時曾一致聲明，三八線僅僅是兩國軍隊在朝鮮駐紮時所劃

① 書目九，第二六二—二六四頁；書目八六，第二三頁。
② 書目七三，第一〇頁。
③ 書目七八，第一三頁。

定的界線，並不具有政治意義。①但是事實特別是後來歷史的發展表明，三八線對於所謂受降的軍事意義只是表面的和暫時的，美蘇兩國對三八線的確認本身已經包含着深遠的政治意義。

有些研究者認爲，三八線的劃定只具有軍事意義。如前蘇聯學者斯拉文斯基就斷言，「接受日軍投降是把朝鮮一分爲二的唯一目的」，後來在冷戰中，三八線才「成爲南北朝鮮的邊界」。②金基兆也認爲，「以北緯三十八度線把朝鮮半島一分爲二的決定性因素」，是「爲阻止蘇軍南下」。他還引證說，駐南朝鮮美軍司令官約翰·霍奇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七日曾說過，以三八線分割朝鮮半島，是由於駐朝日軍的編制和部署所致；美國陸軍部作戰局局長沃爾特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也說過：分界線是在日本軍隊的兩部分之間劃出來的。③以此來說明三八線的劃定只是從軍事意義上考慮的，顯然不能說服人。美國提出以三八線劃界，首先考慮的是阻止蘇軍南下的軍事意義，這一點無可置疑，但這不是最終的也不是決定性的考慮。如果不是孤立地或表面地看問題，那麼就應該指出在軍事意義背後隱藏着的政治意義。

第一，正如我們在前面講到的，美蘇等盟國對朝鮮問題的考慮，本身就是從國際政治角度

① 書目八六，第二三頁。
② 書目一〇八，第八〇頁。
③ 書目一〇七。

第三，美國在提出以三八線劃界的方案時，絕不僅僅像金基兆所說，是「起因於一個美國軍官的偶然發現」。儘管三八線的提出帶有偶然性和突然性，而且也確實是首先針對受降問題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人們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事實上，美國陸軍軍官們在劃定分界線時，前提是要滿足國務院的「政治方面的考慮」。①三八線的劃定，恰恰將朝鮮的舊都漢城和仁川、釜山兩個重要港口都包括在美軍受降的南部地區之內，這不是偶然的。提出三八線方案的臘斯克上校後來談起過這件事，他在一九五〇年七月的一份備忘錄中承認：「如果這條線爲蘇聯所拒絕，美軍按實力並不可能到達這些地區。但我們認爲把朝鮮的首都包括在美軍管轄區內是很重要的，因此還是提出了這條線。」②顯然，對於首都漢城的考慮與國務院設想的「任何佔領必須通過一個由各方參加的中央政府實行」的方案不是沒有聯繫的。很明顯，如果這兩個考慮都能實現，那麼未來朝鮮的臨時中央政府駐地就將在美軍管轄區內。這難道還不具有典型的政治意義嗎？我們將會看到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是怎樣與美國勾心鬥角的。

第四，蘇聯在接受三八線爲界的方案時，也不是沒有政治考慮的。的確，正如臘斯克估計的，按照當時的軍事態勢，蘇聯完全可以拒絕三八線，提出以三七線甚至更南面的一條線爲軍事受降分界線，而美國從實際出發也不得不接受這種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沒有這樣做，而是

① 書目七三，第九頁。
② 書目一一，第一〇三九頁。

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三八線的提議。這一點，不僅使當事人臘斯克和美國陸軍部感到驚奇，而且也使後來的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①的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的軍事實力已經空前加強，以致斯大林可以躊躇滿志地聲稱：「這次戰爭不比從前了。現在是，誰的軍隊到達哪裏，誰就佔領土地，也就在那裏實行誰的社會制度。」②那麼，斯大林爲什麼會接受三八線呢？實際上，作爲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遠的考慮，他在接受三八線的提議時是有交換條件的。人們應該注意到，斯大林在八月十六日給杜魯門回電表示同意美國的受降方案時，還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修正意見：（一）將屬於日本的整個千島羣島交給蘇聯軍隊；（二）將屬於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給蘇聯軍隊。斯大林還特別強調了第二點，他認爲：「如果俄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沒有佔領區，俄國輿論就會大嘩。」斯大林最後還以強硬的口氣對杜魯門說：「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適中的意見不會遭到任何反對。」③顯然，斯大林是試圖以蘇聯對日本部分領土的佔領來交換美國對朝鮮半島部分領土的佔領。可惜，斯大林忘記了，美國可以放棄朝鮮，但對日本則是志在必得，決不容蘇聯插手其間。在八月十八日給斯大林的絕密電中，杜魯門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點意見，即將千島羣島劃入蘇軍受降地區，但對斯大林的第二點意

---

① 書目一一，第一〇三九頁；書目九七，第四四頁。
② 書目五二，第八五頁。
③ 書目九，第二六七—二六八頁。

界。

如果這些結論可以成立，那麼就完全可以推斷說，朝鮮戰爭爆發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於三八線的劃定。歷史證明，後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也正是圍繞這條線發展起來的。

二、從分裂走向對抗的朝鮮半島

從邏輯上講，三八線的出現只是爲未來南北朝鮮衝突以至爆發戰爭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如果沒有美蘇對抗，如果沒有出現冷戰局面，如果世界沒有劃分爲兩大陣營，那麼這種可能性就難以轉化爲現實性。可惜，歷史是朝着與這些假設相反的方向發展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到一年，昔日的盟友便分道揚鑣，反目成仇了。早在戰爭期間，邱吉爾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就東歐劃分勢力範圍私下達成協議時，美國當即聲明：「在這場全球性戰爭中，沒有美國不關心的問題——無論是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的。」一九四六年莫洛托夫發表的講話與此如出一轍：「蘇聯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沒有蘇聯參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解決任何重大的國際關係問題。」①這種全球性的戰略思維使得戰後美蘇對抗成爲

① 書巳七二，第四四六頁。

不可避免。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舉前的選民大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沒有過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包藏着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平穩地和平衡地前進，而是要通過危機和戰禍」。資本主義世界由於發展的不平衡，將「分裂爲兩個敵對陣營並且在它們之間發生戰爭」。斯大林熱情讚揚了蘇聯在戰前實行的工業化政策和集體化政策，認爲正是實行了重點發展重工業和加速積累的經濟方針，才使蘇聯有可能在短短十三年中擴充軍備和武裝力量，從而贏得了戰爭。最後，斯大林強調蘇聯將繼續實行這種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方針。「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可以認爲，我們祖國有了不會發生任何意外事件的保障。這大概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也許還要長些。但這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我們應當做到的」。①斯大林的講話使西方感到吃驚，在他們看來，這是冷戰的開端，和平是不會有了。美國自由派領袖人物之一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認爲，斯大林的話簡直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書」。②這種說法未免有些過分，但的確反映了一些西方政治家的心態。

三月五日，溫斯頓・邱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訪問時，回敬斯大林的講話，發表了著

① 書目六，第四四一—四五三頁。
② 書目八七，第三九頁。

名的「鐵幕」演說。這位前英國首相首先對美國的力量大大讚揚了一番，要求聽衆相信原子彈掌握在美國手裏，而不掌握在「共產主義或新法西斯國家」手裏，是「上帝的旨意」。爲了充分利用原子彈帶來的「喘息之機」，邱吉爾要求「所有講英語的民族結成兄弟聯盟」，在聯合國原則指導下，但不在聯合國組織內，重整世界。西方之所以必須採取這種單邊政策，是因爲「整個歐洲大陸已經被一個重大的鐵幕分隔成兩半」。他強調指出，蘇聯人並不要打仗，「他們要的是戰爭果實，要的是無限擴大他們的勢力和學說」。因此，邱吉爾號召「在歐洲創建一個不使任何一個國家永遠排斥在外的統一體」。①在蘇聯看來，這就是冷戰宣言。三月十三日斯大林對《眞理報》記者談話時警告說，邱吉爾「現在是站在戰爭挑撥者的立場上」，「毫無疑問，邱吉爾先生的方針是進行戰爭的方針，號召同蘇聯進行戰爭」。②

隨後的一年中，蘇聯鞏固和強化了它在東歐的地位。就在西方感到希臘和土耳其也受到蘇聯威脅的時候，美國正式加入了冷戰行列。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向國會發表演說，提出了「杜魯門主義」。在這篇演說中，杜魯門描繪了當前世界必須抉擇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原則：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爲基礎。它突出地表現爲代議制度、自由選舉、保證個人自由、言論與宗教信仰自由和沒有政治迫害。另一種生活方式則是以少數人的意志強

① 書目八七，第三九—四〇頁。
② 書目六，第四六二—四六三頁。

加於大多數人為基礎。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對報紙的控制、指名選舉和壓制個人自由。杜魯門要求美國承擔起在全球反對共產主義的義務，並建議國會立即採取行動，向全世界表明美國在這個新的極權主義的挑戰面前所持的立場。杜魯門認為，「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它現在宣佈，不論什麼地方，不論直接或間接威脅和平的侵略，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①杜魯門主義出台的意義不僅在於表明美國加入了冷戰競賽，而且確定了競賽的規則，這就是遏制蘇聯的方針，即在軍事上實行防禦而在政治上實行進攻的冷戰原則。以後，李普曼的新聞渲染和喬治·凱南的戰略分析使華盛頓把冷戰確立為最終國策。

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和蘇聯莫洛托夫計劃的提出以及進而成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及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創立，乃至柏林牆危機的發生，都表明美蘇兩國在致力於鞏固已經由雅爾塔體系確定的勢力範圍的基礎上，開始了冷戰競賽。世界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開始形成。

似乎與歐洲冷戰不斷擴展的情況相反，美蘇兩國在朝鮮半島的爭鬥歸在「降溫」。正當柏林牆危機發生的時候，美蘇兩國軍隊已經陸續從朝鮮半島撤出。難道這裏是被冷戰遺忘的角落？其實不然。

① 書目四一，第一二〇—一二二頁。

對日戰爭結束後，美國便立即着手實行雅爾塔會議確定的託管計劃。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馬歇爾給麥克阿瑟的電文聲稱：「有人向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建議，對朝鮮的國際託管機構應盡早建立」，「而委員會也同樣認爲……出於種種理由，設立單一的全朝鮮的行政機構是更爲可取的」。電文還提醒麥克阿瑟注意，「在南朝鮮的行政機構必須安排得使之能在與俄國人達成協議時，迅速適應擴展到全朝鮮的需要」。①十月二十四日，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批准了它的遠東小組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提出了「關於託管形式和政策」的意見，並主張美蘇中英四國應盡早達成託管協議。②與此同時，國務院就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案給麥克阿瑟發去一項留有餘地的指示：爲在朝鮮分階段地建立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創造條件，先由美國和蘇聯派出文官管理，再由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實行一段時間的託管，最後實現朝鮮完全獨立並加入聯合國。③

然而，戰後朝鮮的實際狀況卻不容美國按計劃行事。美國在南朝鮮建立的軍政府顯然受到了當地人民的敵視和抵制。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即美軍進駐南朝鮮一個星期後，國務院派駐南朝鮮的政治顧問本寧肯霍夫使向國務卿貝爾納斯匯報了那裏出現的緊張局勢：朝鮮人

① 書目一一，第一〇六七—一〇六八頁。
② 書目一一，第一〇九六—一〇九七頁。
③ 書目七三，第一一二頁。

民對「趕走日本人以後沒有立即獲得獨立是很失望的」，南朝鮮的形勢「活像一隻一點就着的火藥桶」。報告還警告說，「朝鮮對於煽動者來說是完全成熟了」。本寧肯霍夫還具體建議，把長期寄居國外的一些朝鮮政客送回來，以便組成朝鮮人自己的政權。①

十一月二十日，國務院派駐南朝鮮的代理政治顧問威廉·蘭登也給國務卿發來一份同樣的報告，強調必須放棄託管的做法。蘭登說，「根據我一個月來對已經解放的朝鮮的觀察，相信我們應該放棄託管。託管看來是行不通的，因爲朝鮮人肯定不會接受，恐怕要用武力才能實現」。蘭登也提出了同本寧肯霍夫相同，但更爲具體的建議，即把戰時設在中國重慶的朝鮮臨時政府總統金九請回來，配上以美國爲主的外國顧問，建立一個「行政委員會」，而美國佔領軍司令部對該行政委員會擁有否決權。蘭登還建議把這個計劃通知蘇聯，要蘇軍佔領區也提出參加行政委員會的人選，否則這一計劃將在南朝鮮付諸實施。②

十二月十六日，五角大樓收到麥克阿瑟轉來的佔領軍司令霍奇中將的報告。根據霍奇的看法，南朝鮮存在着「日益增長的反美情緒」，「朝鮮人要獨立的願望高於一切，而且要求現在就實現獨立」。霍奇擔心朝鮮「人民由於不能早日行使國家主權而產生的失望情緒，將很容易地把美國佔領區的人們推到激進的左翼運動方面去」。霍奇建議，應「發表放棄託管的明確聲

① 書目一一，第一〇四九—一〇五〇頁。
② 書目一一，第一一三〇—一一三二頁。

明」，考慮同蘇聯達成一項協議，雙方同時從朝鮮撤退各自的軍隊，而讓朝鮮自己去想辦法，讓它爲了自行清理內務而去蒙受那場不可避免的內亂。麥克阿瑟把這份報告轉給華盛頓時，要求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採取積極的行動」。①

鑒於這種形勢，美國政府準備接受這些更了解實際情況的美國駐朝官員的意見，放棄對於朝鮮實行託管的方案。國務卿貝爾納斯十一月二十九日給蘭登回電說，國務院正在研究關於「放棄對朝鮮實行國際託管」的建議，「如果可以從蘇聯方面取得某些對於朝鮮的統一和獨立適當的具體保證」，就可以放棄託管的主張。至於組織行政委員會一類機構的事，也應一先與蘇聯磋商」爲宜。②

實際上，不等美國政府的指示，麥克阿瑟已經找到了他意想中的代理人——李承晚。時年六十九歲的李承晚離開故土已達三十年之久，正在華盛頓盛煩躁不安地打發着戰後最初的幾個平安的星期。一九四五年六月，李承晚曾請求美國承認他爲朝鮮政府的領袖，但國務院奉杜魯門指示，以這樣做會背離由朝鮮人民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政體和政府成員的原則爲由，拒絕承認李承晚的臨時政府以及其他任何組織。但是到了十月，李承晚突然得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強大力量的支持。麥克阿瑟急於在朝鮮尋找一位他信得過的全國領袖。麥克阿瑟曾經徵詢過一些亞

① 書目一一，第一一四四—一一四八頁；書目四一，第三七七頁。
② 書目一一，第一一三七—一一三八頁。

機會培養其他的領袖人物」。①

顯然，一方面對代理人不放心，一方面也沒有事先就撤軍和放棄託管問題與蘇聯取到一致意見。於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上，貝爾納斯發表的美國對朝鮮政策的聲明仍然提議由四國對朝鮮管理五年。聲明說，爲了達到使朝鮮獨立的目的，建議立即採取行動，取消各自爲政的軍事行政區，而建立一個統一的行政機構，作爲聯合國委託四國管理朝鮮的暫時但必要的初步辦法。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遠東第一方面軍第二十五集團軍到達北朝鮮的元山時，似乎也還沒有一個十分確定的朝鮮政策。第二十五集團軍司令伊萬·米哈伊洛維奇·奇斯佳科夫中將在日本投降時對朝鮮人民的聲明中只是談到：蘇軍司令部將爲所有朝鮮企業的資產提供保護，並且使你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可能保持企業的正常運轉。九月二十日斯大林發給蘇軍的有關佔領朝鮮的政策性命令說：「不要阻止在紅軍佔領的朝鮮地區成立抗日民主組織和黨派」，要「向當地居民解釋：（甲）紅軍進入北朝鮮的目的是消滅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企圖把蘇聯的制度帶給朝鮮，也不是企圖佔領朝鮮的領土；（乙）北朝鮮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財產將處於蘇聯軍事當局的保護之下」。命令還談到「號召當地居民繼續從事和平工作，保證工業、貿易、市

① 書目四一，第三九一頁。

② 書目四一，第三七七—三七八頁。

政和其他企業正常運轉。貫徹蘇聯軍事當局的命令和指示，維護社會秩序」。①十月初，蘇聯在北朝鮮成立了民政府，受第二十五集團軍司令部領導，但是也直接隸屬於蘇聯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會。因此，奇斯佳科夫把成立民政府的計劃報告給遠東第一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後，馬利諾夫斯基責成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捷連季·福米奇·什特科夫中將爲民政府挑選合適的成員。後來，任命濱海軍區軍事顧問委員會委員安德烈·阿列克謝耶維奇·羅曼年科少將主持民政府工作。這樣，與美國佔領兩朝鮮後成立軍政府統管一切事務的作法不同，蘇聯在北朝鮮有兩套管理機構，即奇斯佳科夫的第二十五集團軍處理軍事事務，而羅曼年科的民政府則處理政治和經濟事務。蘇聯對北朝鮮政策的實際策劃者是什特科夫。②當時，蘇聯對朝鮮似乎還沒有一個長期考慮，這從以下兩件事可以看出：第一，雖然在表面上如前面提到的，蘇聯聲明保護朝鮮企業「正常運轉」，但實際上蘇聯佔領軍像失去控制一樣，無情地在他們佔領的城市洗劫和掠奪日本人和朝鮮人的企業，像在中國東北一樣拆走了大量的工業設備。③這說明，蘇聯認爲朝鮮在四國託管之下實現統一不會延擱很久，所以有必要搶先下手取得他們想要取得的那

① 書目一一八，第二二五—一一七頁。

② 書目一一八，第五二八—五三三頁。有些學者認爲，蘇聯的民政府實際就是軍政府，因爲它相當於第二十五集團軍的分支機構。參見書目一一八，第五二一、五二八頁。

③ 書目一一八，第五二五、五二八頁。

部分「戰爭賠償」。第二，儘管十月十日蘇聯貨船「普加喬夫」號已經把在蘇聯伯力受訓的以金日成爲首的第八十八旅朝鮮營的六十六名軍官送到元山港，但是在十一月十九日北朝鮮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時，當選爲主席的卻不是共產黨人金日成，而是民族主義領袖曹晚植（Cho Manshik）。①蘇聯佔領當局急於在北朝鮮造成實現「戰爭賠償」的既成事實，以及對當地過渡政府的選擇表明，蘇聯在佔領初期對朝鮮的政策只是要從經濟上得到補償，同時使未來統一的朝鮮不至成爲進攻蘇聯的前哨陣地而已。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收到貝爾納斯聲明幾天之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代表蘇聯政府提出了建議：由美蘇兩國佔領軍司令部的代表組成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同朝鮮的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協商，協助成立一個臨時朝鮮人民政府，並提出託管的建議交由四國政府考慮。實際上蘇聯與美國的建議沒有什麼原則的差別，所以貝爾納斯第二天即通知莫洛托夫，除兩處小的修改，美國可以接受蘇聯的建議。③

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實質性結果，不過是把雅爾塔會議確定的四國託管變成了委託美蘇兩國

① 書目六五，第一三二頁；書目一一八，第五四一—五四二頁。北方五省行政局包括三十名成員，下屬十個分局，每個分局由蘇聯民政府指派一名蘇聯顧問。

② 不久以後，什特科夫在美蘇聯合委員會會議上說：「蘇聯對於使朝鮮成爲一個眞正民主獨立並對蘇聯友好的國家，以使它將來不會成爲進攻蘇聯的基地，有着濃厚的興趣。」見書目一二，第六五三頁。

③ 書目四一，第三七八頁。

在亞洲的整個勝利就決定於這場鬥爭」。①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蘭登又向國務卿報告說，最近他訪問了蘇聯佔領區，與蘇聯政治顧問巴拉塞諾夫作了多次交談，曾直率地批評了「蘇聯戰後外交政策和不合作態度」，並且指出「美國無論如何不能允許成立一個爲共產黨所統治的臨時政府」。巴拉塞諾夫當即針鋒相對地回敬說，蘇聯政府也「決不會接受一個爲李承晩、金九所把持的臨時政府」。②

儘管如此，雙方還沒有到攤牌的時候，於是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五月再次舉行莫斯科外長會議。會議期間，美國新任國務卿馬歇爾與莫洛托夫交換了關於朝鮮問題的照會，並於五月七日達成協議，準備在漢城重新召開聯合委員會會議，以期成立全朝鮮統一的臨時政府。關於哪些朝鮮政黨和社團有資格參加會議這個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莫洛托夫接受了美蘇佔領軍司令部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取得一致意見而擬定的一項折衷方案。這項方案大致規定，一切朝鮮黨派都應被邀請參加協商會議，但條件是他們必須簽署一項聲明，擁護一九四五年關於朝鮮問題的莫斯科協定，以後也決不反對。如有違背，經聯合委員會審議後將予以逐出會議的處分。按照這個協議，聯合委員會於五月二十一日重新召開會議，美國代表團團長改爲布朗少將，蘇聯代表團仍由什特科夫中將率領。然而，達成一致意見的希望很快又破滅了。障礙主要

① 書目四一，第三七九—三八〇頁。
② 書目十二，第七四四頁。

來自以李承晚爲首的右翼黨派。這些人反對重新託管的方案，甚至還恢復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反託管委員會的活動，千方百計阻撓莫斯科協議的實施。不管美國佔領軍當局怎樣勸說各右翼黨派對自己的行爲要有所收斂，甚至以取消參加聯合委員會協商的資格相威脅，都無濟於事。①這樣就使美國代表團陷入了進退維谷、左右爲難的尷尬境地。一方面，蘇聯代表團和朝鮮左翼黨派堅持要求按照五月七日協議執行，凡是曾經反對莫斯科協定關於託管規定的黨派和個人，都沒有資格參加協商會議。對此，美國代表團無言以對。另一方面，李承晚等右翼集團堅決反對託管，處處破壞聯合委員會的工作。對此，美國代表團又無能爲力。然而，一旦右翼集團全部被排斥在聯合委員會的協商會議之外，那麼在未來的朝鮮臨時政府中就不可能保留美國代理人的席位，也就等於將整個朝鮮拱手讓給了蘇聯。這是美國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局面。這樣，到七月中旬聯合委員會的工作再次陷入僵局。隨之而來的是互相攻訐：蘇聯代表團指責美國佔領當局唆使右翼集團謀殺和逮捕大批左派人士，美國代表團則指責蘇聯佔領當局在南朝鮮煽動叛亂。

應該說，美蘇兩國在聯合委員會的忙碌和爭吵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因爲誰都明白，不管是佔領還是託管，都只能是暫時的，朝鮮的主權最終是要交給朝鮮人的。因此，要想保住各自在

①　書目六九，第四一四—四一五頁。

朝鮮半島的控制和影響，最根本和最實際的是在朝鮮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尋找合適的代理人。當然，美蘇兩國代表團在聯合委員會糾纏不休的同時，都在下功夫做朝鮮人的工作。不過，雙方努力的結果卻大不相同。

在北朝鮮，蘇聯通過成立臨時人民委員會，取代了曹晚植主持的不可靠的北方五省行政局。曹晚植在反抗日本佔領的鬥爭中是極受尊重的民族領袖，但他把在朝鮮的蘇聯軍隊當做同日本人一樣的佔領者。什特科夫注意到他的態度，便向斯大林報告曹晚植「不忠實於斯大林的政策」，有「民族主義傾向」。於是斯大林決定撤換他。什特科夫看中了當時三十幾歲的金日成，斯大林也同意這一選擇，並說：「朝鮮是一個年青的國家，需要年青的領導人」。①於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北朝鮮各抗日民主黨派、社會組織及各地方的代表會議決定成立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選舉金日成爲委員長。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金日成立即着手經濟改革。三月五日，臨時人民委員會頒佈了土地改革法，通過平分土地，使少地和無地的農民無償地得到一百多公頃土地。八月十五日又宣佈將工業資本總值中佔百分之九十三的日本壟斷資本收歸國有。這些措施使得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起來。到一九四九年，北朝鮮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四六年增長了約三倍，穀物總產量與最高年產量的一九四四年相比，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人

① 書目六五，第一三二、一三二六頁。

民生活水平也隨之得到提高，一九四九年的工人工資收入比一九四六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二，而物價卻比一九四七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點三。①當然，這一切離不開蘇聯的幫助。為了建立一個親蘇聯的朝鮮政府，蘇聯佔領當局顯然放棄了撈一把就走的方針，而是從較長遠的利益出發，開始從事穩定和恢復北朝鮮的經濟。據杜魯門派往北朝鮮考察的私人代表鮑萊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匯報：「雖然蘇聯人也許運走了一些儲存和目前生產的物資，但是他們並沒有大量地把機器設備運走」；「他們正在大力恢復北朝鮮的經濟活動，可能他們的目標是要用同蘇聯的新的經濟聯繫，來代替已經中斷的同日本的經濟聯繫」。②北朝鮮的穩定發展以及蘇聯對它的有效控制，使得蘇聯佔領軍的人數從一九四六年底開始減少。同年十二月北朝鮮安全檢查站的蘇聯士兵已經撤走，而由北朝鮮的警察部隊接管。這時，蘇聯的佔領軍也由最初的四萬人減少至僅僅一萬人。③

與北朝鮮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形成鮮明的對比，南朝鮮則是一片混亂。在政治上，黨派迭出，政見不一。南朝鮮出現的各種黨派、團體一度多達一百十三個，而且往往都有幾十年結下的政治冤仇和紛爭，誰都不願意與他人攜手合作，甚至李承晚和金九這樣昔日的盟友也

① 書目五七，第九頁。
③ 書目四一，第三八一頁。
③ 書目一一八，第五四六頁。

反目成仇。這不能不使在朝鮮的美國佔領當局感到，雖然他們爲尋求解決方案與國務院、陸軍部往來的電報如此頻繁，以至於用尺子衡量要比用頁碼計算更方便，但是終歸是空忙一場。在經濟上，生產衰退，物價飛漲，失業激增。根據李承晚政府公佈的數字，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南韓的企業數目已減少到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其中特別是機械工業的生產，竟減少到百分之五。生產不足和黑市橫行造成了物價暴漲。水災、罷工和戰爭造成了工業設備的普遍損壞，交通運輸幾乎完全陷於停頓。這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霍奇親自到白宮向杜魯門講述的南朝鮮現狀。①更爲嚴重的問題在於，南朝鮮以李承晚爲首的領導人與美國佔領當局之間的關係，決不能與金日成和蘇聯人的關係相比。如前所述，這種關係已經到了美國佔領當局感到不得不解除對南朝鮮承擔義務的地步。

在外交鬥爭無法取得結果的時候，美蘇雙方都想到了從朝鮮脫身的問題。不過，面對南北朝鮮各自的狀況，美蘇兩方脫身時的心態卻各不相同。美國是無可奈何，憂心忡忡，蘇聯則是心滿意足，信心百倍。

關於美國軍隊從南朝鮮撤出的正式建議，最初是陸軍部長羅伯特·帕特森在一九四七年五月提出的。②與此同時，負責陸軍計劃和作戰工作的艾伯特·魏德邁中將親自考察了朝鮮局勢

---

① 書目七三，第一六頁；書目五七，第九頁；書目四一，第三八二頁。

② 詳見書目七三，第七〇九頁。

後，也提出在朝鮮保留目前這支軍隊沒有什麼軍事價值。但他認爲最好是蘇美同時從朝鮮撤軍，而且在美軍撤離以前，幫助南朝鮮建立和訓練一支國防軍。①

同年九月，鑒於美國國會中要求進一步削減軍事開支的壓力很大，杜魯門要求國務院和國防部權衡一下，美國在各地所承擔的義務，考慮一下可以從哪些地方安全地撤出軍隊的問題。於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從軍事的角度就美軍從朝鮮撤退的問題做了仔細研究。九月二十五日一份由當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艾森豪威爾簽署的備忘錄經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轉呈總統。備忘錄的結論認爲，鑒於美國的兵力有限，在朝鮮保留軍事基地和駐紮軍隊沒有什麼戰略意義。其理由是：一旦遠東發生戰事，美國目前駐朝鮮的軍隊將承擔起軍事義務。但如果在戰爭爆發前得不到大量的增援，美軍就很難抵擋得住。此外，美國在亞洲大陸發起任何進攻行爲，大都要繞經朝鮮半島。雖然共產黨在朝鮮的海、空軍基地可以干預美國在該地區的行動，不過這些基地很容易遭到空中打擊而癱瘓。軍方認爲，空中行動比起大規模地面行動容易組織，代價也小。駐紮在朝鮮的四萬五千名美軍完全可以投入到其他地區使用，而且撤出這些部隊不會削弱遠東部隊的軍事實力，除非蘇聯因此在南朝鮮建立足以向日本發動攻勢的軍事力量。備忘錄甚至提出了一個分階段撤軍計劃：美國駐南朝鮮部隊將於一九五〇年六月撤退完

① 書目四一，第三八七頁。

四國會議之後，美國決定索性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洛維特向莫斯科遞交了一份照會，表示美國政府對蘇聯決定不參加華盛頓會議深表遺憾。照會認爲，「蘇聯代表團與美國代表團已不可能就聯合委員會迄今的審議情況提出一致同意的聯合報告。目前沒有早日建立朝鮮臨時政府的迹象」。「鑒於雙邊談判迄未促進朝鮮獨立，而蘇聯政府又不同意由遵守莫斯科協定的大國舉行會談，剩下的只有一條路。所以美國政府要將朝鮮獨立問題提交即將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討論」。照會在莫斯科遞交後幾個小時，國務卿馬歇爾便向第二屆聯合國大會提出討論「朝鮮獨立問題」。美國的理由是美蘇兩國已無力達成協議，爲了避免朝鮮獨立和統一問題無限期拖延下去，必須由聯合國完成這一任務。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全體大會和政治委員會上反對美國提案。蘇聯的論據是，朝鮮問題已經是成爲一項國際協議，即莫斯科協定的主題，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這類問題不能再由聯合國審議。但是，美國畢竟是有能力操縱聯合國投票的，九月二十三日聯大還是將朝鮮問題列入了議程。①

蘇聯也攤牌了。鑒於美國在聯合國的影響，蘇聯乾脆在聯合國大會以外採取了一項意想不到的舉動。九月二十六日，駐漢城聯合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團提出一項建議：美蘇兩國軍隊在一

① 書目四一，第三八五頁；書目六九，第四一九頁。

九四八年初同時從朝鮮撤出，以使讓朝鮮人民根據自己的選擇自由組織政府。①這無疑是將了美國一軍。當時南北朝鮮的政治、經濟狀況是北強南弱，而且反差極大，美蘇立即同時撤軍肯定是有利於北方而不利於南方。這一點爲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個聯合戰略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所證實。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提出的這個報告承認：根據現有情報，美國撤軍可能導致共產黨的統治，因爲南朝鮮使用現有的武器裝備臨時建立一支保安部隊，無論如何是不能阻止北方入侵的。其結果，只得把蘇聯統治朝鮮作爲一種可能，予以接受。②蘇聯的建議的確使美國爲難，接受建議就等於承認在朝鮮的失敗，不接受建議又拿不出正當的理由。

於是，美國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堅持按照自己的外交思路解決問題。十月九日蘇聯外長致美國國務卿的照會再次重申蘇聯政府關於蘇美兩國同時撤軍的建議，並敦促答覆。而美國代表團根本拒絕討論蘇聯的建議，同時美國政府在十月十七日將一份決議草案提交聯合國大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審議。該草案提議，美蘇兩國應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在各自的佔領區內組織選舉，此後即由南北聯合政府執掌全部行政和軍事權力，並爲佔領軍的盡早和全部撤離作出安排。草案還建議成立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監督這些計劃的實施。③

① 書目四一，第三八五頁；書目六九，第四一八頁。
② 書目七三，第二〇頁。
③ 書目六九，第四一八—四一九頁。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二屆聯合國大會在蘇聯和幾個東歐國家拒絕參加表決的情況下，以四十三票對零票通過了關於朝鮮問題的議案。該議案決定設立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該委員會有權在朝鮮全境進行訪問、觀察和協商，並對將不遲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的全朝鮮國民議會選舉進行監督。選出的國民議會應建立朝鮮全國政府，以行使政治和軍事職權，並與佔領國商定在可行的情況下（如有可能在九十天以內）撤出軍隊。①這個計劃與美國政府八月二十六日照會中的建議基本相同。

然而，美國利用聯合國在外交上取得的勝利，對於解決朝鮮問題仍然沒有絲毫作用。一方面是美國代表團終止了在聯合委員會的工作，蘇聯代表團離開漢城，美蘇兩國主宰朝鮮命運的國際組織形式：聯合委員會壽終正寢。另一方面是蘇聯及其衛星國拒絕承認和參加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而沒有蘇聯和北朝鮮的認可與合作，聯合國決議就是一紙空文，朝鮮臨時委員會也形同虛設。朝鮮的統一和獨立仍然是遙遙無期的事情。同時，這一回合的外交鬥爭揭開了戰後朝鮮問題不幸的歷史一頁：美蘇兩國終於公開分道揚鑣，各行其是。這樣就爲便用外交途徑以外的手段解決朝鮮問題留下了契機，打下了基礎。美蘇兩國退居幕後而任由其代理人之間去爭鬥，很快便形成了南北朝鮮的分裂局面。

① 書目六九，第四二〇—四二一頁。

以印度代表梅農爲團長的朝鮮臨時委員會八國代表團對朝鮮進行考察的活動，因北朝鮮拒絕其入境而遭到失敗。此後，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聯合國大會根據朝鮮臨時委員會的報告作出新的決議，決定在朝鮮臨時委員會所能夠達到的任何地區繼續展開工作，完成其監督選舉的使命。鑒於北朝鮮拒絕朝鮮臨時委員會代表入境，甚至拒絕接受該委員會的信件，這一決議實際上意味着將在南朝鮮單獨進行全國選舉。①但是，北朝鮮領導人搶先於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在平壤舉行了朝鮮各黨派聯席會議，並邀請了部分南朝鮮黨派領導人參加。會議通過了贊成成立全國政府和撤退佔領軍等決議。四月三十日再次召開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號召避免內戰，團結起來，組成全朝鮮臨時政府，舉行全朝鮮議會的自由選舉，同時抵制即將舉行的南方選舉。②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十日，在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的監督下，南朝鮮進行了普選，並由被選出的一百九十八名議員組成國民議會。五月三十一日國民議會推舉李承晚擔任議長，並着手制定憲法。七月十七日公佈憲法，七月二十日李承晚當選爲總統，八月十五日大

① 書目八六，第二五頁；書目六九，第四二二頁。

② 書目六九，第四二三—四二四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北朝鮮便成立了正式的人民委員會，而蘇聯民政府的人員也從一九四六年九月的二百人減少到十二月的六十人。很多蘇聯官員成爲人民委員會的顧問。至一九四八年底，蘇聯民政府完全撤銷。見書目一一八，第五四五—五四六頁。

韓民國宣告成立，美國軍政府宣佈結束行使權力。雖然在這次選舉過程中充滿了暴力和恐怖行爲，恫嚇和賄賂也起了不少作用，但朝鮮臨時委員會還是宣佈：它認爲選舉的結果是其權力所及的那部分朝鮮地區的選民的自由意志經過正當手續的表現。①儘管南韓政府立即得到美國及其追隨國的承認，但這絲毫不影響北朝鮮在蘇聯支持下繼續進行它的選舉和組建政府工作。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五日，平壤召開了各政黨及社會團體會議。會議宣佈廢除南方的「僞選舉」及由此產生的國民議會，並決定在八月進行朝鮮最高人民會議選舉，然後建立統一的朝鮮政府。九月二日至十日，最高人民會議通過了憲法，宣佈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當選爲首相。十月八日金日成致函斯大林要求蘇聯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斯大林十月十二日覆文同意。隨後十幾天內，波蘭、蒙古、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相繼效法。

至此，朝鮮半島出現了兩個各自爲政、互不承認，又分別得到部分國家承認的政府。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已經形成，而且事實上也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儘管對這一狀況的完全認可是幾十年以後的事。

朝鮮分裂以後，美蘇兩國一方面準備撤出各自的佔領軍，一方面還要對它們分別扶持和保

① 書目六九，第四二四頁。南朝鮮臨時政府後來承認，在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十日選舉期間，有五百八十九人遭到殺害。

護下的當地政府進行援助和控制。不過，在這一點上，蘇聯和北朝鮮完全處於主動地位。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莫斯科電台宣佈，九月十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要求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撤退各自在朝鮮的駐軍，爲響應這一請求，蘇軍將不遲於十月下半月開始撤出，並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前撤退完畢。此前一天，蘇聯已照會美國政府，通報了這一消息，並要求美國也照此辦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蘇聯電台宣佈蘇聯佔領軍已完全從北朝鮮撤出。但是當聯合國朝鮮委員會成員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抵達朝鮮時，他們感到根本無法核實蘇聯的撤軍情況，因爲金日成不允許一個不承認其國家的聯合國代表進入北朝鮮。根據美國陸軍情報部的報告，約有三千名蘇聯軍人仍在朝鮮人民軍中進行督察和指導，每個步兵師配有十五名蘇聯軍事顧問。①蘇聯撤軍後不久，三月十七日，以金日成爲首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便赴莫斯科訪問，與蘇聯簽訂了一系列有關經濟、文化、貸款和技術援助的合作協定。顯然，北朝鮮與蘇聯的和諧關係及其自身的發展壯大，使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蘇聯軍隊全部撤出朝鮮，北朝鮮仍然在蘇聯的控制之下，而且也有足夠的實力與南部朝鮮分庭抗禮。

相比之下，美國就感到爲難了。蘇聯突然提出立即實行共同撤軍的建議，並且信心十足地首先實行單方面撤軍，的確使美國和南韓大吃一驚，而且又在世界輿論面前陷入尷尬境地。李

① 參見書目六九，第四二七—四三二頁；書目八二，第六頁。

承晚首先對此感到恐慌。儘管南韓右翼集團一直叫嚷要取消託管計劃和撤退外國軍隊，但他們沒有做好任何實際的準備，甚至連一支正規軍也沒有。所以問題眞的擺在眼前時，他們或是自食其言，或是面臨北朝鮮強大的軍事力量與南方左翼團體聯合起來的巨大威脅。於是，李承晚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前往東京拜訪一貫保護他的麥克阿瑟。得到麥克阿瑟的允諾之後，李承晚在十一月二十日促使國民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要求美軍留駐朝鮮。他還發表聲明說，如果美國軍隊在朝鮮軍隊尚未完成訓練和準備就緒時撤出朝鮮，其結果對朝鮮和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可能都將是一場徹底的災難。①

蘇聯的建議和行動也使美國感到突然。蘇聯急不可待地一再提出撤軍，甚至首先實行軍方面撤軍，這使漢城的美國軍官狐疑滿腹，他們猜不透蘇聯眞實的戰略意圖是什麼。然而，政治形勢不允許美國對此長久保持沉默。蘇聯提出撤軍建議後，杜魯門也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呼籲努力創造一個在年底前撤軍的環境。國務院堅持認爲，在南韓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和穩固的政府以前，美國軍隊應該繼續留在那裏。同時，還需要聯合國全體成員國都同意撤軍。但軍方已經開始爲撤軍制定計劃。計劃撤出的時間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開始戰術性撤退（這一點後來也得到國務院認可），甚至還考慮只留下一個由六十一名官兵組成的軍事使團。然而，北

① 書目六九，第四二八—四二九頁。

朝鮮宣佈成立政府的消息打斷了美國已經開始的撤軍行動。①他們擔心一旦美國撤軍，金日成的部隊就會立即發動武裝入侵。於是美國拒絕了蘇聯關於所有軍隊在一九四八年底撤退的建議，並採取了盡快扶持南韓建立正規軍，然後再撤退美軍的方針。

早在一九四八年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朝鮮問題提出了三個辦法：放棄朝鮮；或者繼續負起對南韓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責任；或者擴大對南韓的援助來訓練和裝備它本國的保安部隊，同時給予大規模的經濟援助。國家安全委員建議採取第三種辦法，杜魯門予以批准。在南韓政府剛剛成立的時候，美國駐韓國大使穆喬和接替霍奇任駐朝美軍司令官的約翰·庫爾特少將就開始與李承晚談判有關美國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的問題。九月十一日達成一項財政協議，決定將所有曾由美國軍政府佔有的前日本資產及其全部收益和自佔領開始後美國所分配的一切救濟物資，完全作爲對韓國政府的饋贈。協議還規定了美軍所負債務的償還辦法。另外還簽訂了有關軍事的協定。根據協定，美國軍官將訓練一支以美國輕武器爲裝備的韓國軍隊，但在撤軍期間，該部隊應由美國控制，特別是在沿三八線的一條狹長地帶。這不僅是爲了提防北朝鮮的入侵，也是爲了制止南韓挑起任何軍事衝突。蘇聯宣佈單方面撤軍後，美國國會批准了給予南韓一億五千萬元美國經濟援助的撥款，美國政府也簽署了一項給南韓貸款的協定，並決定在

① 書目七八，第二八一二九頁。

幾個月內完成對南韓軍隊訓練和裝備。①韓國議會也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通過了武裝部隊組織法，設立了國防部，以原有的五萬警察部隊爲核心着手建立一支正規部隊。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據韓國駐聯合國代表趙炳玉稱，部隊訓練頗有進展，但裝備部隊的武器仍感不足。南韓計劃訓練現役部隊十萬人、後備役二十萬人。訓練完成後，他們足以維持秩序，防止北朝鮮任何可能的侵犯。②麥克阿瑟也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說，南韓新建立的保安部隊所受的訓練和它的戰鬥意志，都已達到一定水平，現在已經有理由把美國軍隊全部撤離朝鮮，而對美國在朝鮮的地位不致產生不良後果。③這樣，三月二十三日由杜魯門批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確定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爲美國撤軍的最後期限。同時給南韓軍隊六個月的補給，美國顧問將幫助建立一支至少擁有六萬五千人的武裝力量。④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最後一批美軍按期乘船撤離朝鮮時，留下了一支不足五百人的軍事顧問團。⑤

① 參見書目七三，第一九—二〇頁；書目四一，第三九〇頁；書目六九，第四二六—四二八頁。
② 書目三八，第二九六頁。
③ 書目四一，第三九〇頁。
④ 書目七四，第二一一頁。
⑤ 在此之前，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聯合國呼籲美國軍隊撤出朝鮮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將尚駐紮在南朝鮮的一萬六千人的部隊，削減至七千五百人。見書目七八，第二九頁。

三、中美蘇三角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朝鮮戰爭爆發前幾個月，發生了三件足以影響美國和蘇聯對外政策，特別是遠東政策的大事。所發生的事件直接影響了中美蘇之間的三角關係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而這種影響的結果又對蘇聯、美國和中國在朝鮮軍事衝突中取何種態度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響。這三件事就是蘇聯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共產黨人在中國取得最後勝利，以及新中國與蘇聯簽訂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早在一九三八年，蘇聯物理學家就發現了鈾核裂變，當時有一位科學家預言，鈾核裂變引發的核鏈式的反應將會釋放出巨大毀滅性能量。一九四〇年秋，與奧本海默同齡的蘇聯青年核物理學家伊戈爾・庫爾恰托夫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了一份有關「鈾炸彈」的論文，但大會最終以對這個複雜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爲由，沒有要求政府對此進行撥款。一九四二年五月斯大林聽取了關於建議在蘇聯製造「鈾炸彈」的建議，並於十一月召集科學家和內務部官員討論研製「鈾炸彈」的詳細計劃。會議決定成立核武器基礎研究室，國防委員會任命庫爾恰托夫負責此事。斯大林還命令當時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戰時國防工業領導人的莫洛托夫負責核武器的發展計劃。但是，在整個戰爭期間，蘇聯的核武器研製計劃未得到足夠重視，直到一九四

四年底，庫爾恰托夫的研究室只有一百人，其中還包括行政後勤人員和維修人員。①

美國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爆炸震撼了世界，也更加刺激了蘇聯。八月中旬斯大林做出了製造原子彈的決定，他緊急召見主管軍事裝備的人民委員瓦利科夫，命令他迅速制定一項緊急計劃，並爲此召開了專門會議。西方核武器問題專家戴維·霍洛韋發現了唯一的一份簡短而隱晦地描述了這次決策會議的文件。斯大林在會議上強調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製造出原子彈，因爲廣島事件說明「均勢已經被打破」。只有掌握了原子彈，才能使蘇聯「免受巨大的威脅」。各方面的情報來源都說明蘇聯對盡快掌握核武器的問題極爲重視，並將這一工作置於絕對優先的地位。②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經估計，蘇聯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時間可能是在一九五三年的中期，最早也在一九五〇年中期。③但蘇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一消息震動了白宮，美國的核壟斷不復存在，它依靠核威懾力量爲後盾制定的對外政策也必然受到衝擊。對此，美國的外交官頗有體會。艾奇遜回憶說，在當年九月底進行的美蘇關於奧地利的談判中，美國外交官普遍感到蘇聯代表的態度趨於強硬，而且寸步不

① 書目一二二，第二九—三〇頁。
② 參見書目一二二，第三〇頁；書目七九，第二四四—二四七頁。
③ 書目四四，第六六九頁。

讓。他們確認這是因爲蘇聯人手中有了原子彈。①蘇聯在冷戰中地位的加強，使美國感到恐懼和緊張，並迫使美國也加緊擴充軍備，美國的氫彈試驗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因此，蘇聯原子彈爆炸成功，使美蘇之間的力量對比開始走向均勢，同時又使美蘇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和敏感。這一切對朝鮮戰爭的爆發和升級有着直接的影響。此外，蘇聯掌握了核武器，除了加強蘇聯本身對朝鮮問題說話的份量，對於北朝鮮人設立戰略目標時的心理狀態也絕不是沒有影響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不久後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戰後遠東發生最重大的事件。這兩件事情發生的直接後果是基本上明確了過去若明若暗的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而中美蘇三角關係的變化又直接影響着朝鮮戰爭的發展進程。北朝鮮爲什麼敢於越過三八線大擧進攻？美國爲什麼介入戰爭並首先對台灣實行封鎖？美國爲什麼輕易地決定向三八線以北進攻？中國又爲什麼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決心出兵朝鮮？所有這些與朝鮮戰爭起因密切相關的問題，都與中美蘇之間的關係變化有某種聯繫。所以，我們着重分析一下在戰爭爆發前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變化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人與蘇聯的關係始終是十分微妙的。從意識形態上講，雙方的奮鬥目標是一致的，而蘇聯又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後者對前者一直保持着一種政策上指導、道義上支

① 書目四二，第二〇一頁。

持和物質上援助的關係。但是，蘇聯從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出發，又必須使這種兩黨關係服從於它的對華政策總目標。蘇聯對華政策的基本目標有兩個：第一，在遠東保持一個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大國，做爲其東部邊境的安全保障和中間地帶；第二，在太平洋保持一個能夠由蘇聯控制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即對中國東北鐵路和大連、旅順港的控制權。這是由斯大林繼承下來的俄國傳統的遠東戰略，而這種對華政策又導致了蘇聯與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問題乃至民族利益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中蘇關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變化的。

戰後蘇聯對華政策成功的保障是雅爾塔會議與美國商定的遠東體系和與蔣介石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以，戰後初期，蘇聯與美國在對華政策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斯大林一味推崇蔣介石，勸說中國共產黨人參加聯合政府，壓迫毛澤東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莫洛托夫就向羅斯福的特使保證，蘇聯決定支持蔣介石而阻止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與赫爾利會晤時，又表示願意同中國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關係，蘇聯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而且也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嘉許蔣介石，並說他們會支持美國關於統一中國武裝部隊和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赫爾利在他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斯大林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無條件表示同意」。①蘇聯的做

① 書目八五，第一七八—一七九頁；書目四〇，第五一頁；書目二四，第一六〇—一六一頁。

法使中共領導人感到委屈和壓抑，甚至曾一度希望與羅斯福政府建立直接聯繫。①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前後的一段時期，斯大林的戰後對華政策遇到困難，也使中蘇關係的發展處於更複雜、更微妙的狀態。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當中國革命已經看到勝利曙光的時候，蘇聯仍然腳踩兩隻船，保持中立和觀望態度，甚至試圖調和國共矛盾。其目的顯然是想維持雅爾塔體系和中蘇條約對蘇聯利益的基本保證。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蔣介石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陳兵長江以北的嚴重局勢，要求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出面調停國共關係，實現和談，以便拖延時間，捲土重來。美、英、法國先後表示他們的調解是無效的，因而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而斯大林卻在一月十日把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充當國共內戰調停人的備忘錄轉給了毛澤東，還把草擬的蘇聯給蔣介石的覆文以及替中共起草的對蘇聯詢問的答覆也轉來，徵求中共意見。覆文說：「蘇聯政府向來主張中國國內停戰，並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明確是否同意調解之前，蘇聯政府希望知道對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蘇聯承當調停。」②這並不像人們表面上理解的那樣，是蘇聯尊重中共的意見

---

① 一九四五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曾建議派一個非官方小組或由他們自己直接去美國與羅斯福會談。一九四六年政治協商會議後，周恩來又向馬歇爾轉達了「毛仍然希望訪問美國」的意願。參見書目二五，第一三五頁及書目一二九。

② 書目三六，第一九頁。

或行事比較謹愼。其實，斯大林是把球踢給了毛澤東。中共不同意和談，蘇聯就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得罪國民黨；中共同意和談，蘇聯又可以順水推舟，加強其對國共雙方的控制和影響。實際上，斯大林是傾向和談的，甚至願意獨自承當調解人。這從他替中共起草的答覆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大林給中共的電文說：「如果徵詢你們的意見，大致可以如此答覆：『中共向來贊成中國和平，但中國的內戰不是中共挑起的，而是南京政府開始的，它應當承擔戰爭後果的責任。中國共產黨人贊成與國民黨談判，但是不要那些挑起中國內戰的戰犯們參加。中共主張直接與國民黨談判，而不要任何外國的調解者。中國特別認爲這樣的外國調解是不可能的，即它們自己以武裝力量與海軍參加中國內戰而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因爲這樣的國家對於淸除中國的戰爭不能被認爲是中立的和客觀的。』」斯大林可謂用心良苦。這裏除了附加一個把戰犯排除於和談之外的條件，字裏行間分明就是希望單獨由蘇聯來充當調解人。對此，中共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第二天便答覆斯大林：「我們認爲蘇聯政府對南京政府要求蘇聯調停中國內戰的照會應作如下之答覆：即蘇聯政府自來是，現在仍然願意看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和統一的中國，但是用何種方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與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根據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未便參加中國內戰雙方之間的調和工作。」①毛澤東非常

① 書目三六，第一九一二〇頁。

乾脆地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爲由，排除了任何調解的可能性，並於十四日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和談的八項基本條件，實際上就是要國民黨無條件投降。①十九日，毛澤東又在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問題的指示稿中特別加上了這樣一句話：「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爲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②這顯然是針對蘇聯說的。這件事充分反映了中共與蘇聯關係的微妙之處和各自的用心。

斯大林雖然無可奈何地根據中共的意見答覆了蔣介石，但仍然沒有放棄充當國共內戰調停人以加強對中國影響的企圖。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爲了繼續和談陰謀，便自行引退，把李宗仁推到前台。一月二十四日美國國務院收到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報告：李宗仁已同蘇聯大使就調停內戰的三項條件達成協議，即中國將在未來國際衝突中嚴守中立；盡量消除美國在中國的勢力；建立蘇聯與中國有效合作的基礎。三月二十四日，國務院又接到報告說，李宗仁通知司徒雷登，他準備去蘇聯一行，以推動內戰的解決。③後來李宗仁對此解釋說，在南京與蘇聯大使談判時，並未草擬協議，只就第一項內容，即締結一項中蘇中立條約取得一致，而其他兩項

① 參見書目一，第一三二五—一三二八頁。
② 書目一一四，第二七頁。
③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四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六四頁。

而以長江爲界，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佔領北方，國民黨在美國的保護下擁有南方，如同三八線將南北朝鮮分開一樣，蘇美雙方各自在中國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是斯大林認爲最爲保險，也是較爲合理的狀態。顯然，蘇聯做這樣的戰略考慮是有道理的：既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避免在遠東打一場戰爭，又可以保證蘇聯東面有廣闊的安全地帶以及太平洋出海口，而且還可以此遏制中共政權，免得再出現一個類似南斯拉夫那樣的潛在對手。

關於斯大林是否曾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在中國搞「南北朝」的問題，研究者中有不少爭論。爭論的焦點大多集中在米高揚一九四九年初到西柏坡後，是否轉達了斯大林本人關於阻止解放軍過江的意見這一問題上。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裏。米高揚到中國究竟講了什麼，當事人的回憶可能會有誤差，這等到將來有關檔案公佈，自會水落石出。①但從邏輯上講，米高揚沒有轉達過斯大林「不要過江」的意見，並不等於斯大林就沒有這種想法。前面講

① 周恩來一九五五年一月同即將赴蘇任大使的劉曉談話，以及楊尚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接見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時的談話，都說米高揚曾轉達過斯大林勸阻解放軍過長江的口信。見書目三三，第四頁；書目一一六，第六四頁。米高揚之子塞戈·米高揚在整理米高揚回憶錄時曾對索爾茲伯里說，米高揚在受命去中國之前，的確知道斯大林是反對解放軍過長江的，但斯大林要米高揚向中國人提出的五個問題中，沒有「過江」問題。其原因是斯大林只是希望米高揚提出這一問題，而不要特別強調它。見書目一一六，第六五頁。

述的斯大林一再力主國共和談，其直接的結果就是阻止解放軍過江。斯大林是擅長外交的政治家，他沒有直接提出承當國共和談的調解人的要求，也不大可能會直截了當地阻止解放軍渡江作戰。但斯大林的確做過這樣的努力，儘管不是明確提出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即中共發動渡江戰役的前夕，據斯大林派駐中共領導機構的代表科瓦廖夫回憶，爲答覆中共領導人的詢問和科瓦廖夫的報告，斯大林給毛澤東發了一封長電。在談到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形勢時，斯大林強調指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取得了輝煌戰績，但決不能認爲反蔣戰爭已經結束。英、法、美等國會擔心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現在中國鄰國的邊境上，並在鄰國以及蔣介石分子所佔據的島嶼上造成革命形勢。在這種情況下，爲保住這些島嶼和亞洲起見，他們可能採取從經濟封鎖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斯大林還特別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之後，英美軍隊在後方登陸的危險性明顯增加。科瓦廖夫還根據原始文件逐字逐句援引了斯大林的三項建議：「（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匆忙南下及進軍國境地區，而要作認眞準備。（二）從南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中抽出兩支精銳部隊，調往各口岸，補充那裏的軍隊，以防備敵軍的行動。（三）目前不要裁減中國人民解放軍。」科瓦廖夫認爲，斯大林這不是阻止解放軍南下，而只是建議要更好地組織進軍。①看來，斯大林的電報和建議究竟有

① 書目五三，第七三頁。

為了避免刺激美國，破壞雅爾塔格局，斯大林在中國內戰進入決戰的關鍵時刻，甚至迴避與毛澤東會晤。據岡察洛夫提供的材料，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即三大戰役前夕，毛澤東給正在召開政治局會議的斯大林送去一份報告，說有許多問題需直接與蘇聯領導人討論，因此要求訪蘇；但斯大林未予答應。十月十六日，毛澤東再次要求訪蘇，這次強調要與斯大林討論勝利後的政府組建問題，但仍未成行。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又通知斯大林，希望訪蘇後再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因為中共認為只有同蘇聯領導人商量之後，才能確定中國未來的國家體制和政府的指導方針。斯大林再次拒絕了訪蘇要求，而是派米高揚來華聽取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底，渡江戰役已經打響，毛澤東告訴科瓦廖夫，他準備飛往莫斯科見斯大林，又遭蘇聯婉言拒絕，後來只得由劉少奇代行訪蘇。①毛澤東急於訪蘇，當然是希望在內戰的決戰關頭得到斯大林支持，並在新中國即將建立之時得到蘇聯的援助。而斯大林一再拒絕與毛澤東見面，可能有種種考慮，不過避免引起美國的猜忌從而刺激美國在遠東採取對應行動，肯定是在斯大林的考慮之內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順利渡過長江，並很快解放了中國絕大部分地區，但斯大林的擔心仍然沒有消失。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率團訪問莫斯科時，曾向斯大林提出請求，要蘇聯派空軍和潛

---

① 書目六六五，第三八、六二頁。

艇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攻打台灣。斯大林當即回絕了中共的請求。斯大林首先強調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蘇聯經濟遭受了巨大損失，從西部邊界到伏爾加河的這片國土已成廢墟。又進一步說明，蘇聯在軍事方面支持攻打台灣，將意味着與美國空軍和海軍發生衝突，並爲發動新的世界大戰造成口實。劉少奇在徵詢了北京的意見之後，很快表示收回這一請求。①

總之，在中國革命的發展問題上，毛澤東的主張與蘇聯的對華政策有着根本的利害衝突，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前中蘇矛盾的根源所在。

三、中國革命勝利在即的時候，斯大林坦率地承認在中國革命的發展問題蘇聯犯了錯誤。斯大林不僅在東歐黨的領導人面前承認在指導中國革命時犯了錯誤，而且當面向劉少奇承認應該學習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原理應用於實踐的經驗。②然而，這並不說明斯大林放棄了對中國共產黨人輕視和懷疑的態度，而只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即將掌握政權，蘇聯改變了對華政策的主要對象和實現原有目標的策略。

---

① 書目五三，第七五—七六頁。有的文章否認這一情況，但沒有提出根據而只是推測。最近台灣學者據蘇聯檔案材料發表的論文談到，劉少奇向斯大林說明了準備在一九五〇年進攻台灣的設想，斯大林答應賣給中國飛機和培訓中國飛行員，但拒絕了請蘇聯在台灣戰役中給予空軍和海軍支援的要求。書目一二六，第八五頁。

② 書目五二，第一三九頁；書目五三，第八〇頁。

中國政權即將更迭使蘇聯感到其在華利益有失去的可能。這一方面是因爲保障蘇聯在華利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很可能不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承認，另一方面是因爲毛澤東對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歷來就不是馴服和俯首的。斯大林在一次同莫洛托夫的談話時，表示了這種擔心。他把中國共產黨人說成是「民族主義者」，而且認爲一旦奪取政權，這些民族主義者會變得十分危險。①

在新中國建立以後，蘇聯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最擔心的有兩點：第一，擔心中國新政權擺脫蘇聯的控制，像南斯拉夫一樣走上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第二，擔心新中國拒絕承認蘇聯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從而使蘇聯失去在中國北方，特別是東北的既得利益。

斯大林害怕中國「鐵托化」，擺脫蘇聯的影響，不是沒有根據的。南斯拉夫與其他東歐國家不同，它不是在蘇聯軍隊佔領後自上而下實現社會主義的，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下而上掌握了國家政權。因此，在本國利益與蘇聯的大國利益發生衝突時，鐵托敢於公開抵制斯大林，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走上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對於這個近在咫尺而人口僅一千七百萬的小國，斯大林尚且感到束手無策，現在，蘇聯的東方又將出現一個獨立成長起來的人口多達數億的大國，斯大林理所當然會有一種危機感。還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當斯大林聽取科瓦廖夫關

① 書目五一，第一一一頁。

於中國情況的匯報時，就非常關注中國共產黨人在當時尖銳的南斯拉夫問題上到底站在哪一邊。①因爲斯大林淸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所走的也是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未來的新中國會不會繼續沿着獨立的道路發展呢？這在斯大林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在加強對中國新政權的控制方面，蘇聯最關注的就是防止中共與英美等冷戰對手發生關係。科瓦廖夫回憶說，當時「中共在這方面採取的任何步驟都引起了蘇聯的強烈反應」。他還引證了一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提交斯大林的報告來說明這一點。報告說：「儘管英美兩國過去和現在積極支持蔣介石，中共中央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仍在幻想這些國家會迅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了不激怒美英兩國，……劉少奇和李立三反對日本、印度等受英美集團支配或從屬於英美集團的國家參加亞洲國家工會會議，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上海、天津集中了美英兩國的巨大經濟利益，周恩來反對向這兩個城市派蘇聯專家組也是這種情緒的反映」。毛澤東在訪蘇期間曾對科瓦廖夫說，在與蘇聯締結條約後，中國「可以立刻着手於重新修訂和廢除蔣介石政府同帝國主義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毛澤東的本意顯然在於新的中蘇條約應是平等互利的，並以此爲其他國家做出榜樣。但科瓦廖夫得到的印象是，中國人特別關注美國方面的承認問題，他們期望盡快得到承認。②這些情況固然是蘇聯代表的報告和看法，但從科瓦廖夫的行文看，他是迎合了斯大林

① 書目五三，第八七頁。
② 書目五三，第八四頁。

三小時會晤的情況，其中談到：中共中央認爲應該改變過去不承認資本主義國家及其駐華外交代表的傳統方針，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事實上的聯繫，但不建立外交關係。四月十九日斯大林回電表示：「同毛澤東會談時，請告訴他以下幾點：第一，我們認爲，中國民主政府不要拒絕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式關係，如果這些國家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正式放棄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話。……第二，我們認爲，在一定條件下，不要拒絕外國貸款和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全部問題在於貸款和做生意的條件，不能把有可能限制民主中國國家主權和扼殺中國民族工業的經濟或金融的義務強加於中國」。①

這些材料似乎表明，斯大林不僅不介意中共與美國發生關係，而且還同意中美之間做生意，甚至建立外交關係。其實，這與我們上面談到的蘇聯企圖加強對新中國控制的方針並不矛盾。應該注意到，斯大林同意中共與美國發展關係的主張是在中共尚未取得全國政權，甚至還沒有打過長江的時候提出來的。這時，斯大林主要擔心的不是中共與美國拉上關係，而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發生衝突，以致給美國出兵干涉中國內戰製造藉口。一旦美國出兵，蘇聯將面臨十分困難的選擇：如果蘇聯介入這場衝突，勢必與美國在遠東捲入一場戰爭；如果蘇聯採取迴避態度，萬一中共不敵美國，就會直接損害蘇聯在中國北方的既得利益。正因爲如此，斯大林才

① 書目一一二，第一三四—一三五頁。

試圖阻止解放軍打過長江。也是因爲如此，斯大林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給科瓦廖夫的電報中特別指出：「我們認爲目前不宜廣泛地表現出蘇聯同民主中國的友誼。」①

還有一個問題也在斯大林當時的考慮之中，那就是戰後中國的重建，特別是新中國的經濟恢復，需要大量的經濟援助，而蘇聯無力滿足這樣一個大國的廣泛要求。戰後曾在美國駐蘇大使館供職的喬治·凱南在談論毛澤東與斯大林會晤時回憶說，有一次美國人問斯大林在戰爭結束後將給中國什麼東西，斯大林以相當蔑視的口吻大聲說道：你們眞以爲我們要給中國什麼東西嗎？我們在蘇聯的遠東地區有一百多個城市要建設呢。如果有什麼人打算給遠東幫助的話，我想那就是你們了。凱南認爲，斯大林說這番話時是很誠懇的。②大使館參贊克勞恩·休斯敦也認爲：蘇聯領導人認爲中國是個麻煩，想「讓美國人去盡情地把金錢拋給中國，這只能使他們自己日益虛弱」。③看來，當時斯大林同意中共與美國發展經濟聯繫，也是出於不得已。

然而，新中國成立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中國共產黨已經掌握了全國政權，美國也表示出從中國的內戰中脫身的趨向。斯大林這時不再擔心與美國在中國問題發生衝突，注意力已轉

① 書目一一二，第一三六頁。齊赫文斯基也注意到，中蘇兩國報界對決定成立中蘇友好協會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的北平會議很少報道。
② 書目八七，第九四—九五頁。
③ 書目一五，第二四—二五頁。

向避免出現一個東方的南斯拉夫。因此，中國新政權與美國的關係就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了。

新中國成立後，斯大林對於保護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蘇聯在華既得利益也是非常重視的。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使蘇聯的遠東權益得到保障，其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中國長春鐵路的共同管理和旅順、大連的租借問題。對此，斯大林十分擔心。從一九四九年二月起，斯大林就不止一次地通過電報向科瓦廖夫詢問，中國同志對中長鐵路條約的眞正態度如何，他們是否認爲中長鐵路條約是眞正平等的條約。在與劉少奇會談期間，斯大林又以試探的口吻提出了作爲蘇聯海軍基地的旅順口問題。斯大林當時說：「我國政府認爲，美軍撤離日本之後，蘇聯可以考慮從旅順口撤走蘇軍。不過，如果中共認爲必須立即從旅順口撤走蘇軍，爲了使中共在政治上得到好處，蘇聯準備現在就從旅順口撤軍。」①但同時，斯大林又要求中國領導人要看到國際局勢和中國面臨的危機，即正確估計美國的威脅，實際上是強調要有一個過渡時期。②斯大林還通過種種方式，暗示中國共產黨他不願放棄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而重新簽訂條約。新中國成立後，斯大林宣佈原駐國民黨政府的大使羅申爲第一

① 書目五三，第八七頁。
② 書目六五，第六七頁。

任駐新中國大使就是一例。①為了暗示蘇聯與蔣介石達成的領土安排不能重新談判，蘇聯報紙還在毛澤東訪蘇時發表了一篇地方黨委書記講述蘇聯在圖瓦所取得的經濟、文化成就的文章，《眞理報》甚至刊登了一幅地圖，表明圖瓦在蘇聯境內，其中原因在於中國過去認爲圖瓦是中國領土，而在戰爭期間被蘇聯佔領了。②毛澤東對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是不滿意的。科瓦廖夫在給斯大林的絕密報告中談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毛澤東與他談話時「再次強調，中國民主政府將依據包括蔣介石與資本主義國家簽訂的條約在內的一切現存條約爲起點，重新進行談判。」科瓦廖夫還報告說，周恩來授意鐵道部長滕代遠表明，「中國將不考慮把中長鐵路從滿洲鐵路系統中獨立出來，或許這就是中國方面進到現在還沒有（根據一九四五年條約）指定中長鐵路聯合管理機構的中方首席代表的原因」。又說，中長鐵路實質上已由中國管理，他們也支配着鐵路財政，而蘇方員工只是處於顧問和諮詢的地位。「周恩來的這一舉動只是表明中國政府受到親美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的壓力，他們認爲一九四五年的中長鐵路條約是不平等的，並希望把它轉交給中國，成爲中國的獨有資產，而把蘇方排除在滿洲領土之外。」③顯然，斯大

① 毛澤東對此很敏感，他有意冷落羅申，並在一九四九年底訪蘇時要求蘇聯撤換羅申。對此，外交部長維辛斯基說：「是蘇共政治局而不是毛澤東來決定誰任駐北京的蘇聯大使」。書目六五，第七九頁。

② 書目六五，第七九、三一四頁。

③ 書目六五，第二四七—二四八頁。

林對此十分不滿，因此，當毛澤東在莫斯科眞的提出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時，斯大林便勃然大怒。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毛澤東說，中國政府拒絕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蔣介石簽訂的和沙俄時代簽訂的條約，而且還表示中國要收回旅順口以及東北的中國鐵路。對此，斯大林怒不可遏，對身邊的隨從叫道：「那傢伙是不是還想把貝加爾湖要回去？」①另外，據葛羅米柯回憶，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方面建議結束蘇中兩國關於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新疆建立「蘇中石油公司」和「蘇中金屬公司」的談判。葛羅米柯與費福鼎在莫斯科會晤後，將中國的意圖向蘇共中央政治局做了匯報。斯大林立刻指出，這是「中國方面不願意合作」。在會議上，「斯大林就此問題的講話十分嚴厲，反應很強烈」。②儘管上述問題都通過妥協達成了協議，但是雙方在內心肯定都是不滿意和不愉快的。

四、無論中蘇之間存在着怎樣的矛盾和不滿，但是新中國與蘇聯最終還是結成了聯盟。在戰後美蘇兩國處於冷戰狀態，世界分裂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形勢下，中蘇結盟對於雙方都是必然的和必要的。

首先，與新中國結成聯盟對於蘇聯是十分重要的。戰後美國已經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在歐洲設立起一道遏制蘇聯的戰線，而在遠東，通過對日本列島和菲律賓的控制，美國也

① 書目六八，第二九〇頁。據作者說，上述談話內容與見證人核實過。
② 書目五〇，第一六四——一六五頁。

成了在太平洋起支配作用的大國。蘇聯在西線有牢牢控制在手的東歐集團以對抗美國，而在東方只有中國一道屏障。在蔣介石統治時期，蘇聯可以依靠雅爾塔體系確定的在華權益保持一定的勢力範圍，除非美國翻臉撕毀雅爾塔協議，蔣介石是不可能有所作爲的。但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就很難說了。中國共產黨人根本不承認雅爾塔協議和蔣介石簽訂的中蘇條約，那麼一旦新中國與美國走到一起，蘇聯必將喪失在中國的全部權益，而且會把整個東部邊界暴露在美國勢力的威脅之下。這是俄國傳統安全戰略絕對不允許的。所以，儘管斯大林對毛澤東不信任和不滿意，但他必須與新中國結成某種形式的聯盟，即使失去某些在華利益也在所不惜。

與蘇聯結成盟國對於新中國來講就更加重要了。雖然毛澤東在戰後曾一度產生過「中間地帶」的想法，但是面對世界已經分裂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局面，對於一直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以共產主義爲奮鬥目標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則沒有多少選擇餘地。①這是

① 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說：「美國和蘇聯中間隔着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書目一，第一一三七頁。）在蘇聯提出「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兩大陣營的論斷後，毛澤東也改變了對問題的提法。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會議上接受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宣言的說法，指出中國「和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屬於「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而排除了走「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書目一，第一二〇〇—一二〇四頁。）

意識形態的傳統在起作用。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講，中國也很難做其他選擇。一個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和四年解放戰爭，在精疲力竭和貧窮落後狀態下建立起來的新中國，面對美蘇兩大勢力進行選擇時，不得不從現實出發。美國一直是中共死敵蔣介石集團的支持者，而蔣介石隨時都在企圖憑藉美國的支持反攻大陸。這種歷史上的敵對狀態，加上意識形態的原因，使新中國根本不會考慮與美國站在一起的可能性。而蘇聯儘管與中共有某些矛盾，但畢竟是個社會主義大國，總的說來，在幾十年中還是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的。至少在立國未穩之際，新中國還少不得這樣一個盟友的援助以抵禦來自美蔣方面的威脅。從發展經濟的角度講，剛剛結束了長期戰爭痛苦的新中國面臨着重重困難，新政府要解決幾億人的衣食住行問題，卻沒有任何生產基礎和資金來源。西方的經濟援助固然也在毛澤東的考慮之內，但那些總是毫無把握的事情，能夠指望的還是蘇聯。因此，毛澤東再有多少委屈和不滿，還是提出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新中國外交原則，並一直致力於與蘇聯結成同盟關係。實際上，毛澤東對局勢和蘇聯的態度看得一清二楚。在他看來，與其受到蘇聯的猜疑，不如早些讓它放心，以便取得蘇聯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毛澤東在建國前夕提出向蘇聯「一邊倒」的國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斯大林對中國「鬧獨立性」的猜疑的。毛澤東曾明智地說：「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①

① 書目二九，第一四——一五頁；書目二七，第三九頁。

爲了與蘇聯結成某種政治和軍事上的同盟，並取得經濟上的援助，中國不得不做出許多讓步和犧牲。關於中蘇條約談判的詳細情況已經有很多回憶錄和研究著作做了介紹，足以說明條約本身仍然帶有不平等性。以致許多年後，毛澤東還對在談判中未能收回東北和新疆兩個「殖民地」而耿耿於懷。①毛澤東當時還是着重從政治和軍事角度看問題，即以中蘇同盟的形成來保障新中國的安全。毛澤東從蘇聯回國不久，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對此做了說明：「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同蘇聯的友誼，應該在一種法律上，就是說在條約上，把它固定下來，用條約把中蘇兩國的友誼固定下來，建立同盟關係……。帝國主義如果準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②

朝鮮戰爭前的中蘇關係就是這種狀態，從表面和形式看，結成了一種同盟關係；從實質和內核看，又充滿了矛盾、猜疑和某種民族利益衝突。我們以後將會看到，中蘇關係的這種雙重性，對朝鮮戰爭的發展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現在我們再看中美關係的變化。中蘇關係儘管有兩重性，但還是看得比較清楚。與此相

① 參見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會議的講話和一九五八年七月與尤金的談話。書目七五，第二八七—二八八。該書引用的講話內容出自《毛澤東思想萬歲》，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有所刪節。另見書目一一三，第一六頁。

② 書目三，第二九一頁。

比，中國與美國的關係發展就顯得更加錯綜複雜，更加撲朔迷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內部可變性因素比較複雜。這裏既有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矛盾，也有外交官與軍人的分歧，還有國會選舉和總統大選的因素以及社會輿論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等等。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而且各黨各派的觀點往往都見諸於報端，所以有時僅從表面上看很難判斷美國外交政策的主線。朝鮮戰爭中，中國領導人過於注重麥克阿瑟和杜勒斯等主戰派的公開言論，並以此判斷美國政府的外交決策傾向，在一定程度就是還不太了解美國對外政策的決策程序和內幕。①

戰後羅斯福政府的對華政策十分明確，這就是大力扶持蔣介石政府，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此，美國不僅為蔣介石提供龐大的軍事援助，而且還使中國成為聯合國的發起人之一。美國的遠東戰略是一手拉住日本和菲律賓，一手拉住中國，從而使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和遠東穩穩站住腳跟。雅爾塔會議期間及以後，美國在中國東北和蒙古問題對蘇聯讓步，以此換取斯大林對蔣介石政府的支持，共同壓制中國共產黨人放棄武裝，參加聯合政府。這一計劃的實施，以及在朝鮮半島劃定了三八線，從而使美蘇兩國在遠東的勢力範圍大體確定了。

① 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月，美國學者沃倫·科恩在中國訪問時，曾與韓念龍、黃華、章文晉、李慎之等在四十年代末和朝鮮戰爭期間與周恩來共事的中國外交官員交談，他們普遍認為，那個時期中國缺乏外交人員，對美國也缺乏了解。書目一二〇，第二八五頁。

然而，幾年之後，朝鮮半島的爭鬥還未結束，中國大陸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人日益發展壯大，並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節節取勝，這就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它的對華政策。一九四八年，美國政府一方面看到蔣介石政權日暮窮途的陰暗景象，一方面又面臨總統選舉時可能遭遇的來自對外政策方面的決策風險，所以國務院下定決心，採取靜觀事態發展的方針，即所謂「等待塵埃落定」。一九四八年初，中國局勢的變化迫使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不斷向國務院報告說，國民黨軍隊在中國北方的崩潰已經愈益成爲可能，現在是美國作出關於對華軍援的決策時候了。到六月份，司徒雷登更明確提出，除非美國準備接受由此而來的中共勢力的擴展，否則就必須「給蔣以他所要求的那種性質的支持」。這就是說，美國必須出兵援蔣。①國務院對這類問題給駐華大使的指示是：「國務院當積極考慮所提各項問題。但目前的局勢不可能使我們在此緊急關頭爲未來的對華政策制訂任何穩固的計劃。中國的事態發展顯然正進入一個極端動蕩與混亂的時期，無法肯定地、清楚地預見到今後形勢的格局。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顯然必須保留最大限度的行動自由。」②同年十二月十日在解放軍已兵臨長江北岸的時候，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出了美軍撤離上海的決定。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給總統的備忘

①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二月二十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十一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五八頁。

② 美國國務院白皮書，第二八〇頁。轉引自書目六九，第四〇六頁。

日，即在國民黨已決定將它的政府遷往廣州，而要求各外交使團隨行前往的外交照會尚未送達之前，司徒雷登便與一些西方國家的外交官商討此事。會議上，他們一致同意向各自的政府建議，如果中國政府眞的要遷往廣州，各位大使就從其下屬中選派一名高級官員隨行，可能的話再伴隨一些其他人員。但從長遠着想，大使本身要原地不動，以便保持（與新政權）接觸。①

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沃爾頓．巴特沃斯在一月二十六日就此問題致副國務卿洛維特的備忘錄中，進一步分析了把大使留在南京的理由。在巴特沃斯看來，在華的部分美國商人和傳教士很快都要處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如果這時司徒大使從南京撤走，看上去就好像美國傾向於繼續支持中國國民黨，並因此使美國失去在共產黨統治地區的位置。如果美國要在這些地區保護自己的利益和促進這些利益，就必須有官方代表和這些地區的中央統治當局進行接觸。儘管考慮到國會和新聞界會有人對司徒雷登拒絕隨國民黨政權去廣州提出嚴厲指責，但巴特沃斯仍引證美國駐華聯合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將軍的評述說，要使國民黨在華南站住腳，美國就得提供無限制的援助，包括美國軍隊直接參戰。但美國政府絕不應該爲拯救國民黨政權而在對華政策上走入絕境，而把司徒大使留在南京，將有助於挽救美國在華利益。②

① 書目二四，第六五九頁。四月十二日司徒致國務卿電報中詳細解釋了留在南京的六條理由。參見書目二三，第二九〇—二九一頁。

② 書目一四，第六六五—六六六頁。

杜魯門考慮再三，最終批准了國務院關於讓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決定，但要求執行這一指示要與英法等西方盟國的外交步驟取得一致。①四月二十二日，即解放軍渡江戰役開始之初，艾奇遜又正式通知司徒，要他留在南京，直到共產黨政權穩固下來，屆時再回美國磋商。初期的目的在於與共產黨當局建立聯繫，收集情報，保護僑民和領事館。②美國政府不僅決定將外交機構和大使留在中共統治地區，而且在貿易問題上也採取了積極態度。當時美國有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一個是為挽救蔣介石而對中共實行貿易制裁，一個是允許與中共統治的地區進行貿易往來。國家安全委員會經過討論審查，否決了第一方案，而決定採取第二方案。其理由在於：中國相對的經濟自給和低水平的消費會削弱經濟限制和禁運的效果；以外力實施這種限制政策，將使共產黨得以樹立其抵抗外國迫害和捍衛中華民族利益的形象；限制政策還會妨礙日本重建與滿洲和中國的貿易關係的進程，導致日本延長對美國的經濟依賴；顧慮最多，也是最擔心的，是貿易制裁會導致中共政權完全處於蘇聯的隸屬地位，進而使美國的基本對華政策——「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落空。③這些分析是非常明智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及以後對中國採取經濟封鎖的政策為什麼會遭到失敗。

① 參見書目一四，第六六七—六六八頁。
② 書目一四，第六八二—六八三頁。
③ 書目一五，第八二六—八三四頁。

司徒注意保密，免得走漏風聲，引起國會內反對黨找麻煩。①

與此同時，國務院還同駐中國外交官討論了承認新中國的問題。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四月二十七日向國務院建議：現在是對共產黨人採取積極態度的時候了，我們應向他們表示，美國無意干涉中國內戰，美國準備同他們在相互滿意的基礎上發展貿易關係，同時希望和新政府建立外交關係。②司徒雷登在五月三日的電報中也談到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但他主張美國在策略上「應該有所保留，即等待新政權走第一步。如果由我們在承認問題上採取主動，我認爲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③五月十三日艾奇遜給司徒雷登回電，講了承認新中國的三項準則：一、該政府事實上控制了領土和國家機構，並能維持公共秩序；二、該政府有能力並願意履行其在國際上的義務；三、該政府的統治爲其人民普遍默認。④應該說，這些條件是符合一般外交原則的，如果僅以這些原則爲基礎，美國承認新中國應該很快成爲事實。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當中國共產黨人節節勝利，逐步取得全國政權並面臨處理外交問題的時候，一方面對美國

① 書目一四，第二三〇—二三一頁。
② 書目一五，第一二五一—一二五二頁。
③ 書目一五，第一四頁。
④ 書目一五，第二二頁。

的援蔣政策是否能夠改變持懷疑態度，一方面又受制於蘇聯的猜疑。所以，儘管中國共產黨沒有放棄與美國官方進行接觸的機會，但處理極爲謹慎。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我們不要忙於求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我們是反帝。將來我們要做生意，才發生承認與否的問題。我們也不忙承認他們，忙的是同蘇聯及民主國家建立外交關係。①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又講：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②

然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斷絕同美國接觸的機會和渠道。一九四九年二月，周恩來就通過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埃德蒙·格拉布向華盛頓轉達了一個信息：中國準備與所有國家建立關係，不論其制度如何。周恩來還讓澳大利亞記者邁克爾·凱爾轉告司徒雷登：「我們並不反對美國，我們兩國之間並無利害衝突。我們願意在互利的基礎上與所有的國家交往。」③四月三十

① 書目一〇一，第四五頁。
② 書目一，第一三七三頁。
③ 書目六八，第二七三—二七四頁。

日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電艾奇遜說，北平的工商業負責人姚依林讓其部下轉告他，中國願意與美軍佔領下的日本以及美國建立貿易關係。①與此同時，美國駐華大使沒有隨同國民黨政權機構撤離南京的情況，更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特別關注。

據黃華回憶，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他接受周恩來直接委派隨南下工作隊從北平出發南下。行前，周恩來交待說，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到南京外事處後，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②四月中旬，周恩來還在向民主人士作關於和平談判的報告時說：和平實現後，我們會實事求是地處理外交問題。「我們既不斷絕，也不急於建立外交關係。如果急於要求承認，就會陷於被動。帝國主義若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就要按平等原則進行談判。」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渡江戰役總前委的指示中，特別寫到與美英等國的建交問題：「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共的舊政策已破產，現在似乎正在轉變為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③

黃華到達南京不久，五月六日司徒大使便派秘書傅涇波求見。傅涇波與司徒雷登的關係非

① 書目一五，第九七七頁。
② 書目三六，第二四頁。
③ 書目一〇二，第四五頁。

同一般。還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學校長時，傅涇波就是他的助手，並且一直被看做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伴侶。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說：「毫無疑問，在大多數場合，他都能代表我。」①七日，黃華會晤傅涇波。據黃華回憶，傅代表司徒說明，這次國民黨撤退前，何應欽希望他去廣州，而他決定留下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觸，這點已獲艾奇遜同意。傅涇波表示，司徒雷登甚盼與黃華會見，並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美國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即「中美商約」）可以修改，現在是「美對華政策改變時期」，如果能在這位燕京大學老校長任期內「完成這一轉變，較換個新人好些」。②五月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的電報做了答覆：南京解放，美國大使卻留着不走，這是值得注意的。電報指示，「黃華可與司徒見面，應該向司徒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對於司徒的秘書傅涇波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促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③

① 書目七七，第三四—三五頁。
② 書目三六，第二五—二六頁。
③ 書目一〇一，第四六頁。

於是，中國共產黨人與美國政府的聯繫便以黃華與司徒雷登的私人接觸開始了。據司徒給艾奇遜的電報稱，五月十三日黃華到司徒住宅拜訪，談了近兩個小時，「談話是友好而不拘禮節的」。司徒的印象是黃華「對美國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承認共產黨中國」，「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司徒在談話中表示，「國際慣例是任何得到本國人民明確支持，並有能力和願意履行國際義務的政府都可以得到承認。因此，美國和其他國家無所作為，只有等待中國局勢發展。」據黃華回憶，司徒表示願同新中國建立新關係，並說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不願參與中國內戰。他還答應將黃華提出的美國應撤走在青島等地的海軍艦隻和陸戰隊的要求轉告有關方面。①六月六日黃華邀司徒喝茶，在場的只有傅涇波和燕京大學校友林克。談話主要由黃華引導，很快就轉到中國與外國的關係上，更具體地提到美國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從這次討論中，司徒報告說，他得到兩個明確的印象：第一，中共急於想讓外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拋棄國民黨政府。第二，對中國在外交領域行使獨立自主的權利高度敏感。②

① 書目二三，第二九八—二九九頁；書目三六，第二六頁；書目十四，第七四五—七四七頁。不久以後，傅涇波告黃華，美國艦隊已於五月二十一日撤離青島，美國在中國其他地方的艦隊也將在解放軍到達之時，即行撤走。

② 書目二三，第三〇一頁。黃華對此會談的回憶見書目三六，第二八—二九頁；另見書目一四，第九六二頁。

在此期間，六月三日司徒雷登收到一份由柯樂博和國務院根據駐華助理武官戴維·包瑞德轉達的口信發來的絕密電報，告知周恩來想要和英美當局進行聯繫。周恩來表示，「中國現在還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並且，如果毛的政策得以正確貫徹，在長時間內，中國仍然不會成爲共產主義國家」。周恩來還友好地回憶了美國和中共在戰時的接觸，並希望「美國當局記住這些，相信在黨內有眞正的開明人士，他們關心的是與中國人民的福利『和我們時代的和平』有關的一切事務，而不是教條主義的理論」。①六月七日司徒給國務院回電，認爲六月三日電報轉達的周恩來的口信是「呼籲經濟援助」，同時意味着「美國應就其可能的政策，給予一個極其重要的說明」。他建議答覆周，如果「中美之間能重新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美國「現在就準備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國人民爲「獲得獨立和國家主權，爲經濟改善和技術進步」而進行的鬥爭。但他認爲在中共採取親西方的實際行動前，美國不能給予援助。②這裏提到的事件就是史學界中所謂「周恩來新方針」問題。儘管對於「新方針」是否眞是周恩來提出來的這一事實本身存在着很大疑問和猜測，③但美國的反應卻是眞實的，司徒雷登的建議也表

① 書目十四，第三五七—三六〇頁。

② 書目十四，第三七二—三七三頁。

③ 關於這方面情況華慶昭和愛德溫·馬丁的著作中有詳細介紹。見書目五九，第一七一—一七四頁；書目七七，第四〇—四八頁。

平之行時，傅也沒有表態。六月二十八日黃華再次拜訪司徒雷登時，說他接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如果司徒希望訪問燕京大學，他們會歡迎司徒到北平的。司徒雷登獲此消息，極爲高興，但他擔心美國國會內部派別複雜，此行很易引起評論，增加不便。於是司徒決定將此事報告艾奇遜。他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非常激動地說：「不管北平認爲此項建議是我還是共產黨人主動提出的，我只能把黃華帶來的口信看作是毛和周表面上邀請我訪問燕京大學，實際上是與他們會談。接受邀請肯定會使他們高興，並使我有機會陳述美國的政策，以及對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擔憂，對中國前途的厚望，而且還將使我能夠帶給華盛頓關於中共意圖的最權威的報告。此行將是邁向相互諒解的一步，並會加強中共內部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反蘇分子。它將爲美國官員提供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同最高一級的中國共產黨人非正式會談。機不可失。它將表明美國對中國動盪的政治潮流持坦率的態度，並有可能對未來中美關係產生有益的影響。」司徒還提到：「此時美國大使前往北平會極大地提高中國共產黨和毛本人在國內外的威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方朝着承認共產黨政權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南京）。」①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也力主應讓司徒成行。他向國務院建議：如果司徒雷登成行，不僅有助於上海總形勢的改善，而且有助於保護西方在上海的利益。②

① 書目三六、第二九一—三一一頁；書目二三、第三〇六—三〇七頁；書目十四，第七六六—七六七頁。
② 書目十四，第七六九頁。

然而，就是在這個「機不可失」、「絕無僅有的機會」來臨的時候，美國政府卻做出了一個非常錯誤、也是非常奇怪的決定。七月一日艾奇遜沒有做任何解釋地通知司徒雷登：「最上層決定你不宜去北平。」①所謂「最上層」當然是指杜魯門。說這一決定非常錯誤，是因為美國和中國都因此而失去了一次進一步加深了解和溝通的絕好機會。中共最高領導層從派黃華與司徒接觸到邀請司徒訪問北京，顯然是下了很大決心的。儘管有蘇聯猜疑的壓力，儘管對美國援蔣政策不滿，但中共並沒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是為加強中美接觸和聯繫創造了機會。很少政治遠見的杜魯門的確犯了一個絕大的外交錯誤，在中共領導人看來，這無疑是美國關閉相互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大門的明確表示。說杜魯門的決定非常奇怪，是因為這一舉動不符合當時美國制定的對華政策的總方針。美國既要防止中國倒向蘇聯一邊，又坐失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觸的良機，不是非常矛盾嗎？況且，如司徒雷登所說，美國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為什麼卻不再邁第二步呢？從以後一段時間美國政府的外交行動看，美國也並沒有放棄承認新中國的念頭，卻偏偏錯過了這次最重要的機會。

有人解釋說，因為毛澤東在六月三十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佈了向蘇聯一邊

---

① 書目十四，第七六九頁。七月二日，傅涇波通知黃華，美國務院來電要司徒雷登於七月二十五日以前返回華盛頓，並決定司徒暫不去北平，待回國短暫停留後返回中國時，再去北平訪問。書目三六，第三一頁。

倒的政策，致使美國政府對中共政權失去了希望。這沒有什麼說服力。其實，從時間上看，這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不可能成爲因果關係。況且，美國政府不會看不出，毛澤東講話的更大成份是做出一種外交和宣傳姿態①，否則他就不會在此前三天同意邀請美國大使訪問北平並與他會談。究其原因，恐怕還在於杜魯門對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考慮。杜魯門雖然在大選中獲勝而連任美國總統，但他很清楚共和黨和軍界人士對於他所批准的「棄蔣」政策存在普遍的不滿情緒。在他看來，美國大使與中共最高領導人會談，無疑給反對黨送上攻擊政府對華政策的最有力的口實，所以美國政府決定採取再等等看的態度。幾個月後，杜魯門在與副國務卿詹姆斯·韋伯談話時就說過：我們不應過急地承認這個政權。過去我們等了十二年才承認俄國的共產黨政權。②後來，艾奇遜也聲稱最近的將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時過早，他在同英國大使弗朗克斯談話時解釋說：在定下承認的日子到實行承認的日子之間將會有一個很大的空隙，以便使美國公衆輿論能夠做好準備。③可以說，是杜魯門放棄了一次歷史機會，而這一機會的重新到來又等了整整二十二年。

① 當時中共中央正在爲劉少奇秘密訪蘇做準備，而毛澤東非常重視這次訪問。毛的文章在此時發表不是沒有用意的，七月六日《眞理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兩天後劉少奇到達莫斯科。

② 書目五九，第一七八頁。原文如此，蘇美建交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③ 書目五九，第一九八頁。

此後不久，蘇聯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蔣介石敗逃台灣，以及毛澤東訪蘇並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定其遠東戰略和對華政策。同時，中美關係也進入了一個更加微妙的時期。

中國局勢發生的重大變化引起了美國公衆輿論對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滿。在很多美國人眼裏看來，遠東在戰後基本上是可以劃入美國的勢力範圍的，因爲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但現在諾大一個中國失掉了，這是什麼原因呢？下一步又該輪到誰呢？於是在國會裏、軍界裏，特別是在共和黨人中，對民主黨政府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羣起攻之，大加鞭撻。一九四九年八月國務院發表了長達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美國對華政策〉，即「白皮書」，本意是解釋美國政府從中國內戰「脫身」，轉而採取以分裂中蘇爲目的而接近中共政權的對華政策。但「白皮書」發表五天以後，國會議員便發表二十三篇聲明，其中十九篇都是反對國務院的政策而支持國民黨政權的。①與此同時，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擬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四八號文件，企圖繼續向國民黨集團提供援助，並主張對中國共產黨採取嚴厲的強硬立場。②當國務院就台灣問題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向軍方提出詢問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指

① 書目三八，第二三八頁。

② 該文件經過國務院修改，在保留原文件嚴厲用語的情況下，使其指導原則仍符合於國務院的溫和立場，並得到杜魯門批准。書目一〇九，第一一四頁。

出，台灣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雖然目前採取軍事措施而不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並不明智，但必須認識到，從整個國家利益的角度看，今後倘若發展戰爭，可能使得最終在台灣採取公開的軍事行動是可取的。①共和黨參議員威廉・諾蘭和羅伯特・塔夫脫以及前總統胡佛，更是大肆攻擊國務院的對華政策。他們指責民主黨政府丟掉了中國，還公開鼓吹用美國海軍去「保衛」台灣。②

以後我們會看到，美國反對派的主張在朝鮮戰爭中或多或少都實現了。這就是美國後來改變對華方針的基礎，但在當時，以艾奇遜爲首的國務院仍堅定不移地按「白皮書」的原則指導對華政策。

一九五〇年一月初，當毛澤東與斯大林會晤時，美國駐蘇大使艾倫・柯克自莫斯科發來報告說：「早日承認中共政權將最符合我們的長遠利益，除非在中國駐有官方代表，我們將無法使那裏的局勢有利於我國。」柯克反對任何旨在加強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措施，他認爲這樣做是徒勞的，也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還將在南亞帶來強烈的反作用。③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

① 書目一五，第三七七—三七八頁。
② 書目四二，第二二六頁；書目七〇，第四五…頁。
③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八五頁。

也報告說，絕大多數在滬的美國人認爲，美國應當而且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①儘管美國政府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仍然堅持靜觀等待的方針，但大多數國務院官員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

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上，國務院也持一種比較靈活的方針。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國務院向總統報告說，它已指示駐聯合國代表團，如果安理會對撤消國民黨席位或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投票，代表團應投反對票。但在同時應當說明，這不是使用否決權。如果投票反對被視爲否決，那就應該要求重新投票，屆時再投棄權票。②不久，聯合國秘書長賴伊會晤了艾奇遜。會見中，助理國務卿臘斯克說，美國將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投否決票。還說，不消幾個星期，「安理會的七個成員國便會承認中共政權，那時將用程序性投票來接納中共代表」。「我們把這看作是一件程序性的事情，我們自己不使用否決權，也不默認同意別人的否決。」③

爲了制止國會和共和黨的批評浪潮，也爲了進一步闡明民主黨政府的遠東政策，杜魯門和艾奇遜提出了在亞洲的遏制政策，即環形防禦線理論。構成這一理論的重要文件是杜魯門一月

① 海軍助理檔案，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五〇年。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八五頁。
②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八五頁。
③ 艾奇遜文件，第六五盒，艾奇遜會見賴伊，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八五頁。

五日的聲明、艾奇遜一月十二日的演講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六十八號文件。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發表了一份新聞公報，無條件地宣佈台灣是中國領土。公報說：「美國對福摩薩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都沒有野心。在目前，美國不想在福摩薩取得特別權利或特殊利益或建立軍事基地，它也無意使它的武裝部隊來干預當前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會採取導致捲入中國內戰的方針。」當天，艾奇遜奉命會見報界，對杜魯門的新聞公報進行解釋。艾奇遜突出說明了幾點：（一）美國政府認爲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二）美國政府決不使用其軍事力量介入中國內部的台灣爭執；（三）美國政府不會向台灣島上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物資或派遣軍事顧問。最後，艾奇遜還特意對前面引用的新聞公報一段話中「在目前」這幾個字作了說明，因爲這幾個字是反對發表新聞公報的軍界人士加進去的。艾奇遜的說明是，「這幾個字並沒有在任何方面限制、修改或削弱總統聲明中所申述的基本政策。它只是認爲，在發生我們在遠東的軍隊可能受到攻擊這種不大可能和不幸的事件時，美國必須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區採取保衛其自身安全所必需的任何行動。」①

作爲杜魯門聲明的補充，艾奇遜一月十二日又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講話，重點說明美國在遠東的防禦範圍。這條呈環形的防禦線經阿留申羣島到日本，然後到琉球羣島，最後延伸到

① 書目四二，第二二七—二二九頁。

菲律賓羣島。艾奇遜還特別說明，美國在遠東的防禦地區是菲律賓和日本。艾奇遜又進一步解釋說，這樣就已經把美國的防線推移到西太平洋的邊緣了。而且，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麥克阿瑟在東京接見記者時講的防線也是這樣，不過是方向相反：從菲律賓開始，延伸到琉球羣島，然後折向日本，經阿留申羣島直到阿拉斯加。①

最完整地表述杜魯門和艾奇遜的遠東遏制政策的，就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制定並批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六十八號文件。這份美國戰後外交政策的綱領性文件首先揭示了「當前世界危機的背景」，認爲「德日的失敗和英法的衰落同美蘇兩國的發展相互作用，以致權力已日益集中在美蘇這兩個中心」。文件指責蘇聯爲達到其在所控制地區「保持和鞏固他們的絕對權力」的目的，正在「致力於支配歐亞大陸的大片土地。如果克里姆林宮要實現其基本意圖，美國作爲非蘇維埃的主要權力中心和反抗蘇聯擴張的堡壘，就是它的主要敵人」。該文件在提出了四個可能的行動方針後，斷言美國和自由世界應更快地建立起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必須擁有軍事力量，以便在可能情況下遏制蘇聯的擴張，並在必要時挫敗蘇聯或蘇聯指揮下的侵略行動，不論是局部性的還是全面性的」。「如果沒有佔優勢的、隨時都能動員的聯合軍事力量、『遏制』政策只是個嚇唬人的訛詐政策」。②用艾奇遜的話說，第六十八號文件是政府最高層

① 書目四二，第二三三頁。
② 詳見書目一六，第二三七—二九二頁。

（二）美國的環形防禦線理論和亞洲遏制政策渲染了一種戰爭即將來臨的氣氛，似乎西方世界「已經面臨一場巨大而日益增長的危險」。第六十八號文件不贊成關於兩個具有製造原子彈能力的大國可以在相互威懾中求得穩定和共處的看法，反而認爲這兩個國家將相互威脅，從而刺激戰爭的爆發。因此，該文件提出發展氫彈以抵消蘇聯可能建立的核武庫，迅速擴軍，增加稅收，要求將年度軍事預算從一九五〇年度的一百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五百億美元等等。這無異於一場大賽前的熱身，其結果對於美國如何對待兩個月後爆發的朝鮮戰爭，顯然不是沒有影響和作用的。

（三）第六十八號文件以及杜魯門和艾奇遜的講話，無疑是在亞洲推行冷戰和遏制理論的宣言書。其防禦線劃定的主要根據就是把中國當做了蘇聯的衛星國。美國遠東政策的重點之一本來是寄希望於中蘇分裂，但是中蘇結成同盟這一表面現象，使美國感到儘管仍須努力，但在最近的將來，不可能指望中國會脫離蘇聯的控制。中蘇條約簽訂以後，國務院的遏制印度支那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曾遞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分析的結果表明中蘇分裂「至少是三年以後的事」。①這種推測本身可能是正確的。不過，對於中蘇已是鐵板一塊的認識，對於朝鮮戰爭中美國在關鍵時候的歷次決策，都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所以中島嶺雄才有這樣的看法：美國把

---

① 書目九一，第一五〇頁。

戰略都是在政治上進攻而在軍事上防禦。也就是說美蘇雙方都有充分的戰爭準備，但都沒有首先發起進攻的計劃。在朝鮮問題上也是這樣，儘管朝鮮半島的分裂已經爲戰爭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但美蘇雙方都把軍隊撤出了朝鮮，即表明它們本身並沒有試圖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問題。那麼，朝鮮戰爭究竟是誰首先挑起的？

第三章　朝鮮戰爭究竟是誰首先挑起的？

——分析戰爭的準備和策劃過程

自從美國退出蘇美聯合委員會，蘇聯抵制聯合國臨時朝鮮委員會，特別是美蘇兩國佔領軍分別撤軍以後，美國和蘇聯便在朝鮮問題上脫離了直接接觸，從而避免了兩國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然而，朝鮮半島的局勢反而由此愈加緊張起來。爭端已經存在，既然外交手段不能解決問題，隨之而來的自然是求助於軍事手段。這是通過美蘇雙方各自支持的朝鮮南北雙方的擴軍備戰表現出來的。

一、南北雙方的戰爭準備

關於南韓和北朝鮮的備戰狀況，即在戰爭爆發前雙方在軍事力量和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比較情況，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當初，美國政府對朝鮮問題的決策基礎，很關鍵的一個方面就是對南北雙方軍事力量對比的分析。在判斷北朝鮮進攻的可能性、南韓的防禦能力等問題上，正是由於對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分析有不同理解，才造成了美國決策的左右搖擺。同時，我們

只有對南北朝鮮雙方的軍事準備情況有一個比較客觀和清楚的認識，才能進一步推斷哪一方發動戰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美國政府在戰前得到的很多報告宣稱，韓國的軍事力量足以與北朝鮮對抗。如美國駐漢城大使館武官詹姆斯·弗雷澤一九四九年宣稱，韓國軍隊在各個方面都可以與世界上的任何軍隊相比，並說這是大多數觀察家的一致看法。①一九四九年六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博爾特將軍在國會作證時說：「我們感到（韓國）部隊的裝備優於北朝鮮部隊。……建立南韓部隊和提供物質援助的目標已經達到……（美國的）部隊可以而且應該撤離了。」②但同時，也存在着結論完全相反的分析。據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的報告，駐朝鮮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威廉·羅伯茨准將估計，韓國軍隊在人數上超過北朝鮮，但在裝備上卻不如後者。③而軍事顧問團的約翰·貝爾德上校當時曾對穆喬大使說，韓國軍隊所用的武器裝備的型號和質量不足以保證邊界現狀。他報告說，人數處於劣勢的韓國軍隊在火力上也讓北朝鮮軍隊完全佔了上風。④李奇微

① 書目九八，第四一頁。
② 書目七三，第二七頁。
③ 書目七〇，第六二一頁。
④ 書目四五，第二五頁。

的結論很明確：「簡言之，我們處在準備不足的尷尬境地。」①那麼，實際情況到底如何呢？

到目前爲止披露的材料，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清楚的說明，我們先看北朝鮮的情況。

儘管金日成一再公開呼籲通過選擧來解決統一朝鮮的問題，蘇聯也在世界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和平運動，但是北朝鮮在蘇聯支持下的擴軍備戰工作卻從未放鬆。據戰爭爆發時西方新聞媒介的報道，北朝鮮方面可以立即調動的部隊有六七萬人，其中約有二萬人是武裝警察。美國國務院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七日的公報中聲稱，北朝鮮的兵力可能在九萬至十萬人之間，訓練有素，並裝備着蘇聯的精良武器，這些武器包括T三四型坦克，數量充足的大炮，以及大約一百至一百五十架蘇聯戰鬥機。②這些說法大體上都是戰時的估計，與之相比，後來研究著作中的說法更爲準確。大多數西方研究著作，包括李奇微的回憶錄基本上都認爲，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前北朝鮮能夠投入作戰的部隊共有十三萬五千人，編爲八個滿員師，二個半滿員師，一個摩托化偵察團，一個裝備T三四中型坦克的裝甲旅和五個由武裝警察組成的邊防旅。其裝備有大量的重炮、自行火炮、反坦克炮、榴彈炮，還有一百五十輛坦克和一百八十架飛機，其中一百

---

① 書目八二，第六〇頁。

② 書目七〇，第六二一頁。引文中還提到T七〇型坦克，恐怕有誤。據查蘇聯並無此一型號的坦克。

艦船共一百零四艘。①

應該指出，北朝鮮軍隊的裝備和訓練，得到了蘇聯的大力援助和支持。北朝鮮勞動黨前書記林隱（Im Un）回憶說，在談到蘇聯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問題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蘇聯對北朝鮮的武裝。林隱認爲，事實上蘇聯在這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包括蘇聯軍事顧問組對北朝鮮軍隊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以及用現代武器裝備整個朝鮮人民軍。②據美國陸軍情報部門報告，蘇聯撤軍後約有三千名蘇聯軍官作爲軍事顧問留在北朝鮮軍隊中，其中每個師配備蘇聯顧問達十五人之多。③這個材料爲許多研究著作引證，至今尚未見到有反駁意見。如果這種情況可以確定，那就是說在十三萬五千人的部隊中幾乎每四十五個北朝鮮官兵，就有一個蘇聯顧問對他們進行訓練和督導。

至於說到蘇聯爲北朝鮮提供的武器裝備，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一九四八年底蘇聯佔領軍全部撤出朝鮮半島時，不僅把繳獲的日本武器留給了新成立的朝鮮人民軍，而且向他們轉交了蘇聯第二十五集團軍足以裝備十二萬人的全部武

---

① 書目九七、第九一頁。

② 書目九七、第一三八頁。

③ 書目九七，第一〇三頁。也有報紙報道，蘇聯的軍事顧問團有三千五百人。見書目七〇，第六一六頁。

器。①對於蘇軍撤走時留下了武器這個問題，似乎不存在爭議。在第二階段，即一九四九年蘇聯是否向北朝鮮提供了新的武器裝備，過去蘇聯一直是否認的，但麥克阿瑟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公佈的給聯合國第五號報告中說，從北朝鮮人手中繳獲了大約有五十多種各種類型的蘇聯武器裝備，其中至少有十幾種標明爲一九四九年製造。②據南韓一九四九年四月向美國提出軍事要求時的報告說，蘇聯已經與北朝鮮達成協議，爲北朝鮮部隊裝備了六個步兵師和三個摩托化師，並提供了二十艘驅逐艦和二百二十架飛機。③李承晚爲達到其得到美援的目的，報告可能有所誇大。④到目前爲止，根據檔案和回憶錄中的披露，基本情況是，一九四八年底和一九四九年初，金日成兩次向蘇聯方面提出要求締結朝蘇友好條約，並要求蘇聯政府提供武器援助。斯大林擔心美國會藉此攻擊蘇聯有意永久分裂南北朝鮮，因此不同意締結條約，但根據什特科夫的報告，斯大林批准了由蘇聯遠東軍向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計劃。⑤據參加談判的蘇方

① 書目六五，第一三三頁。
② 書目七四，第九二—九三頁。
③ 書目七〇，第六〇七頁。
④ 有材料說，這個時期蘇聯提供的主要是輕武器。書目一二六，第八四頁。
⑤ 書目一二六，第八四頁。

譯員回憶，在金日成一九四九年三月訪蘇期間，斯大林也曾答應爲他提供武器。①沃爾科格諾夫經查閱檔案證明，在整個一九四九年間，蘇聯集中向北朝鮮提供了武器、彈藥和軍事技術，而且有關報告都是斯大林親自簽字同意的。②另據前蘇軍總參謀部文件透露，一九四九年蘇聯對北朝鮮的軍事援助將近二億五千萬盧布，其中近二億都是空軍裝備。③至於第三階段，即一九五〇年春天以後，由於我們在下面將要指出的原因，蘇聯突然開始更大規模地向北朝鮮提供軍事援助。一九五〇年二月斯大林與金日成商定，北朝鮮以九噸黃金、四十噸白銀和一萬五千噸其他礦石來支付價值一億三千八百萬盧布足夠裝備三個師的武器彈藥。蘇聯還同意北朝鮮可以提前使用原定一九五一年提供的七千萬盧布國家貸款來裝備自己的軍隊。④四月，蘇聯又答應再增加軍事援助。至五月二十九日，金日成向什特科夫通報，莫斯科四月會談時達成的武器與技術援助設備已陸續運抵北朝鮮，新的師團六月末可裝備完畢。⑤一九五〇年蘇聯對北朝鮮

① 書目六五，第一三五頁。
② 書目二一一，第二八頁。
③ 書目六五，第一四七頁。
④ 書目一二六，第八七頁。
⑤ 書目一二七，第六八頁。

軍事援助總計約八億七千萬盧布，①即使按戰爭爆發前半年計算，也遠遠高出一九四九年全年的援助總額。總而言之，北朝鮮軍隊的發展壯大，關鍵是依靠蘇聯的軍事援助，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

除了蘇聯的軍事援助外，北朝鮮軍事力量的強大，還得益於在南方活動的大量游擊隊。這些散佈於南方鄉鎮的游擊隊，不斷騷擾、破壞和襲擊南韓地方政權，的確是對北朝鮮軍隊的大力支持和有力配合。據說，一九四九年五月游擊隊出擊爲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人次，到十月就增加到八萬九千九百二十四人次。到一九四九年秋，游擊隊已發展到可以正面進攻大城市，並能與南韓軍隊師一級兵力作戰的規模。②這些游擊隊大多是北朝鮮控制或組織的。朴秉律（Pak Byongyul）曾經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期間，負責在江東政治學院培訓黨的幹部，並把他們派往南方去組織和指揮地下活動。據朴秉律回憶，這段時間，該學院共培訓了三千多人。③所以，大量游擊隊的存在和活動，也是估計北朝鮮軍事力量和作戰準備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我們再來看看韓國方面的兵力和裝備情況。相比之下，南韓的軍事力量顯得十分薄弱，而

① 書目六五，第一四七頁。
② 書目六三，第二六六—二六七頁。
③ 書目九七，第八一頁。

美國在戰前對南韓的軍事援助也是微不足道的。南韓最早的武裝力量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授權麥克阿瑟建立的警察部隊，包括二萬五千人的普通警察和二萬五千人的武裝警察，以及一支負責巡邏沿海的海岸警衛隊。據杜魯門回憶，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底美國佔領軍撤退時，南韓的軍隊只有六萬五千人，留在南韓的美國顧問團約五百人。①有的材料提到，這時南韓的部隊有十萬人，編成八個師。②但很多著作談到這一情況時都是說，韓國政府希望或需要建立一支十萬人的部隊，而不是說已經有了這樣一支部隊。③實際情況可能如施納貝爾所說：正規部隊六萬五千人，警察四萬五千人，海岸警衛隊四千人，總計十一萬四千人。正規部隊組成八個師。④總之，南韓部隊人數少於北朝鮮。

至於南韓的武器裝備則更無法與北朝鮮軍隊相比。據格登說，美軍撤離時，移交給南韓軍隊的裝備乍一看像一座頗具規模的武器庫：價值一億一千萬美元的一九四九年更新的武器，足夠裝備一支五萬人的地面部隊。其中有十萬條槍，五千萬發輕武器子彈，二千支火箭發射筒，四萬輛汽車，以及若干門輕型火炮和迫擊炮及七萬發炮彈。但是，美國人沒有留下坦克、飛機

① 書目四一，第三九〇頁。
② 書目七六，第三一九頁。
③ 書目三八，第四二三頁；書目七三，第二二二頁。
④ 書目七八，第三四頁。

三十架F—五一戰鬥機和十二架B—二五轟炸機，以及一支擁有二艘護航驅逐艦、二艘潛艇、五艘掃雷艦和若干艘支援艦隻的海軍部隊。他還希望建立一支全部配備現代化美國裝備的十萬人的陸軍部隊和五萬人的預備役部隊。但這些要求一概遭到美國拒絕。針對李承晚指責美國拋棄南韓的公開聲明，艾奇遜要穆喬警告李承晚，如此洩憤會危及美國未來的援助。艾奇遜在電報中說，李承晚「不要錯誤地認爲由於他的協作……我們會付出任何代價」。①

一九四九年七至八月，李承晚、蔣介石和菲律賓總統季里諾籌劃的召開亞洲反共聯盟會議並由美國給予援助的計劃，不僅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受到冷遇，在華盛頓也沒有得到官方的任何鼓勵。②甚至一貫支持李承晚的麥克阿瑟也反對在南韓建立空軍和海軍。麥克阿瑟認爲，南韓的軍隊應強大到足以維持國內安全，但不能更強大，而且其編制應能清楚地表明其和平目的，而不應爲對北朝鮮構成威脅的說法提供可能的根據。鑒於南韓的空軍和海軍所起的作用不是可以想像的保障內部安全，麥克阿瑟斷言兩者都不應建立。③

顯然，美國不願在遠東發生戰事，爲此，既要防止金日成的可能進攻，又要制止李承晚發

① 書目七三，第二二頁。

② 書目七〇，第四六—四七頁。

③ 書目七六，第三一九頁。甚至到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國軍事顧問團提出的送給南朝鮮軍隊一些防空武器以及F—五一戰鬥機的要求也未受到美國政府重視。見書目四五，第二五頁。

動戰爭。正是因爲如此，華盛頓雖與漢城簽訂了共同防衛和援助協定（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但對南韓提供的軍事援助卻十分有限。根據國會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通過的共同防衛援助法，授權總統可以動用二千七百六十四萬美元對波斯、朝鮮和菲律賓提供援助，其中南韓可以得到一千一百萬美元。這筆援助款項對於訓練和裝備一支十萬人的軍隊確是微乎其微的。對比一下與此同時美國撥給土耳其和希臘的三億美元援助，可以明顯地看出南韓在美國整個戰略部署中的地位。①

對南韓提供經濟援助的法案也受到來自美國國會的阻力。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杜魯門要求國會再撥一億五千萬美元爲南韓提供經濟援助。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二日參議院滿足了這一要求，通過了朝鮮援助法案。但是這一法案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以一票之差被衆議院否決。國務院不得不提出與反對派妥協，以將中國國民黨列入援助法案之內作爲代價，來換取對朝鮮的援助。結果，二月九日衆議院通過了一項新法案，即把國民黨包括進去的遠東經濟援助法案。在這項正式簽署的法案中，南韓只得到了六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②

經過上述材料的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從軍隊數量還是從武器裝備來說，北朝鮮都大大強於南韓，同時也說明蘇聯對北方的援助強於美國對南方的援助。據蘇聯外交部的檔

① 書目七〇，第六一〇頁；書目三八，第四二三頁。
② 書目七〇，第六〇八—六〇九頁。

案材料分析，到一九五〇年六月「攻擊開始的時候，北朝鮮的武裝力量已經大大超過了南朝鮮人。南北朝鮮軍事力量的對比如下：軍隊人數一：二，步槍一：二，機關槍一：七，衝鋒槍或輕機關槍一：一三，坦克一：六點五，飛機一：六」。①

北朝鮮的軍隊作戰能力較強，且具有進攻性，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如果僅以此爲根據，認定是北朝鮮首先發動了進攻，理由還是不夠充分的。對於我們要說明的問題，軍事力量的實際對比還只是一種可能性。從邏輯上講，南北雙方都做了軍事準備，便都有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實力較強的一方固然很可能進攻實力較弱的一方，但由於判斷偏差和情報有誤，實際力量較弱的一方也有可能首先進攻較強的一方。

實際情況是，從蘇聯和美國軍隊相繼撤出朝鮮半島到戰爭爆發前，南北雙方的軍事衝突一直沒有間斷。關於這一時期南北朝鮮之間的軍事衝突存在着兩種截然相反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南朝鮮向北朝鮮發動了二千次以上的攻擊。其中有的是火力偵察，有的是武裝挑釁，投入最多時的兵力達幾千人或幾個步兵營。②一九六七年平壤出版的《美國發動侵朝戰爭眞相》一書稱，「從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五〇年

① 書目二二，第四四二頁。這裏軍隊人數之比顯然只是就正規部隊而言的。但據施納貝爾提供的資料，南朝鮮正規部隊，從三月到六月又增加了三萬人，即有九萬五千人。書目七八，第四〇頁。

② 書目九八，第四一—四二頁。參見書目一一〇。

四月，南朝鮮對北朝鮮的侵犯，陸路一千二百七十四次，空中和海上一百三十三次」。①

另一種說法認爲，這些攻擊是北朝鮮發動的。如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報告說，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這段時間，它經常得到關於北方襲擊邊界的報告，而且據說這類襲擊越來越猛烈。還有材料說，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至十日僅一周之內，這種對南韓的邊界襲擊就達十八次之多。此外，還有共產黨游擊隊在南韓境內發動的二十九次攻擊。②

不僅如此，關於南北雙方互相指責對方將發動全面進攻的消息也紛紛傳出。有的研究著作透露，「從南朝鮮的逃兵、截獲的無線電報及偵察，得到了南朝鮮軍隊準備進攻的消息」。③而韓國國防部長申性模上校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聲稱：「北朝鮮軍隊在三八線附近集結，很可能在近期內發起攻擊。」④

對於上千次的軍事衝突，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搞淸楚究竟有哪些是北朝鮮發起的，又有哪些是南韓挑動的。這種情況本身就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雙方都作了戰爭準備，軍事衝突愈演愈烈，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了。頻繁的邊界衝突也恰恰說明，從戰術上講，誰打第一槍的問題已

① 轉引自書目八四，第三三三頁。
② 書目七〇，第六一二頁；書目八二，序言第六頁；書目四五，第二四頁。
③ 書目一一〇。
④ 書目七四，第七頁。中譯本將國防部長的姓名譯爲金成莫，現據一般通用的譯法改之。

還強烈要求奧利弗和他的朝鮮助手在美國尋求對他的進攻北朝鮮設想的支持。①一個月後，李承晚在美國聖福爾號巡洋艦上公開發表講話說：「要結束南北分裂，就必須用戰爭來解決。」「可以（通過）佔領北韓來實現統一。」十二月三十日，他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叫囂：「我們在新的一年中，將萬衆一心，恢復失地。……我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南北朝鮮重新統一起來。」②關於這一點，聯合國朝鮮委員也看得很清楚。該委員會在給聯合國第五屆大會的報告中說，南韓人中有一種幾乎是毫無例外的、熾熱的統一願望。南韓當局準備用武力將自己的權力擴大到全國去。③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李承晚在訪問麥克阿瑟返回朝鮮後宣告：統一的時刻已經臨近，南韓缺少盟友的時間不會太長了。④六月十九日，即戰爭爆發前六天，李承晚在韓國國民議會發表演說，還在叫嚷：「如果我們不能在冷戰中保衛民主，那麼我們就要在熱戰中贏得勝利。」⑤

李承晚如此不厭其煩地喧囂叫嚷要發動戰爭，到底說明了什麼呢？他是不是在向北朝鮮聲

① 書目九八，第三九頁；書目八四，第三三一頁。
② 書目五五，第五〇頁。
③ 書目七〇，第六一二頁；書目八四，第三三一頁。
④ 書目七〇，第六一二頁。
⑤ 書目五五，第五〇頁。

明：你要馬上做好準備，我就要實行進攻了！顯然不是這樣。從一般軍事常識來講，如果南韓的確已經籌劃並完成了進攻準備，李承晚絕不會如此公開喊叫。恰恰相反，這種戰爭叫囂實際上是一種心虛的表現，而且越是內部虛弱，越要外表逞強。上面的分析已經表明，南韓的軍事實力根本不具備發動進攻的條件。所以，李承晚的戰爭叫囂一方面是對北朝鮮進行恫嚇，以免在自己尚未準備就緒時，對方首先發起攻擊；一方面是通過戰爭鼓動引起美國軍界和國會的同情和支持，以爭取更多的軍事援助。李承晚的確非常想發動戰爭，但他的力量又的確十分虛弱，就是說南韓對於發動一場全面進攻而言，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李承晚不僅是軍事力量不足，在政治上也處於十分虛弱的地位。韓國政府成立以來的獨裁統治，引起了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輿論的強烈不滿。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的大選結果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儘管關於大選結果的具體票數有不同說法，但總的說來，李承晚的政黨在大選中遭到慘敗是事實：在二百一十個議會席位中，無黨派人士佔一百二十八（一說一百三十三）個席位，而李承晚的政黨只得到四十五（一說四十八）個席位。①這位總統不得已而拼湊了一屆聯合政府。

有一種觀點認為，正是李承晚在大選中的失敗，促使他孤注一擲，企圖依靠發動戰爭來擺

① 書目七四，第一八頁；書目七〇，第六一一頁；書目八七，第一〇二頁。

脫政治困境。①這種說法十分牽強。事實上，李承晚對於國民議會的選舉結果事先是心中有數的，否則他就不會藉口完成預算而拖延進行選舉。同時，李承晚如果要利用戰爭手段來擺脫政治危機，就不會接受美國的意見被迫如期進行選舉，因爲選舉的結果在他意料之中，那又何必等待政治失敗已經以選舉結果表現出來之後再去發動戰爭呢？況且，大選後雖然是各黨派聯合組成政府，但畢竟還是由李承晚做爲總統來組閣，就是說在政治上他並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此外，就大選前後李承晚在國會的政治力量比較而言，韓國政府要發動戰爭的舉措顯然在選舉前的國民議會中更容易得到通過。因此，我們認爲李承晚因政治失勢而發動戰爭的說法是缺乏根據的。相反，如果說北朝鮮企望李承晚在大選後下台，從而以政治手段統一朝鮮的目的未能達到，而轉向採取軍事手段推翻南韓政權，從邏輯上講，倒是可以理解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爲，正是因爲李承晚看到自己軍事和政治力量薄弱，所以才主動挑起軍事衝突，以迫使美國出兵干預。②從事態後來發展的結果看，這種說法似乎有些道理。但實際上這種觀點也不過是一種十分勉強的臆測。李承晚一直想爭取美國更多的軍事援助，擴軍備戰，甚至期望美國在未來的戰爭中出兵干預，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戰爭不是兒戲，說打就打，戰火一旦燃起，其結果也很難預測。李承晚有什麼把握可以確定一旦開戰就能誘使美國軍

① 見書目九八，第三七頁。
② 書目八四，第三三一頁。西方修正學派的觀點也是大體如此。

隊重返朝鮮半島呢？李承晚發動戰爭的起碼條件是南韓必須具有相當的軍事實力保證在戰爭的最初階段能把握戰局的進展，不然的話，發動進攻就很可能將是一場自取滅亡的遊戲。顯然，李承晚並不具備這樣的實力和信心，否則他就不會三番五次要求美國增加軍事援助了。

南韓欲發動戰爭，必須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和援助，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那麼，美國政府對此的態度如何呢？

李承晚政府不僅在國內不得人心，而且在美國也引起很多人的不滿。由於李承晚的極端右派立場與美國朝鮮政策的矛盾，李承晚上台執政伊始，便與美國佔領軍當局產生了尖銳矛盾。後來這種矛盾日益加深，除麥克阿瑟和少數共和黨分子外，李承晚在美國很少有堅定的支持者。

在美國提出從朝鮮撤退軍隊的主張之後，美國對南韓的不滿和擔心，主要是李承晚的戰爭叫囂。美國這時的基本政策是擺脫在遠東和朝鮮半島所受到的糾纏，在保證有效防禦的前提下，將有限的兵力和軍費開支集中於歐洲。而李承晚到處叫嚷使用武力，並千方百計要把美國拖入戰爭的泥淖。奧利弗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給李承晚的回信充分說明了美國政府的這種不滿和擔心。針對李承晚九月三十日要求美國官方支持其軍事行動的來信，奧利弗說：「關於進攻北方的問題，我可以看到其理由，我想我贊成這樣的意見：進攻是最好的，有時是唯一的防禦。但是這裏的情況十分清楚，現在的任何進攻，甚至談到進攻，都將失去美國官方和公衆的支持，並削弱我們在其他國家中的地位。……我敢肯定，如果現在向杜魯門或任何高級官員建

議發動一場越過三八線的進攻，那將是一場災難。」①這一情況說明，美國不會支持李承晚的軍事行動，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表明，在沒有取得美國認可的情況下，南韓難以獨自發動戰爭。

美國政府不願全力支持李承晚政府的另一個原因是不想陷入南韓的政治漩渦，特別是不滿意李承晚的極右翼獨裁統治。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說：「我之所以批准撤退軍隊的政策，理由之一——儘管只是一個次要的理由，是當時存在着一種危險，那就是我們可能會被捲入這個年輕國家的政治糾紛中而無以自拔。」②一九五〇年初，美國就曾公開抗議李承晚違反憲法原則、漠視國民憲法權利的獨裁行爲。李承晚預測到他在五月三十日法定的大選中會遭到失敗，於是在三月三十一日頒佈了一條法令，以未完成預算爲理由，將選舉推遲到十一月再舉行。美國國務院立即出面干涉，艾奇遜警告李承晚，如果選舉不在五月三十日如期舉行，如果通貨膨脹再得不到控制，美國將終止對南韓的援助。八天以後，李承晚無可奈何地取消了這項法令。③據當時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朝鮮委員會的報告員、後來任駐南韓「大使」的劉馭萬透露，李承晚在美國國務院的心目中是一位不受歡迎的人，正如蔣介石在國務院不得人心一樣。只是因爲李承晚已當選爲總統，而南朝鮮的另外兩個政治要人，金九已遭暗殺，金奎植已經失勢，眼下沒

① 書目九八，第三八頁。該書附錄刊載了奧利弗回信的全文影印件。
② 書目四一，第三九一頁。
③ 書目七四，第一八頁；書目八七，第一〇二頁。

有其他領袖人物，美國政府才不得不容忍李承晚。杜魯門後來也承認，美國「除了支持李承晚，再沒有選擇的餘地」。國民黨政權駐美國「大使」顧維鈞正是因此而判斷，「大概就由於這個原因，使得國務院對李的政府不給予足夠和及時的援助」。①

以上情況證明，李承晚的戰爭叫囂完全是其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種虛弱表現，而不是發動進攻的宣言。同時，李承晚的戰爭宣傳也在美國引起了不滿和擔心。反過來的證明也是一樣，沒有美國政府的支持和認可，李承晚根本沒有可能發動一場戰爭，因此他的戰爭叫囂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

那麼，杜勒斯到漢城和東京去幹什麼呢？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這位戰前美國沙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在一九四四年紐約州州長湯姆斯·杜威與羅斯福競選總統時，成爲共和黨外交政策的發言人，是一位強硬的反共活動家。一九四九年杜勒斯競選參議員失敗後，由於共和黨提出的外交方面推行兩黨合作制的壓力，於一九五〇年三月被杜魯門任命爲國務院顧問，主持制訂對日和約的工作。從此，這位美國對外政策的強硬派代表人物便對朝鮮問題有了發言權。

杜勒斯是李承晚請到漢城去的。爲了取得美國的軍事援助，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下把美國拖

① 書目三九，第三頁；書目四一，第三九一頁。

入未來的戰爭，李承晚曾一再宣傳和強調北朝鮮進攻的威脅。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在戰爭爆發後公佈的材料表明，韓國政府就北朝鮮將要發起進攻的問題同該委員會有過數次會晤。第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韓國的一名參謀長對委員會說，他相信北朝鮮當局的侵略計劃已經成熟，他還提供了詳細的情報和數據說明，北朝鮮軍隊採取行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第二次是在一個月之後，這位參謀長說北朝鮮軍隊比南韓軍隊擁有更多、更有威力的炮兵部隊。他還提供了北朝鮮坦克、裝甲車和飛機數量正在增加的情況。第三次則是在五月十二日，韓國國防部長申性模五月十日公開宣稱「北朝鮮軍隊在三八線附近集結，很可能不久將實行入侵」。朝鮮委員會十分關注此事，並要求與韓國國防部長會晤，請他提供有關情況。在這次秘密會談中，韓國的代理總參謀長和情報處長提供了「重要和詳細的情報」，這些情報表明北朝鮮的大部隊已經雲集於三八線北方一側。①

但與此同時，美國方面傳來的消息卻使李承晚感到震驚和沮喪。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東京的英文報紙《日本時報》用整個頭版刊登了美國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對《美國新聞》周報和《世界報道》的談話，標題是：「康納利預計紅色軍隊將迫使美國放棄南韓」。在談話中，有人問這位民主黨在國會的對外政策首席發言人，政府是否「嚴肅考慮過放棄南

① 書目七四，第七一八頁。

韓」的問題，康納利回答說，他擔心這種事遲早總要發生，「不論我們願意與否」。他還認爲，一旦時機成熟，共產黨人將横掃南韓，正如他們「有可能横掃台灣」一樣。當有人問道：「難道南韓不是防禦戰略中一個基本區域嗎？」康納利回答：「不。儘管像南韓這樣的地區很自然地有其戰略上的重要性，但我認爲它並非極爲重要。經驗證明，日本、沖繩島和菲律賓羣島完全可以組成我們絕對必需的防禦戰線。」①

康納利的講話不過是再次重複了年初由總統和國務卿公佈的環形防禦線的論點。但是，眼下，即關於北朝鮮進攻在即的消息不斷傳開時講這番話，是頗爲引人注目的。第二天，國務卿艾奇遜被要求對此作出解釋時，他採取的態度更加引起南朝鮮的疑慮：艾奇遜「拒絶回答美國是否會把南韓讓給蘇俄」這樣一個問題。李承晚對此驚恐萬狀，他在漢城疾呼，要求美國予以保護。李承晚還專門召集了在那裏的美聯社記者，向他們說：「康納利參議員肯定忘記了美國已經介入，它已不能體面地對朝鮮的局勢撒手不管了。」②

做爲國務卿，艾奇遜對棘手的問題報以無可奉告的態度是很正常的。不過，以後披露的材料說明，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將像拋棄蔣介石一樣放棄對李承晚的支持而退守日本，的確是當時國務院和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正因爲如此，當穆喬大使在李承晚的請求下回到華盛頓，強

① 書目七四，第一一一—一一二頁。
② 書目七四，第一一二頁。

烈要求給南韓增加軍事援助時，五角大樓負責軍援的萊姆尼策將軍和其他官員都表現出驚人的冷漠。萊姆尼策說：「目前對韓國的軍援問題，實質上是個政治問題。美國沒有把南韓放在遠東有特殊價值的戰略重點地位上。」①

在這種情況下，李承晚只得求助於調任國務院不久且傾向支持韓國政府的杜勒斯。杜勒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發表的講話中說：「如果把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一時還無法達到的目標全部放棄，那就等於把（遠東）十八億人民統統拋掉，等於請人家來包圍我們，而這恰恰是蘇聯共產主義爲反對我們而長期公開策劃的事情。」②杜勒斯的這段講話，正中急於尋求美援的李承晚的下懷。李承晚向韓國駐美國大使張勉發出緊急指示，要他向「國務院的顯要人物」轉達一個信息，其要點是大韓民國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之中，它極度渴望地需要美國提供保護的官方保證。③這是導致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杜勒斯突然訪問漢城的直接原因。

杜勒斯到南韓後便視察了三八線南韓一方的防禦陣地，並於六月十九日在國民議會上發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說。杜勒斯在講話中稱南韓正處於自由世界的最前線，形勢既充滿危險又

---

① 書目一九，第七九頁。

② 書目九〇，第八五頁。

③ 書目九八，第四二頁。作者說，一九六〇年張勉告訴他，「國務院的顯要人物」就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激動人心。這種危險來自正在用「恐怖主義、欺騙性宣傳、滲透和顚覆性煽動來削弱和詆毁」大韓民國的蘇維埃俄國。杜勒斯向議員們說：

美國人民歡迎你們，把你們當作組成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這個世界擁有強大的精神和物質力量，還有堅定不移的決心。這些條件保證：任何專制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注定要徹底失敗的。

……你們不是孤立的。只要你們繼續擔負起自己爲實現人類自由而應負的責任，你們將永遠不會孤立。①

很多研究著作就是把杜勒斯這篇演說做爲美國鼓動南韓發動進攻，並保證給以支持和援助的證據。聽起來順理成章，其實似是而非。這種推理方法的錯誤在於對美國國情缺乏了解。在美國，任何人都可發表個人觀點，但其個人觀點不能被視作國家政策，更不用說隨意改變既定的國策。換句話說，如果美國這時已經改變了對朝政策方針，即從放棄南韓的方針改變爲支持南韓發動進攻的方針，那麼在杜勒斯漢城之行以前，美國政府有關部門必定會有所行動。但在迄今爲止公佈的所有檔案中，都未發現國務院、國防部或國家安全委員會有過任何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或決議。再者，即使美國眞的有心這樣做，它可以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將這一決定通知

① 書目九一，第一六二頁。

杜勒斯離開南韓後，到東京會晤麥克阿瑟一事也曾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懷疑。因爲在此之前，美國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布雷德利已經在東京與麥克阿瑟進行會談。這不難引起世人的猜測：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幾天，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的重要官員聚集在麥克阿瑟的遠東司令部商談什麼？爲什麼他們的東京之行恰恰發生在有情報表明朝鮮可能不久就爆發戰爭的時候呢？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和麥克阿瑟的聲明說，約翰遜和布雷德利訪問東京的目的是視察遠東地區的軍事部署、行動和組織情況。而杜勒斯去東京一方面與他在國務院主持的對日和約工作有關，一方面也必然會涉及到遠東局勢。杜勒斯在與麥克阿瑟會晤後，向記者聲稱：「預計美國方面會在遠東採取積極的行動以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斯通在他的著作中對此作了大量的分析和推測，在他看來，「政府首腦人物」在東京的「四重奏」，肯定與朝鮮戰爭有關。因爲這時關於北朝鮮將要發動進攻的消息和情報不脛而走，沸沸揚揚，所以，杜勒斯所謂的「積極行動」就是指美國政府在戰爭爆發後採取的一系列大規模軍事干涉行動，而這些計劃正是「四重奏」的內容。①

斯通大概忽略了一個問題，即當時困擾美國遠東政策的台灣問題。後面我們將專門論述這一問題的由來，這裏只需指出，在東京會談時所說的「維護遠東地區和平的積極行動」，更大

① 參見書目七四，第二六—二八頁，第三八—四一頁。

的可能是指美國將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新政策。因爲正是在這個時候，麥克阿瑟、杜勒斯、約翰遜和布雷德利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保護台灣」的主張，而且這一主張在朝鮮戰爭爆發時立即提交美國政府討論，並且得到了認可。美國遠東部隊的狀況也說明它根本不能立即投入戰鬥。一九五〇年五月送到陸軍部的報告估計，在日本的四個美軍師的戰鬥力僅在百分之八十四到百分之六十五之間。直到五月十五日，第八集團軍所屬部隊才完成營一級訓練，計劃中的兩棲作戰訓練預定在八月份。施納貝爾還描述了美國遠東部隊紀律渙散，訓練不足，物資缺乏以及武器待換等情況。①那麼，關於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傳聞難道就不是東京會談的一個主題嗎？問題在於戰爭爆發前美國的情報機構究竟提供了怎樣的情報，而美國政府和軍方又是如何處理這些情報的。這在當時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總的說來，美國情報部門向國防部和政府提供的關於朝鮮半島軍事局勢的情報和消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至由於相互矛盾或過於零碎或老生常談，使當局無從做出準確的判斷。杜魯門就因此而抱怨說：「在整個春季期間，中央情報局不斷報告說，北朝鮮隨時都可能把零零星星的襲擊變爲全面的進攻。根據中央情報局的報告，北朝鮮在任何時候都有發動這種全面進攻的能力，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定會發動這種進攻，大致會在什麼時候開始進攻，卻沒有可資

① 書目七八，第五〇—五八頁。

推斷的情報。但這也不僅在朝鮮是這樣。就是這些報告還一再地告訴我，在全世界其他許許多多的地區，俄國人都『具有』進攻的『能力』。」①

儘管關於北朝鮮軍事動態的具體情報源源不斷，但中央情報局的綜合報告卻顯得十分平淡。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至六月二十五日，中央情報局的每周情況綜述中有六次提到朝鮮，其中三份報告談及了五月份的國民議會選舉。三月三十一日的一份報告是關於動盪不定的政治和經濟形勢，指責李承晚一意孤行，堅持擴軍。六月十六日的報告有一小段文字提到北朝鮮正在掀起一場「和平」統一運動。六月二十日，中央情報局就蔣介石如被迫離開台灣將流亡南韓的種種流言蜚語進行了一番評論。中央情報局六月份的「世界形勢評論」甚至沒有提到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央情報局在一份題爲「當前北朝鮮政權實力」的地區性情報報告中最後一次談及南韓問題。報告注明日期是六月十九日，使用的素材卻是截止至五月十五日的。報告指出，北朝鮮「有能力以短期的軍事行動實現針對南韓的包括奪取漢城在內的有限的目標」。報告提及了分界線附近的北朝鮮坦克，但卻隻字未提撤退沿線村民一事。②當時中央情報局成立不到三年，經費和人員都十分欠缺，且受到軍事情報部門的歧視和排擠。負責亞洲地區的東京站總共只有三個人，租用了一家旅館的客房辦公。因此，中央情報局對遠東地區的情報分析平淡無奇

---

① 書目四一，第三九三頁。
② 書目七三，第三一一頁。

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說中央情報局因缺乏收集情報的能力而對朝鮮局勢無法作出估計，那麼遠東司令部軍事情報處的工作又失之於情報過於龐雜。如同格登所描述的，「它活像一台包囊一切的龐大吸塵器，把如此浩繁的細節，未知可否的報告以及漫無邊際的猜測統統收羅起來，以致軍官們很少有時間去進行冷靜的分析，從而理出有價值的情報來。」①例如，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遠東司令部發出的每周一次的綜合電報說：「人民軍準備在秋季入侵南韓。根據目前情況它可能於今年春季向三八線的一些關鍵地區擴展運動。」但電文又說：「即使以後的情報仍會報道類似的情況，我們仍可確信內戰不會提前。共產黨在朝鮮的意圖同它在東南亞的進程有密切聯繫。情況似乎表明共產黨在朝鮮公開的軍事活動要被推遲，至少要等到蘇聯對他們在印度支那、緬甸和泰國等地的進展有進一步的結論之後。」三月二十五日遠東司令部軍事情報處發出的電報又明確指出：「人們確信今年春季和秋季朝鮮不會爆發內戰。」②

甚至來自南韓當地的直接報告也難以讓人做出準確的判斷。六月二十二日，即戰爭爆發前三天，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得到了來自甕津地區的報告，說「入侵已迫在眉睫」。但朝鮮委員會

① 書目七三，第三二頁。
② 書目七四，第五八—五九頁。

認爲，這個報告的寫法似乎是說：「沒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它。」①

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以顯然帶有推卸責任的口吻抱怨說，他的遠東情報處早就把北朝鮮即將侵犯的危機情況不斷向華盛頓做了報告，但一直未受到重視。麥克阿瑟還舉遠東司令部三月十日的電報爲例說，甚至已經預測到「人民軍將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侵略南韓」。②遠東司令部軍事情報處負責人查理斯·威洛比將軍在戰爭爆發後也在《世界主義者》雜誌上撰文說，早在戰前三個月，遠東司令部派往南韓的秘密情報組就準確掌握了北朝鮮的軍事部署情況。③然而，艾奇遜後來證明說，麥克阿瑟本人對於每次遞送的關於入侵在即的情報都持懷疑態度。如三月十日麥克阿瑟曾提到，蘇聯人「可能願意再等待一個時期，讓南韓將來自行垮台」。麥克阿瑟還在三月二十五日關於北朝鮮可能在春季或夏季進攻的報告上批注：「北朝鮮在今年春夏季節最可能採取的行動，是通過游擊活動和心理戰在大韓民國製造混亂的局勢，試圖推翻南韓政府。」國防部長約翰遜也支持艾奇遜的證詞。他說，情報中「虛發的警報實在太多，我們很難知道該相信什麼。結果朝鮮即將發生什麼事情，我們無從得到警告」。④

① 書目九七，第一四一頁。
② 書目四三，第三〇七頁。
③ 書目七四，第五七頁。
④ 書目九五，第二二頁。

李奇微在回憶錄中也專門談到戰前美國的情報和情報處理問題。李奇微承認，在戰爭爆發的前六天，美國戰地情報機構曾報告，發現三八線以北「敵部隊在廣泛調動」，同時還報告說：「三八線北側的全體居民移至距該線兩公里以外的地區；元山至鐵原的鐵路民運業務已經停止，該線成爲僅用於軍用物品的運輸專線；武裝部隊正向邊界地區運動；大批軍械和彈藥正運往邊界地區。」但是，這份足以證明進攻在即的情報爲什麼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呢？李奇微認爲是麥克阿瑟在東京的情報部門沒有從這份情報中得出任何結論，而是在沒有標明「急件」的情況下，按例行方式轉給華盛頓的。李奇微說，麥克阿瑟的確向華盛頓「轉呈過全部事實材料」，但是這並不能開脫他們的如下錯誤做法，即戰爭爆發前六天，遠東司令部向華盛頓送過一份解釋性報告。報告指出：「顯然，蘇聯顧問們認爲，現在利用政治手段制服南韓政府比較適宜，特別是鑒於北朝鮮在南韓進行游擊戰遇到了嚴重的挫折。」李奇微還進一步總結說：「問題很明顯，（東京）總部像我們在國內的許多美國人一樣受到一種信念的影響，即認爲所有這些動向——零星入侵事件，只不過是對方向我們展開心理上的冷戰時所採取的一種很正常的做法。這種冷戰不僅在朝鮮，而且在我們認爲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區也在進行着。除此之外，東京還有一種不信任亞洲諜報人員的傾向，認爲南韓人有一種特別的毛病，還未看到狼就驚呼狼來了！還有一個實際情況，即北朝鮮軍隊的這種調動一九四七年也曾發現過。當時，三

的話深信不疑，對我們沒有必要爲朝鮮擔憂而感到如釋重負。」①甚至杜勒斯在視察了三八線的南韓軍隊後也發表了非常樂觀的講話：看起來南韓已經做好了準備，萬一受到北方的進攻也不必擔憂。②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無論是杜勒斯訪問漢城，還是他和軍界首腦人物在東京的會晤，都不能說明是美國在嗾使南韓政府策劃發動戰爭。從後來美國公佈的檔案看，直到戰爭爆發之時，美國也的確沒有任何在朝鮮半島進行戰爭的準備，更沒有主動發起進攻的計劃。

根據杜魯門和艾奇遜宣佈的美國在遠東的環形防禦線，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全體成員在東京商議了有關遠東的軍事戰略問題。據布雷德利回憶，在會議制定的「非橄欖球」作戰計劃中，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同意：「如果俄國人發動全球戰爭，我們將在歐、亞大陸實施戰略進攻，而在遠東實施戰略防禦。在這一點上，我們這一計劃的重點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全球戰略計劃：重點放在歐洲。在遠東，我們的非橄欖球作戰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竭盡全力保衛日本和沖繩。把其作爲發動戰略空襲的跳板，並作爲海軍基地，支援海軍確保制海權的總任務。……在優先保衛日本和沖繩的情況下，將最大限度地保衛菲律賓羣島。爲保證沖繩戰略空軍基地的完整，我們將全力抵禦敵人對沖繩周圍的琉球等島嶼的進

① 書目四四，第六八七頁。
② 書目八六，第五九五頁。

攻。」①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遠東戰略計劃中，根本沒有提到朝鮮和台灣這兩個後來眞正使美國在遠東採取軍事行動的地方。甚至在戰爭爆發的前兩天，美國駐漢城大使館與國務院之間的往來電報中，還在討論將於一九五一年一月把美國在朝鮮的軍事顧問從四百七十二人減少到二百四十二人的計劃。②

以上的分析說明，儘管李承晚政權確有通過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願望，甚至對此充滿激情，也可能還制定過這方面的軍事計劃，但是，南韓一直沒有能力和條件實現這種願望和計劃。這裏關鍵的原因在於美國沒有給予應有的支持和援助，而當時美國在遠東的戰略計劃是採取守勢。同時，在美國的軍事計劃中，根本沒有把南韓納入一旦爆發戰爭時的必要防禦線之內。

如果說美國對南朝鮮的援助側重於防禦，那麼蘇聯幫助北朝鮮制定的計劃則完全是進攻型

---

① 書目四四，第六七九頁。布雷德利還回憶說，麥克阿瑟對這一應急計劃的重點未持異議，但他內心肯定不同意。對麥克阿瑟來說，亞洲無疑是進行反共戰爭的關鍵戰場。而這種看法對於美國後來介入朝鮮戰爭的決策不是沒有影響的。另有研究著作說到這一作戰計劃時還特別指出，「該計劃在亞洲部分不提倡向中國或蘇聯西部發動進攻」。書目七三，第九九頁。

② 書目一九，第一二一—一二二頁。

以「賣國賊」爲由，將李承晚等右翼人士排除在統一朝鮮的民主選舉程序之外，這明顯地表示了北朝鮮已經放棄了通過政治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希望。李承晚在大選後繼續執政，儘管由於國會議員的構成將會使李承晚面臨十分困難的局面，但畢竟使北朝鮮期望的通過南韓內部政治動盪而導致李承晚政府下台的政治目標落空了。在這種情況下，難於設想北朝鮮還指望他們的新建議會被南韓接受，因爲十分明顯的結果是，沒有做爲南韓總統的李承晚的同意，南韓各政黨和組織的代表根本無法接受邀請到北朝鮮去，北朝鮮的代表也不可能到南韓來召開大會，南北雙方立法機構實現合併更是無從談起。所以說，在戰爭爆發前三個星期之內北朝鮮接連提出的這兩項政治建議，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爭取輿論的宣傳手段，甚至是一種掩蓋其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政治烟幕。事實證明，北朝鮮此時此刻正在部署和實施一項早已擬定的全面進攻計劃。

前面已經分析了南北朝鮮軍事力量的對比狀況，說明北朝鮮是具有發動進攻的軍事能力的。現在，當北朝鮮認爲通過選舉程序等政治手段迫使李承晚下台而實現南北統一計劃遭到拒絕後，就自然要通過採取軍事進攻的手段實現這一目的。就是說，除了具有實力之外，北朝鮮也具有使用軍事手段統一朝鮮的動機。

蘇聯外交部「關於朝鮮戰爭背景的報告」證實了這一點的。這份專爲蘇聯最高領導人提供參考的絕密材料承認：「自一九四八年南北朝鮮分別進行選舉，南方成立李承晚傀儡政府、北方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來，南北方之間的關係即急劇惡化。」雙方「都宣稱對整個

朝鮮享有主權」。在蘇聯和美國先後從朝鮮半島撤軍以後，「三八線地區的形勢甚至更加緊張起來」。「在這一期間，金日成和其他朝鮮領導人下決心要通過軍事手段統一國家，而未對當時存在着的和平統一的可能性——通過南朝鮮正在廣泛發展的民主運動來達到統一的目的——給予必要的注意和考慮。」①

然而，當時蘇聯的絕對不希望在朝鮮燃起戰火。從上面分析的斯大林對遠東局勢的戰略考慮來看，蘇聯顯然不願意在朝鮮半島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這同蘇聯竭力避免參與中國內戰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金日成的要求和斯大林的反應在一九四九年春朝蘇領導人的會晤中表露得十分明確。

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日至四月七日，金日成率政府代表團公開訪問莫斯科，《眞理報》進行了廣泛報道。這次訪問簽訂了一系列經濟、文化合作協定，但金日成與斯大林關於朝鮮半島局勢以及如何實現朝鮮統一的秘密會談，卻一直鮮爲人知。最近一個時期發表的回憶錄和檔案材料披露了這一內幕，儘管說法各有不同，但都表明了同一結論：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以武力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建議。

《朝鮮與世界事務》雜誌一九九〇年夏季號以「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的朝鮮戰爭：對老

① 書目二二，第四四〇—四四一頁。

問題的新看法」爲題，發表了前蘇聯的朝鮮問題專家申成吉（Shin Songkil）和申三順（Shin Samsoon）的文章。文章透露，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金日成對蘇聯的正式訪問中，除了簽訂經濟、文化合作協定之外，雙方還就朝鮮半島的形勢交換了意見，特別就蘇聯軍隊從北朝鮮撤離的問題，闡明了各自的立場。蘇聯方面表示，計劃從北朝鮮撤軍的目的，是要促使美軍也從南朝鮮撤軍，這樣就便於朝鮮人自己解決統一問題。北朝鮮方面則解釋了他們以前之所以希望蘇軍到一九四八年底再撤離，是爲了有足夠的時間來加強自己的地位。①這個情況一方面說明，蘇聯撤軍是有意擺脫朝鮮問題的困擾而讓金日成去自行解決統一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蘇聯撤軍的日期是應北朝鮮的請求確定的，目的是加強北朝鮮實現統一朝鮮的地位。換句話說，當蘇聯軍隊撤走之時，北朝鮮應該感到自己已經具備了實現朝鮮半島統一的能力——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

台灣學者青石根據蘇聯檔案材料發表的文章說：一九四九年二月，金日成提議率朝鮮黨政代表團對蘇聯進行訪問，以討論蘇聯進一步援助北朝鮮的問題。斯大林同意了這一提議，於是，三月間雙方在莫斯科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討論。在討論中，金日成明確提出以武力統一南北朝鮮的設想，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對此，斯大林的態度很明確：北朝鮮的人民軍不

① 書目九七，第一〇五頁。

僅對南朝鮮軍沒有絕對優勢，甚至數量上還不如南朝鮮，況且，美國軍隊仍然駐紮在南朝鮮，蘇美之間也有以三八線爲界的協定。因此，除非出現大規模軍事進攻和受到來自南朝鮮的突然襲擊，可以實行反攻，否則「你們不應當進攻南部」。①

岡察洛夫等人所進行的廣泛採訪也證實了這一點。據參加會談的斯大林譯員安德烈·庫利科夫回憶，金日成告訴斯大林：「南方人不斷的製造麻煩，他們侵犯邊界，不斷出現小規模的衝突。」斯大林有些憂鬱，表示願意提供武器以使北朝鮮可以「迎擊南方人」，但沒有談到實行全面進攻。一位前蘇聯駐朝軍事顧問也說，斯大林不同意對南方發動全面進攻。前朝鮮人民軍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長兪成哲中將回憶說，會談開始談經濟、文化協作問題，最後金日成談到戰爭的可能性，但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的意見。②

斯大林在這一時期爲金日成提供軍事援助，主要目的在於保持美蘇在朝鮮半島的均勢，而並不是支持金日成發動一場全面進攻。同時，對於金日成任何企圖使用武力解決朝鮮統一的舉動都十分敏感。據青石引用的材料，金日成離開莫斯科回國不久使向蘇聯報告說，美軍已決定五月份全部撤出南朝鮮，而南朝鮮則秘密向三八線一帶集結兵力，計劃於六月對北朝鮮發動突然襲擊，八月結束戰鬥。金日成爲此再次向斯大林求援。後來證明這一情報並不可靠。因此，

① 書目一二六，第八四頁。
② 書目六五，第一三五、三二八頁。

斯大林越來越不相信金日成所說的關於南朝鮮準備向北朝鮮發動進攻的情報了。即使金日成此後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提出只佔領三八線附近的局部地區（即甕津半島一帶），以加強北朝鮮防禦地位的局部作戰方案，蘇聯方面也不予以考慮。九月份之後，蘇聯多次告誡北朝鮮領導人，現在不宜對南朝鮮發動攻擊。①

對此，斯大林是十分認眞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葛羅米柯致電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轉達了蘇共中央的命令：

絕對禁止你在未得到中央允許的情況下，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展開積極的軍事行動，並指示你，及時地將沿三八線發生的戰事和正在計劃中的軍事行動報告給中央，是完全必要的。

目前你沒有做到這一點。

你沒有將由三個警察旅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準備情況，以及事實上我們的軍事顧問也參與了一事報告給中央。

你也未將十月十四日發生的戰鬥報告給中央，我們在四天之後才從其他情報來源知道此事。……

① 書目一二二六，第八四—八五頁。

我們必須向你指出，你的行爲是錯誤的，你沒有按中央的指示辦事，我們責成你作出解釋，並要求你準確無誤地執行給你的指示。①

蘇共中央對什特科夫如此嚴厲的指責，充分表明斯大林密切關注着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特別是如果這種行爲未經蘇聯同意而擅自發生，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顯然，金日成的舉動違背了斯大林當時在遠東採取守勢的基本戰略方針。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遭到斯大林拒絕之後，金日成曾一度寄希望於得到中國的支持。同年四月下旬，他秘密訪問了已經成爲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平，向毛澤東解釋他的關於南北朝鮮不能並存的觀點，強調以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的迫切性。毛澤東同意金日成關於南北衝突在所難免的看法，也相信即使美國不干涉，也會唆使日本參加對北朝鮮的作戰。毛澤東勸告金日成不必擔心，因爲蘇聯和中國都站在北朝鮮一邊，一旦情況需要，中國會派兵援助北朝鮮。但是，毛澤東也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實行武力統一朝鮮的計劃。他告訴金日成：在最近的將來進攻南朝鮮是不現實的，因爲第一，總的局勢不利；第二，中共還在與蔣介石作戰，還不能很有效地和大規模地支援北朝鮮。毛澤東勸告金日成等一等，等到國民黨被徹底打敗，中共完全統一中國之

① 書目二二，第四四六—四四七頁。

後。①

然而，在金日成看來，北朝鮮已經具備了實現統一的一切條件，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無疑進一步激勵了他完成其宏圖大業的信心和決心。於是，金日成決定再次轉向斯大林提出他的計劃。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金日成向什特科夫談了他的要求。次日拂曉，什特科夫給斯大林發出一封特急電報：

……在中國大使館爲送行舉辦的招待會上，金日成與我談話時講了以下的內容：目前，中國的解放事業已經完成，下一個便是解放朝鮮的問題。游擊隊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夜不能寐，思考着祖國統一的問題。毛說不應該向南方發起進攻。但是，假如李承晚要發動進攻，到那時應當進行反擊。不過，李承晚並沒有發動進攻。……他（金日成）需要面見斯大林，請他允許爲解放南朝鮮而發起進攻。毛答應給予幫助，他（金日成）將同毛見面。金日成堅決要求把他本人的報告交給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允許北方向南方發動進攻。

① 書目一二六，第八五頁。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派兵援朝有兩個條件，一是北朝鮮受到攻擊而不是主動出擊，二是中國完成統一大業之後。

間是一九五〇年三月末。①至於會談的內容，大體上是一致的，即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計劃，不過在會談的細節方面又有不同說法。對這個問題研究所依據的材料，在七八十年代，基本上是根據赫魯曉夫回憶錄的說法，到九十年代初，蘇聯檔案的披露和各方面當事人回憶錄的發表，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了。

一九七〇年底和一九七一年初，美國時代出版公司和英國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別出版了內容相同的題爲《赫魯曉夫回憶錄》一書。該書首次披露了一九五〇年春金日成訪問莫斯科的情況。關於這部回憶錄的眞實性，當時蘇聯官方曾予以否定，並以赫魯曉夫本人的名義發表聲明說：「這一切純屬虛構」，「我從來沒有把任何回憶錄或回憶錄性質的材料交給過任何人」。這個問題存疑達二十年之久。一九九〇年以來，蘇聯報紙和雜誌上開始連載赫魯曉夫回憶錄。蘇聯研究者一再指出，被帶往美國的《赫魯曉夫回憶錄》的磁帶是副本，而原本還在莫斯科。蘇聯發表的《赫魯曉夫回憶錄》，就是依據這些原本錄音磁帶。美國版的回憶錄雖經過編輯加工，但內容與原本磁帶完全相同。而且，蘇聯人都不知道赫魯曉夫關於聲明否認回憶錄這回事。②此外，一九九〇年赫魯曉夫之子謝爾蓋·赫魯曉夫在美國出版了他的一部回憶赫魯曉夫下台及晚年生活內幕的書（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俄文本），其中第四章詳細描述了赫魯曉

① 書目六五，第一三七頁。
② 書目九七，第十頁。

夫撰寫回憶錄以及爲保留和出版回憶錄所做的種種考慮和努力。從這個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決定並開始口述他的回憶錄。當一九六八年春撰寫回憶錄工作受到蘇聯當局阻撓和沒收的威脅以後，赫魯曉夫決心冒險把錄音磁帶送到國外出版。一九六九年這部回憶錄的錄音磁帶幾經周折送到了國外。一九七〇年七月，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收走了保留在謝爾蓋·赫魯曉夫手上的二十八盒錄音磁帶及總計二千八百一十頁的十六卷宗打印材料。①看來赫魯曉夫回憶錄的眞實性是不容懷疑的。

關於金日成第二次訪問蘇聯的情況，英文版《赫魯曉夫回憶錄》是這樣說的：

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底我從烏克蘭調到莫斯科的時候，金日成率領代表團前來與斯大林會談。北朝鮮人要用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金日成說第一仗就會觸發南朝鮮的內部爆炸，人民的力量必勝——即統治着北朝鮮的那種力量必勝。斯大林當然不會反對這種意見。作爲一個共產黨人，這更投合他的心意，因爲這場鬥爭將是一個內政問題，朝鮮人自己可以解決的。北朝鮮人要給正在遭受李承晚蹂躪的同胞以幫助。斯大林勸金日成好好考慮一下，作一些估計，然後帶着具體的打算再來。金日成回去了，當他把一切詳細擬訂好之後，又回到了莫斯科。他對斯大林說他一定會勝利的。我記

① 參見書目六一，第四章。

憶中斯大林是有懷疑的。他擔心美國將會捲進來。但我們傾向於認爲，如果戰爭打得很快——金日成確信這場戰爭很快會取勝——那末就可避免美國的介入。

我記得在斯大林別墅裏舉行了一次興致極好的宴會。金日成向我們介紹了朝鮮的生活情況，……我們祝金日成勝利，並爲北朝鮮全體領導人乾杯，預祝他們鬥爭勝利。①

蘇聯《遠東問題》雜誌一九九〇年第六期將《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有關朝鮮戰爭一節專門刊登出來了。我們將該文與英文版中譯本逐句對照發現，除中譯本刪節了兩段有關中國參與朝鮮問題的情節外，其餘文字絲毫不差。這就是說，《赫魯曉夫回憶錄》的眞假問題已不復存在。現在的問題在於，赫魯曉夫的回憶是否眞實和準確。因爲正如赫魯曉夫之子所說，赫魯曉夫的口述完全是憑記憶進行的，沒有（或許也不可能）借用任何文獻資料，而赫魯曉夫本人在回憶時也常常唉嘆：「人老了，記憶力不行了。」②因此，赫魯曉夫回憶錄很可能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例如，赫曉夫說金日成是一九四九年底率代表團訪蘇的，這個具體時間在記憶上恐怕有誤。根據前面提到的電報看，說金日成在此之前便已經訪蘇並提出他的進攻計劃，完全是不可能的。不過，赫魯曉夫的回憶在大體情節上與後來披露的檔案材料相吻合，即一九四九年春以

① 書目四八，第五三二—五三三頁。
② 參見書目六一，第四章。

後金日成有兩次訪蘇，第一次提出了進攻的要求和計劃，而第二次則帶來了詳細的安排，並且得到斯大林的同意。自從赫魯曉夫的回憶錄發表以來，關於蘇聯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問題，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有了重大突破和發展。

根據現在披露的材料，金日成與斯大林的第二次會晤當在一九五〇年二月。

爲了解開斯大林與金日成會談之謎，小林慶二在八十年代末採訪了前蘇聯國防部軍事歷史研究所所長、《勝利與悲劇》一書作者沃爾科格諾夫，並作了十四頁的採訪筆記。據沃爾科格諾夫說，他查閱了斯大林會見金日成的大部分記錄，的確有一份關於一九五〇年二月斯大林與金日成進行的長達二小時三十分鐘的談話記錄。但是從他查閱的記錄上看，討論的內容只是有關兩國關係的問題，而沒有關於軍事問題的記錄。在第二次採訪中，沃爾科格諾夫又談到：「斯大林到了晚年，甚至對他親密的同事也不信任了，他幾乎不保留任何有關重要事件的記錄。我曾問過外交部，但他們沒有任何關於這次會談內容的文件。」沃爾科格諾夫及其助手還肯定地說：會談是在二月份舉行的，參加人有斯大林、金日成、莫洛托夫和一名譯員，共四人。①沃爾科格諾夫及其助手的談話證明，金日成的確在一九五〇年二月與斯大林有過會晤，但會談是否涉及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的問題，沒有記錄。

① 書目九七，第三頁、第八頁。

沃爾科格諾夫在他的文章中引證了斯大林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給什特科夫的覆電：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的報告收到。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有所準備。這件事必須辦得沒有大的風險。同意會見。①

這封電報一方面證明了這次會晤的時間，另一方面說明會談的內容的確是關於發動一場對南方的進攻問題。

關於這次會談的內容，儘管蘇聯檔案沒有記載，但戰爭時期朝鮮人民軍副總參謀長、板門店談判時的北朝鮮代表團負責人李相朝卻有一段雖然簡單但十分有價值的回憶。李相朝在回答《莫斯科新聞》編輯部的提問時說，儘管與斯大林曾明確地討論過，但問題還是金日成首先提出來的。金日成使蘇聯領導人確信，他的「民族解放戰爭」計劃將會取得成功，甚至當斯大林對華盛頓干預的可能性表示擔心時，他回答說：「沒關係！」②據金日成的翻譯文日（Mun Il）說，這次金日成訪蘇，的確交給斯大林一個計劃，但斯大林沒有同意，而是說送交中央政治局討論。③蘇聯外交部的「背景報告」引證一九五〇年第四—五十一號和第二百三十三號電

① 書目一一一，第二八頁。

② 書目九七，第七七頁。李相朝一九五五年任駐蘇大使，因在蘇共二十大時發表對金日成搞個人崇拜的不滿言論，被朝鮮政府勒令回國。但他沒有回去，而是申請在蘇聯政治避難，以後便生活在莫斯科。

③ 書目九七，第一五二頁。

報也提到這一點：「由於估計美國不會介入一場在南朝鮮爆發的戰爭，金日成一再堅持要斯大林和毛澤東同意他以軍事手段統一國家。」報告還說：「開始時，斯大林對金日成的一再要求持保留態度，認爲「這樣一個關係到南朝鮮的重大問題……需要有非常周密的準備」，但他原則上並沒有拒絕。」①這足以說明金日成和斯大林在一九五〇年二月的會晤與發動戰爭有直接關係，但很可能在這次會晤時斯大林沒有明確表示同意金日成的主張，這樣才會有赫魯曉夫說的下一次會晤。

顯然，杜魯門一月五日的聲明和艾奇遜一月十二日的演說使斯大林領會到美國對朝鮮問題可能採取迴避態度，②因此斯大林才有可能同意再次會晤金日成，並討論在朝鮮半島發動一場戰爭的問題。但同時，斯大林認爲「這件事必須辦得沒有大的風險」，就是說第一，要有取勝的絕對把握；第二，這次軍事行動不致引起美國的干預。這就是斯大林沒有立即同意金日成的計劃而要他回去進行周密準備和安排的目的。

蘇聯外交部的「背景報告」說，「斯大林對朝鮮人所擬方案的最終認可，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至四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期間」。該報告還引用了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一九五〇年三月

① 書目二二，第四四一頁。

② 據前蘇共中央負責朝鮮事務的特卡琴科回憶，艾奇遜一月十二日的演說很快就送到莫斯科，斯大林仔細研究，這次演說、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書目六五，第一〇一頁。

很好的見解。文章還說，朝鮮代表團與蘇聯很多政府部門舉行了一系列會談，什特科夫一直陪同，並在訪問結束後與大批蘇聯顧問回到平壤，還帶去大量的軍事援助。①

據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的譯員文日說，金日成在會談中提出了四條理由向斯大林保證，美國不會參與這場戰爭。第一，這是一次果斷的突然襲擊，並將在三天之內取得勝利。第二，將會有二十萬南朝鮮共產黨員進行起義。第三，南方各道的游擊隊將支持朝鮮人民軍。第四，美國沒有時間進行準備。②

青石的文章說，這次訪問一直持續到四月二十五日才結束，在與斯大林的談話中，金日成告訴斯大林，他的軍隊已經取得了對南朝鮮的優勢，並且還有南朝鮮人民的支持，他有足夠的力量統一朝鮮。由於蘇聯情報系統這時得到了麥克阿瑟將軍給華盛頓的一份秘密報告，其中主張在南北朝鮮發生衝突時，美國不要進行干涉。因此，斯大林相信現在統一朝鮮確是一個機會。斯大林對金日成第一次明確地表示，如果說他在一年以前不同意金日成的這個計劃的話，那麼今天這樣做就是可以的了，因爲無論是朝鮮國內還是整個國際的局勢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帝國主義目前不會對朝鮮問題進行直接的干涉。當然，他建議，北朝鮮的進攻還是應當以對南朝鮮反攻的形式出現，他還特別強調說，金日成這一計劃必須報告毛澤東，如果毛澤東同

① 書目九七，第一〇五—一〇六頁。
② 書目二二，第四三三頁。

意的話，他不會有反對意見。金日成告訴斯大林，關於他們的會晤，他還沒有告訴毛澤東任何消息，但已經要求毛澤東同意他對中國進行一次秘密的訪問。①

「背景報告」則提到了這次會談時金日成提出的戰略部署和斯大林對這一計劃的具體支持：

朝鮮政府預計分三步實現他們的目標：

（一）在三八線附近集結部隊；

（二）向南朝鮮發出和平統一的呼籲；

（三）在南朝鮮拒絕和平統一的建議後開始軍事行動。

根據斯大林的命令，北朝鮮人的一切有關提供武器裝備以組建新的人民軍戰鬥團隊的要求，都以最快速度給予了滿足。②

經過認真的核對和比較以後，我們發現，赫魯曉夫的回憶、蘇聯的檔案材料以及其他文章引用的材料和回憶，關於一九五〇年春天金日成兩次會晤斯大林情況的描述，雖然各有詳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現在，關於這一問題的大體輪廓就清楚了：

（一）一九五〇年二月，在金日成的一再要求下，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晤。金日成提出

① 書目一二六，第八八頁。
② 書目二二一，第四四二頁。

以武力解決朝鮮統一的強烈要求。斯大林原則上沒有拒絕，但對此有所擔心，並要金日成有了充分準備以後再行商議。

（二）一九五〇年四月，金日成再次訪問莫斯科，講述了朝鮮半島的大好形勢，並有了實現朝鮮統一的具體方案。斯大林相信在美國出兵干涉之前金日成便可以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因此同意了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的方案。

（三）斯大林決定支持並滿足北朝鮮的要求，包括向北朝鮮增派軍事顧問和供應更多的武器裝備。

（四）斯大林仍然堅持避免在表面上直接介入朝鮮戰爭，而有意讓金日成去徵得中國的同意和支持。

至於中國是否或如何參與朝鮮戰爭謀劃的問題，下面特作專門討論，這裏只需說明，一九五〇年四月莫斯科秘密會晤後，金日成已經請得了以武力統一朝鮮的尚方寶劍。金日成在得到蘇聯的認可和支持後，便開始實施他籌劃已久的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的方案。

早在一九四八年秋，即蘇聯正在從北朝鮮撤軍期間，金日成已經開始考慮採取軍事行動的方案了。據申成吉和申三順的文章介紹，在靠近平壤的一個名叫城石里（Songsokri）的村子，有一所朝鮮勞動黨培養領導幹部的臨時學校。一個由二三十名將軍組成的高級指揮官小組在此受訓。其中有一些北朝鮮的著名將領，如武亭（Mu Chong）、崔勇進（Choe Yongjin）、金雄（Kim Ung）、李權武（Lee Kwonmu）、李永鎬（Lee Yongho）、柳京洙（Yu

Kyongsu）、朴成哲（Park Songchol）、吳白龍（O Paekyong）、姜健（Kang Kon）等。他們爲進入莫斯科高級軍事學院而學習了俄語。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們突然被召到這裏，並被授予高級指揮官的職務。這些軍官的工作是爲未來的軍事行動制訂戰略和戰術計劃。①

關於北朝鮮六月二十五日進攻計劃的制定過程，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據林隱回憶，金日成在一九五○年二月訪蘇歸來後，蘇聯便大量調換並增派了軍事顧問。瓦西列耶夫中將取代斯米爾諾夫中將成爲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負責處理戰爭問題，波斯托尼科夫少將做爲總參謀部顧問，馬魯琴科少將做爲總政治部顧問，也都參與了這項工作。大約在三月十日，金日成召集軍事會議確定作戰計劃。出席會議的，朝鮮方面有金日成、總參謀長姜健和金策（Kim Chaek）等人，蘇聯方面有軍事顧問瓦西列耶夫、波斯托尼科夫和馬魯琴科等人。在會議上，金日成表示已最終決定發動戰爭，蘇聯顧問們協助制定了與實現這一目標相應的行動計劃。這樣，兩個星期後，姜健從波斯托尼科夫那裏取到了作戰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四月初便開始實施「夏季各兵種聯合作戰訓練」。②

俞成哲做爲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直接參與了進攻計劃的制定，他的回憶與此不同。俞成哲說，金日成在一九五○年四月訪蘇歸來後，蘇聯曾發來一封同意進攻南方的電報，

① 書目九七，第一○三頁。
② 書目九七，第一三八頁。

五月份開始全面調換蘇聯駐朝人員，以大量的作戰專家替換了那些以個人名義派到北朝鮮的軍事顧問。蘇德戰爭中的英雄瓦西列耶夫中將就是這時調到北朝鮮來作軍事顧問團團長的。蘇聯顧問來時未帶任何文字的作戰命令。五月一日慶祝會後，波斯托尼科夫問俞成哲是否有一份計劃。俞說有，並將計劃翻譯給他。波斯托尼科夫認爲這份計劃不好，決定由蘇聯顧問重新制定一份。三四天後，這份以「先發制人的進攻作戰計劃」爲名的命令由姜健轉交俞成哲譯成朝文，並送交金日成簽署。俞成哲說，這是一個爲反擊南方入侵而進行演習的計劃，包括給每個部隊的行軍路線和作戰命令，陸、海、空、炮等各兵種協作的文件，工兵以及後勤支援的文件。①

儘管這兩種說法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旬，北朝鮮的作戰計劃已經由蘇聯顧問制定出來，並得到了金日成的同意。談到這個進攻計劃的具體內容，俞成哲回憶說，部隊分爲兩個集團軍，以金雄（Kim Ung）爲司令官的第一集團軍作主攻部隊，包括第一、二、三、四、六步兵師和第一〇五裝甲旅，進攻方向是沿海州、開城、漣川等地向漢城推進。以武亭爲司令官的第二集團軍作側翼部隊，包括第七、十二步兵師和機械化團，進攻方向

① 書目二二，第四三一頁；書目六五，第一五〇頁；書目九七，第一五三頁。但俞成哲一時說他參與了計劃的制定，一時又說蘇聯顧問未與任何人商量，完全是他們自己策劃了一切。

> pyong）→城洞里（Songdongni）
>
> 軍事行動的主攻方向是漢城地區。主力部隊部署在從金川—九化里（Kimchon－Kuhwari）到鐵原—漣川（Cholwon－Yonchon）一線。攻擊從漢城的北方、東北方和西北方同時發起。第二攻擊方向是春川地區，在保證主力部隊迅速攻佔春川地區後，其餘部隊應迂回到漢城以南，將南朝鮮軍隊主力分割在漢江以北，並將其圍殲。總的說來，在主攻方向和第二攻擊方向，敵我軍事的兵力對比是一：二。①

至於實施這一進攻計劃的時間，沃爾科格諾夫提供的材料說，什特科夫五月三十日給斯大林的電報報告：六月一日完成組織準備工作。……人民軍總參謀部建議在六月底發起攻勢，他本人表示同意。斯大林以葛羅米柯的名義答覆，贊同這一計劃。②但蘇聯外交部「背景報告」引證的電文說，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底，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和蘇聯軍事顧問團聯合向莫斯科報告，朝鮮人民軍在三八線開始集結的行動已經準備就緒。在金日成的堅持下，軍事行動的開始時間確定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③不久，莫斯科又接到報告說，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

① 書目九七，第一一九—一二一頁。朱永福說，蘇聯顧問托爾津一直等到翻譯完，便從工程局長手中取回原件燒掉了。

② 書目一一一，第二九頁。

③ 一九五〇年第四〇八號電報。書目二二一，第四四二頁。

成、金斗奉（Kim Tubong）、崔庸健、朴憲永、朴一禹、許可儀（Ho Kayi）、許貞淑（Ho Chongsuk）、姜健等人。會議做出了發動進攻的最後決定。

人民軍總參謀長姜健中將在接到金日成下達的開始軍事行動和戰鬥準備的命令後，於六月九日和十日召集師以上指揮官的全體會議傳達命令，以「大規模軍事演習」的名義開始向南方發動軍事進攻的行動。根據詳細的行動計劃，姜健命令部隊向三八線的行動立即開始。

六月十一日星期天，總參謀部作戰部召集了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是來自各部門的二十五六名領導幹部，當時任總參謀部工兵部訓練處處長的朱永福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作戰部部長金光俠（Kim Kwanghyob）少將指示說：「到目前爲止，我們人民軍已進行了師一級的戰鬥訓練，但是我們還沒有爲對付侵略而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次我們將舉行所有師團都參加的野外軍事演習。……當然，戰鬥師團要參加演習，預備師團和各特殊兵種部隊也要參加，並且要使用全部的飛機、坦克和其他裝備！……由於這是人民軍建軍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我們不能準確地知道演習將持續多久，但我想演習要持續兩周左右。……因此，各部隊不必攜帶過重的物資，僅需準備兩周的衣物和襪子。……最後，由於這次軍事演習嚴格保密，你們絕對不可向家人、妻子或朋友透露。」①

① 書目九七，第一一五—一一七頁。關於作戰部的這次會議，約翰・托蘭的著作中也有描述，情況大體相同，只是在會上作指示的人不是金光俠，而是兪成哲中將。見書目八二，序言第七頁。

六月二十四日晚飯後，在三八線集結待命的部隊接到了進攻命令。在第二集團軍的指揮所，集團軍文化部長林海（Im Hae）少將向全體軍官下達了進攻命令，並做了戰前政治動員。儘管進攻計劃和作戰命令是預先制定好的，但將這些計劃和命令下達到部隊時，仍然是以反擊南朝鮮的侵入爲理由的：

參謀和軍官同志們！此時此刻，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正面臨着建國以來最大的危險！李承晚傀儡集團已經拒絕了我們和平統一的建議！不僅如此，這個傀儡集團還以收復失地爲藉口，正在爲大規模入侵北方做血腥的準備！他們有美式裝備，進行了有預謀的偵察，並且已經集結了部隊。他們夜以繼日全力所做的就是沿三八線安全地帶進行武裝挑釁……

指戰員們！我們人民軍必須通過堅決而迅速的行動，阻止凶惡的敵人的進攻，並進行反攻。我們一定要嚴懲敵人！祖國人民在召喚我們！①

六月二十五日凌晨，金日成召開內閣會議宣佈進入戰爭狀態。戰爭期間曾擔任北朝鮮內務部副部長的姜相浩（Kang Sangho）回憶了當時的情況。姜相浩出生在蘇聯，戰爭開始時他擔任江原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正在平壤中心醫院住院。二十四日夜裏，姜相浩接到電話，

① 書目九七，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要他出席內閣會議。除國家安全部部長崔庸健外，全部內閣成員都到齊了。金日成在會上說：

> 今天，大約兩個小時以前，即在將近一點鐘的時候，南朝鮮軍隊越過整個三八線地區向北方發動了進攻。我接到緊急報告時，作為最高司令官，我已下令進行反擊。但是，按照憲法，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必須由內閣批准，我今天必須召開內閣會議來批准由於我的反擊命令而已經開始的戰爭。①

金日成的提議當然得到了一致通過，戰爭就這樣開始了。

通過對於戰爭的準備過程、戰略計劃和作戰方案的制訂過程以及實施過程的分析，我們的確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戰爭首先是由北朝鮮發動的。很多回憶或研究著作描述了戰爭開始時南北雙方的狀況：北方怎樣在幾小時內突破南方沿三八線二百八十公里的防線並進展迅速，南方如何毫無準備而倉促應戰，北方怎樣處在寧靜的狀態而毫無受到攻擊的迹象，南方又如何亂作一團並全線潰逃。這也從戰爭實際進程和初戰狀態的角度證實了上述結論。但同時必須看到，與其說是北朝鮮首先發動了戰爭，不如更準確地說是北朝鮮搶先發動了戰爭。這不過是在一場對抗性極強且正處於緊張對峙狀態的搏鬥中，更有準備的一方搶先出拳而已。因為正如前面講到的，南韓也同樣具有使用武力統一朝鮮的願望和採取主動進攻的設想，甚至有可能也制

① 書目九七，第八五頁。

訂了作戰計劃和行動方案，如同許多研究者提到的那樣。只是，南韓的準備尙顯不足，或者說是條件和機會尙未成熟。就當時的情況看，隨着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發展和美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南韓所要求的條件和機會正在臻於成熟。也就是說，如果北朝鮮不主動進攻的話，遲早有一天南韓也會發動戰爭，特別是在李承晚把持政權的情況下。

當然，事實畢竟是事實。這一事實之所以能夠產生，關鍵在於北朝鮮的設想和計劃得到了蘇聯的同意和支持，而南韓同樣的設想和計劃卻沒有或暫時沒有得到美國的同意和支持。以往關於蘇聯在這場戰場所起的作用，有兩種針鋒相對但又都過於偏激的看法。認爲蘇聯根本沒有參與這場戰爭的策劃和準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以爲蘇聯與北朝鮮共同發動了這場戰爭，也是不準確的，根據上面引證的材料看，蘇聯參與戰爭的策劃和準備是被動的，蘇聯後來贊同並支持了北朝鮮發動戰爭的計劃，但不是始作俑者。至於說到戰爭的責任，應該看到，南北雙方都有意通過軍事手段將自己的理想、權力和社會制度擴展到整個朝鮮半島，從而實現民族的統一。而戰爭的眞正基礎在於以三八線把朝鮮半島分裂成兩個互相敵對的區域（或國家），在於戰後美蘇兩國在遠東爭奪勢力範圍的冷戰局面，在於世界分裂成以美蘇兩國爲首的兩大集團的格局。

從根本的和全球的戰略上講，美蘇雙方戰後對抗和爭奪的重點在歐洲而不在亞洲，所以美蘇在朝鮮半島都採取了「脫身」政策。然而，華盛頓和莫斯科都不甘心輕易丟掉遠東，儘管他們都在朝鮮半島找到代理人去進行爭鬥和保持對立狀態，但對那裏的局勢發展絕不是漠不關心

的。正是在這種心態下，斯大林雖然盡力避免，事實上也沒有直接參與戰爭，但他在確認美國不會出兵干預後還是司意了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的要求，並對此給予大力的支持。美國的既定方針也是要擺脫朝鮮問題的困擾，然而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卻做出了異常迅速和激烈的反應，悍然派兵全面捲入了戰爭。

那麼，杜魯門究竟是怎樣陷入戰爭泥淖的？

第四章　杜魯門是怎樣陷入戰爭泥淖的？

——分析美國全面捲入戰爭的出發點

朝鮮戰爭的爆發，引起美國對朝政策乃至遠東政策驟然發生轉變。這種轉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朝鮮半島本來是在美國遠東戰線防禦圈之外的，美國對朝鮮問題的一切計劃都是以從朝鮮脫身爲基點的。然而戰爭爆發後，美國在僅僅五天之內，連續做出一系列決策，而且步步升級，終於全面捲入了朝鮮戰爭。其二，台灣本來也是在美國的遠東防線之外的，「棄蔣」已成爲白宮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然而戰爭爆發後，美國竟首先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直接干涉中國內政，終於與中國人民結成冤家對頭。美國遠東政策在表面看起來發生的突然轉變，實際上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原因的。

一、逐步升級的決策過程

朝鮮戰爭的爆發，對於華盛頓來講的確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國的反應卻異常迅速而且激烈。從最初獲得戰爭消息感到震驚和慌亂，到做出全面介入戰爭的最後決定，前後不過幾天

時間。這裏列出一張時間表，通過美國政府決策的不斷升級過程，可以看出美國是怎樣一步步陷入朝鮮戰爭泥淖的端倪。①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晚上九時稍過，在華盛頓的美聯社總社收到駐南韓記者報道朝鮮發生戰事的第一封急電，稱北朝鮮軍隊發動了進攻，「開城已告失守」。國務院獲悉這一消息後，立即打電報向駐漢城的美國大使館詢問。大約在同一時間，即二十一時二十六分，國務院收到穆喬大使的電報：

> 根據朝鮮軍隊的報告（此項報告已部分地爲朝鮮軍事顧問團的戰地顧問的報告所證實），北朝鮮的部隊今天清晨己向大韓民國領域的好幾個據點進犯。開始行動的時候大約在上午四時。甕津遭受北朝鮮炮火的轟擊。六時左右，北朝鮮的步兵開始在甕津、開城和春川等地區越過三八線。據稱水陸兩棲部隊已在東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陸。

① 時間表中正文的時間以美國東部時間爲準，而引文中朝鮮方面發來電文的時間則爲漢城時間。華盛頓與漢城的時差約十四個小時。對這一過程的描述主要根據（美國對外關係，一九五〇年第七卷，朝鮮）刊載的有關文獻，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回憶錄，以及格林·佩奇、約瑟夫·格登和約翰·托蘭的專著。由於對材料加以綜合處理，經核查有所取捨和調整，故除引文外不再一一注明出處。可參見書目一九，第一二五—二六九頁；書目四一，第三九三—四一三頁；書目四二，第二六一—二七八頁；書目九四，第九〇—二四一頁；書目七三，第三四—一一四頁；書目八二，第二一—五六頁。

開城據說已在上午九時陷落，北朝鮮大約有十輛坦克參加了這次戰鬥。北朝鮮部隊以坦克爲前鋒，據稱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區的戰鬥詳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鮮部隊已將公路切斷。我們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鮮軍事顧問團的顧問們和朝鮮的官員們進行會商，研究當前的局勢。

從進攻的性質和發動這次進攻的方式看來，這似乎是對大韓民國的一場全面攻擊。①

當時正值周末，美國很多政府官員都在度假或外出。杜魯門總統和家人團聚在密蘇里州的獨立城，國務卿艾奇遜、駐聯合國大使沃倫·奧斯汀則分別住在馬里蘭州和佛蒙特州他們各自的家中，國務院遠東事務顧問杜勒斯尚在東京。被電話召到國務院來的只有聯合國事務助理國務卿約翰·希克森、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無所任大使菲利普·傑塞普、聯合國政治與安全事務處副處長溫豪斯和國務院遠東事務處官員培根等人。至於軍方領導人，據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回憶，國防部長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當時正在從東京返回華盛頓的途中。②除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外，一時無法與其他部長和參謀長取得聯繫。

① 書目四一，第三九五頁；書目一九，第一二五—一二六頁。

② 有的著作說這兩位軍界主要領導人這時已回到美國，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沒有參與當天晚上的商討和決策。

交安理會的議案，內容確定後，用電報將召開緊急會議的請求和美國的議案通知了安理會其他成員國，並隨後派溫豪斯乘飛機將議案帶往紐約。

國務院在這天早晨收到了來自南韓的進一步消息：以一個坦克縱隊爲核心的大規模進攻正指向漢城和金浦機場。南韓的武器裝備顯然遠遠不能抗衡。剛剛從馬里蘭州驅車趕回華盛頓的艾奇遜認定在朝鮮已經發生了全面戰爭，情勢危急，便再次與杜魯門通了電話。杜魯門決定立即趕回華盛頓，並於當晚在布萊爾大廈召開國務院和國防部有關人員會議。杜魯門還要艾奇遜會同陸海空三軍部長和參謀長立即進行研究，以便在他回來後能夠提出一個方案。

十時三十五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軍事情報處收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發來的一份情況綜述，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樂觀。報告對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顯然做了十分錯誤的估計。報告說，北朝鮮的進攻部隊只有三個師，而南韓的防禦部隊有四個師，另有第五師正在開赴前線。所以報告認爲所丟失的一些土地都在應急的防禦計劃的意料之中，算不得一回事。麥克阿瑟認爲，儘管「從北朝鮮投入的力量和戰略意圖來看」，他們的進攻是「猛烈的」，戰術上也造成了突然性，但無論如何其最終目標尚不明確。麥克阿瑟已下令向南韓運送彈藥，並建議集結在菲律賓的第七艦隊主力開赴朝鮮，以防萬一。軍方本來就認爲朝鮮對美國沒有戰略意義，況且在幾個月前也曾擬定了對付入侵的應急計劃：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將盡快撤出所有的軍事人員、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時動用空軍掩護。這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於危機的態度似乎是希望執行這一應急計劃。

十一時三十分，艾奇遜根據杜魯門的要求，召集了有軍方人員參加的會議。國務院方面出席會議的都是首腦人物，即艾奇遜、韋伯和臘斯克，而五角大樓方面出席會議的代表只是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和副參謀長托馬斯·廷伯曼。顯然，軍方對這次會議並不重視。會議通過的行動計劃建議：美國空軍和海軍力量應在漢城、金浦機場和仁川港周圍建立防禦圈，以確保美國平民的安全撤離；授權麥克阿瑟根據美國軍事顧問團的建議向南韓提供武器裝備，而不受以前的軍援計劃的限制；只要韓國部隊仍有戰鬥力，美國軍事顧問就不應撤離；麥克阿瑟的職權應包括指揮美國在朝鮮的全部軍事行動；一俟聯合國安理會投票通過在朝鮮採取聯合行動，「就授權並指示」麥克阿瑟使用包括第七艦隊在內的一切力量去「穩定局勢，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恢復三八線的原分界線」。儘管這些建議都通過電話徵求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其他成員的意見，但參謀長聯席會議後來的文件仍稱這一行動計劃是國務院方面提出的。

下午二時，杜魯門的座機獨立號從堪薩斯機場起飛，由於時間倉促，總統的兩名隨員竟未及趕上飛機。杜魯門在飛機上用電報通知艾奇遜，晚七時三十分召集國務院和國防部有關官員在布萊爾大廈共進晚餐，並召開緊急會議。就在杜魯門的專機起飛時，在紐約的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正式開始。賴伊引用聯合國駐朝鮮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北朝鮮已破壞了聯合國憲章，而安理會應採取措施，重建這一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接着格羅斯宣讀了美國的決議案，要求安理會命令北朝鮮停止敵對行動，將其軍隊撤回三八線。據艾奇遜的回憶，美國起草的決議原來說的是「北朝鮮對大韓民國的武裝進攻「構成」無端的侵略行為」。但其他幾個安理會成員國

認爲，對目前掌握的情況能否作出這個結論表示懷疑。他們認爲，說這是「構成對和平的破壞」較爲合適。美國照此意見修改了決議案。所以，下午六時以前，經短暫的休會進行考慮後，安理會代表同意接受美國的決議案，只有南斯拉夫棄權。

下午五時過後，杜魯門抵達華盛頓，下機後直接趕往布萊爾大廈。被召集來參加會議的國務院官員有艾奇遜、韋伯、臘斯克、希克森、傑塞普，國防部官員有約翰遜、陸軍部長佩斯、海軍部長弗朗西斯·馬修斯、空軍部長托馬斯·芬勒特、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海軍參謀長福雷斯特·謝爾曼以及布雷德利共十三人。會議正式開始前，約翰遜請布雷德利宣讀了一份他從麥克阿瑟那裏拿來的關於台灣戰略重要性的備忘錄。似乎現在要討論的不是朝鮮局勢，而是台灣的命運問題。艾奇遜感到這是國防部與國務院意見分歧的表現，軍界一直對朝鮮問題不感興趣，而對於國務院的棄蔣政策耿耿於懷。由於杜魯門把話又開，這個問題沒有進行討論。

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會議在晚餐後正式召開。杜魯門請艾奇遜首先發言。艾奇遜依據國務院情報司提供的關於朝鮮問題的分析報告，講述了南韓的局勢。該報告估計，北朝鮮軍隊將在七天之內攻陷漢城，並在七十二小時後向南韓提出「和平解決建議」，即要李承晚投降。如果美國不出面，南韓即將崩潰。隨後，艾奇遜宣讀了準備好的建議。據艾奇遜說，當天下午他曾獨自在辦公室思考行動方案。所以，宣讀的建議與上午商討的內容稍有修改，並歸納爲三點：

（一）麥克阿瑟應將包括軍人眷屬在內的美國公民撤離朝鮮，爲此，應當出動美國空軍擊退北

朝鮮對金浦、仁川等機場和港口的進攻。但美國的空軍部隊只能在三八線以南活動。（二）應當命令麥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辦法向韓國軍隊提供軍火和給養。（三）應當命令第七艦隊立即從菲律賓的海軍基地出發北上，進入台灣海峽，以防止戰爭擴大到該地區。同時發表一項聲明：第七艦隊將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也阻止台灣進攻大陸。杜魯門插話，可以立即命令第七艦隊北上，但是在該艦隊到達指定地區以前，暫不發表聲明。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每個人都談了不同的具體細節支持這幾項建議，同意採取以上行動。謝爾曼和范登堡宣稱，動用海、空軍即可應付局面，通過美國的空中打擊和海上重炮猛轟，戰爭就可能結束。柯林斯對此表示懷疑，但大部分人都反對使用美國的地面部隊。杜魯門又詳細詢問了一些軍事方面的問題，最後決定採納艾奇遜的三項建議。杜魯門指示三軍參謀長作好必要的準備，以便一旦聯合國號召向北朝鮮採取行動時，立即發出命令，使用美國的部隊。同時，接受柯林斯的建議，授權麥克阿瑟向南韓派出一個調查組，對於援助的方式和怎樣使用遠東的美軍力量做出第一手估計。杜魯門還決定將第七艦隊交給麥克阿瑟指揮，其基地設在日本的佐世保。會議於二十三時左右結束。

從二十五日的情況看，美國軍方對朝鮮問題的態度並不十分積極，反而是國務院比較主動。由於國務院的建議中已經提出了台灣問題，因此，關於朝鮮問題的這些建議沒有遭到軍方反對。儘管決定使用空軍部隊介入戰爭，但其目的似乎還是為了達到撤離朝鮮的原定方案。至於是否使用美國軍隊來阻止北朝鮮的進攻，拯救南韓政權，顯然還是個猶豫不決或至少沒有明

下午三時十五分，南韓大使張勉向杜魯門轉遞了李承晚請求提供援助的信。杜魯門回憶說，張勉「顯得很憂鬱，幾乎要掉出眼淚來」。顯然，局勢已經異常嚴重。

晚上九時，杜魯門再次在布萊爾大廈召開緊急會議。與昨天的會議相比，這次會議的氣氛顯得凝重。首先由布雷德利匯報了朝鮮戰況，聲稱南韓的軍隊正在全線後撤，幾乎喪失了「有效的抵抗能力和鬥志」，漢城「異常危急」，北朝鮮的坦克已「兵臨城下」，李承晚的部隊即將「徹底瓦解」。范登堡報告說，美國空軍已擊落一架蘇式雅克型飛機。在答覆杜魯門要求提供建議時，艾奇遜提議：

——空軍和海軍應向朝鮮軍隊提供全面支援。在目前可將活動限制在三八線以南。

——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福摩薩的進攻，告訴國民黨人也不要進攻大陸，告訴第七艦隊，如有必要，可阻止他們這樣做。

——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的軍隊，並加速援助菲律賓軍隊。

——增加對印度支那的援助，並告訴法國人我們要派一個強大的軍事使團去。

——如總統同意以上各點，請總統發表按他指示所準備的聲明，其中包括建議所採取的行動。

——在明天上午召開的安理會會議上，我們應該提出一個新的決議案，號召聯合

國會員國給朝鮮援助，以回擊武裝進攻和恢復這一地區的和平。①

這些建議得到一致贊同，並得到杜魯門總統的批准。但是，對於美國出動海軍和空軍援助南韓軍隊作戰是否能夠奏效，仍有意見分歧。海、空軍官的看法比較樂觀，但陸軍參謀長對此深表懷疑。杜魯門於是詢問了美國地面部隊的情況，經柯林斯和布雷德利反覆估算，認爲美國兵力明顯不足。如果出動地面部隊，就需要下令動員國民警衛隊和請求國會撥款。杜魯門命令立刻對此進行研究。

會議只進行了一個小時，杜魯門即下達了出動海軍和空軍支援南韓軍隊以及派第七艦隊駛向台灣海峽的命令。杜魯門還要約翰遜用電話通知麥克阿瑟，動用在遠東的海、空軍力量支援南韓，但只能在三八線以南活動。會後，佩斯立即向麥克阿瑟下達作戰命令：對三八線以南的「所有軍事目標都可以出動空軍」，「海軍對所有海岸水域及港口可以自由採取行動」。

這就是說，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美國就邁出了捲入戰爭的第一步，同時，也爲中美之間的抗爭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已經有意使用地面部隊介入戰爭，只是由於能力不及和對海、空軍力量的出動寄於希望而沒有立即採取行動而已。還有必要指出，在美國總統和陸軍部長的命令下達時，聯合國安理會尚未開會通過所謂支援南韓的決議案，美

① 書目四二，第二六九—二七〇頁。

奇遜宣讀了他的聲明，保證支持政府在朝鮮的行動。

會後，杜魯門向報界發表了聲明，宣佈美國已派海軍和空軍部隊爲南韓部隊提供掩護和支持，並且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以阻止對台灣的進攻以及台灣對大陸的進攻。杜魯門爲第二道命令尋找的藉口是台灣的未來地位尚未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本和約問題的解決或經聯合國的審議。

下午三時左右，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討論美國提出的「建議聯合國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爲制止武裝進攻並恢復這一地區的國際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議案。會議辯論達數小時之久，隨後又休會幾小時，以便印度和埃及代表等候各自政府的指示。直到深夜十一時五十分，在蘇聯代表仍然沒有返回聯合國的情況下，安理會才以七票贊成，一票（南斯拉夫）反對，二票（印度和埃及）棄權，通過了美國提出的「緊急制裁案」。

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三軍參謀長們通過對朝鮮局勢通宵達旦的研究後得出結論：僅僅依靠海、空軍是無法挽救南韓的危險局勢的。戰鬥機的轟炸在白天可以摧毀北朝鮮的坦克縱隊，但卻無法阻擋十餘萬人的步兵對僅有其兵力四分之一的南韓部隊的進攻。在上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其下屬的聯合戰略委員會研究一下，如果當前在朝鮮採取的行動收效甚微，那麼從軍事角度出發，應採取什麼對策，並限四十八小時拿出方案。該委員應該考慮空軍在三八線以北採取行動，以及包括「派遣地面部隊」在內的其他行動。

下午五時，杜魯門在白宮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研究朝鮮局勢。空軍部長芬特勒要求取消對空軍只能在三八線以南活動的限制，以向南韓軍隊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持」。杜魯門拿不定主意，他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研究這個問題：美國空軍「可能不得不」轟炸北朝鮮的空軍基地和儲油罐，但他目前還無意作出決定。范登堡感到問題非常敏感，因為北朝鮮的空軍基地位於三八線以北約六十公里，美國飛機不可能藉口「誤越邊界」對其實行轟炸。艾奇遜和約翰遜也不傾向於這樣做。杜魯門最後說：「我們不會那麼幹。」儘管杜魯門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後便改變了態度，但在此之前，麥克阿瑟早已口授了一份給遠東空軍副司令帕特里奇的電報，命令他「立刻摧毀北朝鮮的機場」，並不准他聲張。對於麥克阿瑟來說，這是他自朝鮮開戰以來第一次，但決不是最後一次超越了總統授與他的權限。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麥克阿瑟派往朝鮮的以約翰．丘奇准將率領的先遣調查團發來消息，如果美國軍隊不投入戰鬥，已不可能恢復戰前的分界線狀態。北朝鮮軍隊已經攻克漢城，並肅清了那裏的李承晚軍隊，現正繼續揮師南下，直指南韓政府的臨時所在地水原。在約翰遜的緊急動議下，杜魯門於下午五時再度召開了有副總統巴克利、國務卿、國防部長、三軍部長和參謀長、財政部長及中央情報局局長等人參加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會上，約翰遜首先提出了一項發給麥克阿瑟指示的建議。約翰遜認為，僅僅為了建立一個保護空軍行動安全的基地，就應該動用地面部隊。因為從日本基地起飛的戰鬥機，在目標空域行動的時間極為有限，並且無法與它們支援的南韓

這一天，美國的行動又進了一步。海軍和空軍出動的目的已經不僅是保護美國平民的撤離，而且要打擊北朝鮮的軍事目標，特別是把三八線以北的軍事目標也包括了進去。另外，美國還決定將地面部隊投入朝鮮，儘管只是保護性的，但這距離眞正加入戰鬥，只有一步之遙了。

會議後不久，艾奇遜帶着蔣介石的提議回到白宮。蔣介石表示願意在南韓投入三萬三千人的軍隊，由美國運送和提供給養。杜魯門對此表示贊同，艾奇遜則提出反對，理由是「這些軍隊對保衞福摩薩比保衞朝鮮更有用」。杜魯門指示在次日的會議上再提出這一問題，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六月三十日，星期五。

麥克阿瑟親自乘飛機對南韓進行視察後，於子夜一時給五角大樓發出一份洋洋灑灑長達二千多字的電報。電報說南韓部隊已「完全喪失了反擊的能力」，目前能夠堅守漢城以南戰線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鮮作戰區域投入美國地面部隊」。麥克阿瑟建議立刻派遣一支約二千人的部隊，隨後再從日本抽調兩個師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柯林斯被五角大樓的值日官從牀上喚醒後，匆匆趕到辦公室。他立即與麥克阿瑟直接進行了電傳打字會商。麥克阿瑟要求立即對他的建議給予答覆，並再次強調前線急需美國軍隊的援助。柯林斯只得又喚醒陸軍部長佩斯。佩斯答應向總統請示，便於凌晨五時向杜魯門請示。佩斯口述了麥克阿瑟的電文後，杜魯門僅問了幾句，就命令佩斯立即通知麥克阿瑟，同意先派一個團的兵力投入戰鬥。

上午八時三十分，杜魯門再次召集布萊爾大廈小組討論在朝鮮投入地面部隊作戰的問題和蔣介石向朝鮮派出軍隊的建議。杜魯門仍傾向於接受蔣介石的建議，因爲時間十分緊迫，而蔣介石的部隊在五天之內即可上船出發。但艾奇遜和三軍參謀長都反對讓蔣介石捲入朝鮮戰爭，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這種行動可能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朝鮮進行干涉或進攻台灣。杜魯門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決定婉言拒絕蔣介石的建議。此後，麥克阿瑟關於在朝鮮使用地面部隊投入戰鬥的要求，沒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順利地通過了。杜魯門批准了將要發佈的命令。

上午十一時，白宮舉行與國會領袖會晤的會議。杜魯門向國會領導人作了簡要介紹，宣佈他剛剛命令美國地面部隊介入朝鮮的戰爭。在漫長而緊張的沉默之後，只有一位共和黨參議員對總統未經與國會商議便決定使用地面部隊的做法表示異議。杜魯門以時間緊迫爲由回答了這一指責。國會兩院以壓倒的多數對杜魯門的決定表示支持。

下午一時二十二分，參謀長聯席會議向麥克阿瑟下達了八四一一八號命令：「茲取消八四六八一號命令中關於限制使用陸軍的規定」，授權麥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揮的陸軍投入朝鮮的戰鬥，只是以「在目前情況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爲限」。此外，「國務卿奉命通知，目前對蔣介石委員長提供部隊的建議應予謝絕」。①

① 書目一九，第二六三頁。

至此，杜魯門政府終於非常輕易地邁出了使美國全面捲入戰爭的最後一步。隨着七月五日第二十四師第一團史密斯特遣隊在烏山投入作戰，美國正式參加了朝鮮戰爭。一般說來，地面部隊投入戰鬥就意味進入戰爭狀態，而杜魯門未經事先宣戰——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事例，也未經國會同意——這在以往的情況下會遭受國會的強烈抵制，便決定了美國所面對的戰爭與和平的選擇。然而，美國國會和輿論卻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一既成事實。美國也就這樣一步步地陷入了朝鮮戰爭的泥淖，而其第一步則是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

二、台灣問題與朝鮮戰爭

令許多人迷惑不解的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第一個主動性反應不是在朝鮮半島，而是在中國的領土台灣。朝鮮發生了戰爭，美國卻把第七艦隊派往台灣海峽，這其中有什麼奧妙？美國借朝鮮戰爭之機重新提出杜魯門已經承認解決了的台灣地位問題，其目的究竟是什麼？美國採取的這一軍事行動反過來對朝鮮戰爭又產生了什麼影響和後果？

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在正式聲明中關於台灣問題是這樣說的：

對朝鮮的攻擊已無可懷疑地說明，共產主義已不限於使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要使用武裝的侵犯與戰爭。它違抗了聯合國安理會為了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發出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的佔領福摩薩，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

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①

實際上，杜魯門提出的理由，即阻止對台灣的進攻，以維護該地區和平，只是一個表面上的藉口。美國在戰爭爆發之前並不認爲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會很快發動對台灣的進攻；後來也承認，如果進攻發生，即使第七艦隊進駐海峽，也無力阻止台灣的陷落。蔣介石政府敗逃台灣後，美國曾認爲中國人民解放軍會緊接着進攻台灣。但是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美國情報部門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何時攻打台灣的問題已經有了新的估計。他們認爲，一九五〇年夏天採取行動可能已來不及，而秋天以後，台灣海峽的氣候條件將不利於軍事行動。這樣，對台灣的進攻至少要拖到次年春天以後。②顧維鈞回憶的他在同一時間與杜勒斯的談話也說明了這一點。顧維鈞說，他的政府撤出舟山羣島後，實際上加強了在台灣的防禦地位。至於入侵的可能日期，據來自台灣的報告，也許會發生在七月上旬。杜勒斯說，國務院接到的報告認爲，共產黨今年夏季不致進攻台灣，除非他們肯定台灣人民不會抵抗入侵、反而歡迎共產黨。如果共產黨沒有希望從台灣內部得到有效的策應，他們在年底或明年初以前就不會入侵台灣。③

美國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便急急忙忙認定台灣已處在危急之中，首先在台灣採取軍

① 書目四一，第四〇二頁。
② 書目六〇，第五一頁。
③ 書目三八，第七六八頁。

了台灣，就會使美國在遠東的整個防線被打斷。①

關於台灣重要性的看法，國務院與軍方是一致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國務院起草了「關於美國對台灣立場的報告」。該文件經杜魯門二月三日批准，編爲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三七・一號文件。文件的結論是，美國的基本目標是不讓台灣和澎湖列島落入共產黨手中，爲此，「目前最實際的辦法是在我們對此不公開承擔單方面義務和施加單方面壓力的條件下，把這些島嶼同中國大陸隔離開」。文件還提議可以利用台灣的自治運動。②

杜魯門對問題的考慮似乎更全面，他要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一下，在外交和經濟手段不能保證美國對台政策實行的情況下應採取什麼措施。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一份報告。報告認爲，目前在台灣承擔任何軍事義務都是不明智的舉動。問題在於美國的軍事力量使它無力在台灣地區投入大量部隊。況且，台灣對美國在戰略上的重要性，畢竟不如冰島那樣與美國的安全有直接關係。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又建議，可以在台灣部署少量軍事力量以支持政治行動，如停泊少量艦隻以及建立必要的港口設施和通訊設施。③

國務院對軍方的建議表示強烈反對。艾奇遜認爲，既然美國並不打算在台灣大規模用兵，

①　書目一五，第二六一－二六三頁。
②　書目一五，第二七三－二七四頁。
③　書目一五，第二八四－二八六頁。

那麼任何顯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艾奇遜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明確地表示不能依靠軍事手段，而只能依靠政治手段來達到把台灣從中國大陸分離出去的目標：

我們試圖鼓勵台灣的分離主義，就必然會遇到目前席捲中國大陸的潛在的收復失地的威脅。正當我們謀求利用（中國）向蘇聯收復其在滿洲和新疆的失地這一現實問題時，我們特別要避免出現一個美國製造的收復失地的怪影。公開表示美國在台灣有利可圖，從而破壞美國在中國正在形成的新地位，這樣的代價是我們付不起的。我們考慮的主要問題在於，如果要使我們當前的政策在台灣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們就必須把使該島脫離大陸控制的想法謹慎地掩蓋起來。

因此，艾奇遜竭力反對美國在台灣顯示任何武力，並要求政府各部門必須「克制對台灣表現出熱心」。①

儘管當時國務院的意見佔了上風，如艾奇遜後來回憶時所說，「從一九四八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這個政策——即不使用美國軍隊來保衛福摩薩——從來沒有動搖過」。②但是，這只是表明美國在這段時期執行這一政策的事實，並不說明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制定沒有爭論和搖擺。當蔣介石從大陸撤往台灣，並且加強了對台灣的控制之後，

① 書目一五，第二九四—二九六頁。
② 書目四二，第二二五頁。

美國設想的把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方案看來難以實現。特別是艾奇遜秘密派往台灣考察的利文斯通·麥錢特匯報了台灣之行的印象之後，①國務院已了解到，只要蔣介石還能控制台灣，那麼所謂台灣獨立或對台灣實行託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②於是，問題的焦點就轉變爲：爲了美國的戰略安全，是否應該重新介入中國內戰，支持和援助蔣介石政權的問題。

美國雖然早已確定了對中國局勢採取觀望的態度，但在外交上則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國務院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曾通知司徒雷登，只要國民黨政權繼續呆在大陸並且是中國唯一的政府，美國就繼續保持同它的外交關係。③隨着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和十二月八日蔣介石政權遷至台灣，國務院所提出的兩個條件都不復存在了。形勢逼迫美國政府必須對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和對台灣的政策明確表態。④據當時中央情報局的估計，如果沒有美國軍隊的干

---

① 關於麥錢特之行，參見書目一五，第二〇〇—三四一頁。

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艾奇遜與杜勒斯共同制定了一份有關遠東政策的決定，講到台灣問題時，否定了美國以武力或通過託管方式取得對台灣控制的方案。見書目一五，第一六一頁。

③ 書目一四，第六九六頁。

④ 還在十一月十五日臨時代辦羅伯特·斯特朗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就提出：「儘管在大陸應使大使館繼續存在並保持接觸，但另一個政府很可能繼續存在下去，國務院需要就與海島政府的關係問題作出新的決定。」見書目一四，第五九三—五九四頁。

預，台灣「大約將會在一九五〇年底置於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之下」。①這就是說，美國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或者是放棄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和援助。

國務院的主張很明確，那就是完全放棄台灣。國防部的意見則是通過有限的軍事援助使蔣介石政權再拖一個時期，看情況發展而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份備忘錄。備忘錄指出，爲反共的國民黨在台灣的政府制定一項適當的「指導得當、監督嚴密」的軍事援助計劃，將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基於這一點，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立即派員調查保住台灣所需要的軍事援助的性質和程度。②

同一天，國務院發出了一份秘密文件，題爲「政策情報提綱：台灣」。其用意是在台灣陷入中共政權之手時——這一情況很有可能馬上出現，盡量縮小其意義和不良影響。文件指出，應該利用一切宣傳材料來避免如下的錯誤看法，即保持台灣便能拯救中國政府；美國對該島懷有特殊興趣或野心，或在台灣保有任何軍事基地；該島的喪失將嚴重損害美國的或其他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的利益；美國無論如何都有責任或義務採取行動以拯救台灣。文件稱，台灣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裏的軍民狀況在國民黨統治下已經惡化，因此，出現這種結果

① 書目一五，第三九三頁。
② 書目一五，第四六〇—四六一頁。

是合乎情理的」。①

這份文件充分表明了國務院的主張，即棄台灣於不顧。但是，這份文件送到麥克阿瑟的東京總部時，被放進了發佈新聞的文件箱裏。據顧維鈞猜測，文件是麥克阿瑟有意透露出去的，目的在於激起輿論反對國務院。②當文件內容透露之後，在國會引起了強烈不滿。諾蘭、塔夫脫和亞歷山大·史密斯等共和黨議員，以及前總統胡佛紛紛發表激烈的批評意見。諾蘭竭力主張不要承認新中國，繼續支持蔣介石，並建議派軍事代表團去台訪問。塔夫脫公然主張要出動海軍保護台灣，並認爲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極小的代價就能制止共產主義進一步的擴張。史密斯則公然要求美國在聯合國託管的形式下佔領台灣，理由是目前從技術上說，台灣還是日本的一部分。而這些意見又被新中國政府指責爲美國即將佔領台灣。③這樣，就使得美國政府必須在這兩種方案中做出選擇，並且需要公開表態。

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艾奇遜、臘斯克、巴特沃思及麥錢特爲一方的國務院與以布雷德利、柯林斯、諾斯塔德爲一方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台灣問題直接交鋒。參謀長聯席會議爲備忘錄辯解說，從軍事角度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地位比過去穩固，因此只需要相對低廉的費用，台灣便

① 書目一〇，第二二七—二二九頁；書目一五，第四六〇頁。
② 書目三八，第五六一頁。
③ 書目九五，第五六—五八頁；書目四二，第二二六—二二七頁。

可以支撐得比美國預想的要久。這樣，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加強其自身政權的努力施加影響，因爲只要共產黨仍須與台灣抗爭或解放台灣，他們就不會向東南亞實行擴張。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張，按其需要增加給台灣的軍事援助並派遣軍事顧問駐台。艾奇遜強烈反對這些意見。國務院認爲：（一）必須承認，「共產黨人事實上已控制了中國，中國被共產黨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於武力，而是在於國民黨自身的崩潰和共產黨利用了中國長期孕育的土地革命。我們必須面對這一現實，即中國並沒有抵抗共產主義的基礎」。（二）防止共產主義蔓延到東南亞國家的方法是幫助該地區的國家建立內部安全局面，幫助他們發展經濟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第四點計劃的基本精神。（三）即使按照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增加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無非是使台灣推遲一年陷落，但爲此付出的代價是美國的威信在公開失敗中再次喪失，同時還會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恨情緒，並使蘇聯有藉口在聯合國控告美國與腐敗的國民黨沆瀣一氣。而台灣對於美國的安全防務並無戰略意義，因此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四）中國不受蘇聯支配是美國「在華的一項重要資產」，美國不應「以自己代替蘇聯作爲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蘇聯當做唯一的偉大盟友。但是，「我們的眼光要放遠些，要從六年到十二年而不要從六個月到十二個月來看問題」。布雷德利沒有更多的理由，只說軍方是從軍事角度以及對國會通過的共同防禦援助法案的考慮出發的，既然軍事應該服從政治，他問艾奇遜是否按政治辦法去做。艾奇遜明確回答：

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據說明台灣的戰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備忘錄的意見辦不可。①

結果，杜魯門總統支持了國務院的意見。十二月三十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四八·二號文件「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中規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斯大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愼地避免給人以干涉的印象」。至於台灣，其「重要性並不足以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羣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②

這樣，爲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採取軍事行動的建議再次被美國政府否決。與此同時，國務院也做了讓步，保持與國民黨政權外交關係的條件降低爲：美國政府接到「國民政府」遷都台北的正式通知，並且其「外交部長」葉公超不再以部長身份滯留香港。③隨後，爲了穩定國會和輿論，杜魯門和艾奇遜分別發表了聲明和公開演講，宣佈將台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禦線之外。就杜魯門個人來講，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蔣介石充滿熱情和希望，反而對國民黨抱着一種厭惡和輕視的態度。在台灣問題上，杜魯門一直比較傾向國務院的意見，但對於軍方和國會的態度，他也不能不有所考慮。就在他的一月五日聲明發表的前一天，杜魯門帶着這份由國務院

① 書目一五，第四六三—四六七頁。
② 總統秘書檔案，第二十盒。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八三頁；書目七七，第一一一—一一二頁。
③ 書目一四，第七一九頁。十二月二十六日，斯特朗到台灣拜會了葉公超。

起草的文件去徵求約翰遜和布雷德利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反對發表，約翰遜的意見尤其強烈。最後，儘管在艾奇遜的說服下發表了這份聲明，但杜魯門還是聽從布雷德利的意見做了兩處修改：把「無意將台灣同中國分開」這句話刪掉；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這句話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樣。①看起來，一旦情況有變，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是有基礎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筆。

儘管從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公開聲明發表到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再沒有就台灣問題進行過任何值得一提的討論，但是軍方和國會中的反對意見依然存在，軍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遜一月十二日演說後不久，參謀長聯席會議即決定將過去制定的一旦發生戰爭時不讓台灣落入蘇聯手中的「緊急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一九五一年底。②以後，隨着共和黨在國會的煽動、中美關係因北京軍營事件而激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以及麥卡錫事件的發生，國務院在對台政策問題上受到越來越猛烈的攻擊，艾奇遜則首當其衝，成爲攻擊的目標。

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後，台灣形勢愈加緊張，美國對台灣的命運也更加關注。四月二十七日

---

① 見書目六〇，第四四—四五頁。也有人認爲，「在目前」這幾個字是杜魯門本人加進去的。見書目五九，第一八四頁。

② 書目九〇，第八五—八六頁。

海南島解放，五月十六日國民黨軍隊撤離舟山羣島，台灣當局惶惶不可終日。

國務院按原定政策準備撤離台灣。五月十七日斯特朗從台北報告說：「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爲，台灣的命運已經注定，共產黨可能在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底之間發動進攻」。斯特朗建議減少美國官方人員，警告所有美國公民迅速離開台灣，轉移精密儀器等。他告訴國務院，他將「在六月十五日之前，把所有必須轉交給英國領事館的文件準備好」，並「確定出內部和外部的撤離單位」。五月二十六日，國務院給斯特朗回電，同意他關於「盡早和逐步」採取有關措施以便爲撤離計劃的實施奠定基礎的建議，並授權他秘密地與英國方面「進行完全必要的籌劃」，以防萬一。①與此同時，美國駐台灣總領事館在五月二十四日已經勸告美國公民，除非他們在那裏還有非辦不可的事情，否則還是離開該島爲好。②

軍方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四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東南亞的戰略形勢提出看法，其中對中國在美國的亞洲戰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強了，鼓吹美國採取「果斷的」、「持續的」措施以「減少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壓力」，並且認爲，「有證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有所振興並增強了效能」。③

---

① 書目一八，第三四〇—三四五頁。

② 書目七〇，第四五四頁。

③ 美國國家檔案館檔案，RG59，793．00/5—350。轉引自書目七七，第四五頁。

作爲共和黨外交政策的主要發言人杜勒斯進入國務院肯定給艾奇遜帶來不少麻煩。五月十八日，杜勒斯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認爲，由於共產黨控制了中國，而中國又與蘇聯結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並且朝着有利於蘇聯而不利於美國的方向傾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的行爲仍表現出允許那些未確定地區，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條約國以外的地區，落入蘇聯之手的傾向，那麼，在類似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樣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美國就將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災難，甚至中東石油地區也將處於危機之中。爲了防止這種災難發生，美國應該迅速採取一種能夠顯示我們信心和決心的全新與強硬的立場。杜勒斯認爲，在台灣採取這一立場是最有利的，他說：「如果美國宣佈要使台灣保持中立，既不容許它被共產黨佔領，也不容許它被用作對抗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夠使這一決策堅持下去，除非蘇聯發動公開的戰爭。」①

杜勒斯在國務院裏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就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臘斯克贊同杜勒斯的意見，經過商議，先後在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九日向艾奇遜提出二份建議書，基本上重複了杜勒斯的意見。建議書甚至提出了一些具體方案，如告訴蔣介石，台灣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國不準備助其守住台灣，然後動員蔣退出政治活動，同意讓聯合國對台灣

① 書目一六，第三一四—三一六頁。

實行託管，並由聯合國派小組對台灣情況調查後向聯大提出報告，在此基礎上實現台灣軍事中立化和「自決」原則；爲保證軍事中立化，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水域，宣稱防止台灣海峽雙方發生軍事行動；照會英、蘇及聯合國，說明中國人之間在台灣即將發生的衝突將涉及國際和平問題，應由聯合國及對日和約有關國家共同解決。杜勒斯還決定在訪問日本期間將這些建議通知蔣介石。①

這樣，艾奇遜的主張不僅在外部受到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對，而且在國務院內部也由於杜勒斯和臘斯克聯手而受到排斥。與此同時，艾奇遜還受到國會共和黨議員的指責，特別是麥卡錫主義的興起，攻擊國務院的對華政策是「失去中國」的主要原因，艾奇遜顯然是出於擺脫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意見。

就在這時，以反共著稱的麥克阿瑟又向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台灣政策開了一槍，提出了「保台意見書」。六月十四日麥克阿瑟起草了這份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絕密備忘錄。六月二十四日，即戰爭爆發前一天，麥克阿瑟把這份備忘錄交給了來東京訪問的約翰遜和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回憶說，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艦」這樣的比喻，強調並重申了台灣一旦落入共產黨手中對美國遠東戰線造成的威脅。麥克阿瑟極力主張美國應主動採取措施防止台灣被共產主

① 書目一八頁，第三四八—三五一頁。

義政權所統治。他無法提出爲防止台灣失陷而應採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具體措施，但強烈要求政府應批准參謀長聯席會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向台灣派一個調查組的建議。布雷德利認爲，「在援台問題上，這一文件比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論據更爲有力」。於是，約翰遜和布雷德利一致決定，這份文件應呈交總統，並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名義提出建議，美國應改變不插手台灣的政策，並要根據調查組的建議，向國民黨提供援助。①

約翰遜和布雷德利帶着麥克阿瑟的備忘錄返回華盛頓時，正趕上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召開第一次布萊爾大廈會議。於是，在會議晚餐前的討論中，約翰遜和布雷德利首先發言，不談朝鮮戰局，卻大談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布雷德利當場宣讀了麥克阿瑟的「保台意見書」。布雷德利甚至提出，軍方認爲台灣比朝鮮更重要，「在朝鮮的進攻可能是一次佯動，目的是轉移我們對共產黨急迫進攻台灣這一事實的注意力。在過去的數周中，中共在台灣對面集結了約二十萬軍隊。如果共產黨果眞要從遠東把仗打下去，我們就必須刻不容緩地保衛台灣。在朝鮮我們可以依賴韓國軍隊，或至少我們是這樣認爲的。但台灣幾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

① 書目四四，第六八七頁。在此之前，麥克阿瑟還與訪韓後去東京的杜勒斯討論了他的備忘錄，並提出親自去台灣進行這項調查。麥克阿瑟的備忘錄見書目一八，第三六六—三六七頁。

果」。①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艾奇遜提出了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的建議，而這一建議實際上就是以軍方的台灣戰略地位已變得十分重要的論點爲前提，以杜勒斯—騰斯克的建議爲具體方案。

這樣看問題，對美國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之際，首先改變了對台政策，從而介入了中國內戰這一現象，就不會感到意外和奇怪了。

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以朝鮮爆發了戰爭爲理由和藉口，其結果，又反過來對朝鮮戰爭的複雜化和擴大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一，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的直接結果是把美國與蔣介石集團緊緊地綁在了一起——這本來是杜魯門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從而使朝鮮戰爭的局勢進一步複雜化。

艾奇遜在建議使用第七艦隊的同時，特別強調了美國不應與蔣介石保持密切的聯繫，台灣的地位問題可由聯合國來確定。②國務院隨後又發給其外交和領事官員一份秘密傳閱的電報，解釋關於第七艦隊北上的決定，「只是爲了保持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而採取的一項緊急防衛措

① 書目四四，第六九一頁。
② 書目一九，第一五八頁。

施，我們對有關中國政府的政治問題不存在什麼偏見」。①艾奇遜的本意可能是想維持朝鮮戰爭前美國處理台灣問題的曾經設想過的一個方針：首先拋棄蔣介石，然後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實現台灣自治或獨立，使其納入美國的戰略防禦範圍。但是，美國出動海軍阻止對台灣的進攻，其實際結果是保護了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鞏固和加強了國民黨對台灣地區的統治。

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就與美國秘密接觸，表示願意在美國的支持下，說服蔣介石不來台灣，從而可以實現台灣的自治。②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代理國務卿洛維特也提到「台灣中國人」找到了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要在台灣建立另外一個國家，商討正在進行中。洛維特說，「台灣的價值並不在於蔣介石在十年後重返（大陸），而在於把未來寄托於跟日本合併成一個不受中共影響的政府。鑒於當前的困難情況，此事應當秘密進行」。③

儘管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撤掉了魏道明，改派其親信陳誠爲台灣省主席，並把巨額黃金、外匯和大批軍火運至台灣，但美國仍未放棄支持台灣獨立的政策。二月三日形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三七・二號文件指出，「美國應設法發展和支持一個當地的非共產黨控制的中國政

① 書目一八，第三六七—三六八頁
② 書目六〇，第二八頁。
③ 總統秘書檔案，第二二〇盒，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卷。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六一—一六二頁。

權，它至少可以向這些島嶼提供一個多少有點正直的政府」。美國還應「在一切地方運用影響以勸阻大陸人湧入」，並「跟台灣本地領袖人物保持謹慎的聯繫」，以便在將來「利用台灣自治運動」。①

隨後，國務院便派駐南京領事利文斯通・麥錢特秘密去台灣活動。艾奇遜指示他應廣泛接觸台灣各階層人士，並向陳誠表明，如果能做到限制大陸國民黨人士去台，吸收台灣人參政，「美國可以答應給予經濟援助」。但麥錢特到台灣後發現陳誠是蔣介石的親信，不能依靠，「而台灣一些主張獨立的團體目前又各自爲政，政治上無知，組織上一塌糊塗」，也不能依靠。②

後來，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斯和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司長喬治・凱南又相繼提出了由聯合國監督下的公民投票來決定台灣的歸屬或立即實行對台灣的國際託管的方案，以此達到分離台灣，把蔣介石和共產黨都棄於台灣之外的目的。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美國分離台灣的難度增大，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有人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共和黨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到處宣傳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在技術上還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美國做爲佔

---

① 總統秘書檔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第三七・二號。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一六六頁。
② 書目一五，第二八九、三〇三頁。
③ 詳見書目九〇，第二七頁；書目一五，第三五七頁。

領國就有權對它承擔某種保護義務。①麥克阿瑟在十二月的一次秘密談話中也聲稱，在法律上台灣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國民黨的政府不過是爲同盟國代管台灣。他還說，雅爾塔協議以來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如此的變化，以至於沒有義務「把台灣交給中國國民政府」；相反，應把它建成一個獨立的自治國家。②正是這種台灣地位未定的理論，成爲杜魯門六月二十七日聲明中干涉中國內政的法律藉口。

然而，蔣介石堅決地並且一貫地排除任何把台灣同中國大陸分離的可能性。國民黨憑藉着幾十萬軍隊和大量黃金、外匯，從軍事上和經濟上牢牢掌握着對台灣的控制權。以致司徒雷登嘆道：「委員長不點頭，台灣不可能有任何變化。」③不過，國民黨政權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和駐美國「大使」顧維鈞都認識到，「美國正在設法把台灣問題暫時凍結起來，從而排除對台灣的地位問題作出任何決定的可能性，這是有利於國民政府的」。「如果我們堅持台灣毫無疑義是中國領土的說法，美國力圖防止台灣落入敵人之手的主張就會站不住腳。美國的說法是，台灣的地位還沒有明確，或者說是尙未定案（這是杜勒斯的原話），因爲如果把台灣看作是被盟軍佔領的日本領土，則美國對這個島嶼的安全問題，就可以有發言權，就負有責任。」

① 書目九一，第一三九頁。
② 總統秘書檔案，第一七七盒。轉引自書目六〇，第五九頁。
③ 書目一五，第三〇〇頁。

上將去台灣，要求蔣介石派軍隊前往南韓，以抵抗北朝鮮可能發起的進攻。蔣介石認爲時機到來，可以藉此向美國多要一些服裝、武器和給養。但柯克將軍拒不答應，談判糾纏於許多細節問題，遲遲未果。據何世禮說，蔣介石從內心是急於想派軍隊去朝鮮，這不僅是要藉此抬高國民黨軍隊的身價，也是爲了討好美國，以求得更廣泛的援助和支持。正是因爲如此，朝鮮戰爭剛剛爆發，蔣介石便立即提出派軍隊赴南韓作戰。在這一要求被美國政府拒絕後，蔣介石又派顧維鈞和何世禮再三去向麥克阿瑟請戰。無奈麥克阿瑟已無權作主。不久，蔣介石又提出派一萬五千名志願軍去南韓參戰，並完全歸麥克阿瑟指揮。這一建議仍被麥克阿瑟以加強台灣本身的防務爲理由加以婉言拒絕。①

儘管美國政府出於種種考慮，不願讓蔣介石的軍隊捲入朝鮮戰爭，但是既然美國政府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美蔣關係也就朝着這一改變了的方向迅速發展下去，以至這個沉重的包袱在美國身上壓了整整二十二年。

其二，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憤慨，使得本來有希望進一步發展的美國與新中國的關係徹底中斷。同時，這也是造成後來中國出兵朝鮮的心理因素形成的客觀條件。

① 書目三九，第八〇—八一頁、第九四頁。

朝鮮戰爭眞正刺激中國的，不是戰爭爆發本身的消息，而是第七艦隊北上的消息。據師哲回憶，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毛澤東對他說，從外國報紙上知道了戰爭爆發的消息，但毛澤東只是表示對北朝鮮事先不打招呼不滿，並沒有其他明確的反應。①當時，中國政府也沒有立即公開表示態度。而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的聲明一發表，毛澤東第二天便在中央政府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嚴厲指責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顯然，美國政府出爾反爾的做法激怒了剛剛掌握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鄭重聲明：「中國人民早已聲明，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的和堅持的反抗。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台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並且同時撕毀了美國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②

美國政府派軍艦游弋於台灣海峽，直接的後果是阻止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爲蔣介石集團承擔了防禦義務。儘管從二十年代以來，國共兩黨有過兩次合作的經歷，但實則兩黨之間積怨甚深，水火不容。第一次合作，國民黨只是利用共產黨的羣衆基礎和宣傳工作，同時也由於共產國際的指導錯誤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偏差和缺乏經驗，至使蔣介石篡奪國民黨領導權後，背叛人民，絞殺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人結下血海深仇。第二次合次，是迫於日本帝國主

① 書目九九，第八五頁。
② 書目三，第四二三頁。

義大兵入境，國家和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也由於國際形勢變化，美蘇等國際勢力的壓力，國民黨不得不暫時中止剿共滅共的目標。戰爭剛剛結束，國民黨便再次舉起屠刀，妄圖一舉消滅共產黨。經過四年火與血的較量，中國共產黨終於取得了全國政權，而國民黨則敗逃台灣一隅。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全國解放和統一只差這最後一擊了，而對於國民黨來說，則對「兵敗國破」之辱耿耿於懷，時刻不忘反攻大陸。美國政府在這種時刻再次插手國共之間，袒護國民黨，自然引起中國新政府的極大憤慨。同時，美國政府關於台灣尚屬日本領土，其地位還有待商議的說法，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這樣，本來尚有可能取得一些進展的中美關係，就熄滅了最後一線希望之光。其後，美國又跨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不能不使新中國感到有遭到南北夾擊的危險。因此可以認為，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是為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以至朝鮮戰爭變為中美之戰奠定的第一塊基石。

另一方面，美國派軍艦進駐台灣海峽，的確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台灣的進攻受阻。然而，新中國不得不放棄以攻打台灣的計劃之後，其客觀上的結果是中國大量的軍隊得以從東南沿海抽調至東北。也就是說，這種狀況的結果，為中國軍隊大規模入朝作戰創造了一種客觀條件。後來的情況發展也正是如此。如果沒有美國干預台灣問題，那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南沿海舉行渡海戰役的同時，很少有可能再在東北邊陲集結大軍入朝作戰。因此，第七艦隊阻止了中國軍隊進攻台灣，卻使得麥克阿瑟面對幾十萬入朝作戰的中國軍隊，這是美國政府決策時始料不及的，而中美關係從此進入漫長的冷凍時期，更是與美國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馳的。

其三，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的問題，儘管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已經有人議論，但做爲建議正式向政府提出的卻是一向反對援助台灣的艾奇遜。爲什麼會是這樣呢？其實，艾奇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提出台灣問題的眞實目的還在於解決朝鮮問題。換句話說，艾奇遜是爲促使軍方在朝鮮問題與國務院達成妥協，而以提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作爲交換條件的。

前面談到，國務院的一貫觀點是放棄蔣介石以及對台灣的援助，但在朝鮮問題上則採取較爲強硬的態度。如反對過早從朝鮮半島撤軍，一再提出增加對朝鮮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等。相反，美國軍方比較重視台灣問題，主張增強軍援以保住台灣，但對韓國則抱着冷淡態度，所作應急計劃都是一旦發生戰爭即從朝鮮撤退。國務院與國會反對派和軍方曾經有過一次妥協，即前面提到的在國會爲提供軍事援助撥款問題進行討論時，國務院爲給韓國爭取撥款，不得不同意把台灣列入援助對象。這次，艾奇遜在朝鮮戰火已經燃起的危急時刻，迅速改變對台態度，除了受到政治壓力之外，更深刻的含義是換取軍方和國會反對派在朝鮮問題上與國務院的主張保持一致。

實際上艾奇遜未必指望第七艦隊能夠眞正發揮建議中所說的那種軍事作用。美國第七艦隊當時有一艘航空母艦、一艘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十二艘驅逐艦及輔助艦隻，其軍事責任的範圍在整個東亞地區。其中以日本佐世保爲基地進入台灣海峽的只有二艘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和一艘運輸艦。同時，這些艦隻還要擔負朝鮮戰爭中的作戰任務。以這樣的軍事力量完全負責台灣地區的安全，顯然是不夠的。艾奇遜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參議院關於遠東軍事形勢的聽證

會上也承認：由於艦隊承擔着在朝鮮作戰的任務，因此無力阻止中國共產黨人奪取台灣。但是，部署一支微小的軍事力量具有象徵意義。誠如美國外交史學家福斯特·弗·杜勒斯所說：「在台灣周圍劃定的這條防禦線對於使那些長期鼓吹這種防禦屏障的共和黨人緘默不語，是必不可少的。」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這項決定是爭取兩黨支持干預朝鮮的一個決定性因素」。①

因此可以認爲，美國轉變對台政策是其轉變對朝鮮政策的前奏，是國務院促進政府對朝鮮政策轉變的政治手段。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爭取兩黨對外政策一致，迅速採取全面捲入朝鮮戰爭的前提。當然，導致美國對朝鮮政策轉變的根本原因還不在這裏，而是有着更爲廣泛和複雜的背景。

三、美國捲入戰爭的決策依據

朝鮮半島本來是處於美國在遠東的環形防禦線之外的，美國軍方幾次制定的關於朝鮮一旦發生戰事的應急方案也是迅速撤離朝鮮半島，退守日本。就是說，從朝鮮脫身是美國的既定國

① 書目七三，第一七二頁；書目六七，第二四九頁。

策。但為什麼在戰爭爆發僅僅幾天，美國政府就完全改變了它長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顧一切地全面捲入了朝鮮戰爭呢？

美國做出介入朝鮮戰爭的決策的確是比較複雜的問題，有幾個前提必須搞清楚。

（一）朝鮮戰事發生時，美國並沒有弄清北朝鮮發起進攻的意圖究竟是什麼，除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這次進攻得到了蘇聯的認可和支持這一點外，政府各機構研究部門和情報部門看法各異。這次進攻的目標到底只是想佔領南韓，還是想以南韓為跳板進攻日本？到底是局限在遠東範圍，比如台灣、越南、菲律賓，還是聲東擊西，利用美國在遠東集中兵力的時機使蘇聯得以向西歐進攻？到底是北朝鮮的單獨行動，還是蘇聯甚至加上中國蓄謀已久的總戰略的前哨戰？其中有些問題，甚至到仁川登陸時都沒取得完全一致的認識。這種對戰爭意圖的迷惘，必然造成決策的盲目。

（二）美國政界和軍界普遍對戰爭的爆發感到突然。儘管如前所述，許多情報機構都有關於發生軍事衝突的迹象的報告送達各主管部門，但鑒於冷戰狀態下緊張局勢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鮮南北軍事衝突延續已有一年多，所以無論政界和軍界都沒有認眞對待這個問題。甚至戰火已經燃起，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仍然掉以輕心，認為這不是一次決定性的戰鬥。①對於

① 書目一九、第一四〇頁。

戰爭缺乏心理準備，或者說只做了一旦發生戰爭便撤退到日本的準備，就使得美國在突如其來的環境中表現出驚慌失措，那麼也就很難避免決策的失誤。

（三）即使考慮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美國軍方的立足點也建立在南韓軍隊完全可以抵擋住任何進攻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戰爭前夕，美國政府內部關於朝鮮問題的爭論僅僅集中在是否再給南韓援助，究竟給多少援助這樣一個問題上，從來沒想過美國要親自出兵參戰。軍方普遍認爲只要再給點軍火，南韓軍隊便可以穩住戰線。進攻開始一天以後，麥克阿瑟還對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說南韓軍隊完全可以應付。①就是說，美國在軍事上也並沒有準備。因此，輕率做出的第一個決定便輕而易舉地引導出第二個決定。從整個戰爭過程看，美國的政治決策多少都有些被軍事形勢牽着鼻子走。

（四）從軍事理論上講，由於掌握了原子彈，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以及戰後大量裁軍的現狀，美國的軍事戰略理論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擊力量的基礎上，過份依賴於海、空軍力量。戰後美國的軍事戰略只是準備去對付一場蘇聯對美國或西歐突然發動的全面進攻，而這種進攻將遇到戰略空軍力量的強有力反擊。正如李奇微所說：「在朝鮮戰爭之前，我們的全部軍事計劃都是設想打一場席捲世界的戰爭，並且認爲，在這樣的環境中，對一個遙遠

① 書目一九，第一四〇頁。

而又無法設防的半島進行防禦乃是愚蠢之舉。」「有限戰爭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生疏的概念。」①其結果是蘇聯按兵不動，美國卻由於判斷失誤而爲太平洋彼岸的彈丸之地興師動衆，勞民傷財，捲入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正是在這種認識盲目、判斷失誤以及心理和軍事都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倉促做出了進入戰爭狀態的重大決定。這不能不說是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在這種偶然性的背後，在各種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種必然性，存在着美國捲入戰爭的歷史基礎。

首先，戰後的世界分裂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存在着兩種互相對立和敵視的意識形態。美國既然自認爲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領袖，也就擔負起了保衛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責任和義務。而蘇聯則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在美國眼裏，蘇聯正在利用其戰後建立起來的軍事優勢——這種優勢由於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脅性，實現其一貫宣傳的目標：解放全人類。況且，雅爾塔體系已經大體上劃分了美蘇兩國或兩大陣營的勢力範圍，而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又確定了美蘇冷戰遊戲的規則。所以，美國認爲向南韓的進攻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向資本主義陣營的公然挑戰。在一九五〇年初美國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認爲蘇聯人正

① 書目四五，第三、二〇頁。

在謀取「統治全世界的權力」，正是這種心態的表現。①

杜魯門主義的出台早已為美國對外政策定下了這樣的基調：做為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國必須抵制蘇聯發動的任何進攻或製造的緊張局勢。從希臘到柏林，從伊朗到中國，從西亞到遠東，戰後幾年的歷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儘管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上講，朝鮮半島被劃在美國的遠東防禦線之外，但是從政治戰略的角度上講，南韓畢竟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畢竟是受美國保護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陣地。為了維持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這種威信，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領袖」的面子，即使是在軍事和經濟上對美國都不很重要的朝鮮半島，也成為美國決心保衛西方世界免遭「共產主義侵略」的象徵。一九四九年「丟失」中國之後，就使得南韓在遠東的這一象徵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魯門在回顧朝鮮戰爭時，正是這樣說的：

> 我們當時的心情是：必須堅決制止這種對一個自由國家實行武裝侵略的行動，這對保持和平十分重要。我們向大家宣告，我們認為朝鮮的局勢關係很大，因為從這種局勢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決心。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動，唯一的辦法是採取堅決的行動。根據我們的看法，如果我們不能採取行動保護一個在我們

① 書目八二，第一九頁。

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並且由聯合國採取行動來保障它的自由的國家，那末，不但在亞洲，而且在歐洲、中東和其他地方，靠近蘇聯的各國人民對我們的信心都會受到極不好的影響。①

艾奇遜對這一點說得更加明確：

這是一次公開的、赤裸裸的對我們國際公認的南朝鮮保護者的地位的挑戰。南朝鮮是對美國佔領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區。鑒於我們的應戰能力，迴避這個挑戰將使美國的權力和威信受到極大損失。我認爲威信的意義是權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感情上的重要性的。因此，我們不能讓一個蘇聯傀儡就在我們的防線火力圈內征服這個重要地區，不能僅僅在安理會中說幾句話，表一下態而不作更多的反擊。看來我們必須下定決心使用武力。②

當然，杜魯門和艾奇遜做爲美國介入朝鮮戰爭的主要決策人，在事隔多年後採取這種說法，多少有些爲美國錯誤地捲入這場戰爭的決定進行辯護的用意。這是因爲，戰爭後來的發展完全出乎美國意料，而美國的輿論和民意在戰爭尚未結束之時已經開始轉向，從初期對戰爭的熱情變爲抱怨和厭惡這場沒完沒了的戰爭。不過，當時美國的決策確實有很大的意識形態的因

① 書目四一，第四〇三頁。
② 書目四一，第二六六頁。

素。當國會順利通過杜魯門關於介入戰爭的決定後，俄勒岡州共和黨參議員莫爾斯說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總統的歷史性聲明向世界上愛好自由的人們清楚地表明，我們決不能容忍共產黨侵略自由世界。」①

其次，美國確定的冷戰原則是遏制政策，從這一政策出發，美國必須阻止蘇聯侵入自己勢力範圍的每一步擴張行動。而朝鮮發生的進攻行爲，就被美國認爲是蘇聯策劃的全線進攻的第一步，或試探性進攻。因此，美國必須加以遏制。

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務院的情報分析人員就做出結論說：北朝鮮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絕不可能發動這場戰爭。因此，這一行動必須被看作是蘇聯的行動，是過去十八個月中支配蘇聯對外政策的軍事力量日益增強的組成部分。但是唯有這一次，蘇聯是在冒爆發一場全面戰爭的風險。②艾奇遜也認爲：「幾乎可以確定，進攻是由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③

正因爲美國認定對南韓的進攻是蘇聯戰略進攻的第一步，因此對這一行動的後果設想得十分嚴重。六月二十五日的布萊爾大廈會議之後，艾奇遜遞交杜魯門一份杜勒斯從東京發來的電報。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視朝鮮在無緣無故的情況下遭受武裝攻擊的蹂躪，就將產生一連串

①　書目三九，第六四九頁。
②　書目七三，第五五頁。
③　書目四二，第二六五頁。

災難性的後果，從而極可能引起世界大戰。」①第二天，杜魯門接到麥克阿瑟關於南韓軍隊崩潰在即的電報後，對他的顧問們說：「如果共產黨在朝鮮獲得成功，那就會置日本於容易受到紅軍和飛機攻擊的距離之內，而沖繩島和福摩薩就會腹背受敵。」「目前朝鮮局勢的發展，在我看來，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規模的重演。共產黨人總是找我們軍事上的弱點進攻；我們必須對付他們的攻擊，以免被捲入世界大戰。」②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美國不僅立即決定使用海、空軍參加朝鮮的戰鬥，而且還向台灣海峽派遣海軍艦隊，向菲律賓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軍着手制定摧毀蘇聯遠東全部空軍基地的計劃。而這些部署，都發生在美國地面部隊投入戰爭之前。

美國當局所關注的，與其說是朝鮮戰爭本身，不如說是這場戰爭的後果。很多西方學者都認爲，美國政府介入朝鮮戰爭的原因在於，這種干預對於防止蘇聯在其他地區的軍事行動是非常必要的。他們認爲美國的決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綜合症的影響，所以要努力避免重複三十年代失敗的綏靖政策。這種分析對他們說來是很自然的。布雷德利曾經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在那些日子裏，我們相當單純地認爲，世界上所有共產黨的行動都是斯大林從莫斯科親自操縱的。那天晚上我們猜測，斯大林爲了讓其衛星國對遠東實現全面進攻，已暫時放棄了他在歐洲和中

① 書目四一，第三九八頁。
② 書目四一，第四〇〇頁。

斯成爲第一個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國使用武裝力量介入朝鮮戰爭的人。艾奇遜對杜勒斯的意見十分重視，他認眞閱讀過以後，便把電報單獨呈送杜魯門。這封電報的意見無疑反映了共和黨強硬派的立場，也無疑對杜魯門和艾奇遜在第二天的布萊爾大廈會議上決定出動海軍和空軍投入戰鬥起到了重要影響。

杜魯門關於美國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決定在國會內和社會輿論中引起的反響，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杜魯門政府的決策受到共和黨和國會壓力的影響。除了塔夫脫認爲杜魯門未經國會同意而做出的決定有侵犯國會擁有的宣戰權之嫌外，杜魯門的決定在國會受到一片讚揚。曾經最嚴厲地抨擊政府遠東政策的共和黨參議員惠里說：「總統目前這樣的道路是唯一可採取的光榮道路。」「總統最後終於採納了我們一些人的建議，他劃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問題上，他放棄了舉棋不定的做法，這使全國的人都鬆了一口氣。」①杜魯門的決定也贏得了輿論的支持。《紐約時報》稱杜魯門的決定是「一個重大和無畏的行動」。《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登文章說，「從來沒見過華盛頓這麼一大部分人幾乎一致滿意政府的決定」。甚至連股市也看好，指數上漲。②

決定使用武裝力量直接干預朝鮮戰爭，的確使杜魯門政府渡過了一九四九年底以來形成的

① 書目三九，第六四九頁。
② 書目八二，第三九頁。

政治難關。然而，這只是暫時的。美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魯門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機。

最後，美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還與蘇聯對戰爭的態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關係。因爲在美國看來，戰事雖然發生在朝鮮半島，而它的眞正對手卻在莫斯科。正如前面所講，美國的決策是針對蘇聯的，所以，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蘇聯的一舉一動都是在給美國傳遞信息。而美國的每一項決定幾乎都要首先研究蘇聯的動向和態度。

斯大林本身並不願意挑起戰爭，更不願意與美國直接兵戎相見，這也是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但是，如果北朝鮮能夠迅速取得進攻的勝利，而且又像金日成所說的那樣，在美國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實現朝鮮的統一，則又何樂不爲呢？畢竟，在斯大林看來，朝鮮半島離蘇聯的軍事基地旅順港有一百五十哩，距蘇聯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二十五哩，而與美國還隔着一個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積極支持了北朝鮮的軍事行動。不過，蘇聯決不願意公開出面干預朝鮮問題，更不允許給美國和世界輿論留下受人指責的口實和證據。因此，蘇聯處處採取小心謹愼的態度，而這一點恰恰在客觀上鼓勵了美國採取軍事行動。

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國務院便給駐蘇大使館發去一份電報，要艾倫·柯克大使立即約見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正式向他通報北朝鮮發動進攻的消息，並要求蘇聯施加影響讓北朝鮮撤回入侵部隊。然而，下午六時四十八分美國駐蘇大使館參贊沃爾沃思·巴伯回電說，蘇聯外交

部高級官員一個都找不到，據報，重要人物都不在城裏。①給人的印象是蘇聯採取迴避態度。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情報局局長希倫柯特報告：尚無迹象表明蘇聯打算支援北朝鮮，遠東蘇軍也沒有什麼動靜。②六月三十日美國收到蘇聯的覆照，覆照說蘇聯認爲朝鮮發生的事件是朝鮮內部事務的一部分，並宣稱它反對外國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這種明顯的置身事外的態度顯然使正在決策的美國政府如釋重負。國務卿艾奇遜的看法是，這個照會表明蘇聯將不會干預戰爭。③於是，蘇聯的這種態度無疑爲美國地面部隊的參戰敞開了大門。

蘇聯對待聯合國的態度是朝鮮戰爭研究中的疑團之一，也是美國分析蘇聯對戰爭態度的依據。

很多研究者都認爲，蘇聯代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退出聯合國安理會是犯了一個外交上的錯誤，以致使蘇聯無法在聯合國發揮作用，阻撓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所作所爲。在戰後的聯合國安理會上，蘇聯代表經常使用否決權，甚至在一些瑣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蘇聯仍在安理會中，就很容易利用否決權來阻止美國在朝鮮採取的行動。此外，如果許多東歐國家不隨着蘇聯退出聯合國組織，在戰爭初期美國也絕不可能在聯合國如此隨意行動。當然，如果說

① 書目七三，第五五頁。
② 書目一六，第三二九頁。
③ 書目九五，第三三頁。

蘇聯在半年前就預見到朝鮮戰爭爆發，從而採取表面上的迴避態度，那是言過其實了。但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蘇聯對於重返聯合國的冷淡態度就頗值得研究者注意了。當然，在重大問題上蘇聯如此反應遲緩，在當時也特別受到美國決策者的注意。

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蘇聯代表馬立克重返聯合國安理會之前，聯合國關於朝鮮問題一共做出三項決議，即六月二十五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同）通過的要求立即停止戰爭行爲，北朝鮮立即撤回三八線以北的決議；六月二十七日通過的責成聯合國成員國應向南韓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擊退武裝進攻並恢復這一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議；七月七日通過的派遣聯合國軍入朝參戰的決議。

第一個決議是程序性的，對於美國出兵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況且因時間倉促，蘇聯也來不及返回聯合國。即使蘇聯回到安理會，也難以對這種呼籲和平的一般性決議使用否決權。①

第二個決議是很關鍵的，因爲它帶有明顯的傾向性，而且是美國爲實行其出動海、空軍向南韓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據的。但正是在這個重要決議通過前幾個小時，蘇聯代表放棄了返回安理會行使否決權的有利時機。六月二十七日中午，賴伊、馬立克和格羅斯共進午餐。

---

① 據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格羅斯回憶，六月二十五日晨他曾與聯合國秘書長及助手商議，如果蘇聯代表下午返回安理會並使用否決權，他們一致認爲可在四十八小時內召開聯合國緊急特別會議解決這一問題。見書目九三，第二二二頁。

因爲扯着聯合國軍這面大旗，美國才能夠以聯合國提出的南北朝鮮統一爲理由越過三八線。而這一舉動的更爲嚴重的後果是使戰爭打到鴨綠江邊，並迫使中國出兵朝鮮。美國在戰爭的泥淖越陷越深。

那麼，聯合國軍爲什麼要越過三八線呢？

第五章　聯合國軍為什麼越過三八線？

——分析美國改變戰略意圖的背景

所謂聯合國軍，實際上主要是指美國軍隊或美韓聯軍。聯合國部隊雖然是由十幾個國家組成的，①但大多數國家的軍隊只是象徵性的。在地面部隊中，美國佔百分之五十，其餘部分又主要是南韓部隊；在海軍中，美國佔百分之八十六，在空軍中，美國佔百分之九十三。美國利用聯合國六月二十七日決議建立起來的聯合國軍司令部也不是聽命於聯合國，而是接受華盛頓的指揮。作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後來承認說：「我的一切行動聽命於美國三軍參謀長，完全受他們指揮。甚至以我的名義呈交聯合國的報告，也都要經過國務院和國防部的審

---

① 奧斯汀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告知安理會，有十三個國家曾主動提出派遣地面部隊，十個國家派遣海軍，四個國家提供戰鬥空軍力量，二十六個國家提供非軍事物資。派出武裝部隊的國家除美國和南韓外，還有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加拿大、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法國、英國、希臘、荷蘭、菲律賓、泰國、土耳其、南非，此外還有台灣的國民黨軍隊。見書目七〇，第六二八—六二九頁。奧斯汀的報告未必準確，至少國民黨軍隊並沒有參加朝鮮戰爭，儘管他們強烈要求參戰。

閱。我在各方面和聯合國都沒有直接聯繫。」①因此，所謂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從頭至尾都是美國政府精心策劃的。採取這種對於朝鮮戰爭的擴大和升級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步驟，是美國戰略意圖重大改變的標誌。

一、越過三八線問題的提出和爭論

很多人把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向鴨綠江推進，從而導致中國出兵和美軍潰敗的責任完全推到麥克阿瑟一人身上，這是不公平的。越過三八線的問題的確是麥克阿瑟首先提出來的，他也是這一方針的堅定支持者以及軍事上的主要決策者。但事情並不是那樣簡單。事實上，正如布雷德利回憶中所說：「應當指出的是，對於這些基本政策，總統、艾奇遜、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②客觀地說，麥克阿瑟不過是一個堅決主張並執行越過三八線這一方針的軍人，盡管在有些地方他超越了自己的權限，但那主要是越過三八線以後的事情。

關於戰爭是否限制在三八線以南的問題，最早在六月二十九日，即戰爭爆發的第四天就已

① 書目八七，第一〇七頁。
② 書目四四，第七二六頁。

（一）可以使用空軍轟炸三八線以北的運輸線，破壞軍需供應。但這不是我們所說的越過三八線的概念。

（二）如果中國出兵朝鮮，美國部隊便可越過三八線與之作戰。這裏，是以中國首先出兵參戰作爲前提條件的，而後來這種因果關係正好顚倒。

（三）最重要的是，美國這時明確的戰略目標是把北朝鮮的軍隊趕回三八線以北，恢復原來的分界線。

然而，隨着軍事態勢的變化，美國完全改變了最初的戰略意圖。

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在朝鮮戰局大體穩定下來的時候再次提出。據聯合國軍參謀部報告，到七月中旬，北朝鮮軍隊的三分之一可能已經失去戰鬥力。在其總數三百輛的坦克中，已有二百七十輛被擊毀或擊傷，而且沒有獲得補充的迹象。據說，北朝鮮的空軍已消耗殆盡。被抓獲的很多俘虜僅僅受過四天的訓練，而以前有些兵種受訓期遠遠超過一年。這說明北朝鮮的兵源補充也十分緊張。①因此，麥克阿瑟七月二十日報告說：由於第八集團軍的主力赴朝鮮半島的佈防，戰爭的第一階段遂告結束，北朝鮮軍隊取勝的機會也隨趨黯淡。②

就在這之前一星期，杜魯門派柯林斯和范登堡去東京會見麥克阿瑟，以便直接對戰局形勢

① 書目九五，第八四頁。
② 書目四三，第三二五頁。

做出判斷。參加會見的還有麥克阿瑟的參謀長阿爾蒙德少將和剛從朝鮮趕來的第八集團軍司令官沃克中將。柯林斯說，他必須把麥克阿瑟的要求同政府的總的軍事計劃結合起來，因此需要了解麥克阿瑟什麼時候能夠發動大規模反攻。麥克阿瑟回答說，反攻日期目前還無法確定，但他的目標不僅僅是把北朝鮮趕回三八線以北，而且是要消滅他們，並進而統一朝鮮。麥克阿瑟強調說，他可能不得不攻佔整個北朝鮮，為此還需要八個步兵師。范登堡問，如果中國人參戰怎麼辦？麥克阿瑟答道：把他們消滅在北朝鮮。麥克阿瑟最後說：「我們要麼在這個地方贏，要麼在所有地方輸。如果我們在這兒贏了，我們就增加了在所有地方贏的機會。」①這次談話的時間是七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也是第一次提出主動越過三八線的問題。第二天李承晚就公開宣稱，南韓軍隊將不停止在三八線上。②

與此同時，在美國國內也有人提出越過三八線問題。七月十四日杜勒斯交給國務院政策設計司一份備忘錄，聲稱三八線決非政治分界線，美國的目標是統一朝鮮，「如果有機會去掉分界線，我們當然應該這樣幹」，而且，讓北朝鮮部隊從容退回三八線，也是件「蠢事」。備忘錄還寫道：「如果我們有力量加以摧毀的話，必須摧毀北朝鮮部隊，即使這樣做需要越過三八

①　書目四四，第七二四頁；書目八二，第八三頁。
②　書目四二，第三〇五頁。

線也在所不顧。這是消除威脅的唯一途徑。」①

這時杜魯門的意見是，在戰爭局勢比七月中旬大爲明朗以前，應對這一問題保持沉默。因此針對李承晚的公開宣言，美國軍方發言人在電台廣播中說，美軍的任務只是把北朝鮮部隊趕回三八線。美軍將停止在那裏，並將強制南韓軍隊也這樣做。艾奇遜也急忙打電報告訴穆喬大使，盡最大努力制止公開討論這個問題。②

然而，美國政府內部，特別是國務院內部卻爲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國務院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和查爾斯·波倫以及受到他們觀點影響的政策設計司司長保羅·尼采極力主張要進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他們認爲應該命令麥克阿瑟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名義宣佈，倘使北朝鮮軍隊撤到三八線以北，他的軍隊將不跨過三八線追擊。③尼采還在接到杜勒斯的備忘錄後，召集政策設計司進行緊張討論，並於七月二十二日草擬了一份「關於美軍越過三八線的美國政策問題」報告。報告首先提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在聯合國部隊把北朝鮮部隊趕回三八線附近時，美國和支持安理會決議的其他聯合國成員國所採取的決定和行動以及克里姆林宮的決定和行動，將決定這場衝突是限於朝鮮境內，還是衝突擴大，導致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

① 書目一九，第三八六—三八七頁。

② 書目一九，第三七三頁；書目四二，第三〇五頁。

③ 書目四二，第三〇五頁；書目四四，第七二四頁。

險。」報告分析了與此有關的幾種情況：如果中蘇不介入，北朝鮮可能自動撤回，可能被迫然而有秩序地撤回，也可能潰不成軍地逃回，也很可能在三八線頑抗。但是報告傾向於認爲，「美國應考慮這種可能性，即在美軍尚未到達三八線時，中蘇部隊已進入三八線以北，進而支持在三八線以南作戰的北朝鮮軍隊」。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共和蘇聯軍隊衝突的危險性將大大增加」，因爲「克里姆林宮決不會接受在北朝鮮建立一個它無法統治和控制的政權」。報告認爲，發生這類衝突所冒的風險「似乎遠遠大於政治上可能得到的好處」，因而強調在軍事上取得一定進展後應該立即轉入政治解決，即「盡快在可以接受的條件基礎上，停止衝突」，在美軍佔領朝鮮南部的條件下，施加政治壓力，提出朝鮮統一問題。報告還提醒必須考慮盟國的態度，當北朝鮮被迫撤回三八線後，大多數盟國，尤其是亞洲和中東國家恐怕不會支持聯合國軍用武力統一朝鮮的做法。報告同時又警告說，南韓當然要求美軍一鼓作氣拿下北方，美國輿論也希望問題得到「最終解決」，但這樣一種情緒倘若蔓延開來，美國政策的執行也許將面臨嚴重問題。①

布雷德利後來回憶說，三十多年後重溫這份文件，可以發現這裏充滿了遠見卓識，可惜當時未得到廣泛的賞識。②然而，可惜的還不止這一點，問題在於這個似乎論證有力、考慮全面

① 書目一九，第四四九—四五四頁。
② 書目四四，第七二四頁。

的報告，最後還是留了一個尾巴：「倘若軍方有把握在三八線以北取得勝利，就應該設法使美軍北進並取得聯合國相應決議的支持。」①這就是說，如果能確保軍事上的勝利，再有聯合國的招牌，美軍還是應當越過三八線，佔領北朝鮮。正是這最後一筆，把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留給軍人去解決了。以後我們就會看到麥克阿瑟是怎樣以軍事必勝的許諾牽着白宮攻客們的鼻子走的。

政策設計司的報告在政府內部遭到猛烈的攻擊。首先是主管朝鮮事務的東北亞處處長艾利森表示強烈反對，七月二十三日艾利森即給尼采寫了備忘錄，明確表示對尼采的報告「從觀點到結論」都不同意，「整個報告的基調無非是暗示北朝鮮政權是合法的，三八線以北地區事實上是個獨立國家。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道義。北朝鮮政權是蘇聯一手炮製的，它違背朝鮮人民意志，並蓄意與聯大三次決議爲敵。……按這個報告辦事，我們將回到衝突前的狀態」。艾利森說，南韓不承認三八線，並且認爲現在是統一的絕好機會，「對此，美國在朝鮮的外交官都表示贊同，如不這樣做，朝鮮人民將對美國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義的傳統失去信心」。談到與中蘇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時，艾利森認爲確實存在，但不應像報告那樣企圖通過綏靖政策避免「刺激蘇聯」。因爲不管美國怎麼小心謹慎，與中蘇衝突的危險性並不因此而不存在。艾

① 書目一九·第四五三—四五四頁。

利森堅決主張越過三八線，「也許這意味着一次全球戰爭」，但「應該讓美國人民知道這一點，應該讓他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以及這對他們意味着什麼。既然一切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正當性都在我們這一邊，我們還有什麼可猶豫的？」①

艾奇遜沒有艾利森這麼衝動，但他的基本觀點同艾利森是一致的。艾奇遜認為，「不應強行下達不許越過三八線的武斷的禁令。作為一條分界線，它不具備任何政治合法性」。參謀長聯席會議也認為應徹底摧毀北朝鮮軍隊，以防止其再度進攻南韓。「我們希望能將北朝鮮軍隊消滅在南朝鮮，但我們認為不應將麥克阿瑟限制在三八線。我們強烈要求佔領整個朝鮮，從而保證自由選舉的進行」。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提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為了將蘇聯或中共進行干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我們認為應由韓國部隊在三八線以北實施地面作戰，而美國則繼續提供空軍和海軍支援。」②

七月三十一日，國防部也拿出了他們的意見，即「對朝行動方針備忘錄」。備忘錄確立了三個假設的前提：（一）美國將動員足夠的力量來達到佔領整個朝鮮這個目的，並增強在所有戰略重要地區的軍事地位。（二）蘇聯將不在朝鮮或其他地區進行干涉。（三）將由總統宣告，國會同意，並由聯合國採取行動，以建立一個統一、自由和獨立的朝鮮為美國的作戰目

①　書目一九，第四五八—四六一頁。
②　書目四四，第七二四頁。

建立在對北朝鮮的反攻計劃的基礎之上的。這時，麥克阿瑟正在竭力說服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接受他的在仁川實施登陸的「烙鐵行動」計劃。儘管軍界首腦人物一致對仁川登陸的計劃表示反對或懷疑，但麥克阿瑟卻力排衆議，一意孤行，並且在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保密的情況下，於八月十二日制訂了詳細的登陸作戰方案。正是在這樣的情緒下，八月十七日麥克阿瑟會見返美途中來東京拜訪的顧維鈞時，信心十足地說，他毫不懷疑，在南韓的北朝鮮軍隊最後一定會全部被殲滅，除非他們現在立刻撤回北朝鮮。麥克阿瑟甚至相信，只要把北朝鮮消滅了，蘇聯就不得不同意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再度實現朝鮮的統一。①

八月二十三日，麥克阿瑟在司令部召開會議，最後討論和決定「烙鐵行動」計劃。出席會議的有專程從華盛頓趕來的柯林斯和謝爾曼，以及麥克阿瑟及其總部的高級將領。會議發生了激烈爭論。八月二十八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給麥克阿瑟發來一份措辭謹愼、用語含糊的電報，但原則上還是同意在朝鮮西海岸組織一次兩棲登陸作戰。八月三十日麥克阿瑟便發出了「烙鐵行動」第一號命令。儘管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有些猶豫不決，但由於麥克阿瑟的執意堅持及戰局發展的緊迫要求，這一計劃終於在九月八日報請杜魯門批准，擬在九月十五日開始實施。

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與麥克阿瑟就仁川登陸計劃緊鑼密鼓地討論和準備的同時，國家安全

① 書目三九，第九四—九五頁。

委員會也在最後議決關於越過三八線的問題。顯然，人們已經預計到實施反攻和越過三八線這兩次行動之間的必然聯繫。

八月二十五日，傑塞普、臘斯克、希克森和馬修斯等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認眞討論了「越過三八線問題」。會議討論的基礎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七月上旬制訂的兩個文件。其中七月一日的第七三號文件規定，若中國不公開介入，美軍仍然可以在「打擊北朝鮮軍隊的名義」下繼續作戰，「只要目前在朝鮮承擔義務或準備承擔義務的聯合國部隊能作有效抵抗，這一作戰行動就應繼續」，而且還可以「擴大到包括下令採取適當的空中或海上行動，在朝鮮之外對付共產黨中國」。七月十日的第七六號文件規定，若蘇軍大舉出動，美軍就不應越過三八線，「美國應把承擔的義務和作戰計劃的執行減少到最低限度，而越過三八線，則是我們所能承擔的最大限度的義務」。經過反覆研究和討論，會議建議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決定，美國軍隊應該越過三八線，但要與中國和蘇聯邊境保持一段明顯的距離。「若有情報說明，發生了中國或蘇聯大規模有組織的抵抗，聯合國軍總司令在向華盛頓報告之前，不得下令繼續前進」。①

九月九日，即在杜魯門批准「烙鐵行動」計劃的第二天，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國務院的報告及上述會議的建議，起草了「對朝鮮行動方針報告」，其要點如下：

① 書目一九，第六四六—六五〇頁。

（一）美國軍隊具有越過三八線的「合法基礎」，只要中國和蘇聯不捲入朝鮮戰爭，就應授權麥克阿瑟佔領北朝鮮，但事先必須取得總統批准，並經過與盟國協商。

（二）如果中國和蘇聯同時介入，麥克阿瑟不應在北朝鮮進行地面戰鬥，而應防守三八線，對北方繼續實施轟炸。

（三）如果中國介入，除不應與中國軍隊展開全面戰爭外，可以考慮授權麥克阿瑟在積極抵抗中國軍隊的同時，在朝鮮之外進行海空戰鬥。與此同時，應向安理會提出「譴責中共爲侵略者」的決議案。

（四）如果中蘇均不介入，北朝鮮軍隊潰敗，應在與盟國協商後，向北朝鮮軍隊提出「投降條款」，若遭拒絕，則摧毀之。但在沿中國和蘇聯邊境地區只能使用韓國軍隊，不得使用美國軍隊。

（五）經過改組和改革後，承認「韓國政府爲唯一合法政府」。

（六）在朝鮮實現「穩定」、「統一」和「眞正成爲獨立國家」之前，聯合國軍應繼續留在朝鮮。

該報告經杜魯門九月十一日批准，確定爲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八一號文件。①

① 書目一九，第七二二—七二二頁。

這份用心良苦、考慮周密的文件實際上爲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的軍事行動確定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第一，中國或蘇聯軍隊沒有捲入朝鮮戰爭；如果中國或蘇聯軍隊介入，美國軍隊應防守在三八線一帶。第二，越過三八線的問題應與盟國協商，並以實現朝鮮的統一和獨立爲政治基礎。這就是說，越過三八線的行動還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和批准。然而，戰局的變化促使美國沿着錯誤決策的方向滑得更遠了。

二、戰局變化推動的政治決策

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根據第八一號文件內容制定的命令下達給麥克阿瑟的當天，即九月十五日，「烙鐵行動」計劃開始實施。仁川登陸的成功的確是麥克阿瑟創造的一次軍事奇迹。仁川港的條件極差，由於潮汐的變化影響，到年底前只有九月十五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二日或三日這幾天適宜登陸，而且全部登陸行動必須在兩個小時內完成。否則，擱淺的登陸艦船和人員就會被北朝鮮炮火消滅在海灘上。如果氣候條件不好，登陸部隊也很難在有效時間內到達指定海域。此外，作爲迂迴包圍行動將登陸點選在仁川又顯得過於深遠，很可能無法迅速解除南線部隊受到的壓力。而由於兵力不足，實施登陸時還要從處境危急的釜山防線抽調一個陸戰旅。正是這樣一個爲參謀長聯席會議、執行該計劃的陸海軍指揮官以及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所普遍懷疑和反對的登陸計劃，居然一舉獲得成功，從而給麥克阿瑟帶來無上的榮耀。麥克阿瑟

因此而得到的聲譽和威望又反過來加重了他在政府決策時發言的份量。正如李奇微回憶的：「人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一貫正確性幾乎發展到了迷信地步。就連他的上級也好像開始懷疑自己對麥克阿瑟的任何決心提出疑問是否應該了。」①正是在這種情緒下，正是把這種情緒帶到了政治決策中，才使白宮和五角大樓都感到美軍越過三八線是勢在必行和理所應當的。

仁川登陸成功後，海軍陸戰隊第一師與南線反擊的第八集團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北朝鮮軍隊完全潰敗了。據說進入南韓的四十萬大軍中只有三萬人沒有攜帶裝備，零星退回三八線以北。九月二十七日美軍攻陷漢城，然後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於九月三十日進抵三八線。②輝煌的軍事勝利使麥克阿瑟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忘乎所以，甚至總統和國會也沉浸在歡樂和輕鬆的氣氛中。這時，對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第八一號文件限定的兩個越過三八線的條件，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

還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圍攻漢城的時候，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官員就多次向柯林斯建議，要求新上任的國防部長馬歇爾正式下達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的命令。但馬歇爾一定要先知道國務院的意見，並呈報杜魯門總統批准。③而這時杜魯門的心情比麥克阿瑟還要着急。顯然，如果在

① 書目四五，第五七頁。
② 書目四二，第二九九頁。
③ 書目六四，第七八頁。

國會選舉前能夠結束朝鮮戰爭，對於民主黨在國會的席位增加是大有益處的。據顧維鈞當時得到的「密訊」，「美國當局鑒於國會選舉即將到來，朝鮮戰局已有好轉，他們希望戰爭能夠很快結束，藉以影響輿論，贏得選票」。①於是，美國政府一方面有意製造要由聯合國決定聯合國軍是否越過三八線的輿論，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爲麥克阿瑟準備的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的命令。九月二十七日給麥克阿瑟的第九二八〇一號命令發出：

你的軍事目標是粉碎北朝鮮的武裝部隊。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授權你於三八線以北的朝鮮境內採取軍事行動，包括兩棲和空降或地面作戰，只要在採取這種行動時沒有主要的蘇聯和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北朝鮮、沒有準備進入的聲明，也沒有在北朝鮮對抗我們行動的威脅。但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你的軍隊不得跨進滿洲或蘇聯與朝鮮交界地域，並且爲了政策的緣故，在與蘇聯接壤的東北各道或在沿滿洲邊境的地區，不得使用非朝鮮人的地面部隊。再者，對於你們在三八線南北作戰的支持將不包括對滿洲或對蘇聯領土的空軍或海軍行動。

如果在三八線以南公開或隱蔽地使用大量蘇聯軍隊時，你應採取守勢，不採取任何擴大局勢的行動，並向華盛頓匯報。如果你的軍隊在三八線以北作戰而他們使用了

① 書目三九，第一五五頁。

大量的蘇聯軍隊，你應該採取同樣行動。你不應僅僅因爲在目標地區發現有在蘇聯或中國共產黨軍隊而停止在三八線以北的空軍和海軍的行動。但是，假使蘇聯或中國共產黨事先聲明他們要重佔北朝鮮的意圖並公開地或含蓄地發出他們的軍隊不應受到攻擊的警告，你應把這事提交給華盛頓。①

這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似乎成了朝鮮半島前途命運的主宰，他對於命令中要求他把在三八線以北的作戰計劃呈請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的指示極爲不滿，認爲這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企圖以此來保持軍事行動的最後批准權。但麥克阿瑟還是於九月二十八日呈報了一份作戰計劃。

麥克阿瑟的電報說：如果北朝鮮武裝部隊不按照我將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發表的聲明無條件投降，我將進入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完成將其消滅的軍事目標。麥克阿瑟的計劃是派遣第八集團軍在西岸經開城和沙里院一線前進，奪取平壤，派遣第十軍在東岸元山實施兩棲登陸。電報還說，目前尚無迹象表明，蘇聯或中共的主力部隊已進入朝鮮。②

參謀長聯席會議於九月二十九日批准了這項計劃。同一天，似乎是爲了平息麥克阿瑟被迫呈送行動計劃的怒火，國防部長馬歇爾針對南韓部隊越過三八線的問題給麥克阿瑟發去一封密

① 書目四二，第三〇七—三〇八頁。
② 書目四四，第七三四頁；書目四三，第三四一頁。

電：「據報告，第八集團軍曾宣佈韓國部隊將在三八線停止前進以便重新集結。關於這一點，我們希望你認識到，你在向三八線以北推進時，無論在戰術上還是在戰略上都不受限制。上面所提到的聲明有可能會使聯合國處境尷尬，因爲在聯合國裏，人們顯然不願意出現必須對越過三八線問題進行投票的局面。相反，人們希望看到你在軍事上已證明有必要這樣做。」①這無異於告訴麥克阿瑟不要聲張，一切行動可以先斬後奏。其目的無非是要給聯合國造成一種既成事實，迫使聯合國接受美國關於允許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的計劃。但這樣做的同時，也就把政府部門掌握的權力交給了一位戰地指揮官。後來凱南也批評說，「華盛頓由於國內政治原因，而把國家和（朝鮮）地區的和平命運寄托在一個代理人身上」。②

第二天，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再次授權麥克阿瑟便宜行事而不必聲張。麥克阿瑟在九月三十日的電報中說：「在軍事上，三八線不是影響我們使用部隊的因素，我的部隊的後勤補給是妨礙我們迅速推進的主要問題。爲利用敵軍的失敗，我們的部隊隨時可以越過三八線，進行試探性進攻或佔領當地的戰術目標。你們了解我在北朝鮮總的戰略計劃。在敵人投降以前，我認爲我們在整個朝鮮都可以進行軍事行動。」電報最後要求發表一個聲明公佈他的計劃。參謀長聯席會議接到電報後，對於「我認爲我們在整個朝鮮都可以進行軍事行動」這句頗有含義

① 書目一九，第八二六頁；書目四四，第七三四頁。
② 書目一〇六，第二五頁。

的話——這意味着美軍也可以到達鴨綠江邊，沒有提出任何異議，①反而對發表聲明一事極爲敏感。馬歇爾當即回電告訴麥克阿瑟，「發表一項這樣的聲明是不明智的」。相反，電報指示他務必「繼續進行作戰行動，不要再做進一步的解釋和聲明，讓行動去說話吧」。回電再次強調說，「我國政府希望在擊敗朝鮮部隊的任務完成之前，避免在三八線問題上鬧出一場風波」。跟隨麥克阿瑟多年的惠特尼將軍後來回憶說，這個電文的含義讓麥克阿瑟「大吃一驚」，但他「很欣賞總統本來的意圖是給聯合國中其他各國政府來個既成事實」。②

於是，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的問題就這樣決定了。雖然幾個月來白宮和五角大樓各部門就這個問題經歷了反覆研究和激烈爭吵，進行了詳盡的論證，甚至考慮了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但仁川登陸一舉成功使上述一切努力顯得毫無意義，與軍事家們取得的勝利相比，政治家們的議論要遜色得多。其結果不知是軍事指揮了政治，還是政治利用了軍事。但不管怎樣說，當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從而使戰爭再次升級的行爲受到公衆指責時，讓一個戰地指揮官來承擔全部責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麥克阿瑟或許不知道，就在他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之間電報頻繁往來的時候，聯合國大會正在開始討論有關越過三八線問題的議案。美國當然知道無法在聯合國大會直接提出越過三八線

① 事實上後來麥克阿瑟正是這樣做的，而且以事先曾通知參謀長聯席會議而沒有被拒絕來爲自己辯護。

② 書目四四，第七三五頁；書目九五，第一〇〇—一〇一頁。

證實。但是聯合國軍司令部和麥克阿瑟則對此完全保持沉默，並拒絕承認收到過南韓部隊「北進」的正式消息。①麥克阿瑟是否向南韓軍隊下達了越過三八線的命令，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證據。不過，既然五角大樓已經指示麥克阿瑟便宜行事，那麼聯合國軍司令部保持沉默的態度是很容易理解的。

美國軍隊在表面上保持沉默，並不妨礙在實際上採取行動。《紐約時報》十月一日的快訊在報道南韓部隊北進消息的同時，還說，「美國戰艦和空軍在幫助南韓軍隊沿東海濱公路向三八線以北挺進」。同一天遠東海軍司令部第五百二十號新聞公報也提到：「東海岸的美國海軍增援部隊向迅速推進的南韓第八師提供了直接的海上炮火支援」。十月三日的電訊則談到：「美軍飛機對（北朝鮮）元山方向以及沿中國東北邊境鴨綠江河岸開的汽車運輸隊施行低空掃射轟炸……雖然美軍尚未越過三八線，但空軍卻給南韓軍隊的推進以最大的支援……他們的右翼有給南韓軍隊以炮火支援的美國艦隊」。②

十月七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八國提案的當天，麥克阿瑟下令聯合國軍隊大舉向三八線以北挺

① 書目七四，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② 書目七四，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進。①同一天，鑒於「中國共產黨軍隊可能在北朝鮮進行干涉」，五角大樓向杜魯門提出建議，要求修改九月二十七日給麥克阿瑟的命令。該建議經杜魯門批准後於十月九日作爲命令發給麥克阿瑟：

> **今後中國共產黨要是不事先聲明就在朝鮮任何地方公開或隱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隊，你應根據自己的判斷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隊有可能獲得勝利，你就繼續行動。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要對中國境內的目標進行任何軍事活動，都必須事先得到華盛頓的批准。②**

這道命令最後敞開了麥克阿瑟在北朝鮮採取任何行動的大門，除了對中國境內目標的攻擊要得到華盛頓首肯外，在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權力已經由白宮和五角大樓轉移到聯合國軍司令部。這是輝煌軍事勝利引發的結果，卻反過來導致了軍事上的大潰敗。美軍越過三八線本身已經鑄成大錯——引起中國出兵介入戰爭，而允許麥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這一錯誤發展到

---

① 美國軍隊的北進是從十月七日至九日逐步展開的，共投入四個軍十個師及一個旅和一個空降團，總計十三萬餘人。參見書目六六，第一四頁。

② 書目四一，第四三二頁。杜魯門回憶錄說該建議是他本人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準備的，但布雷德利說這一說法不準確。還有文件說明這一建議是國防部副部長洛維特起草的。見書目四四，第七四一頁；書目五九，第二一一頁。

無可挽回的地步——盲目地發動「感恩節攻勢」，實際上成爲與中國軍隊的大決戰。杜魯門的特使艾夫里爾·哈里曼對此十分坦誠地說：「現在回顧起來，一九五〇年九月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後越過三八線，這也許是個錯誤。但是北朝鮮軍隊潰敗得如此徹底，致使我們不能罷手，只有消滅他們退卻中的部隊而後已。很清楚，我們沒有就在平壤以北附近的狹窄地帶這條線上停下來，這是個悲劇性錯誤。英國人和別的人曾建議我們這樣做。」①

這場「悲劇性的錯誤」的本質就在於美國的軍事行動把朝鮮戰爭又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美國政府徹底改變了以前確定的軍事目標和政治目標，從反擊北方進攻、重新恢復三八線分界改變爲進擊北方，抹掉三八線分界。戰後幾年美國通過外交手段沒有達到的目標，或者說美國原已準備完全放棄的目標，現在眼看就可以實現了！然而，被勝利沖昏頭腦的美國人忘記了他們最初討論這個問題時想到的限制條件和制約力量——中國或蘇聯軍隊介入朝鮮戰爭。

三、對美國決策的制約力量

從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越過三八線問題的歷次文件看，對於美國決策的制約力量始終

① 書目四六，第五八頁。

是蘇聯或中國軍隊出兵參與朝鮮戰爭。固然，盟國的態度也是美國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因素，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這看做為西方集團內部事務。蘇聯和中國這兩種制約力量對美國越過三八線的軍事舉措的反應完全不一樣，但美國政府的判斷卻只有一個——這兩種制約力量都不會發生作用。

華盛頓在卷入戰爭之初就十分注意觀察蘇聯的動向。如前所述，對蘇聯意圖的判斷是美國決策的重要因素和首要因素。同樣，當戰局發展轉為對美國有利，華盛頓在考慮三八線問題時，也非常關注莫斯科的一舉一動。

七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發表了軍事評論員漢德森·鮑德溫撰寫的一篇關於朝鮮戰爭的文章。文章描述了「蘇聯嚴格保證自己不介入戰爭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並認為這些迹象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迄今為止，還尚未證實北朝鮮從中國東北或亞洲其他地區增加兵力」。文章還列舉事實證明蘇聯的潛艇並未參與戰爭，也沒有「確切證據證實蘇聯的噴氣式飛機介入了戰爭」。《紐約時報》駐聯合國首席記者湯姆森·漢密爾頓也評論說：「戰爭開始後，蘇聯的舉動謹慎多了。這使許多代表確信，克里姆林宮現在不要戰爭，至少不要一場蘇聯軍隊必須介入的戰爭」。①這種印象是蘇聯有意給人們留下的。儘管事實上斯大林同意並援助了金日成對

① 書目七四，第八〇、九五頁。

南方實施武裝進攻的計劃，但是斯大林決心只在幕後導演這次行動。戰鬥一旦打響，蘇聯便採取置身局外的超然態度，特別是在表面上，盡量避免給人造成任何蘇聯在背後支持北朝鮮的印象。

斯大林果然是這樣做的。戰爭爆發的前五天，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報告說，金日成要求提供進攻和登陸用的艦隻，並需要十名蘇聯顧問駕駛這些船隻。六月二十二日斯大林拒絕了這些要求，認爲這樣做爲美國干涉戰爭提供了藉口。①

前面講到，斯大林在四月份同意了金日成的進攻計劃後，曾向北朝鮮增加了軍事援助，增派了軍事顧問，甚至連具體的作戰方案都是由蘇聯顧問親自制訂的。但是北朝鮮開始進軍時，斯大林卻召回了在北朝鮮軍隊中的顧問人員。在北朝鮮軍隊前線指揮所中負責了解進攻計劃執行情況的兩位蘇軍中校，也在部隊即將越過三八線時返回覆命去了。斯大林對此解釋說：「我們的顧問繼續呆在那兒太危險了，他們可能會被俘，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加了這一事件。這是金日成的事」。②當朝鮮人民軍的迅速進攻開始受阻時，七月八日金日成用俄文給斯大林寫了一封親筆信，請求蘇聯派二十五至三十五名蘇聯軍事顧問到人民軍前線參謀部和第二集團軍參謀部，「因爲我們的軍事幹部還不能勝任指揮現代化軍隊作戰的任務」。在此

① 書目一一，第二九頁。
② 書目九七，第二五—二六頁；書目四八，第五三四頁。

但不會爲找回面子和消除威脅而打一場總體戰。①

美國分析，蘇聯不願介入朝鮮戰爭而冒發動一場全面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其在核打擊力量對比方面的劣勢。中央情報局在八月的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蘇聯正在「加速實施其備戰計劃，尤爲明顯是在石油加工、工廠轉產計劃的完成、飛機生產、機場建設，以及大量儲備物資等方面」。研究人員的結論是：「在一九五〇年餘下的時間裏，蘇聯領導人會認爲有理由冒爆發全面戰爭的巨大風險，或是以處理朝鮮事件爲由，或是在局部採取新的行動」。但是對蘇聯人的一個主要威脅因素是蘇聯沒有能力「在一九五〇年實施大規模的核條件下作戰」。②國防部長約翰遜顯然是受到這一分析的鼓舞，才私下告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蘇聯在歐亞兩洲都不會發動戰爭，因爲俄國很可能知道我們現有的原子彈數量遠遠超過了他們。③

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白宮決定越過三八線的過程時表明的那樣，美國決策的基礎就是因爲確信蘇聯不會出兵干預朝鮮戰爭，甚至也不願作出任何有這種表示的姿態，雖然僅僅這種表示就會形成一種制約力量。

如果說美國對莫斯科的態度十分關注，判斷也非常正確的話，那麼對中國的反應卻十分輕

①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二一〇頁。
② 書目七三，第三二三頁。
③ 書目八七，第一一六頁。

視，判斷也是非常錯誤的。戰爭之初，白宮一方面認爲中蘇結盟後，北京是聽從莫斯科調遣的，因此蘇聯的態度就可以表明中國的動向；另一方面認爲新中國的軍隊經過多年征戰，人困馬乏，不堪再戰，況且對手又是擁有最現代化裝備和海空絕對優勢的美國，因此，中國必不顯出兵。然而，這是一次絕大的判斷失誤。布雷德利回憶說：「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個重大錯誤。我們對中共對我們越過三八線的反應做了極其錯誤的判斷。軍事顯問們的職責是判斷敵人的能力，而不是它的意圖。在這件事上，我們這些參謀長們讓自己過多地受到了對中共意圖各種判斷的影響。正如歷史學家們現在指出的，做出這樣判斷的那些人對如此衆多的明顯的警告信號視而不見，因而就難免會做出大錯特錯的判斷。」①

布雷德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一般說來，軍事上應對對手的能力做出判斷，而政治上則應對對手的意圖做出判斷。但是，政治判斷往往影響軍事判斷。因此，政治上對意圖判斷的錯誤也就導致了軍事上對能力判斷的錯誤。對於中國是否會出兵參與朝鮮戰爭的問題，美國的判斷大體分爲兩個階段。仁川登陸前，美國對這一問題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但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對中國意圖的判斷上，即從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的角度判斷中國出兵的可能性。仁川登陸以後，儘管中國從各個方面發出越來越明顯的警告信號，但美國基於前一階段的政治判斷，對於中國

① 書目四四，第七二八頁。

的警告置若罔聞，甚至不重視去做軍事能力的分析。

美國在政治上對中國意圖判斷的出發點就是錯誤的。第二章分析了當時的中蘇關係，證明中蘇的結盟只是暫時的，表面的。儘管有一紙條約在案，但斯大林對毛澤東仍然是心存疑慮的，而北京也絕不會聽憑莫斯科來指揮。在民族利益和兩黨關係方面，中國與蘇聯存在着深刻矛盾，正如下一章將要分析到的，這種矛盾恰恰是導致中國出兵朝鮮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白宮看來，中國已經倒入蘇聯懷抱，中國已經加入蘇聯集團。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美國認爲既然蘇聯不願因戰爭擴大而引發一場全面戰爭或世界大戰，那麼推論的結果必然是不允許中國大規模捲入朝鮮的軍事衝突。布雷德利回憶說，當時國家安全委員會一致認爲，使用中共部隊佔領北朝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從政治上看，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爲，「我們對中國可能干涉北朝鮮的看法同對蘇聯可能干涉北朝鮮的看法是一樣的：這可能預示着俄國人正向世界大戰邁進」。①戰爭期間，中央情報局提供過許多自相矛盾或模稜兩可的報告，不過十月十二日的一份報告得到了國防部和國務院的情報部門的一致贊許。這次報告再次肯定了早些時候的分析，即中國大概不會參戰。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雖然應該認爲中國共產黨仍有可能在朝鮮進行大規模干預，但考慮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除非蘇聯決定發動全球

① 書目四四，第七三一頁。

戰爭，中國大概不可能在一九五〇年進行干預。在這一時期，干預行動大概會局限於繼續對北朝鮮人進行秘密支援。」①從這個角度講，日本學者中島嶺雄說得很對：「是美國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奠定了朝鮮戰爭的基礎。它的主要出發點之一是中蘇團結堅如磐石的荒謬說法。」②

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對於中國將採取的軍事行動，美國的關注點與其說在朝鮮，不如說在台灣。美國認爲，即使中國出兵，其矛頭也是指向台灣，而不是指向朝鮮的。國務院就有這樣的看法：中共極有可能不論朝鮮戰況如何而在八月進攻台灣。③軍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如布雷德利所說：「我們認爲北朝鮮發動的戰爭是莫斯科挑唆的，因而這是俄國人的問題，不是中國人的問題。這樣，我們認爲蘇聯比中國人干涉北朝鮮的可能性更大。假如中共打算採取決定性的軍事行動的話，以台灣爲目標的可能性較大，我們認爲中共是不會輕易插手，幫助俄國解決北朝鮮的問題。」④正是出於這種擔心，當麥克阿瑟在八月初與蔣介石在台灣會晤後，杜魯門十分驚慌，急忙於八月六日派哈里曼做爲特使去東京見麥克阿瑟。據哈里曼回憶，行前杜魯門交待了兩件事：第一，告訴麥克阿瑟不要和蔣介石搞到一起，從而把美國拖進和大陸中國作

① 書目七三，第三二五頁。
② 書目一〇六，第二七頁。
③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二〇七頁。
④ 書目四四，第七三一頁。

戰。第二，只要可能，就滿足麥克阿瑟的一切需要。①這也說明美國當時對中國軍隊動向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台灣方面。

美國一方面認爲中國不大可能參與朝鮮戰爭，一方面採取措施盡量避免引起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例如，在中國對美國飛機侵犯中國領空並進行轟炸提出抗議後，美國政府同意聯合國對此進行實地調查，並通過印度大使潘尼迦把這一建議轉達給中國政府。同時，美國還通過潘尼迦向中國表示：中國就美機轟炸其領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當要求，美國都願意盡量滿足。②此外，對於中國政府在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後的強烈反應，美國政府也很關注。於是，大概是出於安撫北京的目的，杜魯門在八月三十一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聲稱美國海軍將撤離台灣。記者問道，當聯合國軍恢復了朝鮮的和平與安全時，美國第七艦隊是否將從台灣海峽撤退？杜魯門回答說：「朝鮮戰爭結束後第七艦隊當然沒有留在台灣海峽的必要。它在那裏是我國保護在朝鮮作戰的聯合國軍的側翼的行動。」③杜魯門在麥克阿瑟發出有關「烙鐵行動」計劃的第二天，便公開談論從台灣撤出第七艦隊問題，顯然是要給中國政府傳遞信息，預防中國對美國越過三八線問題做出強烈反應。美國當時甚至考慮，一旦中國出兵朝鮮，美軍便

---

① 書目九三，第二六頁。
② 書目七七，第二〇四—二〇五頁。
③ 書目一〇，第二四二頁。

撤出戰鬥。布雷德利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爲，「一旦中國干涉，我們將從朝鮮撤軍，準備實施非橄欖球作戰計劃」。布雷德利還向英國參謀長簡要述說了這一政策。①

以上情況表明，美國在朝鮮戰爭初期的確很擔心中國出兵干涉朝鮮問題，但經過分析，傾向於認爲中國不會出兵。仁川登陸的成功以及聯合國軍隨後在朝鮮戰爭中取得的極大軍事優勢，使得美國人認爲他們越過三八線並最終勝利地結束朝鮮戰爭，已經近在咫尺，唾手可得。這時，白宮，特別是五角大樓，對於中國出兵朝鮮的可能性也不那麼重視了，甚至對於中國的多次警告也充耳不聞，滿不在乎。

美國推斷中國不太可能出兵朝鮮的根據之一是中國軍事行動的方向在台灣，但是在仁川登陸前後，各方面的情報和分析，已經使美國政府確信，中共軍隊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向台灣發動進攻。早在八月八日，凱南就向艾奇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如果我們沒能作出像六月二十七日聲明那樣的反應的話，共產黨軍隊很可能已經佔領了台灣島」。但「在未來的六周內，他們企圖進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這種企圖在此期間不能實現的話，從目前情況的發展來看要再予實施便根本不可能了」。②隨後不久，哈里曼訪問東京回國後向杜魯門匯報了麥克阿瑟的看法。麥克阿瑟確信，中共軍隊目前不會入侵台灣，他得到的情報和

① 書目四四，第七三一頁；書目七三，第三二六頁。
② 書目一六，第三六三—三六四頁。

照片都說明中共軍事力量沒有高度集中。①大約兩個月後，中央情報局也非常傲慢地推斷，中共軍隊在一九五〇年以內不會入侵台灣，否則就要與美國發生戰爭的危險，而在這一戰爭中，中共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②按常理分析，既然中國軍隊不可能進攻台灣，那麼，如果中國在軍事上要有所行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就只能在朝鮮半島了。況且也確實有這種消息不斷傳來。然而，沉浸在勝利歡樂之中的美國人沒有重視這一點。

九月二十一日，即仁川登陸後第六天，華盛頓便收到美國駐印度大使哈德遜的絕密電報，說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會見中國總理周恩來後認爲，如果美國軍隊侵犯三八線以北地區，中國可能會介入。③

九月二十四日，《紐約時報》刊登來自香港的快訊說，中國人正在議論朝鮮戰爭，討論萬一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後的對策。記者還報道了「中國共產黨軍隊在鴨綠江邊界進行部署」的情況。對於中國官方公開承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一些朝鮮籍士兵已經回國參加戰鬥一事，報紙評論認爲，這是「有意警告：如果聯合國軍推進到中國東北邊境，中國軍隊也將開進朝

① 書目一八，第四二九頁；書目四一，第四二〇頁。
② 書目一六，第五三〇—五三一頁。
③ 書目一九，第七四二頁。

鮮」。①對於這些報道，美國官方沒有作出任何值得注意的反應。

九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與潘尼迦共進晚餐時告訴他，中國人民不會袖手旁觀，讓美國人一直打到中朝邊境。兩天之後，這一消息通過英國外交官傳到美國國務院，但國務院一致認爲，「這不過是中國恫嚇威脅的宣傳而已」。②

九月三十日，周恩來在慶祝國慶節的大會上發表演說，嚴正警告美國政府：「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爲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這是中國政府公開發表的正式聲明。③

南韓軍隊越過三八線以後，關於中國軍隊將入朝參戰的情報、消息、分析源源不斷地傳到白宮和五角大樓。十月三日國務院收到從莫斯科、斯德哥爾摩和新德里等許多地方來的電報，都報告了同一件事：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於當日凌晨召見潘尼迦，並告訴他，如果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就要派遣軍隊援助北朝鮮。不過，如果只是南朝鮮人越過三八線，中國將不採取行動。杜魯門卻認爲潘尼迦只是共產黨的傳聲筒，而周恩來的恫嚇是爲了阻止聯合國通

---

① 書目七四，第一一八頁。
② 書目七三，第三三一頁；書目八二，第二二八頁。
③ 書目四，第二四頁。

過即將表決的八國提案。艾奇遜雖認爲這是一次重要警告，但又說「這不是一個官方政策的聲明」。①同一天，荷蘭外交大臣斯蒂格對美國大使說，根據可靠的消息，中國正在準備一項重大的軍事行動。第二天荷蘭又通報美國，荷蘭駐北京的代辦認爲中國不想打仗，但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深入北方，則中國可能會在「情急時」採取行動。②與此同時，中央情報局根據潛入中國東北的國民黨特務提供的情報報告說，比較準確地獲得了沿滿洲和北朝鮮邊界的中共軍隊的數量和部署。中央情報局認爲，這些情報與其他情報一起，向聯合國軍發出了明確警告：共產黨的軍隊即將跨過鴨綠江。③

然而，面對這一系列的警告和信息，美國政府竟然無動於衷，這的確令人感到奇怪。很難用一句話來解釋美國政府爲什麼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採取如此漠然的態度。這裏既有對東方式的交際手段和信息傳遞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對中國軍隊作戰能力的估計不足；既有對中蘇關係狀況的錯誤判斷，也有對中國高層領導意圖的盲目認識。總的說來，到一九五〇年十月中旬，即北京正在緊張地討論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隊已經整裝待發的時候，華盛頓還陶醉在那

---

① 書目四一，第四三一—四三二頁；書目四二，第三〇七頁。周恩來與潘尼迦談話的詳細情況見書目四，第二五一—二七頁。
②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十月四日。轉引自書目五九，第二一一頁。
③ 書目七三，第三二六頁。

種勝券在握的狂妄和喜悅當中。在政治上，美國依然認爲蘇聯不敢，也不願讓中國冒險參與戰爭。中央情報局專家們的意見就是這樣：「蘇聯領導人不會認爲爲了奪回朝鮮失去的東西，而值得進行直接軍事干涉，進而承擔戰爭的嚴重風險。我們認爲，俄國人和中共干涉朝鮮，要冒世界大戰的風險，中國在軍事上不具備單獨進行干涉的能力。因此，蘇聯和中共不會對朝鮮進行干涉。」①在軍事上，美國依然認爲中國軍隊根本無法與美國軍隊作戰，所以不會出兵。麥克阿瑟在威克島會談時對杜魯門說的一席話反映了這一點：中國人「進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們可能派五六萬人進入朝鮮」，但是他們沒有空軍，如果南下，「那一定會遭受慘重的傷亡」。即使有俄國的飛機來支援中國的地面部隊，也不足爲患，因爲「俄國空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地面部隊根本就配合不來」。麥克阿瑟還驕橫地斷言：「假如中國人要向平壤進軍，那裏將會有一場血腥的屠殺。」②

這時美國的狀態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管有什麼消息和勸告，就是沒有人相信與中國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人們甚至可以懷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這種局面。對於麥克阿瑟來說，完全有這種可能。麥克阿瑟受命揮師北進的前提就是中國沒有出兵，也沒有將要出兵的聲明。因此，麥克阿瑟寧可相信中國不會出兵的判斷。眼看到手的全面勝利以及由此得到的榮

① 書目四四，第七四〇頁。
② 書目四一，第四三七頁；書目九五，第一〇四頁。

的是，約翰遜有見解的意見未引起應有的重視。」①

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美國軍隊不越過三八線，而僅僅以空軍支援南韓部隊的進攻，那麼中國軍隊很可能就不會跨過鴨綠江。或者，如果美國軍隊像英國人建議的那樣，只停留在平壤—元山一線而不再前進，那麼很可能出現的局面是中國軍隊出而不戰，兩軍在平壤—元山一線形成對峙。換個角度，我們可以同樣假設，如果做爲制約因素的蘇聯或中國公開發表聲明，明確表態，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就將引發蘇聯或中國出兵援助北朝鮮，那麼，聯合國軍就很可能止步於三八線。不管怎樣，其結果都會與後來的實際狀況大不一樣。然而，狂妄驕橫的麥克阿瑟卻不顧一切地大舉向北推進，甚至違背了九月二十八日作戰計劃中關於美軍不進入中朝邊界的原則，聯合國軍部隊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直奔鴨綠江邊。當韓國第三軍第六師飲馬鴨綠江時，中國軍隊已經開始發動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同時，中國政府正式宣佈：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

那麼，毛澤東是怎樣下定決心的呢？

① 書目四四，第七四〇頁。

第六章　毛澤東是怎樣下定決心的？

——分析中國出兵朝鮮的戰略考慮

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因和過程，是朝鮮戰爭研究中最令各國學者感興趣的題目之一。近些年，由於有關文獻和回憶錄的發表，這方面的研究有所發展。

在美國政府看來，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確有許多令人費解的地方。首先，中國與朝鮮雖約有九百公里的邊界線，但戰後朝鮮半島的爭端由來已久，除了朝鮮人外，從來就是美蘇兩國的事，而與中國無關。所以，包括凱南在內的很多國務院官員認爲，朝鮮問題是俄國人的事，不是中國人的事。其次，中國近年多戰亂，從一九三七年日本大規模軍事入侵到新中國成立，連續十幾年的戰爭使中國大地滿目瘡痍。所以，中國人無論如何不願冒險參與一場可能會因此而引發世界大戰的戰爭。再次，出兵朝鮮就意味着直接與美國作戰，這是連蘇聯都不敢做的事情。以中國的貧窮落後和軍事裝備的低劣，怎麼可能與世界第一強國交手？最後，中國即使要發動軍事攻勢，也應該在台灣動手。台灣本是中國領土，又是美國把戰火引到了台灣海峽，中國進攻台灣是師出有名。況且，中國人民解放軍本來就有攻佔台灣的意圖和計劃。

的確，中國派兵入朝作戰面臨着極大的困難，也承擔了極大的風險。但中國畢竟是出兵

給予實際援助的具體保證。這種保證甚至還包含着在中共統一中國的戰爭基本告一段落的時候，中共軍隊中的朝鮮籍士兵和軍官，將迅速編入北朝鮮的人民軍」。在毛澤東於十二月下旬離開北京訪蘇之前，「中共政治局已經討論了履行一九四九年四月對金日成許下的諾言，決定將三個師的朝鮮籍士兵和軍官轉交給北朝鮮。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這件事通過蘇聯方面正式通知了金日成」。①

聶榮臻的說法稍有不同。據當時負責談判此事的聶榮臻回憶，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〇年一月，金日成派金光俠到中國來，要求把中國軍隊中的一萬四千名朝鮮籍士兵接回國。這些戰士大多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加入中國軍隊的，以後隨第四野戰軍轉戰來到內地。經過談判商定，中國方面同意將這些朝鮮籍戰士全部移交朝鮮人民軍。接着，金光俠又要求讓這批部隊攜帶武器返回。經聶榮臻請示中央，一月二十二日批覆同意。②很可能聶榮臻當時不了解毛澤東在此前已對金日成有過許諾，因而以為事情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才商定的。可以想像，此等大事金日成事先不知道毛澤東的態度，不可能在毛澤東出國之際，貿然派人來中國辦理。

然而，很多西方研究者以此為據，認為中國參與了朝鮮戰爭的策劃並支持金日成發動向南韓的進攻，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從以上描述的事情經過來看，毛澤東是在不贊同金日成主動發

① 書目一二六，第八五—八六頁。
② 書目二八，第七四四頁。

起進攻的前提下答應讓朝鮮籍官兵回國的，這種做法只是出於支持北朝鮮人民革命事業的國際主義義務，目的在於加強北朝鮮制止南方發動進攻的防禦力量。

戰爭爆發以後，美國也曾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歪曲事實，指責中國。麥克阿瑟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致聯合國安理會的第四次報告中聲稱，共產黨中國已讓五萬到六萬名訓練有素的朝鮮籍士兵到北朝鮮部隊服役，以此指責中國參與了對南韓的進攻。①麥克阿瑟當時根本不了解情況，只是出於政治目的而誇大事實，妄加指責。如果他的說法成立，那就是說在二月份之後，中國又向北朝鮮輸送了四萬多人的部隊。據聶榮臻講的情況，似乎這一萬四千人已經是中國軍隊中全部的朝鮮籍戰士了，而且至今也沒有任何材料表明此後還有大量朝鮮籍戰士有組織地回國。至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九月二十二日的聲明中承認「居留中國的朝鮮人民有權利回去保衛祖國」，不過是申明中國政府支持北朝鮮人民的態度，並且暗示性地對美軍越過三八線的企圖提出警告。

從客觀上講，這批朝鮮籍戰士加入人民軍，增強了北朝鮮發動進攻的實力，金日成提出此項要求也完全有可能正是出於這一目的。但是毛澤東的主觀意圖卻與此沒有關係，因爲在一九四九年他根本不同意金日成發動一場戰爭。而且，正是因爲金日成遭到中國的拒絕，才轉而要

① 書目七〇，第四五九頁。

求直接面見斯大林匯報。

（二）一九五〇年初的情況：

有些研究著作認爲，在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訪問莫斯科期間，曾與斯大林商議了朝鮮戰爭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爲當時的會談已達成協議，由蘇聯出武器而中國出軍隊，幫助金日成發動進攻。還有人認爲，關於發動戰爭的問題，是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在莫斯科共同商定的。以上猜測由來已久，但在當時大都是沒有提供任何可靠根據的主觀臆斷。近幾年，有關檔案和回憶錄披露了一些情況，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是否在一九五〇年初參與朝鮮戰爭策劃的問題做出判斷。

沃爾科格諾夫的文章在引證了什特科夫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給斯大林電報後說，斯大林對於金日成要求解放南朝鮮的報告「一個多星期拿不定主意」，隨後他給毛澤東發了一封措詞謹慎的密電，「如果有取得勝利的充分把握，那麼這個問題可以討論」。文章還提到，再次與北京商議後，斯大林二月九日同意在朝鮮半島準備搞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①這種說法有些令人不解之處。第一，斯大林在一月初了解到美國對朝鮮政策的聲明後，有可能同意金日成來討論問題。但斯大林通過什特科夫的電報已經知道毛澤東對此持反對意見，照理他應該先與金日

① 書目一一一，第二八—二九頁。

成會面，把情況搞清楚後再與中國領導人商議此事，而不可能冒然發電通知毛澤東同意就此問題進行討論。況且，當時毛澤東就在莫斯科（毛澤東一月十四日出訪列寧格勒，十七日已回到莫斯科），斯大林怎麼會通過電報與毛澤東聯繫呢？第二，斯大林是一月三十日覆電同意讓金日成來莫斯科會晤的。二月九日金日成很可能尚在來訪途中，斯大林未經商議怎麼就會同意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呢？第三，前面的分析說明，斯大林在二月份與金日成會談時，並未最後確認金日成的計劃，又怎會事先便與毛澤東商議並同意「搞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呢」？看來，沃爾科格諾夫引用的這個材料肯定有誤。

根據現有材料看，毛澤東在蘇聯期間確曾與斯大林談到過朝鮮問題。據岡察洛夫等人的著作說，一九八九年蘇共中央曾命令在外交部檔案中查找有關戰爭的檔案，並找到一份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同米高揚的談話記錄。毛澤東回憶起在訪蘇期間與斯大林談到過朝鮮問題。①那麼會談的內容是什麼呢？

據蘇聯檔案材料透露，毛澤東在訪蘇期間沒有與斯大林討論過金日成的計劃。毛澤東不同意也不重視金日成的進攻計劃，他擔心的是出現相反的情況。會談中，毛澤東對斯大林說：朝鮮的問題，現在不是北邊進攻南邊的問題，而是南邊進攻北邊的問題。南邊的力量要比北邊大

① 書目六五，第三二六頁。

得多嘛，還有美國軍隊在那裏嘛。現在的問題是北邊要保持主動，時刻有所準備。①

另外，毛澤東是二月十七日離開蘇聯的，金日成有可能剛剛抵達莫斯科。但沒有證據說明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曾舉行過三方會晤。岡察洛夫等人一九九二年訪問了在美國的中國學者陳兼，據陳兼說，他曾看過師哲回憶錄的手稿。手稿中說，斯大林告訴毛澤東：「金日成來了。他想對南方採取行動。金年輕而勇敢，然而，他過高估計了有利因素。」斯大林問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說：「我們仍然應該幫助小金。」但接着又說：「朝鮮現在面臨着複雜的局面。」②如果這個回憶是準確的，那麼我們可以確定，即使毛澤東在莫斯科時已經知道金日成帶着「對南方採取行動」的要求來見斯大林，從毛澤東的口氣看，他仍然對採取這種行動持否定和懷疑的態度。

（三）一九五〇年四至五月的情況：

最近披露的材料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我們據此進行分析。

金日成與斯大林二月會晤之後，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曾兩次提醒金日成，關於武力統一朝鮮問題，他也需要聽聽毛澤東的意見。於是，金日成在四月訪問莫斯科之前，通過朝鮮駐華大使李相朝告訴毛澤東，表示他希望就統一朝鮮問題訪問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但對細節問題

① 書目一二六，第八六頁。
② 書目六五，第一三〇、三二五頁。

問，具體的時間是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①

在金日成和朴憲永到達北京的當天晚上，便與毛澤東舉行會談。朝鮮領導人首先通報了與斯大林四月會談的結果，說明斯大林已經同意了金日成的計劃，現在的情況和過去有了很大不同，因此現在統一朝鮮是可能的，但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後決定，必須取得中國的同意。毛澤東很客氣地提出意見說，你們的李相朝已經同我談過幾次這個問題，我都告訴他現在還不可以。金日成一再解釋說，蘇聯已經幫助我們做了許多準備，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國同意，我們不要任何幫助。對此，毛澤東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需要請蘇聯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實一下。毛澤東隨後終止了會談，緊急約見蘇聯駐華大使，要求立即給斯大林發電證實金日成的說法。②

五月十四日晚，蘇聯大使拿着斯大林的電報來見毛澤東。在電報上，斯大林明確肯定了金

① 參見書目一二八；書目二二，第四四二頁；書目六五，第三三〇頁；書目一二六，第八八—八九頁。也有材料說金日成五月十二日到達北京。書目一二七，第六八頁。

② 書目一二六，第八八頁；書目一二七，第六八頁。岡察洛夫引證一位了解檔案材料的前蘇聯高級外交官的說法證實了這一點，即當金日成告訴毛澤東，斯大林已經重新估價了北朝鮮對南方發動一次成功襲擊的可能性時，毛最初還是表現出極大的懷疑態度。見書目六五，第一四六頁。此處李相朝似應爲李周淵。

日成所說的內容是確實的。沃爾科格諾夫的文章發表了這份電報的全文：

毛澤東同志！

在同朝鮮同志的會談中，菲利波夫表示了這樣的觀點，鑒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們同意朝鮮同志實現祖國統一的建議。關於這一點，已經確定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做最後的決定。如果中國同志有不同意見，問題的解決必須推遲到進行重新討論之後。朝鮮同志會向你轉達會談的詳細內容。

菲利波夫①

電報的口氣軟中帶硬，看似徵求中國意見，實際上是把責任推到了毛澤東身上。如果中國不同意，就將推遲朝鮮的統一，如果中國同意則「最後的決定」就是中國與朝鮮做出的。因爲斯大林已從金日成那裏得知中國以前對此持否定態度，所以這封電報就頗有強迫中國重新表態的用意。看來毛澤東是不能不同意了。毛澤東對蘇聯大使說，他已注意到朝鮮半島的情況，他完全同意朝鮮同志的估計，即由於美國勢力逐漸退出南朝鮮，朝鮮的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過，他認爲，仍然有必要像中蘇條約那樣，在中國和朝鮮之間迅速簽訂一個友好同盟互助條約。②在毛澤東看來，如果需要中國直接對北朝鮮提供援助，那麼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

① 書目一一一，第二九頁。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書目一二六，第八八頁。
② 書目一二六，第八八頁。

好一定準備是必要的。然而，信心實足的金日成只需毛澤東點頭同意他的計劃，而並不需要中國提供援助。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再度與金日成等會談。毛澤東明確告訴金日成，原來他考慮的是應當首先解放台灣，在此之後再解決朝鮮問題。但既然統一朝鮮的問題已經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統一朝鮮。對於金日成向毛澤東詳細介紹的所謂三個階段的計劃，即首先加強兵力，其次公開向南方提出和平統一方案，然後在南朝鮮拒絕後即訴諸武力，毛表示了肯定的意見。不過，毛澤東再次提出了日本軍隊參與的可能性問題，甚至，他還提到美國軍隊可能的干預問題。毛澤東告訴金日成，一旦有二三萬日本軍隊投入戰爭，整個戰爭的過程就可能延長。當然，如果美國軍隊參加戰爭，中國將會派出軍隊支援北朝鮮，而蘇聯出兵是不方便的，因爲它受到與美國簽訂的協定的限制。中國則沒有這樣的條約約束。金日成對於毛澤東所說的危險毫不在意。他相信幾乎沒有可能出現日本軍隊參戰的情況，即使美國人派個兩三萬日本軍隊來，也不能改變戰局，朝鮮士兵將戰鬥得更加堅決。至於美國參戰的可能性，金日成斷言「那幾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經告訴過他們，帝國主義不會干涉，因而根本不加以考慮。但毛澤東還是提出：帝國主義的事，我做不了主，我們不是他們的參謀長，不能知道他們心裏想的是什麼。不過準備一下總是必要的。我們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帝國主義如果不干涉，沒有妨礙；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也不管；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金日成對此一面表示感謝，一面則婉言謝絕。在五月十六日，即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的最後一天，

收到來自莫斯科的電報，同意中朝締結一個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但不是戰爭發動之前，而是在朝鮮已經成功地統一之後。①

這就是金日成在戰爭爆發前秘密訪華以及毛澤東了解和同意金日成進攻計劃的大體過程。我們可以做出的結論是：

第一，金日成訪問北京只是奉斯大林之命來要求中國同意他以武力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計劃，他並不需要中國的援助，②因此沒有向中國透露他的進攻計劃。在此之後，中國也不了解金日成和蘇聯軍事顧問制定的具體計劃。據師哲回憶，戰爭爆發後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來北京通報情況。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事後對師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爭爆發

① 書目一二六，第八一頁；書目一二七，第六八頁。蘇聯外交部的「背景報告」也證實了這次秘密會晤，所不同的是，該報告聲稱毛澤東否認美國干預的可能性（書目二二，第四二二頁）。這顯然有誤。毛澤東當時不同意金日成發動進攻，其理由之一就是擔心美國的干涉，因此，這種說法至少在邏輯上講不通。

② 岡察洛夫引證的師哲和雷英夫的回憶也指出，當毛澤東問金日成，如果美國介入，朝鮮是否願意讓中國派部隊到中朝邊界時，金日成回答說，他將在一個月內取得勝利，美國人在此之前無法部署軍隊。他拒絕中國派軍隊到邊界，他確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應的蘇聯援助已經足夠了。見書目六五，第一四六頁。

點出發」，「從一九五〇年春季起，實行參加生產建設工作」。①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央軍委便考慮開始復員工作，毛澤東專門給各大區發電提出了要求。②六月初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決定，爲了爭取財政經濟情況的基本好轉，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保存主力的基礎上，要進行大規模復員。據當時協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搞軍隊復員整編工作的雷英夫回憶，中央軍委「擬將五百四十萬軍隊分兩期復員到三百萬人左右。第一期一九五〇年復員一百四十萬人，第二期一九五一年看情況再復員整編一百到一百二十萬人，力爭把全軍的定額壓縮到二百八十萬到三百萬人」。③

有的研究著作提出：正在中國軍隊的復員工作開始時，朝鮮戰爭爆發了，當杜魯門宣佈全力支持李承晚後，中共領導人就認識到形勢很嚴重並且與中國有直接關係。毛澤東於六月三十日憤怒地指責李承晚傀儡集團在美國的煽惑下挑起了戰爭，並立即撤銷了復員一百萬部隊的命令，還增派部隊到滿洲以防美國人接近鴨綠江。④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據雷英夫回憶，六月二十九日晚他把印好的有關復員工作的文件呈請周恩來最後審閱時，曾大膽地提出，鑒於朝

① 書目三，第一八二—一八三頁。
② 詳見書目三，第三一〇頁。
③ 書目三四，第七六頁。
④ 書目八二，第六一頁。

鮮戰爭爆發，是否要改變計劃，停止復員，轉入戰備。但周恩來指示，「復員工作仍按原計劃進行」，對「朝鮮戰場的情況，總參謀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視」。六月三十日，按照預定計劃，中央復員委員會下達了由軍委主席毛澤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共同簽署的〈軍委、政務院關於一九五〇年復員工作的決定〉，正式開始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復員工作。①可見，朝鮮戰爭的爆發並沒有影響到中國軍隊的復員工作。

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另一項全國範圍的工作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毛澤東為此做了專門報告。報告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還有四十餘萬分散在各個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們去剿滅，土地問題還沒有解決，工商業還沒有獲得合理的調整，失業現象還是嚴重地存在，社會秩序還沒有安定。一句話，還沒有獲得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條件」。「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要爭取這三個條件，需要相當的時間，大約需要三年時間，或者還要多一點」。②朝鮮戰爭的爆發也沒有影響這項工作的展開。在上述三個根本扭轉財政經濟狀況的條件中，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是土地改革。這是一項涉及全國幾億農民的頭等大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多年來努力奮鬥的第一目標，

① 書目三四，第七六頁。
② 書目三，第三九三頁。

這項工作並沒有因爲朝鮮發生戰爭而停頓。六月三十日，即美國決定全面捲入朝鮮戰爭的當天，中國頒佈了土地改革法，一場轟轟烈烈的土改羣衆運動在全國廣大範圍內展開了。

由此可見，朝鮮戰爭爆發之際，中國政府並沒有改變恢復經濟、發展生產的工作重心和中心。至於軍事工作方面，新中國成立後尚有三件事情急待解決，這就是解放西藏、消滅國民黨散兵和土匪，以及解放台灣。

西藏從元代歸入版圖以來，便成爲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那裏與內地相距遙遠，關山阻隔，交通極其不便。一九四九年七月，西藏地方政府以發現駐藏漢人中有共產黨人爲由，下令驅逐國民黨政權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人員及其他漢人，並且擴充藏軍，購買軍火，妄圖策劃西藏獨立。於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勢在必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即給彭德懷等發電，認爲「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大概需要三個軍」。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毛澤東又發電指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爲人民民主的西藏。電報要求西南局籌劃進軍西藏，爭取五月中旬進藏，十月以前佔領全藏。①儘管五月份中共中央又根據西藏的民族、宗教等特殊情況確定了和平解放的方針，但由於西藏上層分子的破壞而未果，最後確定採取軍事行動，並於十月初發動昌都戰役。這時，朝

① 書目三，第一五二、二〇八—二〇九頁。

鮮戰爭已經發展到對中國的主權和安全造成威脅的地步，十月十九日第十八軍佔領昌都的當天，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一批入朝部隊開始跨過鴨綠江。

國民黨集團逃離大陸之前，有計劃地潛留了大批武裝特務，戰敗的國民黨軍隊散兵游勇也有幾十萬人逃進了西南地區的山林。這些武裝特務和散兵游勇與各地的土匪及地主惡霸武裝相勾結，四處流竄，破壞交通，搶劫物資，傷害百姓，對新政權的穩定危害極大。因此，剿匪工作也成爲全國解放後一項十分重要的軍事任務。朝鮮戰爭爆發時，雲、貴、川、桂、湘、粵等地的大規模剿匪戰鬥還在激烈進行之中。

解放台灣是毛澤東向全國進軍令中的重要內容之一，這項工作於一九四九年夏季開始準備。七月十日，毛澤東致函周恩來，提出要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飛行，同時購買一百架飛機，組織一支空軍「攻擊部隊」。隨後劉亞樓便赴莫斯科商議請蘇聯幫助援建空軍的問題，與此同時，張愛萍也被派到蘇聯談判援建海軍的問題。①在全國戰事大局已定的情況下，急於組建空軍和海軍，當然是爲了進攻台灣。特別是金門戰鬥失利以後，組建空軍和海軍的任務就顯得更加緊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在訪蘇見到斯大林的第一天，就提出請蘇聯提供軍艦、飛機和駕駛員，幫助解放台灣。出於拒絕金日成計劃的同樣考慮，斯大林也沒有答應

① 書目一二四，第二五、二八頁。

此外，從地理位置上看，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後發生的三次重大軍事行動或部署，是在中國的東南和西南地區，而在中國與朝鮮接壤的東北地區，對於中國新政權來說只是可靠的大後方，根本不存在軍事任務可言。直到朝鮮戰爭爆發時，東北是全國範圍內駐軍最少的一個大區。整個東北三省只有已經確定集體轉業的第四十二軍在黑龍江開荒生產，另外還有五個獨立師、一個公安師擔負地方警備任務，全部兵力不足二十萬人，只佔當時中國正規軍總兵力的二十七分之一。①這足以說明，中國對於朝鮮戰爭根本就沒有任何軍事準備。

總之，全軍大規模復員，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經濟恢復工作，以及地處南方的三項軍事任務，都是在朝鮮戰爭前夕全面展開的，而且並沒有因戰爭爆發而停止或減緩。②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澤東說：「新的世界大戰是能夠制止的。國民黨反動派散佈的戰爭謠言是欺騙人民的，是沒有根據的。」就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前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毛澤東宣佈：「戰爭一關，已經基本過去了，……現在是要過土改一關，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和過戰爭關一樣也過得很好。……只要戰爭關、土改關都過去了，剩下

① 書目五八，第十六頁。

② 據蕭勁光回憶，六月三十日周恩來向他轉達中央對形勢的分析時說：「形勢變化給我們打台灣增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着。……陸軍繼續復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書目一一五，第七二頁。）這說明，推遲進攻台灣只是因為在軍事上的困難，而不是有意參與朝鮮戰爭。

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範圍內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①中國對朝鮮爆發的戰爭沒有政治準備、軍事準備和心理準備的事實說明，在戰爭初期，中國確實無意進行干涉和參與。毛澤東最後下定決心派兵入朝作戰，是出於迫不得已的考慮，也是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的。

二、毛澤東四次下決心出兵

美國捲入朝鮮戰爭以後，特別是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韓國的決議以後，中國開始重視朝鮮戰局問題。這時，毛澤東一方面指示中央軍委討論調整戰略部署，加強東北邊防，一方面開始考慮中國如何對待朝鮮戰爭的問題。

七月七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軍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開了討論保衛國防的第一次會議。會議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據列席會議的雷英夫回憶，參加會議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四野副政委譚政、海軍司令員蕭勁光、總政副主任蕭華、鐵道兵司令員滕代遠、總情報部部長李克

① 書目三，第三九一頁，第四一六頁。

農、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總幹部部副部長賴傳珠、作戰部長李濤、軍訓部長蕭克、人民武裝部長張經武、中央復員委員會秘書長傅秋濤、東北軍區後勤部長李聚奎等人。①

會議主題是討論組建東北邊防軍問題。會議做出五項決議：一、部隊調動部署。四個軍三個炮兵師限七月底全部調往安東、輯安、本溪等地集結。二、指揮機構組織。以粟裕爲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蕭華爲副政委。三、後勤工作準備。四、兵員補充準備。統由總後勤部訂出實施計劃，限期完成。五、政治動員工作。毛澤東當天夜裏批准，立即執行。②後因粟裕有病不能到職，七月中旬由第十三兵團司令員鄧華率所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軍在東北佈防。東北邊防軍總兵力約二十六萬人。③從參加會議的人員、會議決議的內容看，這時中國考慮的重點是加強東北邊防，防止敵人打進來。但據雷英夫回憶，周恩來在會上傳達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時，也提到「準備萬一時出國作戰」的說法。④這說明毛澤東當時就可能已有更深遠的戰略考慮。

---

① 書目三四，第七七頁。

② 書目三，第四二八頁。雷英夫回憶該決議是七月十日由會議通過的，恐怕有誤。

③ 書目九九，第八六頁；書目三四，第七七—七八頁。後因情況變化，東北邊防軍指揮機構未成立，所轄部隊直接改編爲中國人民志願軍。

④ 書目三四，第七七頁。

（一）檢查督促東北邊防軍各項戰備工作的情況，嚴令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戰準備工作，保證隨時可以出動作戰。（二）將敵人可能在仁川登陸和朝鮮人民軍應該有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如部隊主動後撤或在仁川加強佈防等，告訴朝鮮和蘇聯方面，供他們參考。（三）總參謀部和外交部要隨時密切注視朝鮮戰場情況的變化。①對於戰局嚴峻的估計，使中國進一步調整了軍事部署，也更加明確地考慮入朝作戰問題。

八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召集第二次保衛國防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增加了總後勤部副部長賀誠、張令彬，空軍副司令王秉璋，通信部長王諍，炮兵副司令蘇進等人。周恩來通報了朝鮮戰局的複雜情況和可能面臨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困難局面，要求東北邊防軍務必在九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戰準備。周恩來特別強調了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出國作戰的話，主要對象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李承晚偽軍」。②

① 書目三四，第八〇頁；書目三五，第二四頁。另有材料說，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表示出對美國有可能從海上迂迴到朝鮮人民軍背後實施登陸的擔心，並要李相朝速告金日成，部署防止美軍登陸的措施（見書目一二一，第一三頁；書目一二八）。但金日成對此有何反應卻不得而知。斯大林在仁川登陸後給馬特維耶夫和什特科夫的電報中，嚴厲指責蘇聯顧問和朝鮮軍事指揮部門不重視情報工作，忽視美國在仁川登陸的戰略意義，並且沒有準確和及時地執行蘇聯最高統帥部關於抽調四個師加強漢城地區的防衛的指示（見書目二二，第四五〇—四五一頁）。這個情況也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② 書目三五，第二四—二五頁。

八月三十一日，正在東北集結待命的鄧華、洪學智、解方也聯名給朱德總司令打報告，提出敵人有可能從朝鮮人民軍側後登陸，實行前後夾擊。同時認爲，中國入朝參戰的時機以美韓軍隊進到三八線以北地區爲好，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有利。①

鑒於形勢的複雜，從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國大規模調整戰略部署。毛澤東考慮要在東北已集中四個軍的基礎，再增加八個軍。②中央軍委根據聶榮臻的建議，決定將華東地區準備進攻台灣的第九兵團和西北地區正在開始復員的第十九兵團，分別調至津浦和隴海鐵路沿線地區，以策應東北邊防軍。命令中南地區的第五十軍開赴東北地區，使東北邊防軍兵力從四個軍增至五個軍。同時，中央軍委還作出加速特殊兵種建設的決定，立即增編四個飛行團、三個戰車旅、十八個高射炮團及十個軍的隊屬炮兵。爲了保障大城市和工業基地安全，中央軍委還制訂了防空計劃，將三個航空兵師、十五個高射炮團和一個探照燈團，分別部署於瀋陽、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擔任對空防禦，並決定將東北地區南部的部分工業設備和戰略儲備物資向北遷移。③

九月七日深夜，被外交部緊急召回國的柴成文向周恩來匯報了朝鮮的戰況。周恩來曾問

---

① 書目五八，第二〇頁。
② 見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給彭德懷電報。書目三，第四八五頁。
③ 書目五八，第二〇頁；書目六六，第六頁。

備。這一建議本是東北邊防軍在此前提出的，但周恩來一直壓下未批，這時才以增派武官的方式派出先遣小組，隨柴成文趕赴平壤。路過瀋陽時，高崗給柴成文看了一封毛澤東的來信，信上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①

由於戰場局勢惡化，金日成不得不向蘇聯求救，並且通過蘇聯對中國派兵赴朝作戰施加壓力。

九月二十七日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軍事代表馬特維耶夫給斯大林發了一份絕密電報，匯報了朝鮮的嚴重局勢：

對於人民軍來說，西線（漢城）和東南線戰線（釜山）的形勢變得愈加嚴重起來。

……

主要由於遭到敵軍飛機的打擊，人民軍損失慘重，差不多所有坦克都被破壞，大炮亦有相當部分被擊毀。現在人民軍正十分艱難地展開遲滯敵人的作戰行動。目前人民軍裝備彈藥嚴重供應不足，燃料缺乏，運輸差不多已完全癱瘓。兵員與彈藥補充的組織工作很差。部隊指揮系統從上到下一團糟。通訊線路和無線電聯繫由於敵機的襲

① 書目五五，第七九頁。也有材料說，鄧華在八月提出的派觀察員到朝鮮的要求遭到了金日成的拒絕。見書目六五，第一六三頁。

擊經常間斷，合格的無線電技術人員缺乏，通訊台站燃料供應不上，也絕少使用通訊員傳遞信息。

人民軍部隊，特別是處在東南一線的人民軍位置仍然不明。①

九月二十九日，金日成和朴憲永聯名給斯大林寫信求援。信中首先直言不諱地講述了局勢的嚴重性：

危險的形勢已經出現了。人民軍各部隊正英勇地抗擊着向前推進的登陸之敵。然而，我們認爲有必要向您報告，形勢對我們非常不利。敵軍各種型號的近千架飛機，在未遇我方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完全奪取了制空權，對我前線和後方實行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空襲。在前線，敵軍的機械化部隊在數百架飛機的掩護下，毫無阻礙地進行機動作戰，造成我方人員與物資的巨大損失。同時，敵機肆無忌憚地轟炸鐵路、公路，摧毀電報電話線路、通訊設施和其他目標，破壞我軍給養供應，瓦解我軍的作戰意圖，使我們無法展開及時的反擊作戰。我們所經受的困難是全局性的。敵軍切斷了我軍各部隊之間的所有聯絡之後，將仁川登陸和突破我南部防線的部隊匯合起來，使漢城的失陷已不可避免。同時，在朝鮮南部作戰的人民軍各部隊已被敵人從北面加以

① 書目二二，第四四八—四四九頁。

> 分割，散處於南部的人民軍目前無法補充彈藥、給養和乾糧。此外，一些部隊已失去聯繫，有些已被敵人包圍。
>
> 很明顯，一旦敵人佔領漢城，他們將向北朝鮮發起進一步的進攻。因此我們認為，如果上述不利於我的情況不久發生，那麼美國侵略者將取得戰場的全部勝利。

隨後，金日成表示了誓死血戰到底的決心，並決定武裝全體人民進行持久戰。但考慮到時間的緊迫和形勢的危急，金日成要求蘇聯給予直接援助：

>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我們只能懇求您的特別援助。這就是說，在敵軍越過三八線的時候，對我們來說，直接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是必要的。

金日成顯然考慮到斯大林可能會避免直接由蘇聯政府出面，同時想到了馬德里保衛戰的情況，於是又提出了另一種方案：

>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做不到這一點，那麼請幫助我們建立一支由中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志願部隊，給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我請求您對上述建議給予指示。①

十月一日，斯大林給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回電，要他們立即去見金日成，轉告他的意

① 書目二二，第四五三—四五四頁。

出兵援助朝鮮。①沃爾科格諾夫也提到斯大林曾在接到金日成九月二十九日電報後與毛澤東聯繫，他引證的電報部分內容如下：

> 中國最終將被捲入戰爭，同時，由於與中國有互助同盟條約，蘇聯也將捲入戰爭。我們對此應該懼怕嗎？我的觀點是，我們不必懼怕，因爲我們聯起手來將比美國和英國更強大。這時，除德國外的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什麼重要的軍事力量，而德國目前還不能給美國提供任何幫助。如果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讓它現在就來吧，而不要等數年之後，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就將恢復起來並成爲美國的一個盟國。②

斯大林的這番慷慨陳詞，顯然不僅僅是詢問中國的意見，而是鼓動和要求中國捲入這場戰爭。有些材料說，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講明局勢嚴重後，直截了當地要求中國派兵援助。斯大林還說，如果人民解放軍打敗了，蘇聯願意直接介入。③金日成在向斯大林呼籲幫助的同時，也直接派人來北京求援。據洪學智回憶，十月一日朴憲永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直

① 書目三二，第四九二—四九三頁。
② 書目一一一，第二九頁。電報的日期沒有標明，但顯然是在九月二十九日接到金日成的電報之後和十月二日接到毛澤東的回電之前。有材料說該電於十月一日發出。見書目一一九，第一〇五頁。
③ 參見書目六五，第一七四、三三九頁；書目一一九，第一〇五頁。

接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請中國出兵赴朝參戰。①

幾天之內形勢巨變，情況危急，蘇聯的鼓動和北朝鮮的請求，加上中國對戰局發展前景的擔憂，迫使毛澤東當機立斷，做出決定。十月二日凌晨二時，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給高崗和鄧華發電，要高崗立即來京開會，讓鄧華下令「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按原定計劃與新的敵人作戰」。②同一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發電，通知蘇聯中國已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部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電報說：「我們認爲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爲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佔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爲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電報還通報了中國的初步計劃，即預先調至南滿洲的十二個師將於十月十五日開始出動，在北朝鮮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第一時期只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同時等候蘇聯武器到達，待我軍裝備起來以後，配合朝鮮人民軍舉行反攻，殲滅美國侵略軍。③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下決心派兵入朝作戰。

但在隨後中共中央開會討論這一問題時，出現了意見分歧。十月二日下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商討此事。毛澤東認爲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擬派林彪率軍入朝。但

① 書目三一，第一四—一五頁；書目六五，第一七四頁。
② 書目三，第五三八頁。
③ 書目三，第五三九—五四〇頁。

是林彪不贊成出兵，稱病推辭。於是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再行討論。中央書記處決定改派彭德懷擔任志願軍統帥，毛澤東要周恩來速派專機去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參加會議。①

十月四日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仍然是意見分歧。②實際上，毛澤東當時對派兵入朝與美國直接交戰，也是有所顧慮的。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表示了這種擔心。當時毛澤東最擔心的問題首先是中國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其次，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作戰，雖然用的是志願軍的名義，但也要準備美國對中國宣戰，至少要準備美國使用空軍轟炸中國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海軍進攻沿海地區。「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爲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於破壞，並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他們很怕戰爭）」。③或許正是由於考慮到在這些問題上

---

① 書目五四，第四〇〇頁。

② 關於政治局會議爭論的情況，有不同說法。郝雨凡和翟志海的文章說，中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有十名高級領導人參加。會議延續了幾天，討論是否出兵時，高崗、林彪強烈反對派兵與美國作戰。而清源的文章說，據高崗向蘇聯所言，他在會上力主出兵朝鮮，並與反對派中國軍隊赴朝作戰的周恩來展開針鋒相對的辯論。見書目一一九，第一〇五頁；書目一二七，第八九頁。看來，爭論肯定是激烈的，但具體情況如何，只有將來中國有關檔案公佈才能搞清楚。

③ 書目三，第五三九—五四〇頁。

沒有把握，會上有很多人不贊成出兵。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的理由主要是：國內戰爭創傷急待醫治；部分地區尚未解放，新解放區尚未進行土地改革；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美軍，更無制空權和制海權；經過長期戰爭，有些幹部和戰士有和平厭戰情緒等等。①聶榮臻在回憶中也談到，黨內的不同意見傾向於「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②在毛澤東已經答應斯大林和金日成出兵之請的情況下，仍然發表出來多反對意見，說明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不贊成出兵或至少是暫時不出兵的傾向是主要的。毛澤東最後說了一段很動感情的話：「你們說得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在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裏也難過。」③

由於氣候原因，彭德懷於十月四日下午才飛抵北京。趕到會場後，彭德懷「發現會議的氣氛很不尋常」，分歧意見很大。當天下午，彭德懷沒有發言。第二天上午九時左右，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專程到北京飯店接彭德懷去中南海談話。顯然，毛澤東有意通過彭德懷扭轉會議的

---

① 書目五四，第四〇一—四〇二頁；書目五，第三二一頁。從後來的結果看，毛澤東最擔心的局面果然出現了，即中美之戰處於僵局狀態，所幸的是美國既未派空軍轟炸中國大城市和工業基地，也未派海軍進攻中國沿海地區。

② 書目二八，第七三五頁。

③ 書目二六，第二五七頁。

僵持局面。因此，談話時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確實存在嚴重困難，但是我們還有哪些有利條件呢？」當彭德懷表示支持毛澤東出兵的主張，並願意帶兵出征，赴朝作戰後，毛澤東頗爲感慨地說：「這我就放心了。現在美軍已分路向三八線以北冒進，我們要盡快出兵，爭取主動。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請你擺擺你的看法。」①這裏說的出兵時間與毛澤東給斯大林電報中所說是完全一致的。

十月五日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對是否出兵援朝問題再次進行討論。發言中仍有兩種意見。這時，彭德懷發言說：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最多就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可是，如果讓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如讓美國佔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更複雜，所以遲打不如早打。②沒有看到關於這次會議的進一步材料，但是可以斷定彭德懷的發言起了重要作用。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出兵援朝。所以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才十分肯定地對彭德懷說：「給你十天準備時間，出兵時間初步預定十月十五日。」③

十月六日周恩來在居仁堂主持中央軍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朱德、彭德懷、林彪、高崗、

① 訪楊尚昆記錄，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轉引自書目五四，第四〇一—四〇二頁。

② 書目五四，第四〇二—四〇三頁。

③ 書目五四，第四〇三頁。

這樣，十月八日毛澤東發佈了關於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任命彭德懷爲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率第十三兵團及所屬四個軍和邊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屬三個炮兵師，待命出動。後勤供應事宜，統由高崗調度指揮。同日，毛澤東發電將這一決定通知金日成。①

中國決定出兵朝鮮的確是有很大困難的，毛澤東的擔心以及反對出兵的意見也是有道理的。爲了取得出戰必勝的把握，也鑒於斯大林電報中說過「聯手作戰」，中國決定派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洽談蘇聯出動空軍支援和提供武器裝備的問題。

關於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的問題，國內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以周恩來赴蘇時的翻譯師哲的回憶爲據，認爲周恩來離京前，中央政治局還未取得一致意見，周恩來是帶着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後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說國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出兵，於是才與斯大林商談軍事援助問題。②另一種意見是以周恩來赴蘇時的機要秘書康一民的回憶爲據，認爲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訴蘇聯關於中國出兵的決定，商談志願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問題。③從前面講到的毛澤東已兩次做出派兵入朝作戰的情況看，說周恩來訪蘇之前中央

① 書目三，第五四三—五四五頁。

② 書目三二，第四九五—五〇〇頁；書目九九，第八五—八八頁。最近師哲發表文章仍然堅持這種說法。見書目一二八。

③ 訪問康一民記錄，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日。轉引自書目一〇三，第八三頁。又見書目一〇四，第三頁。

尚未做出決定，恐怕是師哲的記憶有誤。但從回憶錄中講到的中蘇第一次會談的大量內容分析，周恩來首先擺出中國不出兵的種種理由，不可能是師哲記憶的錯誤。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後來也有一種說法。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毛澤東、周恩來與金日成會談時，曾專門提到周恩來赴蘇談判的情況：

毛澤東：當時，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在那個時候，因爲中國動動搖搖，斯大林也就洩氣了，說算了吧！後來不是總理去了嗎？是帶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吧？

周恩來：帶去兩種意見，要他選擇。我們出兵就是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

毛澤東：我們只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幹。

周恩來：開始的時候，莫洛托夫贊成了。以後斯大林又給他打電話說，不能用空軍支援，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①

從上述對話中可以判定，周恩來訪蘇是帶着出兵或不出兵兩種意見去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蘇聯是否出動空軍協同志願軍赴朝作戰。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爲什麼中國已決定出兵，而周恩來卻先擺不出兵的理由了。這無非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還是爲了爭取蘇聯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

① 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的談話，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轉引自書目一〇三，第八五頁。

裝備和保證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入朝作戰。

然而，就是在出動空軍與志願軍協同作戰的問題上，斯大林瞻前顧後，出爾反爾，以致毛澤東在下決心出兵朝鮮的問題再次出現波折。從周恩來訪蘇到志願軍渡江之間這段時間，中國在出兵朝鮮的決策上又發生過兩次波折，問題都出在蘇聯對出動空軍一事一再改變主意。

一次是發生在收到斯大林和周恩來十月十一日聯名電報說明蘇聯暫時不能出動空軍的情況之後。

周恩來十月八日離開北京，因飛機中途停留，於十日到達莫斯科，十一日在布爾加寧陪同下乘專機飛到黑海之濱斯大林的休養地阿德列爾。當天下午舉行雙邊會談，蘇聯方面出席的是斯大林和幾乎全體政治局委員，中國方面出席的是周恩來和林彪，費德林和師哲擔任翻譯。據師哲的回憶，會談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斯大林解釋蘇聯不能出兵的理由。斯大林認爲蘇聯雖設想過幫助朝鮮，但早已聲明蘇軍從朝鮮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現在戰場，更不能同美國直接對抗，否則就是國際問題了。斯大林說蘇方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作掩護，但只限於前沿作戰，不能深入敵後，以免飛機被擊落，飛行員被俘，或屍體落入美軍手中，造成國際影響。（二）斯大林勸中國出兵，理由是中國人與朝鮮人長相相近，難以區分；中國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行動可以自由自主。如果中國出兵，蘇聯將供應武器和裝備。（三）周恩來闡明中國出兵的困難：中國人民長期遭受戰爭之苦，許多國計民生問題尚未解決，目前剛剛結束戰爭，正在恢復和建設等等。（四）斯大林建議，如果中國不出兵，就通知金日成早些撤過鴨綠

江，保存有生力量，可將主力部隊撤到中國休整，以利再戰。①

會談結束後於當晚七時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電報內容目前尚未披露，但根據師哲的回憶，可能包括有上述會談內容以及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的安排。另外，據毛澤東十三日給周恩來的回電看，肯定還有一個內容，即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在朝鮮作戰」。②情況很可能是這樣：周恩來因未能達到請蘇聯空軍出動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協同作戰的目的，所以與斯大林共同做出暫不出兵的安排。畢竟，中國領導人在是否出兵問題上有過激烈爭論，而是否有蘇聯空軍掩護則是能否保證出戰必勝的關鍵問題。這一點，在軍人眼裏更爲重要。

彭德懷在十月五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命後，又參加了軍委會議，於十月八日與高崗同機返回瀋陽。十月九日彭德懷和高崗召集志願軍軍以上幹部會，宣佈了中央出兵援朝的決定，要求各軍十天之內做好一切出國作戰的準備。會上，各軍幹部最擔心的是出國作戰時有沒有空軍支援。於是，會議還在進行中，彭、高即急電向毛澤東詢問：「我軍出國作戰時，軍委能派出

① 書目三二，第四九五—四九八頁；書目一二八。
② 參見書目九九，第八八頁；書目一〇四，第三頁。

的解釋。」①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擔心電報轉輾延誤時間，又於當晚七時許匆忙趕到軍委作戰部值班室，直接用電話找到正在安東察看渡口的彭德懷，告訴他：「有新情況，有變化，要請你回北京商談！明天天氣好就去飛機到瀋陽接你，……回北京當面談。」②

十月十三日中午，彭德懷和高崗抵達北京。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對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關係再次展開討論。會議最後決定，即使暫時沒有蘇聯空軍的支援，在美軍大舉北進的情況下，不論有多大困難，也必須立即出兵援朝，迎擊北犯之敵。隨後，毛澤東與彭德懷、高崗詳細研究了志願軍入朝後的作戰方案。③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即給周恩來去電：「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爲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爲有利。」由於沒有空軍掩護，毛澤東決定，「在第一時期可以專打僞軍，我軍對付僞軍是有把握的」。「總之，我們認爲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④彭德懷在會議臨近結束時便迫不及待地用電話通知隨行待命的軍委作戰部處長成普，立即發電報通知十三兵團，繼續按

① 書目三，第五五二—五五三頁。在同一天此前不久，毛澤東剛給陳毅發電，「令宋時輪兵團提前北上，直開東北」。見書目三，第五五一頁。
② 書目一二三，第八—九頁。
③ 書目五四，第四〇五—四〇六頁。
④ 書目三，第五五六頁。

原出動計劃進行準備。①十四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通報了具體的作戰部署和方案，並說明志願軍出動的日期是十月十九日。②這是毛澤東第三次下決心出兵朝鮮。

十月十五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外務相朴憲永到瀋陽會見剛從北京飛回的彭德懷，要求中國盡快出兵。彭德懷告訴朴憲永：「我們中央已最後決定，預定十月十八日或十九日部隊分批渡江，希望人民軍繼續狙擊敵人進攻，遲滯敵人。」同日，毛澤東致電高崗和彭德懷，要求志願軍出動日期提前。電報說「我軍先頭軍最好能於十七日出動」，「第二個軍可於十八日出動，其餘可在爾後陸續出動，十天內外渡江完畢」。③彭、高接電後即於十六日上午趕到安東，召集了師以上幹部會議，宣佈中央決定，並提出渡江後的戰術要求。會後，又研究了渡江方案。④

然而，這時莫斯科情況又有變化。毛澤東雖然再次決定出兵，但是對於蘇聯援助中國軍事裝備是否能採用租借辦法和兩個半月內蘇聯空軍是否能夠出動心裏沒底，但這兩件事又至關重要。如果要用現錢購買蘇聯的武器，則因中國一時難以支付而延誤交貨日期；如果蘇聯空軍兩

① 書目一二三，第一〇頁。
② 書目三，第五五八—五六〇頁。
③ 書目五四，第四〇六頁；書目三，第五六四頁。
④ 書目五四，第四〇六—四〇七頁。

個半月內不能出動，則會影響志願軍的整個戰略部署。其結果都會給中國入朝作戰帶來極大的困難和風險。因此，毛澤東在十三日電文中還指示周恩來「留在莫斯科幾天」，與蘇聯領導人商議並確定：（一）蘇聯援助的武器和裝備「是用租借辦法，還是用錢買。只要能用租借辦法保持二萬萬美元預算用於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一場長期戰爭並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二）「只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軍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又能出動掩護空軍到京、津、瀋、滬、寧、青等地，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只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忍受一些損失」。周恩來當夜緊急約見莫洛托夫，要他立即向斯大林轉告毛澤東來電內容。①

十四日，蘇聯政府承諾對援助中國的軍事裝備將採取信用貸款的方式，以及將出動十六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中國志願軍入朝作戰。周恩來又致電在療養地的斯大林，進一步提出蘇聯除戰鬥機外，可否出動轟炸機配合中國軍隊作戰；除出動空軍入朝作戰外，可否加派空軍駐紮在中國近海各大城市；以及除提供武器裝備外，可否在汽車、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給予信用貸款訂貨的條件等等。②然而，這時，蘇聯又改變了主意。斯大林給莫洛托夫打電話說，蘇聯空

①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轉引自書目九九，第八八頁；書目一〇六，第八六頁。

② 書目三二，第五〇二頁；書目一〇三，第八六—八七頁。

軍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願軍入朝作戰。周恩來只得於十六日離開莫斯科回國。①

斯大林出爾反爾，瞻前顧後，固然與蘇聯的基本方針有關，即避免直接捲入朝鮮衝突，特別是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對中國不了解，不信任。據當時在瀋陽給高崗當顧問的列多夫斯基引證蘇聯外交部檔案說，美軍仁川登陸後，斯大林給毛澤東發電要求中國出兵。就在斯大林急切要知道中國的決策期間，蘇聯駐華大使多次求見毛澤東，說蘇聯是「世界社會主義大本營」，應得到保護，中國可以在蘇聯的援助下獨自承擔戰爭責任。羅申在向斯大林轉達中國的意見時，表達了他個人的懷疑態度，他認爲毛澤東的眞正意圖是把斯大林推入戰爭漩渦。他還錯誤地報告說，毛澤東從未參加討論，只是聽匯報，而且操縱政治局會議阻止中國介入戰爭。②這無疑加深了斯大林的憂慮和猜疑。所以，儘管後來蘇聯出動空軍作後方掩護，但行事極爲謹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斯大林派了兩個空軍師保衛鴨綠江大橋，一九五一年三月派出一個空軍師到東北，以後又有增加。這一行動一直作爲蘇聯國家機密，蘇聯飛機都塗着北朝鮮的標記，飛行員則穿着中國軍服，甚至要求飛行員使用無線電通話時要講朝

① 參見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的談話，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轉引自書目一〇三，第八五頁。
② 書目六五，第一九一頁。

鮮語。同時嚴格禁止蘇聯飛機進行敵佔區上空，以免飛行員在飛機被擊落時成爲俘虜。①

幾天前斯大林雖表示蘇聯空軍不能在敵後方作戰，但畢竟答應在「前沿」作戰，這當然還可以爲志願軍的出擊提供空中掩護。現在蘇聯決定空軍不入朝作戰，也就意味着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根本無法得到空中掩護。這不能不使中國重新考慮出兵問題。於是，毛澤東在十七日下午五時再次急電彭德懷和高崗改變計劃。十五日電原定先頭部隊十七日出動，現改爲「準備於十九日出動」，並且說明十八日「當再有正式命令」，電報還要彭、高二人再乘飛機回京商談。②

毛澤東於十八日又一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研究出兵朝鮮問題。會上，剛回北京的周恩來介紹了幾天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會談的情況，彭德懷介紹了志願軍出國前的準備情況。毛澤東最終決斷說：「現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幾天敵人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

---

① 書目二二，第四三七—四三八頁。另一種說法是直到中朝聯軍把聯合國軍趕回三八線以南，朝鮮戰局已趨於穩定時，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斯大林才致電毛澤東：「同意派遣兩個蘇聯驅逐機師」，「在別洛夫將軍指揮下進入朝鮮境內作戰，以掩護中朝軍隊的後方」。見書目一〇三，第八八頁。

② 書目三，第五六七頁。另有著作引證的電文爲：「對出兵時間，以待周（恩來）十八日回京向中央報告後確定爲宜」。書目五四，第四〇七頁。

天大的困難，志願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①會後，毛澤東於晚九時給鄧華等志願軍領導去電，命令部隊按預定計劃，自十月十九日晚從安東和輯安兩地渡過鴨綠江，入朝作戰。②這是毛澤東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下定決心。

中國決定派兵入朝作戰，使朝鮮戰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與美國成爲這場戰爭中兩個以死相拚的主角。至此，由於中國軍隊投入戰場，朝鮮戰爭終於形成了最後的規模。中國參戰，固然有許多外界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中國領導人自身對朝鮮半島局勢發展的估計和考慮。

三、中國領導人的深層憂慮

從上述歷史時間的過程看，自美國仁川登陸以後，毛澤東就一直力主出兵朝鮮。儘管面臨着嚴重的困難，黨內外都有反對意見，蘇聯又在最後關頭縮手縮腳，搖擺不定，但毛澤東的決

---

① 訪問師哲記錄，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轉引自書目五四，第四〇七頁。另見書目一〇三，第八七頁。

② 書目三，第五六八頁。一般都認爲，中國出兵的時間是十月十九日。但據赴朝參戰的第一支中國軍隊第四十二軍軍長吳瑞林回憶，四十二軍是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和十九日分兩批從輯安渡口向社倉里和五老里地區開進的。書目一二五，第一〇頁。

心從未改變。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中國領導人感到非派兵赴朝作戰不可?換句話說,中國領導人對美國越過三八線這一舉動感到憂慮的究竟是什麼?

有些研究著作認爲,中國出兵朝鮮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是爲了拯救北朝鮮於危難之中,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以及毛澤東的感情和性格而言,他很可能有這種考慮,但這種考慮不會是主要的。做爲一個政治家,一個剛剛掌握政權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應該是,也必定是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生存。試想,如果任何一個中國的周邊國家出現危難,中國都可以出於國際主義考慮而派兵救援,那麼對於中國來講最終將是一種什麼結局呢?國際主義援助作爲一種政治口號或行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此作爲訴諸武力和戰爭的根據,就很難讓人接受了。所以說,中國領導人擔憂的,主要還不是北朝鮮的命運。

有些研究著作認爲,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僅僅是因爲北方國門外來了一個強大的敵人,是因爲美國佔領北朝鮮後將對中國的安全形成直接的威脅。這種說法也很勉強。如果說美國佔領鄰國北朝鮮構成對中國的威脅,難道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不是對中國更嚴重的威脅?況且,這還是直接侵入了中國領土和領海。再者,當時印度支那也被敵對勢力佔領,難道爲了避免將來構成的威脅又要向那裏派兵?所以說,中國領導人眞正擔憂的,也不是因美國佔領北朝鮮而威脅中國安全。

我們認爲,毛澤東最憂慮的是東北三省問題,他的深層憂慮在於美國越過三八線並侵佔北朝鮮的嚴重後果是中國將失去東北,或至少是失去對東北的主權。而這種憂慮又來自兩個方

面，首先是擔心美國繼佔領朝鮮半島後進而跨過鴨綠江進入中國東北，使東北三省成爲戰場。其次是擔心蘇聯借美國侵入中國東北之機，利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派兵進入東北。其結果，不是美國佔領東北，就是蘇聯控制東北，就是說無論未來東北戰場鹿死誰手，中國都將失去這片最重要的工業基地和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穩固大後方。這應該是毛澤東最深層的憂慮。我們分別看看這兩方面的情況。

對於美國，毛澤東始終是有警惕的。無論是從意識形態角度講，還是從美國的「安全戰略」角度講，毛澤東認爲美國絕不會甘心失去其在中國的影響，它都在尋找機會控制這塊遠東大陸。

還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就一直擔心美國要參與中國內戰。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報告中，就表示了這種擔心：「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我們的作戰計劃之內的。」①

解放軍渡過長江以後，中央軍委又指出：二野目前的主要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干涉。此項準備是必要的，有些準備即可制止美國的干涉野心，使美國有所畏懼而

① 書目二一，第三二八頁。

不敢出兵干涉。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又發出了關於預防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對策的指示。中央軍委要求各路野戰軍按照預定計劃前進，迅速消滅國民黨殘餘力量，力求經濟上能自給自足，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同時在華北、華東部署兵力，以此防止美國的出兵干涉或海上封鎖。①

新中國成立後，情況有所好轉。杜魯門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的聲明和艾奇遜一月十二日的演說，明顯表現出美國無意干涉包括解放台灣在內的中國內戰。正是由於消除了外部的緊張局勢，中國才有可能實施大規模軍隊復員、土地改革以及進軍西藏和準備進攻台灣等一系列計劃。然而朝鮮戰爭爆發改變了一切。美國對戰爭的迅速反應是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這一舉動的致命錯誤就在於使新中國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傷害，以及美國進一步侵入中國大陸的威脅。

隨着朝鮮戰局的變化，毛澤東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與朝鮮僅一江之隔的東北地區。麥克阿瑟的戰爭叫囂，無疑加深了中國對東北遭到入侵的擔憂。麥克阿瑟訪問台灣，美國加強給蔣介石的軍事援助，都使毛澤東確認了美國堅持與中國共產黨人處於敵對狀態的看法，也充分說明美國將執行一種以台灣爲據點的軍事侵略政策。這很自然地使人聯想，一旦美國佔領了北朝鮮，難道不會執行一種以北朝鮮爲據點的軍事侵略政策？畢竟台灣與大陸隔着一道海峽，而朝鮮與

---

① 書目五七，第三頁。

中國僅僅一江之隔，況且美國的遠東軍事力量幾乎全部集中在朝鮮半島。周恩來在八月二十六日保衛國防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充分說明了毛澤東的擔憂：「很多迹象表明，美帝馬上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能的，但其總的企圖是不斷地以一個一個局部戰爭推動爲世界大戰，我們就要將其發動的局部戰爭，一個一個地打下去。」①

這樣，在毛澤東看來，戰爭總是要一個接一個爆發的，與其等到美國跨過鴨綠江再打，不如現在就打出去，爭取在朝鮮境內就將戰爭制止住。這就是中國領導人決定出兵朝鮮時的第一層考慮。

有些研究者認爲，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的亞洲和太平洋戰略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是以反華爲中心的。或許，這也是當時毛澤東對問題分析的出發點。但是，從我們對戰爭背景的分析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美國的主要對手是蘇聯，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美國的戰略目標，都是針對蘇聯的。即使中蘇結盟之後，美國也沒有放棄使中國擺脫蘇聯控制的外交策略。至於美國介入朝鮮戰爭的意圖，更不是針對中國的。從我們上面引證的美國政府衆多的會議討論和秘密文件來看，美國政府縱然居心叵測，但肯定沒有侵略中國領土的野心。美國援蔣守台，固然有掌握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的深遠考慮，但當時還絕對沒有藉此進攻大陸的

① 書目三五，第二五頁。

企圖。相反，由於杜魯門和艾奇遜對蔣介石集團的反感和不信任，美國採取這一政策的確也有阻止蔣介石反攻從而使事態擴大，引發戰爭升級的考慮。例如，七月底，美國政府內部關於對台政策的爭論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看來，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游弋，並不能阻止中共部隊進攻台灣，因爲第七艦隊很多艦隻都派去支援朝鮮戰爭，而且美國軍方也不認爲國民黨軍隊具有擊退這一進攻的意志和裝備。爲此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約翰遜毫不含糊的支持下，強烈要求進一步修改對台政策，以保證台灣免遭進攻。美國軍方的建議是增加對台軍援，派出軍事調查團，允許國民黨空軍對大陸集結的攻台部隊進行轟炸和在大陸港口布雷，增加派往台灣的美軍等等。但是，據布雷德利回憶，當這些建議在七月二十七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來的時候，遭到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堅決反對。他們雖然認識到保護台灣免遭進攻的必要性，但他們都不願意同蔣介石及其腐敗的政府建立任何形式的密切聯繫，即使表面上的密切關係也不行。再考，他們擔心如果美國給蔣介石太多的軍事援助，蔣介石可能企圖使用這些援助反攻大陸，或者刺激中共採取諸如進攻香港或支持北朝鮮人這樣重大的行動。最後，會議討論的結果，除同意爲台灣再提供一些武器裝備及派一個調查組了解情況外，其餘的建議全部被拒絕。①

① 書目四四，第七〇九—七一〇頁。

甚至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跨過鴨綠江，並與美國軍隊展開激戰之後，美國政府鑒於對中國出兵意圖不明的情況，仍然試圖避免與中國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當麥克阿瑟從軍事意義上要求對中國境內軍事目標進行空襲時，杜魯門回憶說：

在我的腦子裏，毫無疑問，我們不能讓朝鮮的行動擴大成爲一次大戰。全面進攻中國的軍事行動必須避免，不要說別的理由，只因爲它是一顆巨大的餌雷。

中央情報局對時局的估計是：俄國人不願自己參加戰爭，但是他們希望盡可能把我們纏在亞洲，以便他們放手在歐洲行事。①

經過十一月九日會議討論，國家安全委員會雖同意麥克阿瑟可以在軍事方面「相機行事」，但是不得轟炸滿洲。在這個同時，國務院應設法試探是不是可能和中國共產黨進行談判」。②在此之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多少有些受軍事態勢發展的左右，而且麥克阿瑟本人的報告和主張又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導致後來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間發生衝突和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單純軍事的角度講，美國絕對沒有力量在攻佔北朝鮮後再進一步侵入中國領土。美國當時全部的正規地面部隊雖然有五十九萬之衆，但很大一部分是行政、後勤和後方基地的非戰鬥

① 書目四一，第四五〇—四五一頁。
② 書目四一，第四五三—四五四頁。

人員。而作戰部隊只有十一個師，不足二十萬人。韓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於七月六日、十日及十九日三次批准共增員二十萬人，然而募集兵員尚費時日，完成訓練更非易事。同時，美國的正規作戰部隊很大一部分駐在西歐，由於擔心蘇聯聲東擊西，這些部隊是不能調動的。這時駐日本的共有四個師，其中三個師已經赴朝作戰。當麥克阿瑟於八月初接二連三打來要求增加兵員的急電時，美國可供調遣的只剩下駐美國本土及玻多黎各的總共四萬人的戰略預備隊。因此對於麥克阿瑟的要求，美國軍方處於既不能拒絕，又無法滿足的尷尬境地。①顯然，美國有限的兵力在狹窄的朝鮮山地尚且不足，絕不可能在東北廣闊平原繼續擴大戰爭。

在美國看來，似乎佔領了平壤，消滅了北朝鮮軍隊主力，戰爭就可以結束了。十一月六日麥克阿瑟曾發表了一項新聞公報，聲稱由於整個東海岸被佔領和北朝鮮部隊已在平壤以北陷入重圍，朝鮮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②其意圖顯然一方面表示美國無意再繼續北進，一方面示意中國不要在這個時候再擴大戰事。無怪乎艾奇遜後來有些激動地說：「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國共產黨當局居然會懷疑聯合國軍的意圖。軍事行動一開始，我們就反覆講明聯合國軍的唯一任務是擊退侵略者並使朝鮮人民重新獲得獨立。」艾奇遜還說，美國政府一再重申，希望把敵對行動局限於朝鮮境內，美國政府保證，美軍在完成任務後，立即從那個半島上撤出來。所以，

① 書目六四，第六三—六四頁；另見書目七三，第一〇〇頁。
② 國務院公報，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轉引自書目七〇，第六三五頁。

中國共產黨進入朝鮮是「完全沒有道理的」。①

現在看來，當時中國領導人對局勢發展和美國進攻北朝鮮意圖的判斷是有失誤的。當然，美國政府內部的討論和分歧情況，北京是無法得知的，因此與麥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戰爭叫囂和蔣介石集團的蠢蠢欲動相比，艾奇遜等人的聲明和保證就顯得毫無價值，甚至是別有用心的。周恩來後來說：「我們得到的情報是，他們要穩住中國，過三八線，過了之後，再搞中國。我們看穿了騙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聲明：對美帝侵略朝鮮我們不能置之不理。」②不管是麥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誤導，還是毛澤東對情報判斷的失誤，總之中國領導人認定美國繼攻佔北朝鮮之後，必將把中國東北做為下一個進攻的目標，這才下決心與美國一戰。

據說，毛澤東後來知道美國並無意進攻中國，也頗有後悔之意。寄寓蘇聯的王明一九七五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書，回憶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日劉少奇在出席蘇共十九大時與他本人舉行會晤的情況，其中談到朝鮮戰爭。劉少奇說：美英軍隊仁川登陸時，北朝鮮局勢變得十分危急，毛主席和政治局日夜開會也沒有做出決定。當時毛主席考慮的是中美關係問題和是否有取勝的把握，「只是在美國軍隊佔領了新義州，與中國僅一江之隔後，毛主席才下定決心。他說：『現在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現在出兵，我們既有名譽，也有利益，名譽是無產階級國

① 書目九五，第九七—九八頁。
② 書目九九，第八六頁。

際主義，利益是戰鬥將在朝鮮領土進行，而不至於在中國。如果我們一直等到美國過江後才參戰，我們就會失去名譽和利益。』當毛主席聽說杜魯門已經拒絕了麥克阿瑟關於沿瀋陽到滿洲里全線進行轟炸的要求，以及我們軍隊已經出發的情況時，非常焦躁，並說：『我們出兵是正確的嗎？』後來，當杜魯門將麥克阿瑟撤職後，毛主席非常沮喪，說：如果我們知道將發生這種情況，知道美國實際並不想同我們作戰，我們怎麼會出兵幫助朝鮮打美國人而損害了中美關係呢？但我們既然開始了，讓我們想想怎樣盡快結束它。只有解決這個問題之後，我們才能找到恢復中美關係的途徑。」①王明是毛澤東的宿敵，七十年代又正值中蘇交惡，所以他的回憶中或多或少會有意地貶低毛澤東。不過，當事實證明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意圖的判斷有誤時，產生懊惱的心情，也是很可能的。

由於毛澤東對美國侵入中國東北的擔心，也就帶來了他對蘇聯借機派兵進入東北的憂慮。這是更深一層的憂慮。

關於蘇聯對朝鮮戰爭的態度，在前邊已有論述，蘇聯是支持北朝鮮發動戰爭並給以軍事援助的。但另一方面蘇聯絕不公開介入戰爭，以免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那麼蘇聯對於中國出兵援助朝鮮持怎樣的立場呢？對此，有兩種完全對立的說法，一種說法是蘇聯逼迫中國出兵。例

① 書目九七，第一一一—一一二頁。

如蘇聯外交部的「背景報告」中就說，中國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派出志願軍入朝作戰的。①另一種說法是蘇聯害怕戰爭擴大，因而反對中國出兵朝鮮。例如沃爾科格諾夫就認爲是毛澤東堅決要求出兵，「斯大林對此別無選擇，只能同意」。②這兩種說法都過於簡單，失之偏頗。

從前面分析的中蘇關係的歷史看，就毛澤東的性格和氣質而言，如果他認爲中國不宜參與朝鮮戰爭，那麼，斯大林既不可能命令，更不可能強迫中國出兵。試想，當中國共產黨還只有延安這一小塊根據地，而面對蔣介石幾百萬軍隊威脅時，毛澤東都未曾想過躲在蘇聯的保護傘下，都沒有對莫斯科的指示言聽計從。現在中國共產黨已掌握全國政權，而中國又面臨戰爭與和平抉擇的重大關頭，毛澤東怎麼會聽命於斯大林呢？斯大林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用武力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以後，也對中國施加了壓力，這是事實。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本人感到中國不得不出兵援助朝鮮了。開始，毛澤東並不願意看到在朝鮮爆發一場可能危及新中國建設和經濟恢復的戰爭，他也沒有把朝鮮問題看得十分嚴重，更沒有過多的精力去考慮朝鮮半島的局勢。所以，儘管有斯大林和金日成的雙重壓力，毛澤東至多是表態支持而已。後來，戰爭已經起來了，情況有了變化，面對一場可能擴大到中國的戰爭，毛澤東是決不會臨陣退卻的。總

① 書目二一，第四四三頁。

② 書目九七，第七頁。

之，毛澤東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獨立考慮問題的。

中國出兵入朝作戰的確是毛澤東自己下定的決心，但這並不是說蘇聯反對中國出兵的做法。恰恰相反，斯大林正是在戰爭的危急關頭希望把中國拉進來，讓中國出面介入朝鮮戰爭。斯大林完全有理由這樣考慮：當金日成勝券在握的時候，蘇聯只需要中國在原則上同意採取軍事行動的方針，而不需要，也不願意中國過多介入朝鮮問題，以免徒然增強中國在遠東的地位和影響。當戰局發生不利的變化，而蘇聯又不願直接出面時，當然最好由中國來擔當此重任。這樣既可以保住蘇聯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又不致引起蘇美之間的軍事衝突。另一方面，從控制中國的角度來講，讓中國出面與美國對陣，也是很有必要的。蘇聯一直擔心中國有「鐵托化」的傾向，擔心中國與美國之間緩和，特別是美國在一九五〇年初宣佈在亞洲實行遏制政策後，蘇聯更害怕中蘇同盟流於形式而出現一個龐大的被美國利用的鄰國。朝鮮戰爭給了斯大林一個機會。中美之間發生直接對立和抗爭，自然可以使蘇聯更有把握將中國控制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因此，斯大林不會反對中國出兵與美國直接發生衝突。

眞正使毛澤東擔心的不僅是美國，而且還有蘇聯。毛澤東很有理由做這樣的推理：美國繼侵佔北朝鮮後會進一步跨過鴨綠江，這樣，戰火一旦在中國東北境內燃起，蘇聯很可能會以中蘇同盟互助條約爲依據而出兵東北。斯大林在有關出兵事宜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毛澤東當然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蘇聯就是藉口對日作戰，派三路大軍進入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城下之盟，使中國喪失了對中東鐵路和旅順、大連的主權。

劉少奇和毛澤東在訪蘇期間與斯大林產生分歧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東北問題，這是中蘇雙方關注的焦點，毛澤東心裏很清楚。新的中蘇條約確定了蘇聯歸還中東鐵路以及旅順、大連的日期，是中國「虎口奪食」，硬逼出來的，這一點毛澤東也很清楚。那麼，斯大林就不會利用中美之戰的機會，以中蘇條約的協定爲藉口，重新返回東北嗎？況且，斯大林的舉動也肯定增加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疑慮。

仁川登陸以後，蘇聯派了一個由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和國家安全部高級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到平壤，代表團由蘇聯紅軍副總參謀長扎哈羅夫率領。當朝鮮人民軍主力已在南朝鮮被包圍的危急時間，扎哈羅夫建議金日成向中國請求援助，並將失去戰鬥力的部隊轉移到滿洲整編。①後來，蘇聯直接向中國提出這一建議。周恩來十月上旬與斯大林會談時，據師哲回憶，斯大林見周恩來提出很多出兵朝鮮的困難後，對周恩來說：

如果朝鮮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們白白犧牲，那就不如馬上告訴他們作有組織、有計劃的撤退，並答應他們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資和部分工作人員、幹部撤到中國東北，而把老弱殘廢、傷病員大部分撤到蘇聯境內。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東北，是爲了以後便於重新進入朝鮮。從中國東北要比蘇聯進入朝鮮容易得多。②

① 書目九七，第一〇七頁。
② 書目三二，第四九七頁。

還有材料說，斯大林曾直接給北京發電報，通知中共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①蘇聯再三提出讓北朝鮮政府和有生力量撤到中國東北，並以此爲基地實行反攻的建議，肯定更加深了中國領導人的憂慮。

中國面臨的選擇是或者出兵朝鮮與美國在朝鮮半島打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爭；或者讓北朝鮮殘餘部隊撤進中國境內，重新整編和裝備後再返回朝鮮。顯然，選擇後者將使美國以追趕北朝鮮敗軍爲名入侵中國東北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大大增強。也就是說，即使中國不出兵，中美之戰仍不可避免，但這樣一來，戰場則是在中國境內。從中國共產黨進行武裝鬥爭的歷史上看，中國軍隊歷來有誘敵深入，關門打狗的傳統。況且，與朝鮮狹窄而多山的地理狀況相比，遼闊的東北大地更適合於發揮中國軍隊善於運動戰的傳統。然而，使問題複雜化的主要之點在於，一旦美國跨入中國境內，蘇聯便極有可能派幾十萬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援助中國作戰。這樣，即使中蘇聯手打敗美國軍隊，中國也將再次面臨，倘如何請蘇聯撤軍的麻煩，而且還很可能延遲蘇聯歸還中東鐵路及旅順和大連港的日期。甚至美國情報機構也估計到一旦美國對中國境內採取軍事行動，蘇聯「根據中蘇條約將給予適當的軍事支援」。②而這恰恰就是中國領導人的第二個憂慮。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是不得不出兵朝鮮了。

① 書目五八，第二二頁；書目八二，第二五〇頁。
② 書目四二，第三三一頁。

第七章　結語：在歷史課題面前

我們分析了朝鮮戰爭的背景及其發起的全過程，即美蘇兩國遠東政策的衝突造成了朝鮮民族分裂的局面，朝鮮半島兩個國家的建立和敵對狀態致使南北雙方軍事衝突不斷激化，進而北朝鮮越過三八線大舉進攻，美國出兵介入朝鮮戰爭，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向北進逼，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就戰爭本身來看，從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九日，是朝鮮戰爭的一個逐步發展、逐步升級的過程。至此，朝鮮戰爭就其規模和性質而言才最終形成。通過對朝鮮問題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上述每一個過程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朝鮮戰爭最深刻的起因在於戰後形成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及其所控制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格局，這種格局在朝鮮半島就表現爲圍繞三八線展開的美蘇兩國外交爭鬥和南北朝鮮的軍事對峙。在經歷了長期的邊界摩擦和軍事衝突之後，北朝鮮在蘇聯同意和支持下，搶先發動了全線進攻。美國爲維護其在遠東的勢力範圍和西方世界的領袖聲譽而全面捲入戰爭，並且在戰局形勢有利的情況下，改變政治戰略，企圖一舉攻佔整個朝鮮半島。中國因擔憂主權和領土受到侵犯而被迫派出志願軍赴朝參戰，抗美援朝。其後的三十三個月，就是圍繞三八線展開的令人疲憊而又殘酷的拉鋸戰和消耗戰，以及差不多同步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停戰談判。武力較量和唇槍舌劍的最終結局是雙

方又回到了三八線——戰爭的起點。

半個世紀過去了，在歷史留下的課題面前，我們有必要認眞思考一下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發展問題。

十九世紀初的政治家們如法國的德·托克維爾曾預言，俄國和美國似乎是「上帝意志選定出來各支配半個地球命運的」。①這一情況在二十世紀中葉出現了。

與以往世界中多極強國共存的狀態不同，第二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中明顯的特點是出現了美國和蘇聯這兩個互相敵對的超級強國。同時，以這兩個超級強國爲核心，形成了兩大國際集團。首先是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建立了西方集團，其次是蘇聯通過共產黨情報局和經互會組織建立了東方集團。戰後國際關係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國家交往中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即世界主要大國都被分別納入的兩極世界，都冠以意識形態的稱呼：西方的資本主義陣營和東方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樣，實質上是美蘇兩國的抗衡，就轉變爲西方世界和東方世界的對立，又表現爲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這種由世界權力的多極型向兩極型的轉化對戰後國際關係結構的發展具有影響深遠的實際後果。一個國家在多極世界中的行爲，必然不同於它在兩極世界中的行爲，適用於多邊共存並競爭的政策也完全不會適用於兩

① 書目七二，第一一三頁。

極對抗狀態中的政策。因爲在多極世界中，任何一個強國都不會十分肯定和永久地與另一個強國成爲朋友或敵人，就是說它在外交政策的選擇上有較大自由度和可變性。這種自由度和可變性是世界多極分割的必然產物；在列強關係中任何一種因素都不會是凝固的和持久的。但是，在一個兩極世界中就完全不同了，兩個超級強國之間的關係支配着一切。一個國家一旦加盟兩極世界中的一極，它的外交方針和整體政策的自由度和可變性就會被限制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然而，由於實力的差距和利益的需要，它又必須忍受這種限制。美蘇兩國之間的關係，是根本利益對立和衝突的關係，這種關係由於遮上了意識形態的幕布而更加深化，儘管意識形態對於兩極強國本身而言只是聚引集團勢力的磁石和招牌。

事實上，戰後的國際間衝突，不論是民族衝突還是經濟利益衝突，不論是區域衝突還是國家間衝突，都或多或少打上了兩極世界和烙印。從波蘭選舉、捷克斯洛伐克政變、希臘內戰、柏林牆危機直至朝鮮戰爭，無一例外。朝鮮戰爭的戲劇性在於，戰爭是在美蘇兩國已經撤離朝鮮半島的背景之下發生的。蘇聯的長遠戰略是在兩極爭鬥中取守勢的等待策略，即以強化東歐防線爲重點，保持東部廣闊的緩衝地帶，然後等待資本主義世界固有矛盾給西方集團帶來的分裂。所謂「推翻資本主義世界」和「解放全人類」只是一種鼓動世界人民起來反抗西方集團統治和控制的口號，而絕非對外政治和軍事政策的實施目標。美國雖然憑藉其實力處於一種進攻態勢，企圖把勢力範圍擴展到歐洲和太平洋對岸，但由於蘇聯的抗衡，特別是在蘇聯已經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以後，致使美國不得不採取遏制戰略，而且明確地劃出了自己的勢力範圍。照

此推理，朝鮮戰爭本來是不該發生的。但恰恰是兩極世界的存在以及南北朝鮮分別屬於兩大勢力集團，使朝鮮戰爭的爆發和不斷升級成為必然。

美國憑藉其軍事實力和經濟援助，完全控制着南韓的大政方針，比如在對北朝鮮採取防禦還是進攻、是否越過三八線、何時和怎樣進行停火談判等重大問題上，李承晚儘管滿腹牢騷和極度不滿，但也無可奈何。而一旦南韓在重大問題上違背美國意志，這一政權的代理人就可能被更換。例如當朝鮮停戰談判即將簽字之際，李承晚私自「釋放」戰俘蓄意破壞停戰時，美國甚至考慮通過武裝政變或暗殺的手段去掉李承晚這個不聽話的代理人。①

蘇聯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朝鮮戰爭，但實際上北朝鮮從策劃到進攻，從裝備到訓練，乃至撤退和重新整編，每一個步驟都是請示過蘇聯的，甚至金日成想求中國支援他一千五百名司機這樣的小事，都要報經斯大林批准。②同樣，中國參戰的前前後後包括最後停戰談判也都是在蘇聯的同意下進行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朝鮮戰爭也是兩個集團之間的戰爭，是兩大陣營之間的戰爭，難怪有人講：朝鮮戰爭是「一種奇怪的戰爭現象：它名為局部戰爭，實為局部化的世界大戰」。③

① 詳見書目四九，第九六—九七頁。
② 書目二二，第四五〇、四五四頁。
③ 書目七一，第二頁。

爲了避免兩大強國在一場勢均力敵的衝突中同歸於盡，羅斯福和斯大林曾設計了一種制衡機制以制約衝突，平衡關係，這就是聯合國組織。然而，聯合國實際缺乏超政府的權力，美國憑藉其經濟實力，把聯合國作爲一種爲它的國際行爲披上合法外衣的工具，至少在聯合國存在的最初若干年內是這樣的。蘇聯及其衛星國退出聯合國，更使得美國可以在聯合國講壇上爲所欲爲。所以，在朝鮮戰爭中，聯合國組織恰恰沒有，在當時的條件下也不可能起到它作爲國際協調和制約機構應該起到的作用。

能夠對兩極世界中的國際衝突起到實際制約作用的必須是出現具有相當實力的第三極，甚至第四極，第五極。印度、南斯拉夫等國提出的中立和不結盟政策就是這方面的嘗試，毛澤東在戰後初年也曾提出過中間地帶的理論。後來歷史發展的進程也表明，第三條道路是存在的，第三世界是存在的。同時還應指出，恰恰是在世界多極的發展過程中，聯合國才越來越有力地發揮了作用。

從朝鮮戰爭背景和起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來，戰爭完全是在世界大戰的氣氛中爆發的，以後戰爭的步步升級和擴大，也一直籠罩在世界大戰的陰影中。

自從冷戰開始以來，美國及西方集團時時都在猜測和警惕着蘇聯在全世界的擴張和侵略陰謀，都在設計和規劃着如何應付一場包括使用原子彈在內的世界大戰。正是因爲認定朝鮮戰爭是一場世界大戰的先聲，美國才決定捲入戰爭，迅速結束戰爭，遏制事態擴大。也是基於這種考慮，美國決定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加強對蔣介石集團的援助，重新武裝德國，以及把北大

現了掌握着核按鈕的政治瘋人。當然，對於世界大戰的恐懼和擔心，並不能防止局部戰爭和有限戰爭的發生，朝鮮戰爭就是戰後諸多國際間有限戰爭的第一例。從另一個角度說，世界大戰的威懾力量反而是一種制約因素，它可以在政治、軍事等方面把已經爆發的衝突和戰爭局限在一定範圍之內。

朝鮮戰爭固然結束了，然而由於美國政府過份誇大了朝鮮戰爭的意義，把本來只是用於宣傳的「共產主義正在向全世界擴張」的口號當成了現實政策的基礎，從而開始推行全球防務戰略。朝鮮戰爭之前，美國在西半球之外只承擔了北大西洋公約一項政治和軍事性義務，只在西德、日本和菲律賓建有軍事基地，在英國和沙特阿拉伯保留了一些軍事設施。到一九五五年，美國已在三十六個國家佔有軍事基地約四百五十處，並且在拉丁美洲之外同大約二十個國家簽訂了政治和軍事條約。到七十年代初，美國在三十個國家駐軍一百萬人，與四十二個國家有雙邊防務條約，參加了五十三個國際組織，對全世界近一百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查爾斯·波倫的論斷完全正確：「正是朝鮮戰爭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把美國變成一個世界範圍的軍事—政治大國。」①

與此對應，蘇聯也在朝鮮戰爭之後逐步走上了一條擴軍備戰和無休無止的軍備競賽的艱難

① 書目四七，第三七九頁；書目七二，第四七六頁。

後　記

記得在什麼地方曾讀到過一位哲學家的名言：忽視未來，將會冒失去未來的危險；忘記過去，必然會重蹈歷史的覆轍。這兩句話極富哲理地表述了過去與未來的關係，以及未來學和歷史學的功能。特別是目前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動盪和變化的歷史轉折時期，嚴肅認眞地和實事求是地研究人類的過去，可以給人以啓迪，從而更理智地把握人類自身未來的走向。

所謂歷史轉折時期，從世界範圍來看，就是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就是各主要國家發展戰略的重新定位。到目前爲止二十世紀這近百年間，世界歷史經歷了三次大變遷的轉折時期：首先是本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蘇維埃俄國在十月革命炮聲中的誕生，其次是本世紀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及以美蘇爲核心的世界兩大陣營的形成和對峙，最後是本世紀即將結束的時期，蘇聯東歐劇變引起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和兩極格局的崩潰。這三次歷史轉折都與戰爭有直接的關係。二十世紀之初就伴隨着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爭奪、傾軋和敵視，於是爆發了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世界規模的戰爭；三十年代出現的人類更大規模的相互廝殺不過是前一次戰爭在改變了國際力量組合之後的繼續，如果從日本軍國主義蔓延和德意法西斯主義興起算起，其間隔不過十餘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史便進入了冷戰時期，儘管沒有發生

世界規模的戰爭，但瘋狂的軍備競賽及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着全球。如此看來，我們說二十世紀是戰爭的年代毫不爲過。而對於戰爭與和平這個直接關係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的認識、理解以及所採取的對策，無疑是國際政治力量組合與國家發展戰略定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世界歷史又處於一個新的轉折時期，二十一世紀等待人類的究竟是戰爭還是和平？或者說，人類怎樣才能制止戰爭和相互殘殺？這就需要我們對過去的戰爭及其起源進行研究和探討，進而尋求一條通往和平的道路，這也是我撰寫這本小冊子的初衷。

本來我給自己確定的研究課題是戰後兩極格局形成中蘇聯的遠東戰略和對華政策，後來在觸及朝鮮戰爭這個與遠東兩極格局形成有直接關係的問題時，我看到的一些論著和材料與以往接受的關於戰爭性質和起源的觀點大相徑庭，而對這些問題所作的結論又直接影響到對美蘇兩個大國遠東戰略和政策的判斷。於是，我便追踪下去，寫成了這本小冊子。

我當然知道，關於朝鮮戰爭起源的看法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目前還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但是一則，研究戰後遠東國際關係史無論如何避不開朝鮮戰爭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甚至是分析戰後遠東國際局勢發展的核心問題；二則，對歷史進行研究與政治和外交的出發點畢竟不同，政治家和外交家盡可以有他們的分析和對策，而學者也有責任進行自己的學術探討；三則，最近披露的檔案材料使我們不得不對許多歷史問題重新審視，這樣，在同樣的研究課題面前，我們便可與國外學者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否則，若干年後，我們的研究又難免步人後

附錄：

——有關朝鮮戰爭的蘇聯秘密檔案

譯者按：

這裏作爲附錄刊印的有關朝鮮戰爭的十一件蘇聯秘密檔案，發表在〈美國與東亞關係雜誌〉一九九三年冬季號，編者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副教授凱瑟琳．威瑟斯比。威瑟斯比專事蘇俄歷史研究，曾於一九九一年秋季和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期間兩度前往莫斯科，利用已解密的前蘇聯檔案進行研究，並以〈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爲題，在一九九三年冬季號〈美國與東亞關係雜誌〉發表了文獻綜述性研究論文，這十一份文件作爲附錄刊於論文後。這些文獻披露了蘇聯最高決策層及斯大林本人對朝鮮戰爭的設想、態度、決斷及不同時期的策略，是迄今爲止比較完整地公佈的有關朝鮮戰爭的最新蘇聯檔案材料。現按威瑟斯比發表的英文譯出（未及核對俄文原件），刊登於此，以供研究者參考。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文獻一」是蘇聯外交部檔案機構一九六六年編寫的報告，當時正值中蘇關係緊張，報告中不乏對中國政府外交政策及志願軍的惡意攻擊和中傷之處，對於那些顯然有違歷史事實的地方，相信讀者會有所判別。文獻中的注文，除

標明「譯者注」的之外，均爲威瑟斯比發表文獻時所加。

文獻一：關於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①

抄送：勃列日涅夫（二）、柯西金（二）、葛羅米柯、庫兹涅佐夫②、科瓦廖夫③、柯涅克④、蘇達里科夫⑤、外交部外交歷史檔案管理局、外交部國際問題司⑥、外交部東南亞處、存檔（二）。

---

① 這個文件是在當代文獻保管中心（收藏一九五三年以前文獻的蘇共中央檔案館）發現的，檔案號是全宗五，目錄五八，卷宗二六六，I。我在一九九三年一月看到這個文件，並親手抄下了最重要的段落。一九九三年四月檔案館關閉了閱覽室，結果我未能將手抄件省略的那一小部分補上。這部分缺略的內容在此處用方括號標示。

② 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③ 當時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而不是四十年代末斯大林派駐中共中央作代表的伊萬·弗拉基米羅維奇·科瓦廖夫。——譯者注

④ 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美國問題專家。

⑤ 外交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蘇聯外交部和蘇共中央任職。

⑥ 此處原文是縮寫詞UVI，未加說明。經譯者向俄羅斯學者探詢，作如是譯。——譯者注

絕密

關於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及停戰談判

一、戰爭準備及戰爭第一階段

自一九四八年南北朝鮮分別進行選擧，南方成立李承晚傀儡政府，北方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來，南北方之間的關係即急劇惡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漢城政權都宣稱對整個朝鮮享有主權。蘇軍和美軍於一九四八年從朝鮮撤出後，三八線地區的形勢變得愈加緊張起來。

此時，金日成和其他朝鮮領導人已下定決心，以武力方式統一朝鮮，而未對當時存在着的和平統一的可能性——通過南朝鮮廣泛發展的民主運動來達到統一的目的——給予必要的注意和考慮。

當時朝鮮人民軍在人員和裝備上都大大超過南朝鮮的武裝力量。至一九五〇年一月，朝鮮人民軍總數已達十一萬人，一批新的戰鬥師正在迅速組建。①

① 這個數字高於美國情報部門估計的數字，後者認爲到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軍總計在八萬七千五百人到九萬九千人之間。見布魯斯·卡明斯《朝鮮戰爭的起源》（第二卷，普林斯頓，一九九〇年，第四五二—四五三頁）；書對這些數字的討論。

由於估計美國不會介入在南朝鮮爆發的戰爭，金日成一再堅持要斯大林和毛澤東同意他用武力統一國家的計劃。（第四—五一、二三三號電報，一九五〇年）

開始時，斯大林對金日成的反覆要求持保留態度，認為「這樣一個與南朝鮮有關的重大問題……需要做非常周密的準備」，但他原則上並不反對這個計劃。對朝鮮人所擬方案的最終認可，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至四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期間。①隨後，金日成於五月訪問了北京，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朝鮮政府預計分三步實現他們的目標：

（一）把部隊集結在三八線附近；

（二）向南方發出和平統一的呼籲；

（三）在南方拒絕和平統一建議之後開始軍事行動。

根據斯大林的命令，北朝鮮人有關提供武器裝備以組建人民軍新的戰鬥部隊的一切要求，

① 關於這次訪問，可見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給斯大林的一份（印有「絕密」字樣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維辛斯基告訴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鮮外務相朴憲永將於三月三十日離開平壤前往莫斯科，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將軍陪同前往，他們將於四月八日抵達莫斯科。該備忘錄抄送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卡岡諾維奇和布爾加寧（檔案號：全宗〇七，目錄二三a，卷宗二五七，卷二〇）。

都以最快速度給予了滿足。中國領導人也向北朝鮮移交了一個由朝鮮籍士兵組成的師，這些朝鮮籍士兵曾在中國軍隊中服役。中國還許諾提供食品援助，並調一個軍駐紮在靠近朝鮮邊界的地方，「以防日本人站在南朝鮮一邊介入戰爭」。（第六二號電報，一九五〇年）

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底，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共同報告，在三八線的軍事集結已經完畢。在金日成的堅持下，軍事行動的發起時間定爲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四〇八號電報，一九五〇年）

在進攻即將開始時，北朝鮮的軍事力量與南朝鮮相比佔有很大優勢。南北朝鮮雙方力量對比的情況如下：軍隊人數一：二；步槍一：二；機關槍一：七；衝鋒槍一：十三；坦克一：六點五；作戰飛機一：六。朝鮮人民軍擬定的作戰計劃預計，每天向南推進十五至二十公里，整個軍事行動在二十二至二十七天內基本完成。（第四六八號電報，一九五〇年）

（此處有一段對一九五〇年十月之前戰爭進程的簡短叙述，從朝鮮人民軍在六月、七月和八月的最初勝利直到九月美國人在仁川兩棲登陸後他們幾乎被徹底擊敗。）在朝鮮人民的這個最嚴峻關頭，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和朝鮮政府竭盡全力組建新的部隊，並利用中國邊界地區來完成這一任務。被包圍於南部的人民軍各部隊，則在山區堅持分散作戰。

二、中國人參與朝鮮戰爭

在金日成於一九五〇年五月訪問北京期間，毛澤東同他談話時強調指出，他確信美國不會

然而，中國軍隊按照中共領導人守住三八線的戰略方針，放棄漢城實施北撤。他們未對人民軍試圖將東線美軍趕過三八線的作戰提供支援。

在戰爭的這段時間，金日成同以彭德懷爲首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之間發生了尖銳矛盾。朝鮮人不同意中國人民志願軍放棄漢城的做法，並指責他們未對東線人民軍部隊提供支援。

在中國的志願軍駐紮朝鮮這段時間裏，出現了許多中國人干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政的情況。通過對朝鮮民情的考察，他們給中共中央委員會送去的報告強調民間的貧困狀況，並批評朝鮮當局的政策。中國人企圖拉攏朝鮮人民軍的指揮官，說明這種看法的例證之一是朴一禹事件。朴是朝鮮人民軍駐中國志願軍司令部首席代表。金日成不只一次宣稱朴一禹的言行儼然是毛澤東的私人代表，他試圖詆毀朝鮮勞動黨的領導權威，把自己凌駕於黨之上。中國人煽動各種陰謀，利用朴一禹來反對金日成。彭德懷大言不慚地發表對金日成軍事指揮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國指揮官明顯地蔑視朝鮮人，表現出一種大國態度。有一次金日成到彭德懷的司令部時，曾遭到中國警衛的阻攔，並被他們扣押了很長一段時間。朝鮮地方當局抱怨說，中國志願軍經常專橫地強迫老百姓修築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等。

很多朝鮮人爲朝鮮人民軍的敗退和重大損失而責備中國，他們認爲「如果中國的援助早一個月到來，一切困難都不存在了」。朝鮮領導人當時說，如果不是因爲中國人的主張，很可能在一九五〇年冬天中國志願軍取得進攻勝利的時候，就已經把美國人趕出朝鮮半島並實現全國統一了。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柯克拜訪葛羅米柯（當時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就有關這些建議的大量問題向他提出要求。葛羅米柯向柯克闡明了蘇聯政府的立場，指出停戰談判必須是在美軍司令部和南朝鮮軍司令部爲一方代表，而朝鮮人民軍司令部和中國志願軍司令部爲另一方代表的情況下，才可以舉行。葛羅米柯同志特別提出，談判必須限制在軍事問題方面，並且首先是停火問題。

六月二十九日，當時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通過廣播向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金日成呼籲，建議開始停戰談判。

七月一日，金日成和彭德懷在電台發表聯合聲明，對李奇微的呼籲做出答覆。答覆表示他們同意與美軍司令部的代表舉行會議，「就停止軍事行動和實現和平進行談判」。

戰爭各方司令部的代表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舉行談判，以後時續時斷達兩年以上，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底。

在整個談判的過程中討論了這樣一些基本問題：在雙方之間劃定一條分界線以建立一個非軍事區，作爲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條件；詳細制定貫行停火和停戰的實際措施，包括監督實現停火和停戰條件的一個機構的人員、權力和職責。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初，除了如何對待戰俘的問題外，對所有問題都達成了協議。後來，戰俘問題也在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礎上得到了解決。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政府採取多種措施促進停戰協定的締結。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斯大林

葬禮期間，同蘇聯領導人就朝鮮問題舉行了一系列會談。在這些會談中，周恩來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急切要求蘇聯幫助加快停戰談判進程和簽訂停火協定。中國人的這一立場同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爲確保在複雜形勢下各種有效措施得以實行，一九五三年三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別代表，攜帶着關於加速和平談判的建議前往平壤。到這時，朝鮮人也明確表示了他們以最快速度停止軍事行動的願望。

七月二十七日，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

停戰協定劃定了軍事分界線並規定雙方的軍隊從這條線後撤兩公里，以建立一個非軍事區，還規定停戰協定生效後七十二小時之內，雙方軍隊都撤出非軍事區。

（此處列舉了協定的條款。）

五、停戰後的朝鮮問題

朝鮮停戰爲這個國家實現和平的重新統一建立了前提條件。爲達到這一目標的第一步是必須召開停戰協定中設想的政治會議。

由於美國的破壞，關於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才在日內瓦召開。美國代表竭盡全力阻止通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在朝鮮半島建立單一的、眞正民主的政府爲目標的各項建議。會議沒有通過任何對朝鮮有建設性的決

議。

朝鮮問題直到現在仍然在聯合國機構中被作爲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是聯合國大會每一次例行會議「討論」的一個問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明確反對在聯合國討論所謂朝鮮問題，主張撤銷「重新統一和恢復朝鮮委員會」，要求美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政府的這一主張得到蘇聯政府的全力支持。

（根據蘇聯外交部檔案材料）

文獻二：外交部十局葛羅米柯致平壤什特科夫①的密碼電報，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絕密

特藏

我傳達中央的命令：

---

①捷連季·福米奇·什特科夫上將（一九〇七—一九六四）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蘇聯在北朝鮮的佔領軍司令部中最有影響的軍官。一九四八年九月被任命爲駐新建立的北朝鮮國家的蘇聯大使，直到一九五〇年底。

絕對禁止你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在未得到中央允許的情況下，對南朝鮮展開積極的軍事行動，並指示你，及時地將沿三八線發生的戰事和正在計劃中的軍事行動報告給中央，是完全必要的。

目前你沒有執行這些命令。

你未將由三個警察旅準備發動大規模進攻作戰，以及事實上我們的軍事顧問也參與了這些事情的情況報告給中央。

你也未將十月十四日發生的戰鬥①報告給中央，我們四天之後才從其他情報來源知道此事。直到十月二十日才收到你的報告，而這還是武裝力量部部長專門向你提出要求的結果。

我們必須向你指出，你的行為是錯誤的，你沒有按中央的指示辦事，我們責成你作出解釋，並要求你準確無誤地執行給你的指示。

① 布魯斯·卡明斯引證駐朝鮮軍事顧問團的報告說，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朝鮮人民軍發動的軍事行動，目的在於把南韓的軍隊趕出甕津半島的汶浦山（Unpasan）。「他們開始用大炮和迫擊炮猛轟，然後向山地發起衝鋒並攻佔了南韓的陣地。第二天，韓國軍隊進行反擊，戰鬥持續了好幾天。十月十九日，戰鬥擴展到春川地區，南韓的一個排在那裏襲擊了北朝鮮部隊。第二天，南韓炮轟汶浦山的北方陣地並發起攻擊。來自甕津醫院的報告說，南方傷亡十三名軍官、三百四十四名士兵，北方陣亡超過四百人。」卡明斯前引書，第二卷，第三九六—三九七頁。

文獻四：金日成致斯大林親筆信，①

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

致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大元帥斯大林同志

由於您給予了我們無法估量的幫助，並繼續對我國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提供支援，我懇求您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謝。

由於您表示願意幫助朝鮮人民把美帝國主義趕出朝鮮，我們對此充滿了信心。我現在請求您允許將二十五至三十五名蘇聯軍事顧問派往人民軍前線參謀部和第二集團軍參謀部，因爲我們的軍事幹部還不能勝任指揮現代軍隊作戰的工作。

您誠摯的

金日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

---

① 不清楚爲什麼這封信及一九五〇年十月九日的信金日成要親筆寫。或許金日成的用意是要強調他與斯大林的私人關係，以便加重他的請求的份量。這些信是用俄文寫的，出自在蘇聯學校受過教育的某人之手，這說明這些信是金日成的一名譯員寫的。

文獻五：馬特維耶夫①致斯大林②的密碼電報，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送武裝力量總參謀部八局。絕密。抄送斯大林（二）、莫洛托夫、貝利亞、米高揚、卡岡諾維奇、華西列夫斯基③、八局。

致斯大林同志

我本人對朝鮮人民軍的情況已經掌握，現報告如下：

人民軍部隊在西線（漢城）和東南戰線（釜山）的形勢已變得愈加嚴重起來。

爲包圍和摧毀人民軍主力，美軍已將在仁川地區登陸的主力和在大丘向北和西北地區展開攻擊的部隊集中於尙州（Siusiu）一線。④

---

① 蘇聯警察部隊中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職於蘇聯秘密警察機構，戰後負責情報工作。一九五〇年被派往朝鮮，作爲斯大林的私人軍事代表。

② 此信原件中提到斯大林均用的是化名Fyn Si。——譯者注

③ 一九四五年六月被任命爲遠東蘇軍最高司令官，一九四六年任蘇軍總參謀長和武裝力量部第一副部長，一九四九年任武裝力量部部長。

④ 此處及以下地名原文是按俄文發音用拉丁文拼寫的，無從核對。中文均以中英文地名辭典並對照有關地圖譯出。——譯者注

美國空軍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權並在已開始的空戰中佔有絕對優勢。在空軍的支援下，美軍在人民軍的前線和後方兩個方面從水原向東和東南成功地推進了二十五至三十公里，並從大丘向北和西北推進，美軍的一部分已控制了尙州（Siosiu）和安東（Anto）。

據未經證實的報告，敵漢城部隊的坦克分隊已在淸州（Tsinsiu）進攻得手，這就造成了在這一地區被美國先頭部隊包圍的危險態勢。

主要是由於遭到敵軍飛機的打擊，人民軍損失慘重，差不多所有坦克都破壞殆盡，大炮亦被擊毀了相當部分，現在人民軍正勉強地展開遲滯敵人的作戰行動。人民軍目前的裝備、彈藥嚴重供應不足，燃料缺乏，運輸差不多已完全癱瘓。兵員與彈藥補充的組織工作很差。部隊從上到下的指揮系統一團糟。通訊線路和無線電聯繫由於敵機的襲擊只能間斷暢通，合格的無線電技術人員缺乏，通訊台站燃料供應困難，也絕少使用人力①傳遞信息。

人民軍部隊，特別是處在東南一線的人民軍位置仍然不明。

按照我們的建議，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朝鮮聯絡官已出發到前線參謀部和漢城部隊，以便收集部隊方位的情況。

當地時間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七時，向部隊傳達了金日成的命令。根據這個命令，

① 例如通訊員。

——做好設立防線的準備。

人民軍部隊需要駕駛員。已經運到的三千四萬輛卡車還沒有足夠的司機駕駛。建議金日成請求中國朋友派出一千五百名駕駛員來朝鮮的做法是否妥當？

馬特維耶夫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當地時間十二時三十分

文獻六：斯大林①致平壤馬特維耶夫和什特科夫的信，一九五〇年九月②

絕密

---

① 在此信原件中斯大林用的是化名 Fyn Si。——譯者注

② 這封信的全文公佈在《祖國》雜誌一九九三年第四期（第七九—八〇頁），沒有注明發信日期，可能只是編輯上的疏忽。但從內容看，顯然這封信是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仁川登陸後不久寫的。同樣，顯然也是斯大林收到上面刊印的馬特維耶夫九月二十七日電報之後寫的，因爲如果斯大林還未收到馬特維耶夫的報告，肯定會斥責他未能提供情報。

平壤

致馬特維耶夫

致什特科夫

最近幾天，朝鮮人民軍在漢城地區和東南戰線的嚴重局勢已有所發展，①這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前線司令部、集團軍司令部和各部隊在軍事指揮方面，特別是在戰術方面犯有嚴重錯誤。

我們的軍事顧問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大的責任。我們的軍事顧問沒有保證蘇聯最高統帥部關於從漢城地區的主要戰線撤回四個師這一命令得到準確和及時的執行，而當時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結果延誤了七天時間，這就給漢城附近的美軍提供了極大的實施其戰術的便利條件。及時地撤回這幾個師本來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漢城附近的局勢。

未經協調且尚未做好戰鬥準備的零散部隊到達漢城毫無效果，因爲他們缺乏協調和與司令部的通訊聯繫。來自東南戰線的師直接投入了零星而缺乏有組織的戰鬥，這很容易就被敵人打敗了。像我們以前曾經指出的，這個師必須部署在漢城東面和東南面一線，休整二十四小時，

① 「漢城附近的局勢」是由於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的聯合國部隊九月中旬在漢城以西港口仁川實施兩棲登陸成功而造成的。因爲仁川港潮汎變幻莫測，朝鮮人民軍沒有想到會有這一行動，而海軍陸戰隊登陸幾乎未遇狙擊。

並做好戰鬥準備，只有這樣，戰鬥才能進入有組織的狀態。

我們注意到，戰鬥中使用坦克的戰術是錯誤的和完全不可取的。你們最近在戰鬥中使用坦克時，沒有事先用大炮轟擊爲坦克掃清道路，結果我們的坦克很容易就被敵人摧毀了。我們那些已經忘記衛國戰爭的經驗的軍事顧問一定知道，如此愚蠢地使用坦克只能導致失敗。

我們的軍事顧問在戰略上的無知和無視情報工作，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們未能理解敵人在仁川登陸的戰略意義，他們否認這次登陸的意義，什特科夫甚至建議追查在《眞理報》發表評論美國登陸情況的作者。這種無視和缺乏戰略眼光的狀況致使他們懷疑從南方向漢城地區抽調部隊的必要性，調動部隊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擱了。這樣就損失了七天時間，而敵人對此感到高興。

我們的軍事顧問在通訊聯絡、部隊調度、情報組織以及作戰指揮這樣一些重要問題上對於朝鮮指揮機構的幫助極其微弱。其結果，朝鮮人民軍各部隊在幾乎根本沒有指揮的情況下，盲目地進行戰鬥，對戰場上的不同作戰兵種也未能進行組織協調。在乘勝進攻的時候，這或許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前線處於如此複雜的情況下，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你們向我們的軍事顧問，特別是向瓦西里耶夫講明這一切是很必要的。

在目前的形勢下，爲了給朝鮮統帥部提供幫助，特別是考慮到組織朝鮮人民軍各部隊從東南戰線撤退，以及盡可能快地在東面、南面和漢城的北面建立新的戰線等問題。我們的顧問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在由那些還有能力對敵人實施有效抵抗的師組成的強大後衛部隊的掩護下，主力部隊實行撤退。用正規部隊，首先是反坦克大炮、戰地工兵，在可能的地方也用坦克來加強後衛部隊。

（二）後衛部隊的責任是廣泛地利用障礙物，為此可使用地雷和任何有效手段，實行節節狙擊。為了贏得撤退主力部隊所需要的時間，後衛部隊必須採取有力的和大膽的行動。

（三）主力部隊各師行動時，盡可能不要做為分散的、缺乏協調的部隊使用，而要保持完整的建制，以便準備經過戰鬥強行通過。有必要從主力部隊中抽調有戰鬥力的後衛部隊，並配以大炮，有可能的話也配備坦克。

（四）坦克只能在預先實行炮擊之後與步兵協同使用。

（五）主力部隊的一個師應努力攻佔並守住全部山谷、橋樑、山口和重要的公路交叉口，直到向前進發的大批主力部隊通過。

（六）在部隊撤退期間，要特別注意軍事情報的組織工作，以及保證側翼掩護和各部隊之間的通訊聯絡問題。

（七）在組織陣地防禦時，避免把整個部隊沿戰線分散部署，而要重點掩護主要的前進路線並為進攻行動組織強大的預備隊。

（八）在與各部隊和朝鮮統帥部進行聯絡時，使用無線電密碼通訊。

在組織我們的軍事顧問依據以上指示展開工作時，你們有責任採取各種措施，像以前已經

指示的那樣，注意不能讓任何一個軍事顧問被俘。

報告所採取的有關措施。

斯大林

文獻七：金日成和朴憲永致斯大林的信，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原件在十一月三十日由蘇聯駐朝鮮大使館的外交信使送到，並於當天由葛羅米柯送給斯大林

由朝文轉譯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致最最尊敬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

請允許我們以朝鮮勞動黨的名義，向您——朝鮮人民的解放者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領袖——致以最深切的謝意，因為您向為爭取自由和獨立而戰的我們朝鮮人民提供了巨大和持久的援助。

在這封信裏，我們想向您簡略報告我們抗擊美國侵略者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目前形勢。

在美軍仁川兩棲登陸之前，所有人對前線形勢的估計都認為有利於我方。在遭到一個又一個重創之後，敵軍已被趕到南朝鮮最南端的極其狹小的地帶，我們已經獲得了奪取決定性勝利

過培訓的空軍幹部。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我們決心克服所有我們面對的困難，不使朝鮮淪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軍事橋頭堡。我們要爲獨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因此，爲了做好進行一場長期戰爭的準備，我們正在盡最大努力，採取決定性的措施去組建大量新的作戰部隊，在更有利的作戰區域部署從南朝鮮動員來的十萬名戰士，並武裝全體人民。

儘管有這樣的部署，但如果敵人不給我們時間去完成這些措施，而利用我們目前極端困難的形勢，加速向北朝鮮展開進攻，那麼我們將難以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阻止敵人。因而，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我們只能懇求您給予特別幫助。換言之，在敵軍跨過三八線以北的時刻，對我們說來，非常需要得到蘇聯直接的軍事援助。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做不到這一點，那麼請幫助我們建立一支由中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志願部隊，給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我請求您對上述建議給予指示。

尊敬您的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金日成

朴憲永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文獻八：斯大林①致平壤馬特維耶夫電，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絶密

平壤

致馬特維耶夫

回覆一二九八號電報②

金日成在與你會談時決定把總司令和作戰部的職責集中在他本人手中，建立一個隸屬於總司令的參謀部，組建六個師以及從南朝鮮撤回殘留的人員，我們認爲是正確的。

六個師的組建必須加快進行。武器、彈藥和其他裝備將在十月五日至二十日內運到。

關於是否應該勸告金日成，讓他懇請中國朋友派司機去朝鮮的問題，你可以建議他這樣做，但不要提及莫斯科。

此即中央的命令

斯大林

---

① 斯大林在這封電報中用的是化名 Chan Fu。——譯者注

②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馬特維耶夫發給斯大林的電報（密碼電報六〇〇二六二，總統檔案館）。

文獻九：斯大林①給平壤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的信，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絕密

平壤

致什特科夫、馬特維耶夫

我們收到了你們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一日的電報。從電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鮮領導同志把你們試圖迴避的大量問題擺在你們面前。我們認爲你們的做法是錯誤的。面對日益嚴重的局勢，朝鮮同志自然需要建議和幫助，但什特科夫同志保持沉默，從而助長了朝鮮領導人搖擺不定的情緒。馬特維耶夫同志被派到朝鮮後沒有轉遞朝鮮各方面情況的總結報告，我們是從其他渠道得知這些情況的。他一直未曾將他對朝鮮戰局的評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說他也未曾提出目前這種形勢所需要的任何設想和建議，這種狀況使我們很難就朝鮮問題做出這樣或那樣的決定。馬特維耶夫同志沒有給朝鮮領導人提供多少幫助。朝鮮領導人還沒有在三八線及其以北保衛共和國的任何計劃，也沒有從南朝鮮撤出部隊的計劃。這一事實清楚地說

① 在此信原件中在此處和其他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均用化名 Fyn Si。——譯者注

明了這一點。

你們在朝鮮的未來行動必須注意這些命令。

立即會見金日成和朴憲永，向他們轉述下列幾點：

第一，敵人是否將向三八線以北推進？關於這個問題，有必要做最壞的設想，即敵人可能將佔領北朝鮮。因而你們不得有任何延誤，必須立即動員全部力量，不讓敵人跨過三八線，同時要準備在三八線以北同敵人作戰。

不要低估了朝鮮在組織防禦方面的實力和能力。北朝鮮有極大可動員的潛力和資源。在目前困難的形勢下，在最短的時間裏需要解決的任務是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加強現有的部隊和組建新的部隊，組織起做好戰鬥準備的軍事力量。我們將爲所有這些部隊提供足夠的武器。

我們認爲，北朝鮮不能在三八線及以北地區進行抵抗的觀點是錯誤的，朝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並盡其所能進行戰鬥。用一切方式加速組建部隊也是必要的，裝備它們的武器已在運往朝鮮的途中。同時還需要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把部隊從南方撤回來，要想到南方並沒有一條接連不斷的戰線，因此部隊完全有可能尋路回到北方。需要趕緊完成撤退，因爲美國人無疑試圖在最短的時間內使這些部隊喪失這種可能性。

第二，在南方，在敵佔區，需要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組織起有進攻性的游擊行動，爲此要同時利用由當地民衆組成的游擊隊和那些因無法撤回北方而留在那裏的正規部隊。委派給游擊隊的任務是通過破壞交通、搗毁指揮所、切斷通訊線路和襲擊敵軍官兵及

其他進攻性手段騷擾和威脅敵人後方。

第三，目前的嚴峻形勢需要强有力的領導，並依照組織積極防禦的新任務打開局面。爲此，首先需要結束領導工作中束手無策的狀態，嚴格而明確地確定領導同志的職責，在保衛祖國的非常時刻，向每一個指揮員指定專門的任務和職責。爲了在敵後方保證正常工作狀態，需要使用無情的和極端的手段鎮壓反動派的首領。爲了對付擔任破壞任務的敵傘兵，需要挑選可靠的人建立起地方自衛「突擊隊」。政府在其所在地處置敵人時，有必要建立一支由可靠的和值得信賴的人組成的特別剿滅隊。必須立即採取一切手段在重要港口和敵人有可能登陸的地方佈雷；我們也將在這方面給以必要的援助。

第四，關於金日成同志在致斯大林同志信中提出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爲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願部隊。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幾天後你們將收到對金日成同志來信的答覆。

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文獻十：金日成給斯大林的親筆信，

一九五〇年十月九日

外交信使十一月三十日收到原件，並由葛羅米柯交給斯大林。

致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同志

親愛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請允許我向您呼籲，要求幫助和建議。

現在對所有人都很清楚，美國侵略者在最近的軍事行動取得重大成功後不會停止下來，直到他們佔領整個朝鮮，並以此為進一步侵入遠東的軍事戰略橋頭堡。

我們的人民為爭取獨立、自由和國家主權而進行的鬥爭，在我看來，將被延擱並遇到極大困難。

為了取得與以最先進的軍事科學和技術裝備起來的強大對手鬥爭的勝利，我們急切地需要配備飛行員、坦克車手、通訊專家和工兵人員。

在我們國內配備這些人十分困難。因此我們向您，斯大林同志，提出如下要求：

（一）允許在已經送到蘇聯學習的朝鮮學生中挑選二百至三百名飛行員進行培訓。

（二）允許在生活於蘇聯的朝鮮族蘇聯公民中培訓一千名坦克車手、二千名飛行員、五百名通訊專家和五百名工兵人員。

我請求您，斯大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給予我們援助。

尊敬您的

金日成

平壤

一九五〇年十月九日

文獻十一：什捷緬科①致波斯克利普謝夫②備忘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致波斯克利普謝夫同志

為答覆您的詢問，特此報告：在朝鮮進行戰鬥的整個時期，即從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直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我們的飛機和高射炮共擊毀敵機五百六十九架。

我們的戰鬥機擊毀五百十架：

B－二九	四〇
B－二六	一
B－四五	二
F－九四	八
F－八六	一七二
F－八四	一三二

---

① 什捷緬科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前是總參謀長，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是武裝力量部副部長（一九五〇年二月武裝力量部隊改名為軍事部）。

② 波斯克利普謝夫從一九三四—一九五二年是斯大林私人秘書處和中央委員會「保密局」負責人。

F－八〇	一〇一
F－五一	二二
Meteor 四	三二

我們的高射炮擊毀五十九架。

我們的損失總計是六十三架 MiG－一五s 飛機和 MiG－一五bs 飛機，以及三十名飛行員。在高射炮部隊，有二十九人陣亡，五十三人負傷。

什捷緬科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參考文獻和書目

文獻和檔案：

一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
二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三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四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五 《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六 《斯大林文選》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
七 《國際條約集（一九三四—一九四四）》，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八 《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記錄摘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九 蘇聯外交部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同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通信集》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據一九五七年俄文版譯）。
一〇 《中美關係（文件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一一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6,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GPO Washington DC, 1969.

一二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8, The Far East. GPO Washington DC, 1971.

一三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8, The Far East. GPO Washington DC, 1974.

一四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8, The Far East. GPO Washington DC, 1978.

一五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9, The Far East. GPO Washington DC, 1974.

一六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GPO Washington DC, 1977.

一七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3, Wester Europe. GPO Washington DC, 1977.

一八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6, The Far East and Pacific. GPO Washington DC, 1976.

一九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Korea. GPO Washington DC, 1976.

二〇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GPO Washington DC, 1979.

二一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GPO Washington DC, 1983.

二二　Kathryn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2, No.4(Winter 1993).

二三　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一九四六－一九四九）》，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據一九八一年英文版譯）。

二四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回憶錄和傳記：

二五　James Reardon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 The Origins of China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5. New York, 1980.

二六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二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二八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二九　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三〇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三一　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三二　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三三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三四　雷英夫：《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載《黨的文獻》一九九三年第六期。
三五　雷英夫：《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一）》，載《黨的文獻》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三六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新中國外交風雲——中國外交官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三七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新中國外交風雲——中國外交官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三八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册》，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三九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八分册》，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四〇　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決定性的一年（一九四五）》，三聯書店，一九七四年（據一九五六年英文版譯）。
四一　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考驗和希望的年代（一九四六—一九五三）》，三聯

九年（據一九八八年俄文版譯）。

五一 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一四〇次談話》，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據一九九一年俄文版譯）。

五二 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談話》，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據一九六二年英文版譯）。

五三 岡察洛夫：《斯大林同毛澤東的對話》，載《國史研究參考資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五四 王焰等編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專　著：

五五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五六 蘇聯國防部軍事歷史研究所編：《蘇聯武裝力量（建設史）》，戰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據一九七八年俄文版譯）。

五七 姚旭：《從鴨綠江到板門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五八 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五九 華慶昭：《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一九四五—一九五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社，一九九一年（據一九五三年英文版譯）。
七一　彼得·卡爾沃科雷編著《國際事務概覽（一九五二）》，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據一九五五年英文版譯）。
七二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五〇〇—二〇〇〇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求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據一九八七年英文版譯）。
七三　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據一九八二年英文版譯）。
七四　斯通：《朝鮮戰爭內幕》，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據一九七一年英文版譯）。
七五　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九四九—一九六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據一九八七年英文版譯）。
七六　小克萊·布萊爾：《麥克阿瑟》，戰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據一九七七年英文版譯）。
七七　愛德溫·馬丁：《抉擇與分岐——英美對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反應》，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據一九八六年英文版譯）。
七八　詹姆斯·施納貝爾：《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第二卷，國防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中譯本。
七九　麥喬治·邦迪：《美國核戰略》，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據一九七一年英文版

譯）。

八〇 卡爾·多伊奇：《國際關係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據一九八八年英文版譯）。

八一 勞倫斯·弗里德曼：《核戰略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據一九八一年英文版譯）。

八二 約翰·托蘭：《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據一九九一年英文版譯）。

八三 夏爾·盧梭：《武裝衝突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據一九八三法文版譯）。

八四 阿尼金等編：《外交史》第五卷，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據一九七四年俄文版譯）。

八五 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據一九七九年英文版譯）。

八六 南韓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朝鮮戰爭（中共軍參戰及聯合國軍重新反攻）》，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中譯本。

八七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66. New York, 1967.

八八 Bo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Philadelphia, 1986.

八九 J. H. Ko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s in the 1950s. London, 1875.

九〇 Dorothy Borg, Waldo Heinriches ed.,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50. New York, 1980.

九一 William Whitney Stueck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 Hill, 1981.

九二 Samnel P.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1961.

九三 Frances H. Heller ed., 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 Lawrence, 1977.

九四 Glem D. Paige, The Korean Decision: June 24－30, 1950. New York, 1968.

九五 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65.

九六 Rehert Leckie, Conflict: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53. New York, 1962.

九七 Kim Chullbaum ed., 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 1991.

九八 Channing Liem, The Korean War: An Unanswered Question, The Committee for a New Korea Policy. New York, 1992.

論　文：

九九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願軍出國作戰？」，載《黨的文獻》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一〇〇　章百家：「新中國的外交方針」，載《國史研究參考資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一〇一　金冲及：「建國前夕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構想」，載《黨的文獻》一九九三年第六期。

一〇二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編寫組：「為建立新中國運籌帷幄」，載《當代中國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一〇三　熊華源：「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載《黨的文獻》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一〇四　張希：「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前夕『突然暫停』的經過」，載《黨史研究資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一〇五　伊豆見元：「圍繞朝鮮戰爭的中蘇對立——關於蘇聯缺席聯合國安理會的背景」，載日本《軍事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一〇六　Mineo Nakajima, 'The Sino - 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1, 1979.

一〇七　金基兆：「三八線到底是如何劃定的」，載韓國《新東亞》月刊，1993年12月號。

一〇八　Б. Славнсккй,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гг.: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2, 1991.

一〇九　南西・塔克：「中國在冷戰中的地位」，載《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一一〇　П. Заннгин,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ина. Кто выстрелил первым?' ПРАВДА, 1994.5.31.

一一一　Д.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No.26 (Июня 1993).

一一二　С. Тихвинскнй, 'О "секретном гемарше" чжоу эньлая и неофициаль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КПК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в июн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o.3, 1994.

一一三　「毛澤東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載《黨的文獻》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一一四　「毛澤東關於外交工作方針的四篇談話和論述」，載《黨的文獻》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一一五　周軍：「新中國初期人民解放軍未能遂行台灣戰役計劃原因初探」，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一一六　索爾茲伯里給向青的信，一九八八年十月九日。載《黨的文獻》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一一七　Rosemary Foot, '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t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5, No. 4 (Summer 1991).

一一八　In Ho Lee, '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 KOREA OBSERVER, Vol.23, No.4(1992).

一一九　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CHINA QUARTERLY, No.121(March 1990).

一二〇　Warren I. Cohen,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11, No.3(Summer 1987).

一二一　孫寶升：「毛澤東曾預言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載《軍事史林》一九九〇年第五期。

一二二　何仁學：「蘇聯進入核大門內幕披露」（譯自一九九一年四月《簡氏防務周刊》），載《軍事史林》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一二三　王亞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載《軍事史林》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一二四　呂黎平：「赴蘇參與談判援建空軍的回憶」，載《軍事史林》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一二五　董玉桀：「志願軍四十二軍赴朝前後」，載《軍事史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

一二六　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七月號。

一二七　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九月號。

一二八　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第六版。

一二九　「赫爾利使華報告選譯」，載《黨史通訊》一九八四年第八期。